

声明

本电子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数字出版，相关权利归中国农业出版社拥有。读者、著作权人和（或）依法可以行使著作权的权利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农业出版社联系：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编：100026

电话：010-64194921 010-65005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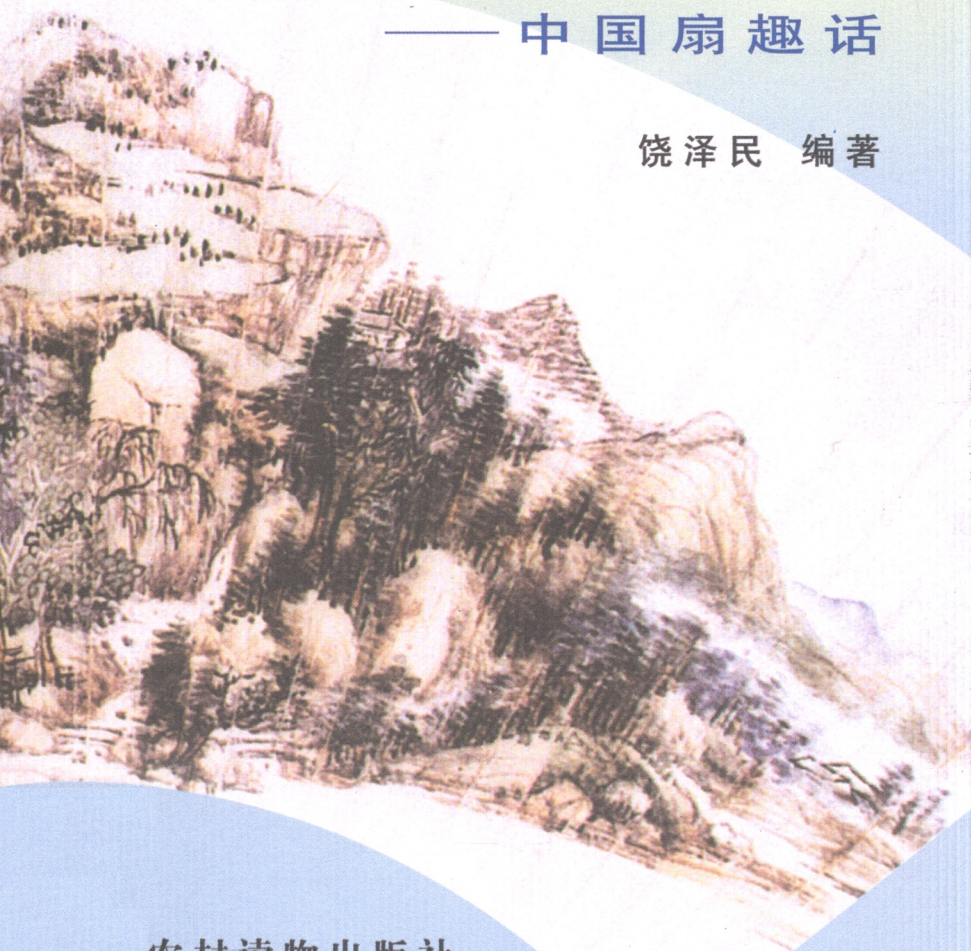
E-mail: lishanzhao@sina.com

中国农业出版社

扇苑古今

——中国扇趣话

饶泽民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扇苑古今

—— 中国扇趣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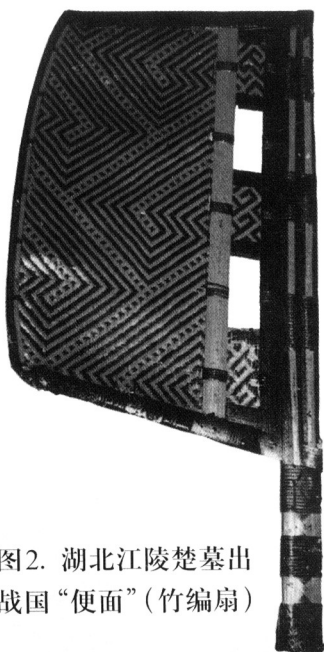
饶泽民 编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本版样书

农村读物出版社



彩图 1. 明·曹妙清 花卉图



彩图 2.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战国“便面”（竹编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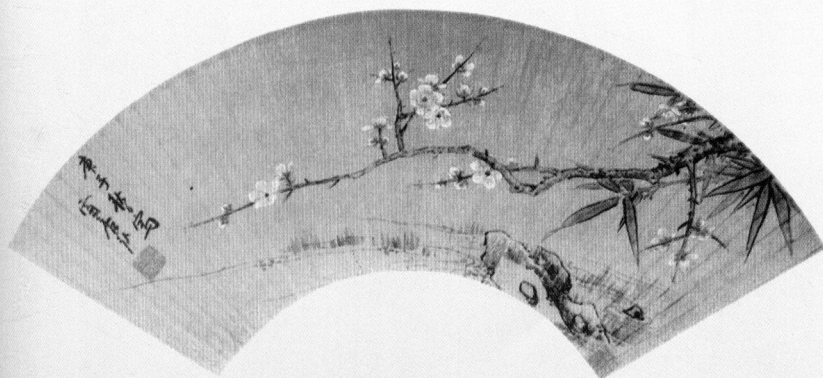
彩图 3. 北京颐和园玉澜堂陈列清宫大掌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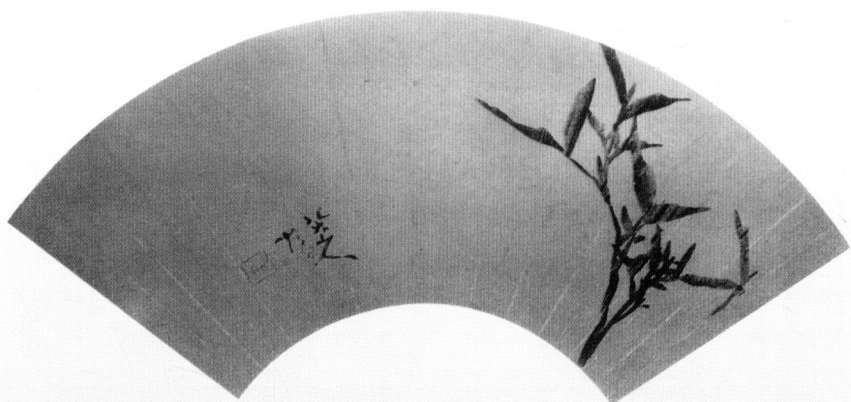
彩图 4. 明·仇英 临流偃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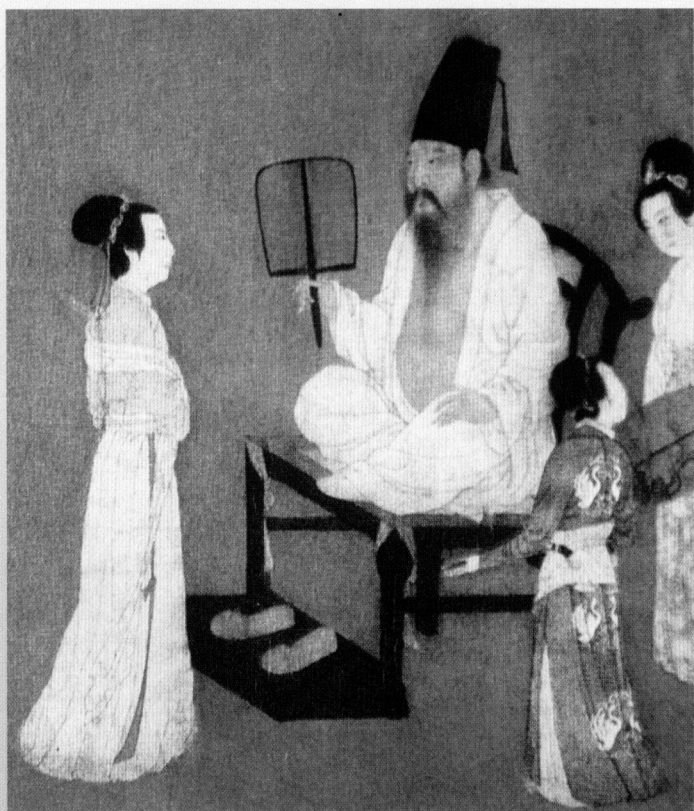
彩图 5. 清·王翬 竹溪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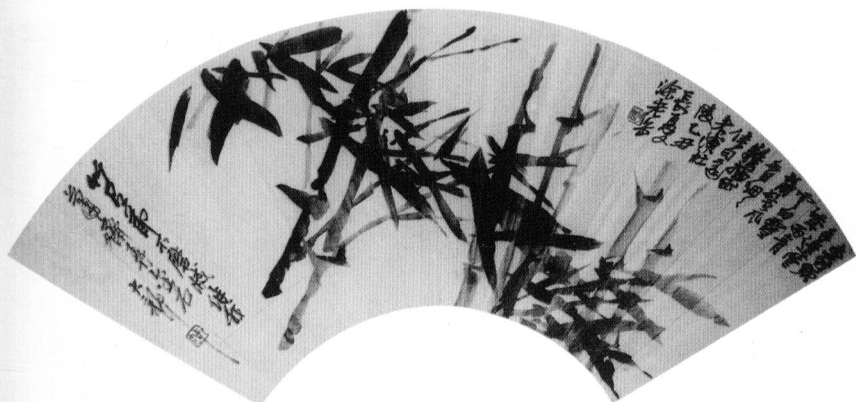
彩图 6. 明·孙克弘 桃花竹叶



彩图7. 清·朱耷 竹枝图



彩图8. 南唐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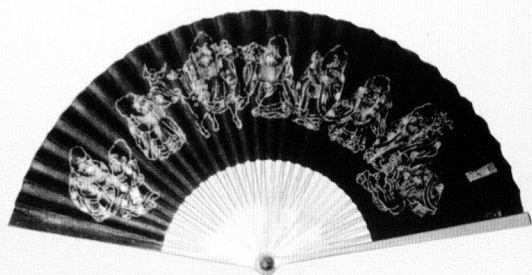
彩图9. 近代 吴昌硕 墨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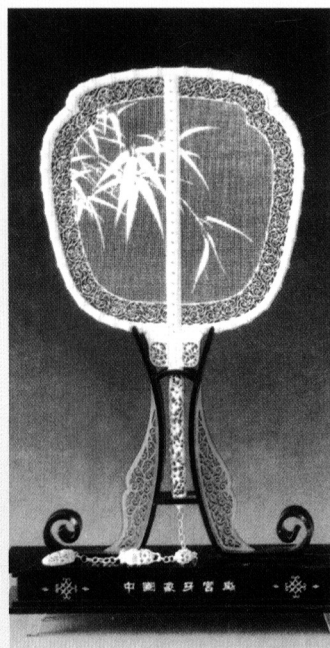
彩图10. 近代 于非闇 茶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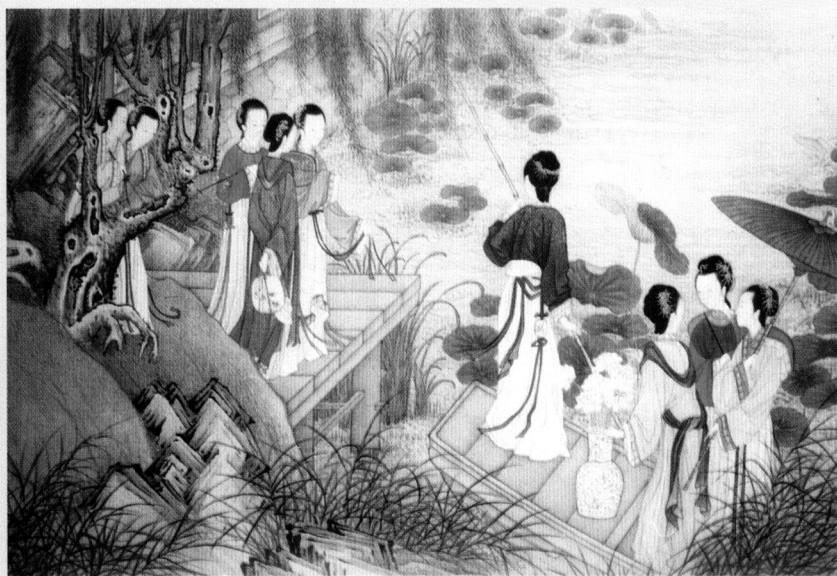
彩图11. 近代 黄胄 雏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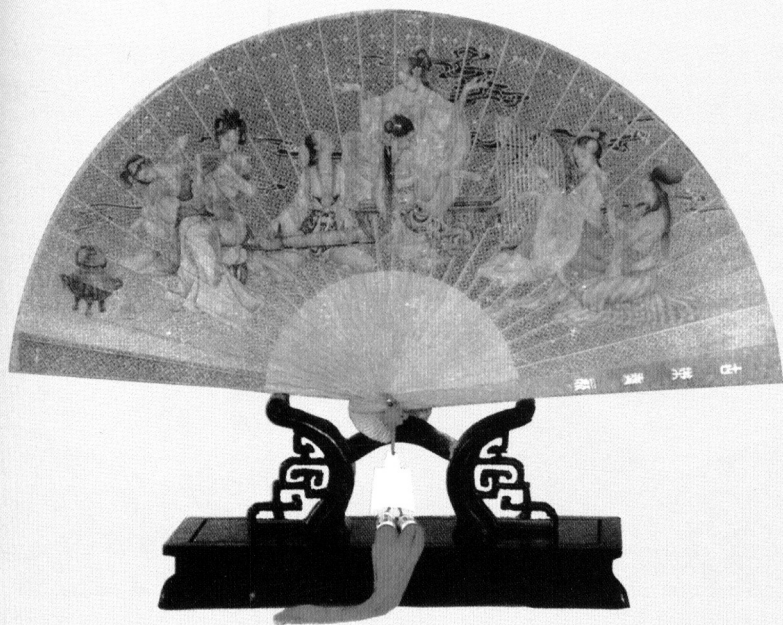
彩图 12. 杭州王星记 黑纸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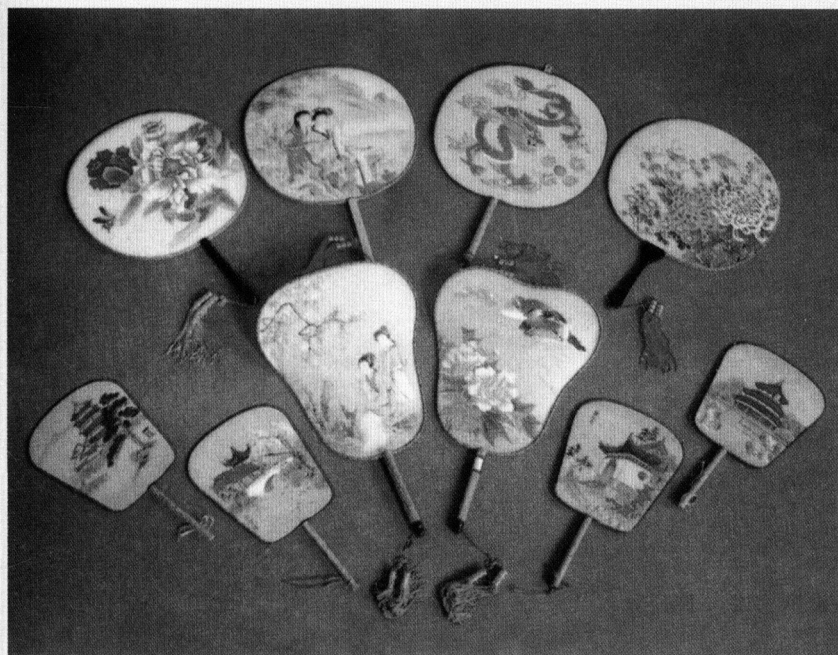
彩图 13. 苏州檀香扇厂 象牙宫扇



彩图 14. 北京故宫藏画 《碧池采莲》(局部)



彩图 15. 苏州檀香扇厂 52cm 拉烫檀香扇《古乐舞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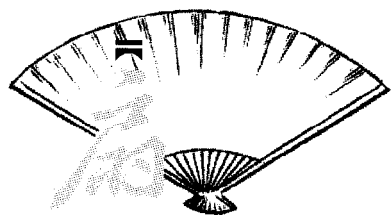
彩图 16. 苏州 绢宫扇



彩图 17. 澳门邮票 檀香扇小全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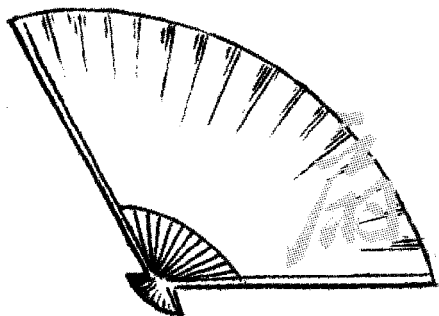


彩图 18. 苏州 新颖喷绘香木扇



苑古今

中国扇趣话



序

陈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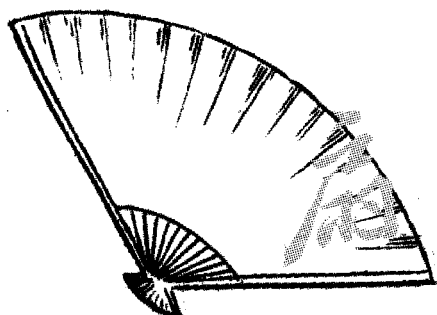
扇子是中国民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饶泽民先生以丰富的扇苑文化知识和娴熟的笔调，历时数年写作，并多次修葺，完成了《扇苑古今》的著述。该书将中国扇的源流、扇种材质、扇子的应用、扇子产销、扇苑珍品，以及扇与民俗、文学、艺术，扇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联系，编织成了一部专门研究与博览古今扇文化的知识性、趣味性极强的长篇史话。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精选了许多与扇文化相关的图片佐证，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蕴力。

我有幸作为本书稿最初的读者，读后感到扇文化对现今生活的人们实在知之太少，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极力支

2 扇苑古今

持饶先生整理修葺出版。今天这个愿望已经实现，真是可敬可贺，即敬佩饶先生的学识；祝贺出版社为社会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但愿广大读者与我有此共识。

2000 年元月



目 录

【一、扇箎源流史话】 1

1-1 创始闻见·····	1
1-2 扇箎释名·····	5
1-3 千载流变·····	9
1-4 折扇探源·····	18
1-5 近世演进·····	24

【二、扇种材质丛话】 31

2-1 羽扇·····	31
-------------	----

2 扇苑古今

2-2 竹扇	33
2-3 绢宫扇	35
2-4 折扇	37
2-5 檀香扇·象牙扇	41
2-6 葵扇	45
2-7 麦秸扇	47
2-8 机械扇	49
2-9 杂扇	53
2-10 扇坠·扇囊·扇匣	55

【三、扇子应用杂话】 61

3-1 仪仗扇	61
3-2 祛暑·招凉·遮阳	65
3-3 屏面（便面）	68
3-4 贡赐佳品·外交土仪	70
3-5 馈赠礼品	78
3-6 爱情信物	80
3-7 综合艺术载体	84
3-8 扇与医药	86
3-9 神佛供品	89
3-10 扇之杂用	96

【四、扇子产销漫话】 100

4-1 古代制扇技艺一瞥	100
4-2 古代扇子销售	104
4-3 现代制扇工艺管窥	110
4-4 名扇名厂巡礼	116
王星记扇子	118
苏州雅扇	121

洪湖羽扇·····	124
四川龚扇·····	125
荣昌折扇·····	129

【五、扇与艺文琐话】 131

5-1 扇与古典小说·····	131
5-2 扇与戏曲·····	139
5-3 扇与曲艺·····	151
5-4 扇与乐舞·····	155
5-5 扇与书画·····	163
5-6 扇与雕刻·····	172
5-7 扇与建筑、园林·····	177

【六、扇苑奇葩趣话】 186

6-1 古扇采珍·····	186
6-2 扇画游廊漫步·····	188
6-3 七十二柄状元扇·····	194
6-4 墓葬文物与扇·····	198
6-5 扇苑趣品·····	206
6-6 扇子收藏·····	211
6-7 集扇趣闻·····	219
6-8 扇集与邮品·····	225

【七、扇与民俗絮话】 235

7-1 扇与婚丧礼俗·····	235
7-2 扇现民俗风情·····	240
7-3 扇联·扇谜·····	249
7-4 扇与俗谚及其他·····	258

4 扇苑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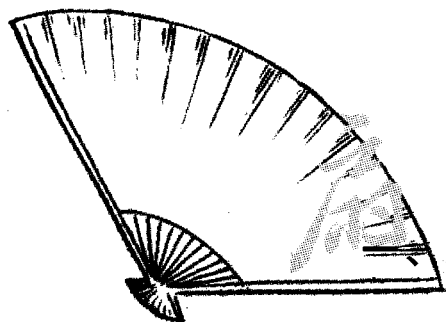
7-5 扇的笑话·····	261
7-6 扇与文人闲情·····	265
7-7 扇与武侠·····	271

【八、咏扇题扇逸话】····· 276

8-1 诗·····	276
8-2 词·····	282
8-3 曲·····	285
8-4 颂·赞·铭·启·····	288
8-5 赋·····	290
8-6 传·····	293
8-7 扇与异体诗·····	295
8-8 扇的典故·····	302

【九、用扇论扇余话】····· 313

····· 313



扇簾源流史话

1-1 创始闻见

扇是生活实用品，中国扇却又是一种内蕴甚丰的文化器物，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扇子相比照，有其特殊的韵致。

扇子在我国有几千年历史，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早期就出现过扇子，我国扇子的创制年代，当也与之相距不至太久远。但由于世事沧桑，许多古物古籍湮没无闻，后世追记传言，每多抵牾，以至关于扇之创始事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国器物原始，多喜追迹炎黄二帝，踵始唐虞三代。宋·高承撰《事物纪原》，内引《黄帝内传》，称黄帝作“五明扇”，“以五明而制也。”何谓“五明”？未释其义。且内传多传言臆测，无可稽考。晋·崔豹《古今注》则称舜作五明扇，舜受尧禅，为“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并说此五明扇“秦汉公卿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乘舆”代指帝后，可见及于秦汉，这种“五明扇”当是一种仪仗扇。然五明扇之命名

与形制，留给后世难解之谜。

有关“五明”含义，常见有两种解释：一据《史记·项羽列传》谓舜目重瞳，即一目中有两瞳孔，如双环相套，双目四瞳则为四明，而得贤如得目，故合为“五明”。另一据《太平御览》引《述仙记》，谓古代习俗“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尖上露水，用以洗眼，能使眼清亮。然此事涉荒诞，未可与舜之“广开视听”相关联。五明扇或许是舜“求贤自辅”的一种象征性信物。《史记》曾述及尧时“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使民口诉书木，议时政之愆失、论施政之长策，以补为政之不足而“通治道”。舜则造五明扇为标志，“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以求贤。“五明”之命意，也可从先秦古籍中获得线索，所谓“明”，是能“察见至微之理，探射幽隐之情”，为此必须耳聪眼亮心明，即“广视听”、“慎思辩”方可，合双耳双目及心，是须“五明”。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黄帝派遣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人“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实是黄帝通过四臣观察四方，如己亲见，故而能明。舜也如此，欲广视听，不能只靠一己之能，“独圣不明”，须纳贤进能，“兼听则明”。《礼记·礼运》就指出，古代圣君居中，“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以保持君道的“至正”境界。合前后左右中五方，为达“至正”，是须“五明”。据《论语·泰伯》述：“舜有五臣（禹、稷、益、皋陶、伯益）而天下治。”正是舜求贤自辅的结果。而五明扇的创制竟与古代政制相关联。舜时五明扇形制已不可考，而晋·陆翊《邺中记》提到后赵石虎（季龙）有一柄名“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的仪仗扇，“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帖其中，细缕缝其际”，透明可视，当已比舜时精致华美许多。汉时另有五明扇，“圆而风烦”，是别种招凉小扇。

招凉之扇，起源较迟，《帝王世纪》讲周武王“左拥而右扇”以救“暍者”（中暑休克的人），晋·陆机《扇赋》称“武王玄览，

造扇于前”，则招凉扇出现于公元前十一世纪。更有以为是“夏禹扇喝”，则更上推至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但此扇喝之扇，种属不明。此后，据晋·王子年《拾遗记》记载，周昭王（约公元前966—前948年在位）时，有涂修国献丹鹊一雌一雄，孟夏（阴历四月）时，鹊脱换毛羽，便聚鹊翅为扇四柄，命名为游飘、条翻、亏光、仄影。使东瓠二女延娟与延娛“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自散，泠然自凉。”这确实是对招凉羽扇动摇生风情景的写照，距今约三千年之久。可惜《拾遗记》写古史事迹，多荒唐怪诞，“十不一真”，难以凭信。但是某些先秦古籍也有扇的记载，却并非不可全信的，如姜太公《六韬》中有“夏不操扇，冬不衣裘，雨不张盖，是为礼将”的话，《文子》称“夏日之扇，冬日之裘，无用于己，则生尘垢”；《管子·四时》谓“夏行五政，……三曰禁扇去笠”；《吕氏春秋·有度》则讲“冬不用簋，非爱簋也，清有余也。”从语言环境分析，这里提到的扇（簋）确实都是招凉逐暑之用的器物。传为孔子编定的《仪礼·既夕礼》有“燕器：杖、笠、翬”之句，注疏称“杖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御暑，翬者所以招凉”，列为闲居家中的安体保健器具，可见招凉扇在东周时代确已成为较普及的日常生活用品。

早期扇子的形制如何？单以后世对字面的理解来作判定：“扇”字从羽，为辑羽而成，“箴”字从竹，竹编而成，都不确切。不过，扇子最先倒确实有辑羽编竹两种制作方式。在古代我国中部地区出现的扇子，似乎以竹扇为先，这可能与气候有关，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较现今为高，盛产竹子，用作器物，远比今天方便，更遑论江南地区。最早的竹扇，形如半个“門”字，扇面呈长方形，扇柄偏于一侧，如半扇门，就称作“偏扇”，或“单门扇”。北方竹扇，至今未见古代实物遗存；但南方如湖北江陵楚墓发掘中，发现一柄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的古扇，就是竹篾编成的短柄竹扇。扇面略呈梯形，较长边固定于柄上，扇面以红黑二色漆竹篾编织，四周以厚竹片夹持为框架，纹饰精

美，保存完整，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高水准的竹编工艺品。这种偏扇，可单手摇动，可合于两掌之间，搓掌转扇生风。

春秋战国时代，被中原人视作“蛮荒”的江南地区，多湖泊港汊，野禽密布，盛产翎毛翻羽，“取固于胶漆”的羽扇也独自在发展着。晋·陆机《羽扇赋》追述道：楚襄王与各邦诸侯约会于章华台（故址在今湖北潜江市），楚大夫宋玉、唐勒随侍，皆持白鹤之羽翼作扇用，各国诸侯皆以所执麈尾掩口而笑，讥刺楚人鄙俚。宋玉于是提出“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的论点，评论“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的缺陷，夸耀以鸟羽为扇的优点：“其在手也安，其应物也诚，其招风也利，其播气也平”，使诸侯折服，纷纷抛弃原带来的扇子，而带羽扇回国。按楚襄王即顷襄王，于公元前 298 年—前 263 年在位，距今约 2300 年，顷襄王会诸侯当是其即位十八年（公元前 281 年）时。宋玉等操白鹤羽为扇，当是最原始的羽扇。晋代傅咸、嵇含也称“吴人截鸟翼而摇风”，“吴楚之士，多执鹤翼以为扇”，这种“截翼为扇”的作法，虽离奇但可信。南宋周去非官桂林通判时，作《岭外代答》，记南疆风物，提到“静江（今桂林）人善捕飞禽，即以其羽为扇。凡扇必左羽。取羽张之，以线索系住，俟肉干筋定，乃可用。鹭，大禽也，以其羽为扇，长数尺，黑色多风，勇士用之颇壮观；鹭羽洁白、轻质而风细，士夫多用之，以胶漆涂其筋骨而丹之，颇亦雅尚。”但直接截鸟翼为扇毕竟原始粗糙，必会进化到“编比羽管”为扇。江陵楚墓也出土有战国中期羽扇，一种为长柄的，为长方形木条，末端粗，首端细，首端一横木与竹片呈半圆形而组成扇面框，扇面由羽毛拼接成形，羽管用丝带缠于柄、羽尖与竹片相接。柄长约 2 米，不可自用，须他人摇动生风，适合于奴婢为主人摇动扇风。另一种为短柄的，柄长二三十厘米，首端尖斜，羽毛以丝麻缠缚后展开成扇面，柄末端椭圆形，为手执扇柄，可自用。出土羽扇不及同时期之竹扇精巧，属初创形制。且羽扇也只行于江南地区，在中原地区尚未推

广，直到晋灭东吴，方才“迁其羽扇，御于上国。”（嵇含《羽扇赋》）久后逐渐取代麈尾，使用者日众，“翕然贵之”，完成了“始显用于荒蛮，终表奇于上国”（潘尼《扇赋》）的转变过程。

1-2 扇簞释名

扇子在我国如此普及，无论老幼妇孺，对言答语中，闻“扇”之音，必立即联想实物；略识汉字之人，见书“扇”字，定必如见其物形。“望文生义”是汉字给我们的方便，但也许会给我们误导。

《宋史·仪卫志》称“古者扇翣，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羽。”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谓“上古以羽为扇，故字从。”其实，“扇”字经几千年之演进，其词义古今有异。作为今日实用器物的“扇子”，其初始年代并不称“扇”，而称作“簞”，或“箒”，也有作“翣”，后来才转作“扇”。

先秦典籍、儒家六经中，很少出现“扇”字，即使偶尔出现，其含义多与今天人们直觉理解的完全不同。如《礼记·月令》谈到，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是说阴历二月农事暂息，应趁时修整神庙的门扇。此书为西汉戴圣所编，多取材于周秦古书，东汉郑玄作注，称“以木为阖，以竹苇曰扇。”意即用木作的门称“阖”，用竹苇编的门称“扇”。由汉初学者先后缀辑周秦诸书旧文、赅相增补而成的《尔雅》是训诂之书，大部分解释各种名词，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词的重要资料。其中《释虫》有“蝇醜扇”句，晋代郭璞作注，解释道：“醜，类也。蝇类好摇翅自扇。”这里“扇”作动词解，如今称之为“搧”，搧，如门扇之反复开合。西汉元帝时，史游撰《急就篇》，历代传为童蒙识字读本，原作仅 2016 字，大致将当时常用单字搜罗在内。其中器服百物 1100 余字，有“碓碓扇隗舂簸扬”之句，唐代颜师古作注，此处称“扇，扇车也。隗，扇车之道也。

……隕之言坠也，言既扇之，且令坠下也。”则前一“扇”字，指“扇车”，即今尚可见的清楚谷物的“风车”，后一“扇”字，同“搨”，两者一名词一动词，并不含招凉用扇子之义项。此中究竟，可从东汉许慎（约公元58—147年）所撰《说文解字》一书中探寻。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计收字9353个，字头用篆体，下释字义，再列出形、音、义之间联系，是一部旨在分析文字形体结构，探究其原始意义的重要著作。《说文》以古文字为类目，释义则用汉代当时语言阐述。该书有清代段玉裁作注，学者公认其精审的当。“扇”字在《说文》中不列于“羽部”，而归入第十二篇“户部”。按该部中有关文字释义看，“户”字，是“半门曰户；象形。”篆文见图1-1；“扉”字，是“户扇也；从户，非声。”段注引《尔雅·释宫》称“闔，谓之扉；门闔，门扇也。”判定“门”与“户”指同一物名。（据《宋本玉篇》：“一扉曰户，两扉曰门。”）又，“非”的本义是“韦”，表示二物相背，篆文见图1-1，如鸟翼双下垂，有相背的形象。而“扇”字，《说文》称：“扉也。从户、羽。”其篆文如“扇”，段注引《月令》及郑注（已见前），该字从户，因“扇”乃门户之属；也从羽，因其“如翼也”，如鸟双翅可开合，并非因扇（门扇）为羽毛所制。所以从造字之源考察，可理出一条思路：人们早先见禽虫双翅开合颤动，将其称作“扇”（搨），为动词，及建房舍，造作门户，将能开合、形如双翼相背的结构称“扉”，且进一步详析为“闔”与“扇”；一般混言之，“扉”、“扇”异名而同指一物。这是先秦时代“扇”字的本义，即今之门板（门扇）。不过，古代广大地区相互交流不便，方音习俗各异，同音之词所指或有不同，以同一字转借识记的情形也颇多，造成乖违，自有其不可回避之缘由在，无可苛求，但宜辩正（见图1-1）。

现今所称“扇子”的，先秦时称“箒”。《说文》第五篇“竹部”收“箒”字，释义为“扇也，从竹，走声”。与前引“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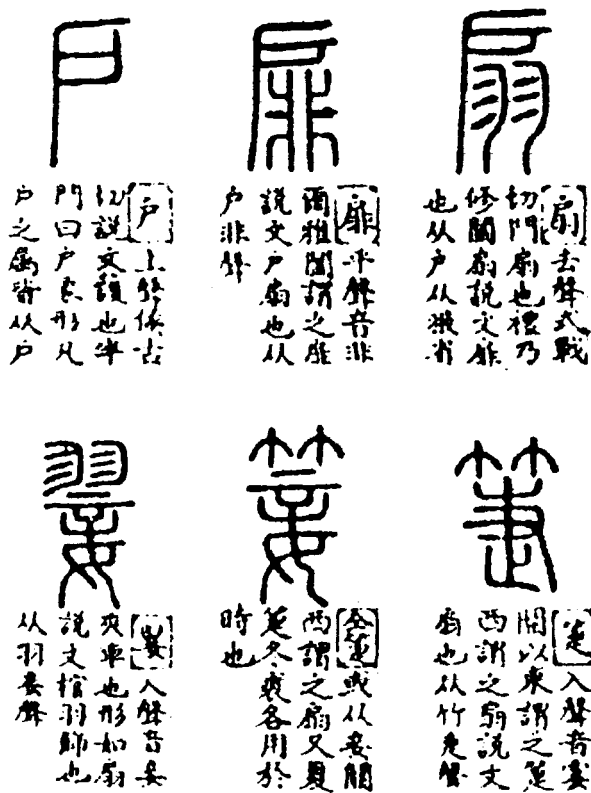


图 1-1 扇、簞篆文

户扇也。”相比照，一言“扇”，一言“户扇”，显然在汉代两词义自不同。先秦称“簞”的，东汉时已称作“扇”，确实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扇子。段注称“扇，扉也；扉可开合，故簞亦名扇。”说明了簞改称扇的理由。至于本名“簞”，“从竹，走声”，走字篆文见图 1-1，如手足并用，表示疾速之意，靠手足疾速动作生风之器具便称“簞”。较《说文》早成书一个半世纪的《方言》，辑录古今方言，将古汉字（先秦）之同义词相类集，而以当时（西汉）常用词作解释。其卷二讲“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曰摇

扇”，“疾也”，当地说“摇扇”就是“疾速”“之意”。卷十二又提到“吹扇，助也”，是说吹嘘扇拂，含“佐助”之义，如传说中古帝尧时庖厨生萑蒲，不摇自扇，助饮食保持清凉。从“簞”靠手动疾速生风、助人取凉的功能来看，这“簞”与“扇”意可相通，且发音只一声之转。《方言》卷五分析常用词“扇”字，称“自关而东谓之簞，自关而西谓之扇”，这是地区不同，方言有异。关，古时指函谷关，地当今河南灵宝县。晋代郭璞为《方言》作注，尚称“今江东亦通名扇为簞”，但段玉裁则于注《说文》时指出：“今江东皆曰扇，无言簞者；盖时移世易，士民迁徙不常故也。”秦汉以降，特别是晋以后千余年间，几次由战争引起民族大迁徙，南北交融，各族混处，语言杂糅，渐趋混同，形成今日全国称“扇”的一统局面。

“簞”字或从妾作“簞”，或有作“翣”的。其实翣的本义不同于簞（簞），虽然发音都是相同的 shà。《礼记·檀弓上》有“周人墙置翣”之句，是讲在葬礼中用翣作为棺饰，遮障棺柩如围墙。翣，以木为框，宽三尺（约 70 厘米），高二尺四寸（约 55 厘米），方两角，蒙以白布，上画云气纹等图象，翣有五尺长柄（约 115 厘米）。出殡时，棺车移动，使人持翣随行，障于棺旁；既下棺入墓穴，则树于墓穴之旁。所以翣本义与扇不同，更不宜视作“画扇”。但由于簞（簞）与翣音同形近，二者作为通假字互用，时而有以翣代簞（簞）的情况出现于古籍中。《说文》段注提到“士丧礼下注曰：‘翣，扇也。’此言经文假翣为簞也。”士丧礼下篇即《礼记·既夕礼》，引文已见前，同样，《吕氏春秋·有度》引句都是借翣（或簞）以指扇。

总的看，西周及以前，扇与簞（簞）所指不同，其间簞又与翣通假。迨至春秋战国，扇渐用以与簞同义，《六韬》、《文子》、《管子》中之扇即是指招凉之扇。西汉以降，扇、簞、翣并用，如《淮南子》有“冬日之不用翣”（《俶真训》）、“知冬日之簞”（《精神篇》）、“中夏用簞”（《说林训》）等句，董仲舒《春秋繁

露》有“以扇逐暑”的话，王充《论衡·是应》则写作“人夏月操箒，须手摇之，然后生风。”各各用字不同，但都表示招凉扇子之义则无别，至晋代郭璞注《方言》时犹是如此。再往后，“扇”之本义渐淡化，逐渐取“箒”而代之。如南北朝时周兴嗣撰《千字文》，同为童蒙读物，但已与《急就篇》收字之义不尽同，所列千字无一重字，其间“纨扇圆絜”一句，赞圆形纨扇之整齐光润，这是毫无歧义的“扇”字，但不见有箒、絜诸字。

到了扇、箒、絜同一的阶段，便有了“扇絜”、“扇箒”连用的情况出现。《古今注》称“舆车有絜，即缉雉羽为扇絜，以障翳风尘也。”这扇絜即用以障尘蔽日的大掌扇，后成为仪仗常备之物。刘禹锡有诗句：“扇絜拥铭旌，威迟异告行。”意为帝后出行，铭旌仪仗甚众，威仪万千，待见凤尾掌扇高举，则宣示大驾启行。而“扇箒”一词则异于“扇絜”，宋徽宗《艮岳记》有：“清虚爽垲，使人有物外之兴，而忘扇箒之劳。”这扇箒便指招凉生风之扇子。

1-3 千载流变

秦汉时期，扇子制作与应用，大有发展。羽扇、竹扇有新的进步之外，出现新的扇种——纨扇。

陆机《羽扇赋》述宋玉辩扇，其述事未可毕真，而指物或许有据。其间称周武王“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世繁于后，各有托于方圆，盖受则于萑蒲”，且评论“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以尧厨萑蒲扇暑自凉为喻，则五明与安众当都是招凉扇种，且必都非羽扇。安众形方，或为竹扇，五明形圆，许是纨扇，此所谓“裂素制圆，剖竹为方。”（晋·张载《扇赋》）则春秋战国之际，当已有原始纨扇。况“齐纨鲁缟”，当时齐国细绢与鲁国生绢已是名产，为制纨扇提供了优质材料。但也许纨扇入土不能如竹扇耐蚀损，至今无古纨扇存世。秦上承三代，下启两

汉，虽国祚不延，但器物文化也留有标异痕迹。《古今注》称秦始皇令三妃九嫔及阿房宫女于当暑之时，各手把“云母小扇子”和“五色罗小扇子”，如所记信实，则这时已有具相当制作水平之纨扇，为宫廷所赏识。

汉代由于丝织手工业发达，织造机械的改进，织造技术有突破性进展，绢、纨、绡、罗等丝织品日益精美，用作团扇面料，在宫廷、贵族、仕宦豪门之家很受欢迎。这种扇子，以竹篾为圆框（后有用金属丝制框），蒙以罗纨，扇面形如圆月，扇柄居中夹持，左右对称，象征“团圆”、“合欢”，尤为妇女所喜爱，赋形寄意，而称作团扇。也可按面料称纨扇、罗扇，也曾称作“巾箴”。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当汉晋时期，纨扇难进入寻常百姓家，故又有“宫扇”之名。汉代崇尚洁白素扇，成帝时班婕妤好有诗：“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这是如今可见最早咏纨扇的诗篇。汉代纨扇品种不少，《古今注》称“汉成帝赐（赵）飞燕五明扇、七华扇、云母扇、翟扇、蝉翼扇”，蝉翼扇为用轻罗薄纱制作之宫用团扇。《西京杂记》中提到缙扇、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回风扇、招风扇等，中有几种团扇。但从正史记载中，汉晋南北朝时期，白团扇还是最受到男子与女子宠爱的，视为纯洁坚贞的象征。晋孝武帝时，中书令王珣好执白团扇，致千载之后，吴歌杂曲《团扇歌》仍流传于世；文人“隶事”（列举同一事物之有关典故）竞赛，也以白团扇奖励优胜者；皇室贵胄、世家子弟也都常取白团扇悠然摇握。其后，江南风习渐变，文人士大夫在白团扇上题字赋诗，以至绘象作画。仅就《南史》所记，宋文帝便极称誉王僧虔在素扇上的隶书，又曾令因罪系狱的范晔在白团扇上书写诗赋美句，梁湘东王于白团扇上题八字之铭，琅琊王融于白团扇上书柳恽诗句，顾景秀善于扇上画蝉雀，肖文奂“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宋文帝更曾令画工描浙江赤城山水于白团扇上，也出现了七宝画团扇之类高档扇

种。有的为爱上妙绘画扇，而想方设法巧取豪夺，扇子已不单纯供人取凉而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扇的形制日益增夥，由圆而不方不圆，或长圆形，或缘以边饰；扇柄也由素竹而斑竹、桃枝竹，或用海檀香木。扇面彩绘则“柳荫蝉雀”、“秦女乘鸾”、“阿谷处女”、“隐士清流”，都是流行面广、久传不衰的题材。扇面质料、日益求精，“裁云比雾、裂素轻蝉”，“团纱映似月，蝉翼望如空”。以蝉翼来形容轻纱细绢扇面之薄俏，其精美可以想见。制扇技术的提高，扇上镶嵌珍宝日益攀比趋于高档化，南朝有“表里镶七宝，中藏骇鸡珍”的七宝画团扇，骇鸡珍是极稀见的通天犀角，来自南国异邦。在日竞奢靡的过程中，虽有东晋孝武帝、安帝先后发诏“禁绢扇”，但总禁而难止。而优质团扇多成为君王赏赐臣下、友朋相与馈赠的礼物，画团扇也成为男女情爱之信物，“但画双黄鹄，莫作孤飞雁”，“比翼”、“合欢”扇为人乐用。

唐代纨扇，前期以长圆形居多，中唐以后，纨扇如月圆，也有扁圆、不方不圆、六角、海棠、葵花、梅花诸样，又有白牛角扇柄，扇面绘花卉禽虫，如白雪寒梅、绿叶牡丹、燕雀蛱蝶，绚丽多彩。唐代纨扇存世极稀，故宫博物院仅藏晚唐纨扇轴一幅，设色画《京畿瑞雪图》。1973年，新疆阿斯塔那一唐墓出土一木柄绢面团扇，圆形扇面直径13.5厘米，上绘衔花飞鸟一对，上部饰花卉，下为山形，柄长为扇面直径两倍，属中柄。唐代纨扇有短柄，柄长与扇径相当，有长柄，柄长几达扇径三倍，在传世唐画与唐墓壁画中都可见到。

书画纨扇更盛于宋元时期，数量繁多，题材广泛，多花鸟山水，兼及风俗民情。由于皇家画院的建立，又有宋徽宗这样多才艺喜游乐的皇帝的督导，一时名手辈出，留下不少佳作于团扇上；文人画也在这时兴起，禅意天趣、重师造化，异彩纷呈。此时期团扇之普及，扇画之雅俗争趣，堪称空前绝后。陆游名句：

“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大约是“河山半壁、江南偏安”的市井写照，并非离事实远甚。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有专售画团扇的店铺，还有“吴扇新翻制素绵”的“绵扇”新品种，极一时之盛，多年以后，团扇之地位才渐为摺扇所取代。

秦汉以后，纨扇发展的同时，竹扇也相应发展。这时一般士大夫仍用竹扇，起初还是单门扇，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西汉竹扇二件，皆为扇面略呈梯形的单门扇，以2厘米宽竹篾编织，边沿饰以素绢或锦条。较大的一件，扇面更以竹丝盘结花纹，与江陵楚墓竹扇同样精巧。单门状偏扇，汉时称作“便面”，凡不欲与人覩面，便以此扇自障面，以得其便。也可作他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曾见此扇，或仙人执之夹侍西王母，或用于宴会烤肉时煽炽炉火（见图1-2及图6-5）。《汉书》曾记风流京兆尹张敞于散朝后，过走马章台街，自以便面拊马，有人据此判断便面即是折扇，以为合拢折扇方可赶马，这也许是将拊马误解为扬鞭打马所致，而“拊”只是拍、轻击。张敞拊马之便面，据唐代颜师古作注：“今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则此便面已不同于原之单门状，而是一种上方下半圆形的竹扇，唐代僧人尚用之。竹扇形状，自汉至唐，迭现变化，方、圆、六角都有。东汉史学家班固咏竹扇：“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团方”；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为卖扇老嫗于六角竹扇上各题五字，传誉士林；北齐杨愔以方麈障面，方麈即篴，为竹织方扇。《东宫旧事》记晋代皇太子“初拜”时和“纳妃”时，备有单竹扇、青竹扇、黄竹扇、漆要（腰）扇，品种不少。制作技艺也日益精巧，汉桓帝赐曹操尚方竹扇，其形“圆不中规，方不应矩”，用竹“形五离而九折，篴解解而缕分”，扇面编织成九华图纹。晋代许询咏竹扇诗句有：“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篴疑秋蝉翼，团取望舒景。”可见其时良工巧匠，精运妙思，剖篴成扇，技艺日进。唐代竹扇用料与工艺有新进展，采用了湘妃竹制扇，精工巧作，

令诗人赞叹，张祜《咏福建白竹扇》，赞其“藤缕雪光缠柄滑，篾铺银薄露花轻。”精致足可与优质绢扇比肩。当时衢州信安郡更以竹扇作为特产入贡，于是竹扇既流行于市井乡鄙，复穿宫走院入于大雅之堂。中唐皇甫冉称竹扇“掩笑歌筵里，传书卧阁中”，以竹扇为亲近者赠别，誉其“宁与合欢同”，竹扇已不比纨扇差甚。



图 1-2 山东嘉祥武氏石祠
石刻画像中羽人（仙人）手执便面

羽扇在中古时期，兴衰起伏不定。早期羽扇，由“截鸟翼”为扇过渡而来，形制颇为粗疏，据《晋书·五行志》所述，早期羽扇柄只是刻木仿效鸟翼骨形，镂出齿槽，以十根全羽裁列成扇。正如陆机《羽扇赋》所写：“奏双翅而为扇，则其布翮也，差洪细、秩长短、稠不逼、稀不简，于是镂巨兽之齿，裁奇木之干”，形成较原始的羽扇，如挥鸟翼。汉末，江东士族盛行羽扇挥风，尤以取鹤羽所制鹤扇，最为贵重。到晋室东渡，王敦始改扇为八羽，长柄下出，可方便地捉握长柄使用（见图 1-3）。晋暨南朝，白羽扇制作渐精，在上层社会如白团扇一般受到喜爱。两晋之交，顾荣平陈敏之叛，以白羽扇麾军出击，叛军溃败。以



图 1-3 南朝陶宏景执八羽并列羽扇
(北京故宫旧藏宋元绘册)

至后来梁简文帝为之感叹：“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又据《南史》，道士陆修静将白鹭羽麈尾扇赠予张融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齐高帝也将白羽扇赐予孔灵产，白羽扇之身价与作用，真符合“终表奇于上国”的赞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赏白羽扇道：“麈尾斑非匹，蒲葵陋不同。何人称相对，清瘦白须翁。”骆宾王、李白、孟郊都有诗句及于白羽扇，白羽扇能适合骚人墨客、隐逸衰翁的口味，其质量非复粗鄙可拟，白氏赞赏之玉柄鹤翎扇，其精致非比一般。开元二十四年夏，玄宗也曾于盛暑时派高力士将白羽扇赐给张九龄等宰臣，可见白羽扇已被列入上品。宋代虽盛行团扇，而羽扇也受文士之推崇，陆游欣赏称道：“羽扇挥浮云，月挂牛斗间。”词人姜

白石请人写真，手执白羽扇，自题画像诗有“鹤髦如烟羽扇风，赋情芳草绿阴中”之句（见图1-4）。唐宋都崇尚道教，玄门羽流遍及海内，羽扇与拂尘，是其行旅居处必备之物。

中古时期，其他材质扇类也渐兴起。晋时名士尚清谈，以驼鹿（“四不象”）尾为拂尘，称麈尾，执麈谈玄，一代时尚。后形制起变化，编比羽管，而外框夹持驼尾毛或马尾毛，以代麈尾，称麈尾扇，可为麈尾或扇之异品（见图1-5）。南齐陈显达教子，谓“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可见麈尾扇只是世家豪门用物，后终废，为羽扇所取代。晋时岭南已大量生产蒲葵扇，中宿县令罢职返乡，就一次长途贩运蒲葵扇五万把，到都城建康（今南京）销售，靠老乡谢安帮忙促销，获数倍之利。唐宋时蒲葵扇在民间较普及，也被写入诗篇，如“壁上尘沾蒲叶扇”、“南风不用蒲葵扇”、“蒲葵也解归掌握”，而“蒲葵细织团团扇”则道出葵扇之精工细织的创新品种。隋代，山西出现了以麦茎制作的麦秸扇；唐初，福建有文扇，其品属难考；五代时，福建有桐皮扇



图1-4 宋代词人姜夔（白石道人）手执羽扇图



图 1-5 敦煌莫高窟 103 窟盛唐壁画《维摩诘》
维摩诘手执麈尾扇

子，中有五色桐皮扇。统称“川扇”的各式扇子在唐代已异军突起，李德裕《画桐花凤扇赋》即咏川扇，李称“有名工”将桐花凤小鸟“绘于素扇”，此素扇可解为白色生绢扇，也可能是白色纸扇。“竹本蜀中所富有，纸则出嘉州彭县，轻细柔薄，惟可制扇。”（何宇度《益部谈资》）则川扇包含了竹扇、纨扇与纸扇。纸扇出现于唐代，并非出于猜测，唐代诗僧齐己有诗句：“葛衣沾汗功虽健，纸扇摇风力甚卑”。张祜咏福州白竹扇之诗中称“金泥小扇漫多情，未胜南工巧织成”，金泥小扇当是纸胎扇面泥金，但纸扇形制不清。至宋代，川扇制作不衰，《太平寰宇记》称涪州出扇“为时所重”。纸扇在宋代，影响超过前朝，蔡襄诗：

“晃白新笈卷线梭，括青纤竹缠红藤”，写的是有柄纸扇，制作考究。纸扇已入宫廷，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哲宗初临朝，一次经筵讲读后，君臣散坐闲憩，潞国公文彦博见独有哲宗用纸扇，便率群臣相贺。哲宗祖母宣仁太皇太后得知后，训导哲宗道：“用纸扇是人君俭德也。君俭则国丰，国丰则民富而寿。大臣不独贺官家，又为百姓贺也。”于此可见纸扇较之团扇等档次为低，价廉实用，颇合用度从俭的普通人家之需要。民间所用纸扇，很可能是状如浅撮瓢的油纸扇，三四十年前还未绝迹，木柄上扎竹条为框，糊纸涂油，油干后可濡水不湿，坚实耐用。当时名臣司马光在《名苑》中提到：“君迁子如马奶，俗云‘牛奶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知当时确实制作有油纸扇。沈括《梦溪笔谈》中提到“卢中甫家……有光熠然，……急以油纸扇挹之，其物在扇滉漾。”挹是以勺瓢舀取他物之动作，则扇必如瓢勺微凹，也只有如此，上物在扇上才会存于凹处滉漾不去，上述油纸扇符合此要求。或以为宋代油纸扇即是折扇，质量尚差，只为皂隶仆役执用，姑存一说。不过，《水浒传》提到当时市井中使用的鳖壳扇，当即是此种油纸扇。宋代还有以竹纸糊扇面的“筠纸扇”。

汉晋时期，还出现了机械扇，《西京杂记》称长安巧匠丁缓制七轮扇，“连续七轮，大皆径丈。夏月，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其工效远甚于手摇之扇。在此时期，我国机械制造技术有相当水平，应用颇广，地动仪、指南车、翻车、水碓之制作，都记在史册，故利用机械技术原理造出七轮扇并非意外。其后更造凉殿激水转轮生风，延续至宋，宫中尤存制七轮扇之法。而在民间，有一种“风扇”或称“诸葛扇”的装置得到应用，扇幅悬室中，手牵绳引，可供多人取凉。

从汉至宋千余年间，中国扇子品种、形制、技艺都有很大发展，唐宋之际更胜前朝。仅据浏览《全唐诗》与《全宋词》粗略统计，两书中出现扇字不下五百处，涉及扇之不同名称百数十

种，或泛称、或隐喻、或实指，如：羽扇、白羽扇、鹤扇、雀扇、雕扇、金鹅扇、白鹤翅（扇）、鸾扇、红鸾小扇、红鸾扇、玉柄鹤翎扇、雉扇、尾扇、凤凰双扇、鸳鸯纹（扇）、纨扇、罗扇、团扇、镂金团扇、月扇、轻扇、轻罗小扇、画罗小扇、碧罗双扇、轻罗团扇、画罗闲扇、翠罗扇、轻罗扇、夹罗萤扇、罗篴、罗纨、翠纨、素纨、素扇、轻纨、双纨、冰纨（扇）、纱扇、夹纱团扇、生绡扇、生绡团扇、生绡金扇、蛟绡扇、生绡合欢扇、金缕扇、齐纨（扇）、白团扇、宫扇、班扇、钿扇、画扇、白簟扇、玉扇、珍篴、轻篴、绣扇、彩扇、芳扇、桃扇、桃花扇、翠扇、绿扇、蕉扇、春扇、秋扇、风扇、云扇、云母扇、七轮扇、长扇、障扇、障尘扇、宝扇、宝篴、大扇、转扇、歌扇、纸扇、蒲葵（扇）、葵扇、舞扇、便面等等，其中容有同物异名的，但品类相当可观，每一词内都隐藏着我们无法详知的历史内涵。

1-4 折扇探源

折扇是扇子家族中别开生面、令人格外赏识的一派。折扇起于何时？据《世界发明百科全书》（〔法〕德·巴尔卡尼、伊·马丹）有关条目称：“折扇出现于16世纪末”，这相当于我国明代万历年间，其实是折扇出现于欧洲的大致时限，至于亚东地区，折扇早已面世。

折扇在我国出现于何代？明清时人在约三十种笔记杂录中涉此话题，其说不一。一说南北朝时已有折扇，《南齐书·刘祥传》称：“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宋末元初胡三省《通鉴注》以为“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摺叠扇”。此说有人附和，有人质疑，有人反对，清代姚范认为腰扇“亦是团扇，曲之可卷舒，与今日所谓聚头异。”（《援鹑堂笔记》）明代张大复则称“古团扇可卷怀，不施书画，班婕妤所称白团扇是也。”方以智曾记下当时所

见蜀府扇有“折团扇”一类。若古团扇果可卷曲折叠，则腰扇并非后世折扇。且晋人《子夜歌》中“叠扇放床上，企想远风来”之句，虽可以实指，也不必引作折扇产生于晋时之依据。清代桂馥之《札朴》讲得更明白：“腰扇如腰鼓，谓腰中瘦减，异于团扇。”更彻底否定了腰扇与折扇之联系。事实上，腰扇出现时代还可上推，《东宫旧事》记“太子初拜，供漆要扇”，三国韦昭为《国语·楚语》作注：“屏，屏风也；摄，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别尊卑，为祭祀之位。”东汉高诱注释《淮南子·汜论训》“周人墙置翬”句，谓“翬，状如今要扇。”即此三例中，“要扇”即“腰扇”，而屏、摄、墙翬不具折叠扇之形，桂馥所论更觉合理。另一说主张唐时已有折扇，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论及折叠扇时称：“孙愐韵注：搥扇，则唐人已有矣。”唐人孙愐于天宝年间增订《切韵》而作《唐韵》，其注中出现“搥扇”二字，但《唐韵》久已失传，二字所指未可尽悉。检《广韵》有搥字，注云：“搥，扇别名。”未确指搥为何种扇。方之同时代人陈贞慧则认为搥扇“抑亦团扇之摺叠者。”（《秋园杂佩》）若搥扇是折扇，唐诗中似应有反映，但遍览《全唐诗》未见。

以上两说，都认为折扇是土产，是国粹，但无可靠史料与实物支持，难成定论。有史料可资佐证的，当以折扇出现于宋代较可信，但最先是“舶来品”，以后才“胡物汉化”、有国中仿制、“推陈出新”的折扇面世。折叠扇传入中国，有高丽（朝鲜）、倭国（日本）两途，追根溯源，当以创制于日本之可能性为大。据传：日本神功皇后（公元201—269年）御驾亲征三韩（朝鲜古有马韩、辰韩、弁韩并世立国），见蝙蝠折翼而受启发，仿为折扇，因之初称蝙蝠扇。据确切史料可证折扇于北宋时期传入中国。《宋史·日本传》载，日僧裔然宋初曾访问中国，受过宋太宗接见；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裔然派遣其弟子嘉因等人来宋进献礼物，其中有“金银蒔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记述此事，时

为日本一条天皇永延二年，与宋史所记时间一致。金银蒔绘扇筥是内为竹木质地、外施金银漆饰的扇匣，其中所纳桧扇，或以为是丝柏制成之扇，古人用以代笏，或以为是用丝线将 16~40 根薄如片纸的桃红色桧木扇骨依次缀连而成之折扇。而蝙蝠扇则是纸面折扇，至今一种窄边骨的“日本式”折扇还易使人联想起细骨张膜翅的蝙蝠。

北宋出现之折叠扇，另有来源于朝鲜一途。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高丽国”条记载：“熙宁甲寅岁遣使金良鉴入贡”，“丙辰冬复遣使崔思训入贡”。这两次分别是公元 1074 年与 1076 年，“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摺叠扇为私觐物。其扇以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精，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灘，暨莲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此处谈及朝鲜外交使节以“倭扇”为私下拜会的见面礼，扇面彩画反映出日本民族画——“大和绘”的风姿，高丽之扇“本出于倭国”并非妄断。典客，为当时宋室掌管接待少数民族和诸藩属国朝觐事务的官，既亦难获此扇，则在外间当更稀贵，在官场上或有私交甚厚的友朋间以之相馈赠，以见情谊。事实上，这种“私觐物”或竟是民间少量贩运之扇，在熙宁前已见于中国。宋仁宗即位之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隐于杭州西湖的林和靖，受翰林学士李谿所赠松扇二柄，酬诗曰：“编松为箎寄山中，兼得紫微诗一通。入手凉生殊自慰，可烦长听隐居风。”此松扇当出于高丽。百余年后，高丽国于宣和六年（公元 1124 年）“遣使李资德、金富辙至本朝谢恩，私觐之物有松扇三盒，摺叠扇二双。”（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这里松扇与摺叠扇齐称，正如桧扇与蝙蝠扇并举一样，说明品类有异；但不再称倭扇，似皆高丽自产。无论倭扇或高丽扇，究竟形制如何？是哪种扇才对中国折扇的出现影响至巨？至今近千年间，又曾是一似真似幻而扑朔迷离的疑案。

北宋元祐二年（公元 1087 年），苏轼、苏辙兄弟和关系密切的黄庭坚、张耒、钱勰诸人间曾有关于高丽松扇、日本扇的唱和诗。张耒有诗句：“万里归来两松扇”、“岂意落我怀袖里”；黄庭坚有诗句：“银钩玉唾明茧纸，松箴清凉并送似”、“猩毛束笔鱼网纸，松桢织扇清风似”；而东坡诗有“裁作团团手中扇”之句。则同为咏高丽松扇之作，所咏者是纸折扇、或是编织扇、或是团扇，诗句中都可况味得之。解谜的应是比诗更质朴翔实的史料。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 1102 年），刘逵、吴拭出使高丽，随行王云记途中所见撰《鸡林志》，称“高丽松扇，揭松肤柔软者辑成，文如棕心，亦染红间之，或言水柳皮也。”又谓“高丽叠纸为扇，铜兽踞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很明确区别两种不同之扇。宣和六年（公元 1124 年），高丽使者来华后，宋遣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随员徐竞被委为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官同行，后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记载：“松扇，取松之柔条细削成缕，捶压成线，而后织成。上有花纹，不减穿藤之巧。惟王府所贻使者最工。”此与鸡林志所述及黄庭坚所咏“松桢织扇”一致，明白示人高丽松扇为编织扇。《图经》又列出另外三种扇子，各述其工艺特征，以示明显差异：“杉扇，不甚工，惟以日本杉木劈削如纸，贯以采组，相比如羽，亦可招风”；“白摺扇，编竹为骨，而裁藤纸鞣之，间用银铜钉饰，以竹数多者为贵。供给趋事之人，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而“画摺扇，金银涂饰，复绘其国山林、人马、女子之形。（高）丽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观其所绩衣物信然。”《图经》本来是“物图其形，事为之说”的图文并茂之书，但传世之际，图早亡佚，不能使今人目睹图物细部，颇为遗憾。幸由上引四条原文，可以判定，高丽扇包括几大品类，高丽松扇为编织扇，白摺扇与画摺扇同属竹骨纸面摺扇，杉扇则如日本桧扇，类于现今檀香扇形制。南宋邓椿《画继》中，也提及高丽之松扇、“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的摺叠扇，还有“柄长数尺”、“以绢素”制作的团扇，看来东坡等人诗句当

各有所本。但有一则流传颇广的资料称“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只两指许。”不见于《苏东坡全集》，或许是前人读《画继》时断句有失、致生歧义。

日本扇、高丽扇传入中国，不止行于宫廷及仕宦之家，也因商贩入于民间。江少虞《事实类苑》记其熙宁末在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游大相国寺，见卖日本旋风扇（摺叠扇），索价绝高。苏辙于元祐二年在安徽绩溪为官，该县杨主簿赠以日本扇，可见日本扇已达于偏远之地。则除舶来品外，国中当已有自制折扇出现。

从日僧献扇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至“靖康耻”宋室南渡（公元1126年），历时百余年，熙宁末（公元1077年）至南渡，也有半世纪，北宋时代应有自制折扇面世，但尚未见可靠文字资料可证实。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追忆北宋都城盛世繁华，百物市肆，巨细胪列，但未见明述当时有无折扇作坊。只“诸色杂卖”有“换扇子柄”的，端午应时节物有“花巧画扇”，但是否折扇，未可断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据传画有多柄扇子，从刊印的局部图面，可发现圆形扇子，不知也有折扇否？但南宋时，则确有了本国制作的折扇。《画继》所记事止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谈及高丽扇，曾写道：“又有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如市井中所制摺叠扇者，但精致非中国所及。”这间接表明，南宋初我国都市“市井中”已自制折扇，但制作技术不高，产品不及舶来品精致。洪迈《容斋随笔》记朱翌（1079—1161年）十八岁所作小词及《生查子·咏摺叠扇》：

“宫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摺聚清风，一捻生秋意。

“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

据词意，此扇制作当较精巧，若此词确为朱翌作于47岁前，则北宋末应已有自制折扇；不然，则南宋初无疑已制作折扇。南渡80年后，赵彦卫《云麓漫钞》问世，称“今人用摺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

丽，《鸡林志》云“高丽摺纸为扇，铜兽鬐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中国转加华侈云。”此与《画继》评价已是不同，经约40年制作探索后，中国自制折扇，已由精致不及高丽扇转而在质料装饰方面更加华侈，工艺水平大有提高。

南宋时，国都迁至临安（今杭州），繁胜不让东京，其时技艺百工随都南迁，临安制扇业也颇发达。城厢坊巷间，制扇作坊与卖扇扇庄不少，多为前店后场格局，钦善坊闻扇子巷、修文坊扇子巷、信春门内信扇巷，都因有扇庄得名，清河坊也有扇店。在小市更有周家摺摺扇铺与陈家画圆扇铺并列，折扇应颇为流行。这时折扇或纸面或绢绫，题字作画也由团扇延伸到折扇领域。元代诗人张雨有《赵千里聚扇上写山次韵题》一诗，赵千里即赵伯驹，宋代名画家，长于金碧山水，很受高宗赏识。赵千里能于聚扇（折扇）上画山，当是国产素面折扇无疑。明代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记载他曾见过南宋“杨妹子所写绢扇面，摺痕尚存。”杨妹子系宋宁宗（公元1195—1224年在位）杨皇后之妹，杨皇后承恩宠执内政，其妹以艺文供奉内廷，因其字迹似宁宗，柔媚而有韵致，常受命代笔。当时马远进奉皇帝御玩和供颁赏贵戚之画，宁宗皆命杨妹子题署，用印章“杨娃”二字。折扇当时已为宫廷日用所需，且自高宗孝宗起，每以扇赏赐外官内臣，杨妹子题扇当不意外。而三百余年后，装裱之绢扇面折痕尚存，可想见扇之材质考究，制作“华侈”之言不虚。宋代器物上出现折扇形象，反映出折扇当时在大户人家中已较普遍使用，1978年1月江苏武进一组南宋墓葬中出土一套戗金细钩花卉人物朱漆奁，高21.3厘米，直径19.2厘米，奁盖顶面戗划一幅仕女图，消夏图景中之二仕女，一持团扇，一摇折扇，此扇现五档扇骨，扇面绘有花鸟。拿在仕女手中，品位不算低，与团扇同样受到喜爱。

在北方，折扇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应用。据刘祁《归潜志》记载，金章宗完颜璟有《蝶恋花·聚骨扇》词：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绶。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词上片写聚骨扇（折扇）之形象，写其材质华贵、写其小巧玲珑、写其样式新颖、写其制作精美，借物喻情赋事，可见折扇也深受金国上层社会人士的喜爱。

迨及元代，关于折扇之记载甚少。元朝开国初 20 年间，曾遣使赴日本修好，后又用兵征讨，收效甚微，至 1299 年以后，完全中断往来，海天阻隔，商贸不通，倭扇也未能越海抵达大都。高士奇《天禄识余》记载，元时高丽曾以聚头扇充贡，也未能受到宫廷和上流社会的青睐。据明代《张东海集》称：“尝见王秋礪记：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宫廷官绅的态度，使折扇一度遭受冷遇，以致只堪为“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到元朝后期，情况有所变化，从元代木刻西厢记插图中，可看到莺莺执团扇、张生把折扇的形象。在市井人家心目中，“才子”佩折扇，还是风流潇洒的最佳设计。

1-5 近世演进

明代折扇更广泛流行，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摺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摺叠，用则撒开。……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永乐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相似说法散见于其他资料，或详或略。由于明成祖的赏识，命内廷工匠仿制，供后宫使用，后又以之赏赐臣下百官，终至“自内传出，遂遍天下。”（清·刘廷玑《在园杂志》）据说最初只男人使用，“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后来“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折扇于是“甚行于国”，其普及使用程度前所未有的。而折扇的制作，在南宋仿制舶来品有所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植

根于中国优秀文化沃土之中，创造出更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中国扇”。

明代初制撒扇，据刘若愚《酌中志》所记，“撒扇，其制用木柄，长尺余，合竹作小骨二十余根，用蓝绢糊裱，两面皆撒大块金箔。放则遮日，收则入囊”。似是宫中执役人员专事遮日之用。一般招凉用扇，也类此不甚精工，“其始不过竹骨茧纸薄面而已”，后来制作渐考究，正如瞿佑所咏：“开合清风纸半张，随机舒卷岂寻常。金环并束龙腰细，玉栅齐编凤翅长。偏称游人携袖里，不劳侍女执花傍。宫罗旧赐休相妒，还汝团圆共夜凉。”迨制扇技艺日高之时，宫廷便“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进御，一面命待诏书写端楷，一面命画苑绘画工致，预定五月一日进呈，以备午日颁赐嫔妃宫女。”（《在园杂志》）明代内府司礼监中书房“专管文华殿中书所写书籍、对联、扇柄等件”，御用监仁智殿有专人“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扇，奏进御前。”（《酌中志》）兴起于宫廷的一面书一面画的折扇艺术形式蔚成风尚，到成化年间，文人墨客几乎无不于折扇上“挥洒翰墨”。

挥洒翰墨是风雅之举，作为书画载体的折扇，其材质与工艺更日求其精。明宣宗有《咏撒扇》诗：“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人间清凉。”首句指折扇以湘妃竹为扇骨，次句指折扇采用优质剡纸为扇面料。剡溪，为曹娥江上游，在浙江嵊县南，所出古藤可造纸，称剡纸或剡藤，在唐代即已负盛名，皮日休有诗句称道“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与月”。剡纸制扇，为书画上材，明代折扇之求精巧于此可见一斑。折扇面除素纸外，有了金箋面，为切实掌握以金银屑饰扇面之洒金技术，正统年间（1436—1449年），曾派专人赴日学技，制出更精美扇子。随着髹漆、雕刻艺术用于折扇制作，名匠辈出，对成扇评价要求愈高。当时四川、苏州都以盛产折扇著称，苏州之泥金扇名传遐迩，讲究扇骨之精美，“凡紫檀、象牙、乌楮，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

贵，惟骨为时所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折扇之用，已非单为取凉，已为社会交往礼仪所必需、人们身份地位之新标志，秋冬天凉，出门应事，访亲会友，也必一扇在手，以示儒雅风流。更有人非特定名扇不用、非专门名匠制扇不书画。清代，此风炽盛，尤其乾嘉以后，“摺扇柄则象齿、檀香，甚或描写仕女，以泥金填出雪景等。制一扇，所费数金，而人必数扇，且辗转丐求名手书画，以相夸耀。”虽兵连祸结，而社会风尚如故。

宋迄明清，川扇久领风骚，长期列为贡品。《万历野获编》称“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华灿宜艳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鸟之属，尤宫掖所尚。”明代宫廷用扇，由四川布政使备进，年贡俱有定例，实际正贡之外，附加进扇数更多，“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谢肇淛《五杂俎》）价格如此，其华侈可知。明清两代，各地名世的制扇厂家不少，早有徽州郑泰时等四家扇庄，其折扇行销大江南北；其后，杭州芳风馆、金陵张氏庆云馆，皆累世制扇。苏州陆墓镇，明时以产扇骨为当地土特产扬名。有不少名扇，以制扇名家或产地而命名。如江宁仰侍川制之“仰氏扇”、伊莘野之“伊氏素纸扇”，又有方扇、黄扇、曹扇、潘扇、戈扇、弋阳扇、青阳扇、溧阳歌扇、武陵夹纱扇、丰润画扇、徽扇（歙扇）、杭扇、吴扇（苏扇）、蜀府扇（川扇）等等。名扇之用，往往形成阵阵时尚，清乾隆时阮葵生《茶余客话》称“明人皆尚金扇，即上方赐予，亦皆金面。康熙间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纸扇，继又尚青阳扇、武陵夹纱扇、曹扇（靴扇）、溧阳歌扇。近日又尚丰润扇”。时尚热点，扇价累增，明代有“每扇价值五金”之说，清朝“三百余年，日盛一日。”以一扇值银五两论，康熙时苏州糙米每石约银七八钱，则一扇至少抵米六石，当合1500斤，扇价之贵可以概见。

由明至清，随使用对象与应用目的不同，折扇不断增添新品种，“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沉香者、棕竹者、

各种木者，罗甸者、雕漆者、漆上洒金、退光洋漆者，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镂空通身填以异香者，且有空圆钉铰中藏极小骰子者，刻各种花样，备极奇巧，甚有仿拟燕尾，更有藏钉铰于内而外无痕迹者。其便面有白纸三矾者，有五色缤纷者，有糊香涂面者，有捶金者，有洒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轻细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涂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纱为面可以隔扇窥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开制为三面暗藏其中画横陈像者曰三面扇”，皆各因其用，各异其趣。同时扇坠、扇袋、扇匣也相应出现，应时兴废。

象牙扇在清代有其特殊的表现。象牙扇在汉晋时似已出现，干宝《搜神记》有鲁少千曾“拄金杖，执象牙扇”出迎汉文帝的故事；明嘉靖帝有于十五年端午向高级官员赐牙扇的记录（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而乾隆时，南方的广州，因牙雕传统技艺领先，制作象牙雕扇入贡。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珐琅柄、玳瑁框的象牙丝宫扇，就是当时的广州进献品，体现出当时广州象牙工艺高超的艺术成就。当时广州为适应对外通商之需要，兼且迎合“夷妇”爱好，推出具有欧洲情调的象牙折扇，后被称作卜瑞斯扇，较之一般折扇，将扇骨增多展开密排而叠成扇面，其形制可谓上继宋时日本桧扇与高丽松扇之余绪，下启现代檀香扇款式之先河。这式折扇也有用玳瑁制作的。近年有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藏家协会会员沙巴治藏象牙骨折扇一柄，乾隆时制，展宽53.8厘米，两面绘西欧风情人物画，的确工艺精细。当时中国象牙折扇震动欧洲，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戛尔尼一行，对广州牙雕工艺品深感惊异，后来“英国著名雕刻匠师试图仿制优雅、美丽的牙雕折扇扇骨，……始终没有成功。”广州当时还有以珐琅、螺钿、紫檀为骨的折扇，扇面或纸或绢，艳彩繁饰，倾向于欧化风格，以外销为主，也影响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装饰艺术，如今，那里早已欧化的扇子反而一直被

称作“中国风格”、被视作“中国趣味”而受赏识。

在明清折扇大行其道之时，其他扇种亦各得其宜。明代浙皖邻接地区湖州、徽州，“有羽扇，有新安竹篾扇，轻便可携，但不宜漆。有纸糊者，如篾扇式亦佳。”清代，四川长宁、自贡等地竹扇，继承传统，自有名气。而岭南一带，有篾丝扇，削竹青皮如细缕编织而成，触手如绢帛，光滑无痕，形有方圆，用经五六年而自然红润，摇风倍感清凉，晚清时已渐近绝迹。到光绪年间，四川自贡“龚扇”异军突起，近百年间，将竹篾丝扇发展成绝艺。晚清，浙江括苍山区所产巨竹，剖制为“玉版扇”，经文学宗匠俞樾品题后，归入文房珍品，一时名噪士林，至今已跻身古玩之列。

清代中期嘉道年间，闺阁间曾盛行罗扇，其形或如满月、或腰圆、或作六角形，以素罗为扇面，绒线绣人物花朵，精细如画。有两面绣，或绣八仙，或绣鸳鸯荷花，色彩艳丽，而两面绣纹如一。晚清，闺阁女子又转爱绢扇，以素绸绷两面，或泥金、或作瓷青湖色，常托请名人作书画于其上。有满圆、腰圆、六角、八方诸形，柄用梅鹿竹、湘妃竹、棕竹，或洋漆、象牙之类。只时兴一阵，后渐为女用折扇及檀香扇等取代。

羽扇在清代也有一定市场。满族自崛起关东，八旗劲旅驰骋疆场，入关后，帝室王公仍定期骑射校猎，雕鹫猛禽常相伴随，居停间与羽扇结不解之缘。当时江南湖州（今属浙江），久以羽扇擅名，据传所用羽经苕溪水漂洗，便羽尖不枯散分叉，而光滑如缎。湖州一地，季节性制扇者万户千家。乾嘉时期，每年阴历二月，制扇者出门分赴淮扬（苏北）、直隶（今河北）、湖广（湖北、湖南）采购各色禽羽；三月制扇之际，“长衢夹巷，春风比户，名流韵士，竞握招凉。”贩运至都会要地，可获三倍之利。当时湖州羽扇，有角柄、竹柄之分，角柄扇以仙鹤扇为上品，柄八棱，其次诸葛扇，天鹅、关雎、角鹰、淘河、青鸡诸扇又次之，柄有六角、四角之别；竹柄以白团为上品，花团、雁团、鹰

团为次。当时湖州金婆巷俞家造角柄扇最佳，后有孙甫周所制为最。至咸丰、同治年间，京师官场首倡雕扇，其后各地竞相仿效，竞成时尚。呈长方形之雕扇，以六至九支雕羽编比而成，每一雕羽，长一尺余（30余厘米），宽一二寸（3~7厘米），一扇常规列九羽，“价值十金”（值十两银子）；若七羽、六羽所制扇，则每羽须更宽，扇价相应上扬。羽出于塞北口外，赭褐色而有白花纹，也有黑白色各半的，最难得的是全羽呈黑色、而中间有一寸许白色的，为稀见雕羽，辑而成扇称“玉带扇”，贵至数十金，甚或百金开外，确是以稀为贵，非巨富显贵之家莫敢置喙。又有“芝麻雕”，亦颇名贵。扇皆金镶玉扣象牙柄，颇显高贵气势，雕扇风行之时，其他羽扇遭弃，只鹅毛扇、鹰毛扇间或见用。

明清时期，我国制扇业发达空前。且已进入外贸商品行列，清代中后期，东南沿海之江浙闽广省区所产各类扇子，在出口贸易中占有相当份额。在明代，约十六世纪，我国折扇开始传入欧洲，十七世纪中叶，法王路易十四受康熙所赠折扇，惊为神物，将其中一柄小巧玲珑之绢面折扇，赠给波尔多尼公爵夫人，震动巴黎社交界。法王派商船来华，大量进口中国折扇，并命商人类制扇技艺，转授法国工匠，而从中国进口散竹扇骨，由工匠再加工、绘制、组装。一时中国折扇风靡法国上流社会。十八世纪又复再现此景于英伦。十九世纪中国扇又成为西班牙贵妇的时髦饰物，独创的“扇语”有效地通行于社交界。中国折扇的形式和绘画艺术，对欧洲装饰艺术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欧式建筑中也出现了“扇形气窗”、“扇形门饰”和“扇形窗饰”。以折扇为道具的戏剧也出现于欧洲，意大利喜剧作家哥尔多尼的《扇子》，于1764年首次在威尼斯上演，而英国剧作家王尔德于1892年写成《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两剧场景，一在乡村，一在城市，间接反映出中国折扇对异国影响之深广。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二十世纪文化技术更迭加速，中国扇子在新的背景下，面临电扇、空调陆续面世的

局面，并未尽遭淘汰，仍然百花竞秀，谱写着新篇章（见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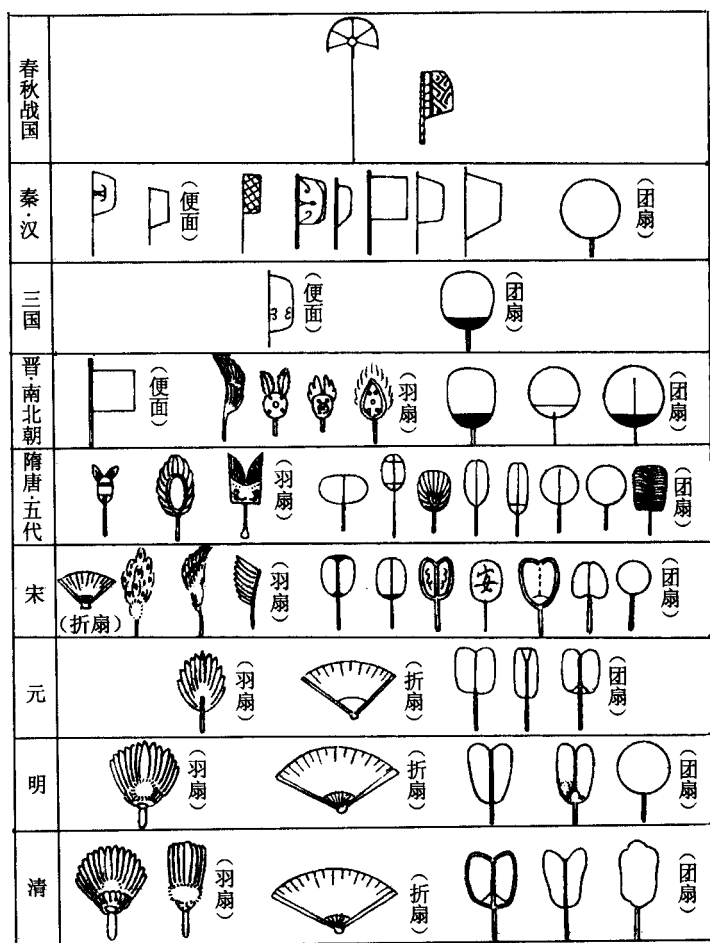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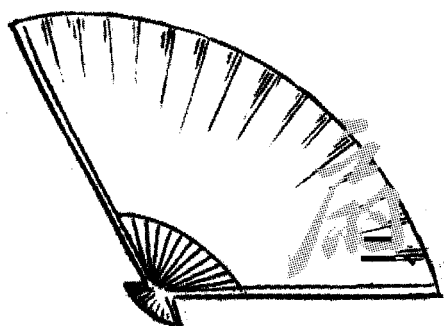


图 1-6 中国历代扇子演变示意简图

(参考苏州檀香扇厂资料)



扇种材质丛话

2-1 羽 扇

羽扇以禽鸟毛羽制作，古代被视为高雅之品。唐代白居易有咏《白羽扇》诗：“素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飒如松起籁，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麈尾斑非匹，蒲葵陋不同。何人称相对，清瘦白须翁。”对羽扇颇为青睐。制作羽扇所用家禽、野鸟，品类高下不一，仙鹤、天鹅、雕、鹭、雁、鸬、鸛、鸛、黑鹰、角鹰、白鹭、孔雀、雉、鸵鸟等鸟羽，皆可制扇，或易得，或难求。鸟翅每侧十羽，由外而内，第一羽至第五羽为尖翎，依次称“千金”、“合度”、“阔度”、“大屏”、“二屏”，余皆称作“刀翎”，更内为窝翎。羽扇以柄居中，两边用羽对称排列，凡左右对称位置，羽型与色泽应一致，本在鸟左右翅对称位置生长。视羽之大小，一扇集数羽，十余羽至二三十羽不等。以竹签或金属丝穿串翎管编排成形（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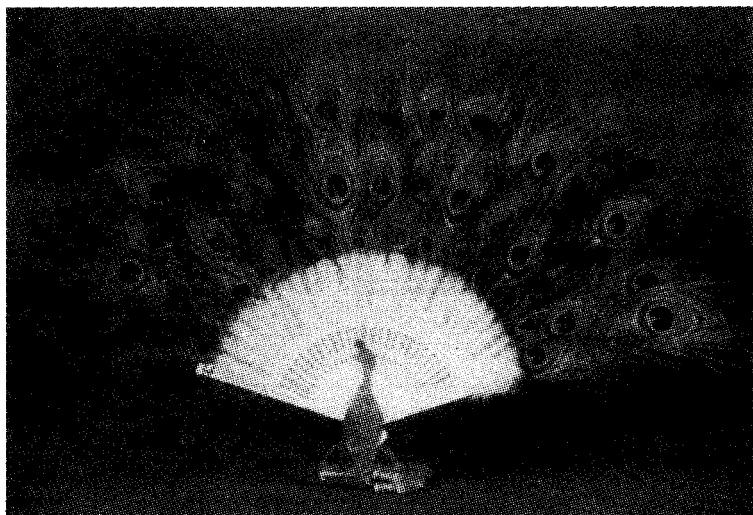


图 2-1 孔雀羽毛扇

(苏州檀香扇厂)

羽扇柄一般用竹、木或羊骨；高档者用兽骨角或玉石、象牙柄。柄末或穿丝缕、或坠流苏彩穗。早先也有配小玉件为坠的。

因用羽种类及扇形不同，羽扇品种可达数十种。常见者大体可以鹅毛扇与雕翎扇两大类为代表。

鹅毛扇以白鹅翎制，也有呈灰色。有圆形、腰圆形、鸡心形、佛手形。每羽长不足八九寸（26~30 厘米），一扇用三四十羽不等。或染作艳丽色彩，也可浓涂山水花卉。也有作其它装饰以掩盖鹅羽翎管根毛。早年，多将翎管剖为角质片束成方块，盖于排羽翎管收束处；或劈翎管如篾丝，结成古钱及卐字等形而蒙盖。更以五色绫缎剪成寿桃形或八卦形，于前后对应贴上，以为装饰。现也有在羽面涂饰彩色图案的，多较为低档。

雕翎扇较高档，一般羽长尺余，每羽宽一二寸（3~7 厘米），以十来羽辑成扇，多呈长方形。羽色纯黑，或褐色。其中最珍贵但少见的，有玉带扇，上下端全黑而中横寸许白色，如腰

横玉带；有截白雕扇，为白色羽而端部黑色；又有芝麻雕，苍羽而黑白端。

浙江湖州出羽扇，据《湖州府志》记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秦汉时代，湖州就有仙鹤羽制作的“鹤翎羽扇”，后被称作“孔明扇”或“诸葛扇”。后人在此基础上，以各种鸟类、家禽之羽毛制作扇子。有清一代，羽扇之产销颇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公元1770年），苕堂老人张燕昌撰《羽扇谱》，叙及当时湖州羽扇以孙甫周所制最佳，其成扇“取羽全者剪裁之，或不圆正，择取色泽相类，长短配合。”而羽扇上所配角柄，以金婆巷俞氏所造最精，“大者名八角，又名放龙，皆龙纹镂，中以水银和铅屑填之，仿佛钱金遗制。”

历代技艺相传，推故创新，湖州羽扇久负盛名。又有江苏高淳，北近石臼湖、南临固城湖、南漪湖；湖北洪湖市，境内洪湖水域辽阔，盛产野禽。此各处所产羽扇，皆以纹理天赋、形意雅致、光滑明丽、质软风柔而畅销各地，扬名国内外。

2-2 竹 扇

竹扇在我国出现相当早，最早为编织扇，后来出现竹骨纸扇之类。浙江东阳、嵊县，福建泉州、古田，上海嘉定，四川自贡、成都，广东信宜，陕西华县、汉中，湖南怀化等地，盛产竹编制品，竹扇是日用类竹编品种之一。

浙江竹扇制作历史悠久，约公元4世纪中期，东晋王羲之、谢安的好友许恂，从萧山北乾山迁居嵊县金庭，见到一把篾编的精巧竹扇，爱不释手，题诗纪事：“良工眇芳林，妙思逐物骋，篾疑秋蝉翼，团取望舒景。”记下了精工编织薄透如蝉翼的竹团扇的形制，赞赏了巧手匠人之巧妙构想与精湛技艺。除生活用扇外，明清时，嵊县还生产竹编掌扇，嵊县老城隍庙城隍座后，有两把竹编掌扇，扇面编出各种图案，精致喜人。1992年6月，

浙江萧山市西山，西晋砖室墓内出土两件瓷俑。其一仕女俑，右手执扇，扇长方形，扇柄上下均出头。也许正反映出当时浙江产方竹扇之形制。

四川竹扇，主产于成都平原周围，中江、三台、莲溪、安岳、荣昌、广安、江安、长宁、青神、眉山、金堂、崇庆、大邑、梁平等地，“篾巴扇”都有较大产销量。如中江太和乡，清雍正年间便开始制作竹扇，已有近三百年历史。四川细竹扇，篾片细薄，编织细致，传统编织图案有卐字、四方花、八角槐、菊花、满天星及“福禄寿喜”、“松柏长青”组字等；艺高技精的更发展为编织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临摹名画。自贡有百年以上历史之竹丝编团扇“龚扇”，更是工艺精绝之竹编艺术品。

竹扇选用竹材，要依据各地竹资源，编织传统与产品特性要求，挑选合适竹材。常用竹材有毛竹、刚竹、慈竹、淡竹、水竹等。毛竹又名南竹、楠竹（川、湘、鄂）或大竹（粤），分刺南和斑南，斑南竹体略小，竹肉较薄，开片编织。刚竹，竹质硬、肉薄、富弹性。慈竹有甜、苦之分，甜慈竹又称黄竹，质硬、纤维柔软、强度好，编织品寿命长；苦慈竹又名料竹，脆性大，编织品使用寿命短，但节间竹筒长，编织效果好。淡竹细长节稀，质坚韧，适宜于剖篾。竹扇按制作工艺分有：素扇，只取基本编织法制作，不编图案；工艺扇，以细篾编织各种图案；艺术扇，即宫廷扇，用精制细篾编织，如“龚扇”，还有旅游扇，编织旅游景点，风光名胜，名人诗句等。品类档次，各有不同。

竹编扇形状，有五角、六角、圆形、椭圆、桃形、葫芦形、梅花形、叶形、荷叶、蝴蝶形以及其它适于青年、妇女、儿童使用之特型编织扇。竹编扇编织方法，属于平面编织，常用基本花型图案编织有人字花型、胡椒眼（等边六面花型）、井字花型、米字花型、星点编织、上下等腰三角形、菱形等花型。

竹骨纸扇不须精编，用1毫米见方之竹骨条束于扇柄（木）上端，再将各竹条编展成平面，固定于硬篾制连柄半框上，以线

缠丝绕，后糊纸涂油成扇，可粗用。

浙江苍山，多产巨竹，早年有围长二尺（67厘米）开外的。山民伐林剖竹，取其内阔五六寸（16.5~20.0厘米），长尺许的，热压熨之使平整成板，略呈倒梯形，用红木或明角、玳瑁雕为柄，装竹版成扇，两面可镌书画。晚清翰林徐花农购一扇赠俞曲园，俞爱此扇新颖灵巧，颜色如玉白润，题名为“玉版扇”，遂而传开。文人争购，一扇可值银二三两。俞曲园曾作一“五古”寄徐，其诗中有句“珍选浚寒姿，远自括苍取。磨铍不以刨，捣锤不用杵。霍霍成风斤，琅琅修月斧，细意便熨贴，妙手无龃齬。宛如一片玉，乍向昆山剖。滑泽逾截脂，洁白过沤苕。”“世俗重雁翎，高价听市沽。武林旧夹纱、何尝不鲜黼。对此转无色，仅堪伊仰伍。”“呼为玉版扇、增入文房谱。”赞赏有加。如今玉版扇为行家作古玩收藏。

鸭脚扇，以长一尺多之竹片制作，或谓以方面竹制，为“方面扇”，取竹片下三分之一段为柄，其余三分之二劈作薄而密竹丝，约数十片，以细线将竹篾丝编排成扫帚状，纸糊两面，再以绢锦包边成扇。扇上也可书画，手执甚轻便，因形如鸭脚掌故名。晚清时，江浙已有此扇，后来广东也制出，但以竹管为柄，以进口布纸糊面，作工精细，称作潮扇，再后传至四川，形成德阳潮扇。至今民间尤在使用。

2-3 绢宫扇

绢扇又称“团扇”、“纨扇”、“宫扇”。古亦称“圆纱”、“圆轻”，“巾箴”。其制作历史源远流长。汉晋唐宋，纨扇盛行。今有苏州所产名扇称“绢宫扇”。

绢宫扇造型以圆形为主，状如满月，象征团圆美满、寓意称心如意。素有“合欢”以及“比翼”之名。汉代班婕妤诗句：“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圞似明月。出入君

怀袖、动摇微风发”，正是当时团扇形制与应用之写照。

绢扇面用材，历史上有细纱、绢、罗、绫、绉诸色丝麻织品。近代绢扇选材极其考究，扇面用质地优良之细绢来做，苏州吴江蚕桑遍地，丝织业发达，霜雪般净素细绢，所出扇面“轻巧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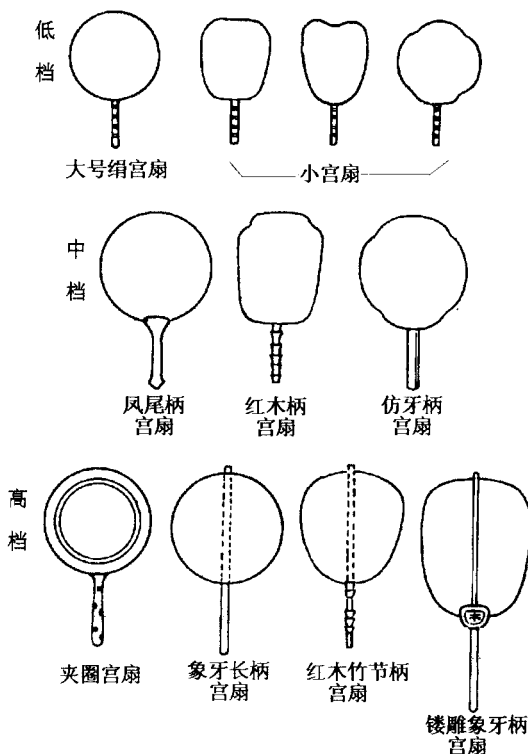


图 2-2 苏州绢宫扇主要花色品种

图中各样式绢宫扇有：

低档：大号绢宫扇、小宫扇

中档：凤尾柄、红木柄、仿牙柄

高档：夹圈、象牙长柄、红木竹节柄、镂雕象牙柄

(苏州檀香扇厂)

扇柄、扇圈用以支撑把持扇面，须柔韧轻俏为宜。以竹篾为

框，适合需要。低档扇用毛竹、铁丝制作，高档用象牙、玳瑁、牛角、白骨、湘妃竹、桃丝竹、棕竹（观音竹）、红木为料，或作雕漆柄。柄端配流苏，贵重的配宝石扇坠。并可施彩绘、雕刻、镶嵌、髹漆。扇圈形状有圆、方或六角、鸡心、海棠状、葵花形、梅花形，或“圆不中规，方不应矩”之长圆形宫灯式、金钟式及“钟离式”、或“朝天蹬”（倒梯形）。

扇面有单面、双面二种，经艺人与书画家精心书绘，更有运用喷色、油印、绘画等综合工艺，使画面色彩明丽、清新雅致，诗情画意溢于扇上。还有以刺绣、缂丝、抽纱、烫花、通草贴花等作扇面装饰的。苏州绢宫扇，高档如“象牙柄包边大宫扇”、“湘妃竹象牙包边宫扇”；中档如“红木柄单（双）面宫扇”、“凤尾柄宫扇”；低档如“花竹柄大号绢扇”、“花竹柄小宫扇”等，不同品种 50 多种（见图 2-2）。又有以纸为面之纸团扇，多为廉价实用品，却也作得雅俗相宜、使用方便，夏暑过后，弃之亦不太惜。

绢宫扇为女用扇，江浙一带，以前有剪彩贴绒之技，闺阁女子各依所好，剪彩贴绒花鸟或花卉于巾扇上。传说明末清初董小宛有“贴梅扇子”，剪彩绒作成梅花状贴于纨扇面上，自制小品更添闺中意趣，减却多少落漠。

2-4 折 扇

明代瞿佑有散曲一支咏折扇，〔北双调清江引〕：“双环结成连理枝，舒卷随人意。半轮秋月明。一片春云赋。到手时清风阵阵起”。折扇是以竹木类材料为骨架，一端聚而穿轴，上蒙以纸或绢料，而制成的可绕轴折叠、撒开的扇子。又称折叠扇，古时或称聚骨扇、聚头扇、聚扇、撒扇、蝙蝠扇。

折扇结构主要含扇骨、扇面两部分。扇骨又称骨子或扇股、股子。扇子合拢后，外边大扇骨也称扇柄。在扇子行业内，将扇

芯通称为“箴”，边上两根压箴的大扇骨称为“边”；芯子连边总根数，通称为多少“方”，如二十二方或三十二方，也称作“筴”。一般人称作“档”。扇骨的长短和档数，视扇子品种而异，早先是九档，后有七档的“七骨扇”，古画中有画五档之折扇，一般标准是十四、十六、十八档，也有少至十一、十二、十三档，而多至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三十、四十诸档。档数少扇骨粗宽，档数高扇骨细窄，多用于女式扇。扇骨长短通为九寸或九五（约31~32厘米），短者可七八寸、长者达一尺二（40厘米）。一般有“九五”十六档，“七寸”十六档及“八寸”十八档。

扇骨一端以销钉聚头，造型多样，有平头、尖头（尖根）、方头（方端）、小圆头（小圆端）、和尚头（大圆头、大圆端）、玉兰头、梅花、橄榄、葵瓣、古瓶、葫芦、琴燕尾、螳螂腿、雁首、鱼尾、鸭咀、鸭头、云头、垂露、如意头等。销钉或铜或铝、或角制、或塑料；以前更讲究销钉外两端加垫片铆合，垫片旧称钱眼、有金钉银眼之说。

折扇大边骨，若不加修饰，则为素股。一般多经艺术加工，可以雕刻、雕漆或镶嵌金银丝、螺钿或烫花、手绘。边骨雕刻，可深雕，图形凹入骨面，可浮雕，图形凸出，或古朴奔放，刀法洒脱，或秀雅清丽，精微透剔。边骨雕刻与整扇配合协调，如扇面画梅花，边饰取梅花纹样；或扇面内容繁杂，则边上一枝疏竹，或一撇兰花，灵秀清新；或边骨上以甲骨文、博古为内容浅刻，也自显清雅古朴（见图2-3）。边骨髹漆有菠萝、八宝、火红、霞红、推光（退光）、槟榔、珊瑚、金星诸名色。

折扇骨用料以竹为主，通常用毛竹（楠竹），以带竹青的陈竹为宜，一般直接用青白色洁净竹料。若多次水磨打光，“揩磨光熟”后微泛黄的为玉竹，自来为制“雅扇”优质料，竹皮晶莹悦目，滋润光洁，新时如象牙，日久如琥珀。又有用棕竹（峻竹、观音竹），为常绿丛生灌木，叶形略似棕榈，但质薄尖细如



图 2-3 折扇边骨图纹示例
(苏州檀香扇厂)

竹叶。棕竹有三种，有名“朴竹”的，节稀叶硬、干细而坚韧、皮肉内带黑色条纹，为制扇“雅物”。斑竹，茎上有紫褐色斑点，一种圈点如鹿斑纹，称麋鹿竹（梅鹿竹）；一种斑如泪痕，称湘妃竹，传为帝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哭于江湘之间，泪洒竹上成斑，故名，其实斑竹之斑为种属天然遗传，或为

寄生微生物生化作用所致。其竹径较小，竹质致密，作扇股轻巧雅致。又有乌竹、桃枝竹、方竹、佛肚竹，作扇股皆各具特色。亦有用珍贵之紫檀木、檀香木、沉香木、楠木、乌木、红木、黄杨木、鸚鵡木（鸡翅木）的，后几种木料皆肌理致密，为优质扇股料。鸚鵡木一半紫褐色、内有蟹爪纹，一半纯黑色如乌木，色深者不及色浅弹性好。骨角质的扇骨料，一般用象牙、玳瑁、兽骨、牛角等。玳瑁为大海龟玳瑁之角质背甲，呈褐黄色相间条纹，乾隆年间之玳瑁折扇有传世品在。牛角为扇骨不多见，但广东“肇庆牛角扇”为地方名产。

折扇扇面按使用材质区分，有纸扇面与绢扇面。作为一般以生风取凉的实用品，扇面只要用如道林纸等韧性纸张，不易折损脆变即可。但若作为书画艺术载体，则扇面须讲究，应用利于书画的棉料宣纸，扇面纸用“夹宣”，由三层至九层薄宣纸粘合而成，多取其中间层数。宣纸之特点是，质地绵韧，纹理美观，洁白细密，墨韵层次清晰，经久不坏，且善于表现笔墨之浓淡润湿，变化无穷。宣纸按配料不同，分三大类，绵料类是其一，此又称“生宣”。扇面还要加矾处理，如苏杭之“老矾扇面”，制作精美，入水久泡不烂，久用不裂，书画自成特色。生宣纸经上矾、涂色、洒金、洒云母等，制成“熟宣”，又称“素宣”、“矾宣”，不洇水，宜于绘工笔画，能经住层层皴染，墨和色不致洇开，但久藏会“漏矾”或脆裂，不宜水墨写意。纸扇面除素纸扇面外，又有色纸扇面，如常见之黑纸扇面、瓷青纸扇面，以金银粉作书画，有金笺扇面，明代即有泥金笺、洒金笺，用金箔、金屑或金粉装饰扇面，用之于书画自与素面纸扇不同；另有填金，素面上先作书画，再蘸金粉涂填。纸扇面还有另外品类，不列入通常使用范畴。

绢扇面也可分素绢面、色绢面、金（银）绢面。绢面内衬纸芯粘贴。清代绢扇面颇多，近代折扇则多纸扇面。

折扇面或素面，或金笺，经名家题字绘画之书画扇，视为珍品。

但一般日用只须印制风景、图案、诗词；又有旅游扇，或印景点导游图，或介绍名胜古迹，甚至产品广告，皆各因所需而为。

制扇分工较细，普通扇骨需经破料、劈削、造型、蒸煮、烤晒、打磨、油漆、装配等程序，扇面则需纸材开料、糊面（裱糊）、折面、通面、沿边等工序，组为成扇，需几十道工序。前期工艺往往利用农村闲散劳动力进行，后期工作才由生产厂家完成。折扇是现今实用扇中涉及面较广的扇类，品种颇多，各具特色，不克一一缕述。折扇以杭州“三星牌”黑纸扇、苏州水磨玉竹骨折扇最为人称道。

2-5 檀香扇·象牙扇

檀香扇为中国特种工艺品，用檀香木作成之女式折扇，实用与欣赏兼备，以高雅夺人。其花式品种繁多，有拉花、雕花、绢画、烫画、镶嵌、接骨等品种。主要产于苏州、杭州、广州。广州以“拉花”为主，苏州以往以“绢画”为主，现则拉花、雕花品类繁多。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并称，物华天宝。檀香扇亦为苏杭名扇，因其扇骨用珍贵的檀香木制作而命名。檀香又名旃檀、质坚硬、有奇香、色白者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为紫檀，产于印度等东南亚诸国。檀香扇轻巧玲珑、馨香飘逸，且“有扇存香”，保持上10年，仍幽香阵阵。夏后入箱中，可辟虫防蛀。

以檀香木制扇为我国首创，但究竟始于何时，无确切工艺资料可证。但清代通俗小说《八窍珠》，约成书于道光、咸丰年间，其中写到明天启年间杭州发生的故事，小说中就写了一柄“檀香扇”——“一柄紫檀白纸扇子”，上画山水人物，描金设色，这柄檀香纸扇，难定是否明代实有，但至少成书时应有此物。清人的《在园杂志》写明清两朝之宫廷用折扇，制作考究，“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沉香者……”。则《八窍珠》之

小说家言不为无因。

檀香扇脱胎于竹折扇，早期檀香扇，基本上仿制于折扇之式样规格。据有关回顾资料，或说清末杭州王星记扇庄已制作，或说本世纪30年代，首次出现于苏州。事实上，檀香扇经过了裱糊纸面——装绢面——联木片成扇的演变过程。据苏州檀香扇厂介绍：本世纪二十年代，苏州张多记扇庄，开始小规模生产竹木混成型男用纸面扇，大扇骨用竹料，小扇骨用檀香木相配。年产二千把，主销川、豫、鲁等地。1930年前后，受国际市场上日本女式扇之冲击，杭州王星记扇庄创意，委托苏州几家制扇作坊，以檀香木为主料加工生产绢面女扇，行销国外。这期间，男扇、女扇都还只是“半檀香扇”，不脱离原竹折扇形制之约束。1935年，苏州制扇界锐意开拓，使檀香扇开始形成独立的有前途的扇种，研制生产了一些新品种，如“双空女扇”，其扇面下部平行镂空两块，贴薄绢，绘画；“拉绘女扇”，其扇骨用钢丝锯拉花，绢面绘画。檀香扇制作中，大扇骨称“边”，小扇骨称“篾”、“芯”，对应于套纸面相称。此时期开始在“边”上浅雕“钟鼎”、“甲骨文”、“博古”、“花鸟”等，其后又推出了全部以檀香木扇骨排成扇面的“联木片”样式。以后，时有发展，如今苏州檀香扇在样式上有倒肩、排筋、中空、格景、玉带、全面等各色。在操作工艺上，创制应用了“绘花”（绢面）、“拉花”（镂空）、“烫花”（烙画）、“雕花”（雕刻）等手段，形成了反映檀香扇技艺特色的独有风格。

随着时代推移，檀香扇脱离了早期单纯实用型的局限，逐渐向中、高档的纯艺术欣赏品而演变。

檀香扇以装饰欣赏为主要目标，以女性为使用对象，其绢面绘画题材多偏重于花卉仕女、禽鸟飞虫，一般以工笔画为主，精美雅致、耐人寻味。这也与扇面用材有关，娟纺质地细腻，上过胶矾，远异于画家作画之宣纸、颇宜于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苏州的绢面檀香扇，扇面绘画揉合了中国绘画传统风格与民

间装饰画的格调。先后出现了构图丰满稳重、设色秀丽文雅的“恽派”基调和构图灵巧飘逸、设色明秀清朗的“周派”特色。除了绢面上的手工“绘花”；还有在香木扇面实地上进行喷绘的。

檀香扇之花色品种，有拉花、烫花、雕花、绘画、印花、镶嵌和接骨等。生产檀香扇一般要经过锯片、组装、镌拉、裱糊、绘画、上流苏等十多道工序。

60年代中期，“细拉花”新工艺提出、运用，使檀香扇工艺和艺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全拉型”、“拉烫结合型”及“拉烫、镶嵌混合型”图形样式，檀香扇形制更加绚丽多彩（见图2-4）。“细拉”檀香扇，图案精细、结构巧妙，一扇有上万个孔眼，以“奇、险、巧”著称。“烫花”画面，色泽赭褐，焦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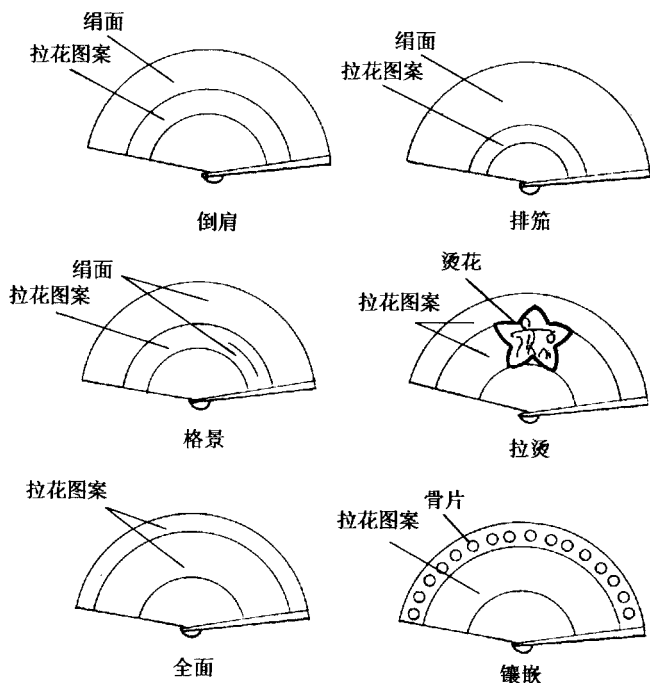


图 2-4 苏州檀香扇花色品种
(苏州檀香扇厂)

深浅不一，风格古朴典雅。“双面异样”、“象牙镶嵌”、“浅雕微刻”都使高档檀香扇更庄重华贵，精美绝伦。

苏州檀香扇厂曾制作一把《十二金钗春游图》檀香扇，扇长60厘米，为我国最大之檀香扇，用150张金箔贴面，工笔彩绘《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十二金钗春游大观园故事，金碧辉煌，描出豪门富丽景象。

属于檀香扇系列的，有香木扇，以普通木料制作，或用上乘柯木为原料，经高级香料处理而成，须香气纯正清雅为宜。（见彩图18）。

象牙扇包含象牙折扇与象牙宫扇，主要是观赏艺术品。象牙雕刻品盛行于广州，西汉初，南越已有牙雕品。明皇室已以牙扇为赐物，清初广州牙雕工艺品，已见象牙折扇，象牙丝宫扇。

时至现代，苏州象牙扇制作也不后人，精美秀雅的象牙宫扇、象牙折扇，集镂、雕、嵌、刻多种技艺于一扇，珠联璧合，巧夺天工（见彩图13）。大型象牙宫扇《松鹤长青》，扇高36厘米，长62厘米，连同扇坠全长118厘米，扇上有百只形态各异之仙鹤和盘根错节古松。耗用象牙27千克，由名匠十余人历时一年制成，其工艺精细处，可谓鬼斧神工。制作此扇以镂雕为主要工艺手段，集各种雕刻技艺之精华于一体，扇面、扇框、扇结、扇柄及扇坠上大小牙球、牙链等，都采用了层次细腻的镂雕，掏空内料，留出表面图案纹样，呈现华滋秀雅、玲珑剔透之美感。

象牙扇制作，在80年代应用了浅刻新工艺，在画面图象表现上，更富新意。象牙浅刻折扇、宫扇，其扇面工艺结构，类似于檀香扇中拉烫结合形式。衬底之地纹为细拉镂空图案，以象牙浅刻代替烫花。刻制时以入刀之轻重深浅来反映物象之厚薄、虚实、刚柔、远近，表现力极强。浅刻画面再分刷抹嵌深浅不同之颜色，则更细腻耐看，与洁白滋润的象牙扇骨形成对比，产生特

殊协调雅致的艺术效果。

象牙折扇曾有过如折扇套装扇面的经历。近代制作则悉如檀香扇联片式样（“搭箴”），利于细拉浅刻。象牙宫扇，或镂刻成扇，或双面异样镂刻，或可作成拉烫檀香嵌象牙宫扇，将两类技艺综合运用，造出种种新颖艺术品。

2-6 葵 扇

葵扇，又称蒲葵扇，用蒲葵叶制成。蒲葵，木本，形似棕榈，叶大，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就记述：“蒲葵如栟榈，而柔薄可为葵笠。”是南方亚热带地区适生的植物。因蒲葵形似棕榈，所以有将葵扇误称作棕扇的，名实不符。或误以为取芭蕉叶作成，故俗称之为芭蕉扇。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称“广东新会县出葵扇，‘葵’非‘蕉’也。骚人诗词，往往俱赋‘蕉扇’。其实蕉不可以为扇，故并无是物。且古代但言蒲葵，不知何以讹为蕉也！”

葵扇主要产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产于广东省新会县的最著名，列为“四大名扇”之一。广东地处亚热带，土沃日暖，植被繁茂。新会地处珠江三角洲上，县城内外，葵树婆娑，掩映于道，行列于野，其叶作扇。新会生产葵扇，约始于晋代，晋谢安之同乡自岭南携蒲葵扇五万至建康，已是距今 1600 余年往事。唐宋时，蒲葵扇较普及，屡入名家诗篇，白居易有句“坐把蒲葵扇，闲吟两声。”（《长庆集·山池》）柳宗元曾慨叹：“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柳先生集·行路难》）。至清代，葵扇生产相当兴隆，乾隆间吴绮《岭南风物记》称：“蒲葵扇，出广州新会县，其制度精巧，一柄可值三两许。其大者五六尺，土人以之蔽日。”

新会葵扇分三其扇（普通扇）与玻璃扇（细扇）两大类。有 40 余个品种，三其扇就是人们习见的大芭蕉扇，选摘柄长一尺

多、浅碧色的成长葵叶所制，要经过 20 余道工序才能完成。先晒场、撑扇、晒白，约 20 天，干后，再水濯、火烘（焙扇），晒干后呈青灰色，如同玉石。再压平，随叶大小剪成圆形，大者称牛心，小者称鸡心，缘边成扇。虽看去粗笨价廉，但坚韧耐用，可扇风，可垫坐，可托物，方便实用。在国内及东南亚有广大市场。三其扇按其大小分为四个规格，其中大圆扇、牛心扇柄叶老硬，合于煅煤炉粗用；鸡心扇、杏仁扇粗中见细，较柔韧，宜于生风取凉。

玻璃扇是细芭蕉扇，质地优良，做工考究，扇面洁白，质轻柔软。是较名贵的工艺品。据传清咸丰年间（公元 1851—1861 年），葵农发现被野藤缠住、刚刚生出、舒展不开的葵芯嫩叶，光滑柔软，晶莹洁白，非常悦目，质地松软，用来制成葵扇，细致轻巧，取名玻璃扇，很受青睐。自此以后，葵农有意将树龄五年以上葵树的芯叶，刚抽出来转青时，用草绑扎掩盖，不受烈日曝晒，采摘到洁白嫩叶，再经水濯，硫磺熏制，使色更白，称之为“白葵”或“玻璃白”，作成大量“玻璃扇”。

玻璃扇品种多于普通扇，扇面可绘画、漆画、刺绣、刺图案。其主要品种是“火画玻璃扇”。用烧红铁针在扇面上烙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手法轻重不一，烙痕浓淡有别，线条流畅，清雅秀丽，且画面清晰，永不褪色。近年更发展了“双面烙画扇”，即将两柄形状相同、大小一致的玻璃扇缝合为一柄，在正反两面上饰以相同的烙画；其扇边更以彩色丝线缠绕，以手工密针细缝。又有“漂白绣花织扇”以玻璃白嫩叶劈作 2 至 4 毫米宽的细条，用手工编织成杏仁形扇面，再以彩色丝线绣图案于扇面。有“竹箨画扇”，则于织扇面上粘贴剪刻的竹筴皮图案，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葵扇柄多以米黄色藤皮紧缠，或套彩色竹管；柄端更有银嵌象牙、玳瑁，饰彩色绒球的。1959 年，郭沫若参观新会葵扇工厂，曾题诗赞誉：“清凉世界，出自手中。精逾鬼斧，巧夺天工。”

2-7 麦 秸 扇

麦秸扇是流传民间的草编工艺品，现代主要产于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农村。

麦秸扇，其实创用甚早，《新唐书·地理志》曾载，河中府河东郡（今山西沁水县以西，霍县以南地区）就曾以“𦏧扇”作为土特产进贡朝廷，距今近1400年。“𦏧”是麦茎，“𦏧扇”也就如同今之麦秸扇，既列为贡品，当时扇的质量、数量必都颇为可观。现代国产麦秸扇，以浙江浦江县编织花样最多。

制扇，选用麦秆的头一节为原料，这一节较长，中无结节为佳，要求洁白、无折痕、无斑点、不开裂。编织技法多样，视扇品种而不同。可作成团扇、平扇、贴扇、扎花扇、串扇等品种。各品种又因扇子花色各异，而有数百种式样。

团扇用麦秸辫围绕中心盘制而成，与制草帽相类，但盘成平面圆盘状扇面，夹以竹制扇柄而成。扇面上可以色线刺绣或以麦秸剪贴作装饰；柄或管状或板片状，可雕饰花鸟人物图案。此扇简便易制，不须专工，农村比较普及。山东掖县、陕西凤翔产品最著。

将麦秸压平，分经纬交织成人物、花鸟、字样图案，则为平扇。图案各异，织法繁多，扇边加固，装柄成扇。

贴扇制作，须将麦秸剖开，刮成薄的麦秸片，剪成各种图案，再拼接粘贴于硬纸板上，但接缝处不使露出纸板痕迹。然后剪成圆形、桃形、葫芦形等扇面，缝以边饰，装上扇柄。

扎花扇多作为农村姑娘嫁妆珍藏品，或以送要好姊妹行，制作较为细致。先将一束麦秸一端紧扎为圆心，然后用线将麦秸散开结为网孔状，中间添隔一层布料，选配冷热各色，衬托出网孔图案。依据制扇者不同设想，可结成繁多的立体网状图样，如栀子花、古钱、卐字形等，精巧玲珑。

串扇是将麦秸从柄向四周呈辐射状分裂，然后各各编成石

榴、孔雀羽尾等图形，用彩色线在麦秸中间串连组成为扇。有白色、彩色相间的，或有配以简单图案的，朴素、美观、大方，受人喜爱。

麦秸扇是土产，是“土货”，但富于民间艺术风情，质朴中蕴含美的意趣，很有挖掘提高的必要与可能。事实上，近年来，麦秸扇已远销欧、美、南亚、中东等国。

类似于麦秸扇之取材于农副产品，也还有些化废为宝的扇类。筍皮扇就是一例。

筍皮扇，或称竹壳扇。春筍出土，外裹数重筍壳叶，古称竹箨，或称筍皮，正面斑斑褐晕，背面银光熠熠，较厚实、具韧性。剖下、展开、叠放，以石板之类重物压平，即可排放，以线绉为一体，剪成或方或圆的扇面，周边以竹篾条为框缝合。装上竹木柄，即可如芭蕉扇一样使用，多农家自备。

筍皮扇在古时也有之，宋时吴僧赞宁（公元919—1001年）撰《筍谱》，就专列“筍皮扇”一条，称“今江东人取苦竹筍皮，厚可三分，磔开一尺五寸，杉木为柄，漆纸饰缘，内书画适意，只不受彩耳。”筍壳叶外面粗糙，有褐斑晕纹，内面光滑，吸水性差，浓墨可附，但涂颜色难成形，不宜作画。福建以巨筍壳压平所制扇，背面如槟榔色，称“槟榔扇”，长尺许，宽约六七寸。可用红木、楠木、玳瑁作扇柄，在正面可烙画花鸟，或烧线香成画，或以铁丝烧红烫烙。

农家还有以玉蜀黍外壳（或称玉米皮）制扇的，其方法与皮扇作法相同。但玉米皮较薄，可叠放几层，也可劈为条编织成扇的。皆是就地取材，自作自用、自娱自得而已。山东烟台地区就以麦草编、玉米皮编闻名于世。

草类可编织成扇，明徐贲诗有：“青青水中蒲，织作团团扇。”可知蒲草编扇，历史悠久。山西蒲扇很早有名声，主要是临汾地区一带，为土特产品，有圆形、桃形、方形等十多种，柄上用各色彩丝做成扇坠。行销全国各地，因桃形扇较多，有地方

便称作“蒲桃扇，”可扇风、遮阳、挡雨，或作垫子坐地，或当婴孩睡席。

广东高安草编也以蒲草为料，经晒草、选草、舂草、染色、编织等工序。艺人的双手运用结、辫、捻、搓、拧、串、盘等各种技法编结。成品柔韧结实，色泽绚丽，工艺精巧，俗中见雅。甘肃草编和玉米皮编、草编和蒲编相结合，可成多种实用扇。

2-8 机械扇

据说古代的“箴”，最初是悬之于空，绳牵生风的装置，代替手摇扇，可算是“半机械化”的初阶。汉代东方朔《神异经》有“转会风之扇”句，《西京杂记》列合德献飞燕之贺礼有“回风扇”，未审是否机械扇？

古籍明文记载的机械扇，当推“七轮扇。”《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成帝时，长安能工巧匠丁缓，曾“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这“七轮扇”形制究竟若何？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九称丁缓作“卧褥香炉”与“七轮扇”，“今二法并存”。宋任广《书叙指南》亦称：“今禁中洎宗戚贵室，亦多为此。”惜乎皆语焉不详。有人以为是七片大的风叶均布于一个木轴上，一人使轴运动，叶片动而生风。这恐不符实，圆轴上六等分、八等分倒容易，七等分实难。且记载称“七轮”，不是“七叶”。据说丁缓有巧思，又能制被中香炉，使机环转运，保持炉体持平。则“七轮扇”是否已运用齿轮传动装置，七轮“连续”传动。但若七轮都同大，不能收变速之效。而且，虽然后来《后汉书》、《三国志》都有了提水翻车记载（分见《张让传》与《马钧传》），南朝宋代祖冲之又作水碓、指南车，但汉、晋时期多级齿轮变速原理应用，尚无足够实据。所以“七轮扇”大约是同轴“连续”（有间隔）平行的七组叶片，每组数片扇叶环轴分布为一轮，共轴转动，七组叶片皆生风，使得满室

凉爽，倒有可能。

南梁刘孝威有一首《行幸甘泉宫歌》，描写汉帝幸甘泉宫避暑的场面：

“汉家迎夏毕，避暑甘泉宫。机车鸣里鼓，驷马驾相风。
校尉乌丸骑，待诏娄烦弓。后旌犹五柞，前笳度九峻。
才人豹尾内，御酒属车中。辇回百子阁，扇动七轮风。
鸣钟休卫士，披图召后官。材官促校猎，凉风戏射熊。”

可看到甘泉宫装有七轮扇。甘泉宫能避暑，除地势外，去暑招凉设施也是一方面。值得注意，刘孝威另有一首《奉和晚日诗》：

“虬檐挂珠箔，虹梁卷雾消；迷迭涵香长，芙蓉逐浪摇。
飞轮搏羽扇，翻车引落潮；甘泉推激水，迎风慚远飏。
寄言王待诏，因声张子侨；吾君安已乐，无劳咏洞箫。”

这里所描写的已不是汉代，而是南梁当代的事。这时已不是一人摇动的“七轮扇”，而是翻车引水，激轮搏风的“水轮扇”了。

到唐代，这种水轮机械扇装置可能更为完善。宋·王洙《唐语林·豪爽》及《渊鉴类函》引《庐陵宫下记》都记载：唐明皇建起“凉殿”，“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引水冲击带动轮扇装置，而能生风吹衣襟飘振猎猎作响，轮扇必达到相当转速。有关隋炀帝的杂记，谈及龙舟机转杂技资料不少，唐代凉殿之构造能迈逾前朝，也不为无因。现今中央电视台在江苏无锡建立外景基地，名之“唐城”，其内即有凉殿一景。据称是依据史料而建的一座仿唐楼阁建筑“沉香亭”，亭左一巨型水车，直径18米，高逾阁檐，自重10吨，24只龙头状水斗分布木轮四周，盛夏时可用60名宫人太监推动转盘，通过一套大型木齿轮带动车斗戽水，将水浇淋殿顶，飞流激散，四周温降，使殿内清凉无暑。——但此与“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的描写大是不同。两者有其各异的机械结构。

唐以后，“轮扇”、“风轮”、“风车”等名异实同的机械风扇，一直持续到有清一代。其间上下千百载，机械扇踪迹时隐时现。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之“禁中纳凉”条，记宋孝宗淳熙（公元1174—1189）年间，“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及翠寒堂纳凉”。“置茉莉、素馨、建兰、麝香藤、朱槿、玉桂、红蕉、閤婆、薤卜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鼓以风轮，清芬满殿。”清代破额山人在《夜航船》写道，据宋史，“淳熙宫中避暑，广植茉莉、建兰、佩兰诸草，鼓以风轮，清嗅沁人，所谓水殿云廊三十六是也。”鼓以风轮，以助花香飘逸，这“风轮”便是鼓风的机械式轮扇。这里是谈皇家宫苑，使用轮扇。

清代王士禛的《香祖笔记》提及“宋时武林马塍藏花之法”，言清时“今京师园丁亦然”。武林，杭州古称。马塍为地名，宋属余杭县，东西马塍，以产花出名。笔记所述，显然原于南宋周密之《齐东野语》“马塍艺花”条称：“马塍人艺花如艺粟，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塘）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鞭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桂花则反是，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无论温室暖气，扇以微风，抑或石洞岩窦，鼓以凉风，这生风工具，当也是以手摇机械式轮扇为宜，这是扇用于农技之例，在当时也堪称高科技综合应用了。

《金瓶梅词话》成书于明代，故事背景则为宋宣和年间，其第二十七回，写到夏日苦热难耐之时，“王侯贵戚，富室名家”，却“每日雪洞凉亭，终朝风轩水阁，虾须编成帘幕，鲛绡织成帐幔，茉莉结就的香球吊挂，云母床上铺着那水纹凉簟、鸳鸯珊瑚枕，四面挠起风车来，那亭边水盆里浸着沉李浮瓜。”这靠人力挠起来的“风车”也就是机械式风扇，是用之于宫苑以外的富贵人家。这也可能是明代社会生活的反映。明代孔迵的《云蕉馆纪

谈》中谈到元末割据陇蜀的大夏帝明昇“夏日畏暑，作露帐，四面架风轮，以花竹簟卧其中。”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花木”之属“茉莉、素馨、百合”条目称：“夏夜最宜多置，风轮一鼓，满室清芬。”则用“风轮”，并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之家。

《夜航船》曾记清代浙江兰溪一家名“花浴堂”的澡塘，于“轩窗畔更置风轮，万花香气，随风送至，轮回辗转，百和氤氲。”则风轮直是公用设备。

清·曹庭栋《老老恒言·杂器》载：“暑天室有热气，非风不驱，办风轮为纺车式，高倍之，中有转轴，四面插木板扇五六片，令人举柄摇动，满室风生。”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曾述这类装置的形制：“风轮之制，以圆木为干，周围插木扇，各缘以素绸。中熔铁为柄，而弯其受手处，下承以架。以一人转其柄，即四座生风矣”。清宫中又有小型手摇台扇，轴竖立，轴侧有四至六片扇叶。凉殿之制，水激轮扇，可能只限于皇家别苑。摇柄风轮，旧时也非普通人家能有。倒是“诸葛扇”（古之“箒”）在民间独领风骚，千百年不绝。笔者幼年曾见过，以数层白土布（粗棉布）百褶绉作矩形扇幅，长宽视需要。例如宽四尺，高一尺五寸至两尺。扇幅上缘嵌于一圆木桁（径可二三寸）的半开槽中，木桁近两端处固定铁环，以悬挂定位并牵引生风。大家庭堂上悬一具，可供上十人取凉（见图 2-5）。曾见理发店悬此扇，先到者上座理发，等候者在旁引扇。待有空座，引扇者去洗理，后来者又补上引扇，服务大众，井然有序，无争无尤，洵然有古风。比之今用电扇、空调，别是一番风情。南齐肖子良《净住子·诃诘四大门》有句：“悲风霜殒，严冬雪零，便须绵纩衣裘，卧褥温室，若季夏郁蒸，熇赫炎烈，复须轻绡广室，风扇牙簟。”这“风扇”便是“诸葛扇”形制。此类“风扇”以布、木板或金属板制成，悬于室中，以绳或机械牵引生风。如今到安徽黟县西递旅游者，参观“徽州古民居”尚可见堂中所悬木板制“风扇”，上刻“清风徐来”字样，古意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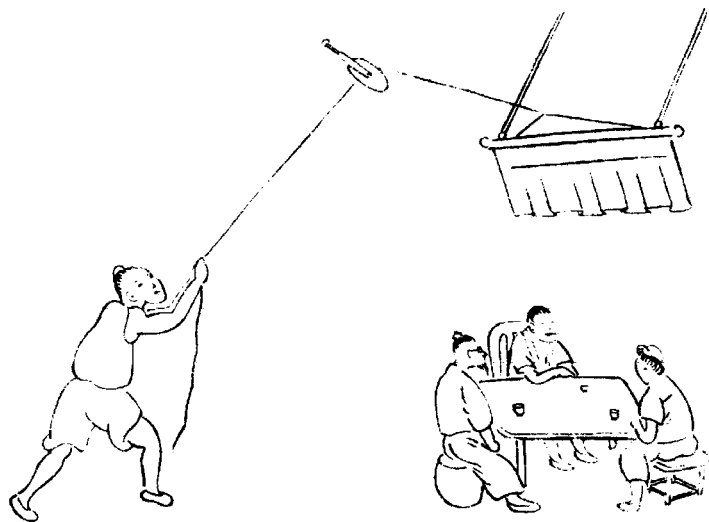


图 2-5 诸葛扇驱暑图

2-9 杂 扇

在现代社会中，扇子的运用仍在承前启后，推陈出新过程中，为适应需求，有不少新用途的扇种出现，而沿用已久的扇种仍在继续服役于社会。有的扇种，主要是前述折扇等应用分支，有的则有所变异。

巨型的屏风扇为厅堂装饰之所需，而更多是适用于中小型客室之壁扇（挂扇）与台屏扇。大、中型壁扇，或用香木制，或为纸画扇，扇厂多列入生产项目；也有个体经营者，广西阳朔福利镇，农民以绘制壁挂画扇，名播中外，他们运用传统的书画形式来充实扇面，形成了以经营扇画为依托的经济实体。农作之余，镇上几乎家家作画扇，技师达千人之多，其制扇手艺、画扇技巧，已构成阳朔旅游一景。所制壁挂画扇也进入国内外万户千家。

舞蹈用扇是“保留”特殊扇种，或为收如茸茸一团、展如翩翩白翼的羽毛扇；或为色彩艳丽、五色相间的波浪边绸面大彩扇；又有为适应广场歌舞表演而将绸面外延与彩绸合一的彩扇；还出现用于舞台歌舞表演的团扇。在健身热潮中，适应女子健身的“木兰三式”中，“木兰扇”尤胜于“木兰剑”、“木兰拳”，涵盖了“半边天”，“木兰扇”也归入舞蹈彩扇之列。

魔术表演中的三开扇（三面扇），戏剧中专用的各式“舞蹈扇”，包括了实际生活中已绝迹的“龙凤掌扇”、“日月扇”，评弹艺人用的洋包扇，佛门用的“马元扇”，都另行专门制作。

为方便外出的人遮阳隔暑、扇风取凉，厂家推出了帽子扇，不过与国外以太阳能电池驱动小电扇的帽子不同，而是将超过半圆形的布面折扇，两外侧装搭扣、扣合则得一圆锥形“笠帽”，拆扣展开数折，即可招凉。对少年儿童颇有吸引力。

又有彩珠制动自开扇，这种扇外观如一只比钢笔略大的硬塑料件，下缀彩色流苏，将流苏上部彩珠轻拨，扇子自动打开。扇面由尼龙纺制作，有湖蓝、湖绿、粉红等底色，上可绘花卉、风景画面。尼龙纺蒙在钢丝扇骨上，收折时，将流苏彩珠固定即可。结构新颖、携带方便，问世后颇受欢迎。

袖珍扇以两片金属皮为扇柄，连于一轴心小圆片上，迭纸固束一端，两边粘贴于扇柄。将两片扇柄分开反向转，便形成一把苹果形团扇，扇面好鸟花卉，赏心悦目。两扇柄合拢，则扇面折迭，仅为一掌长之折扇，也许很近于古传之折团扇。

近年又有塑料扇，或折扇形、或柄扇形，塑料折扇，以硬塑料为边骨，或铸塑为雕花状，热压以塑料薄膜为扇面，可作成各种彩色。柄扇为整体压制，扇面略薄，形状各异，如圆形、椭圆形、倒梯形、葫芦形等。

1995年，四川夹江县云吟职业中学高级教师张田农，研制出一种特质丝绢扇。系在家蚕吐丝过程中，指挥它直接在扇骨上织成，扇面厚薄均匀，平整光洁，如同宣纸，以作扇画，“墨彩

不变、层次丰富、笔触成趣，立体、厚重、绒质、鲜艳四感俱全。”且具极好实用品质，轻动生风，据称有“冬暖夏凉”之效果。此新扇品，看如何推广应用。

2-10 扇坠·扇囊·扇匣

扇子的附件、配件，首推扇坠。是系于扇柄尾部的饰物。多以香木、玉石等料制作，更简的以彩色丝绦编为流苏。扇坠，自宋以后盛行，到明代，更有直接在扇柄下坠香囊的。扇柄附坠，使扇形延伸，富含余韵；又使整个扇子给人重心下移的感觉，不嫌其摇动飘忽。当然，扇坠本身质料，也反衬出执扇人的富贵身份、文化素质。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谈到扇坠的用料，称“扇坠宜用伽南、沉香为之，或汉玉小块及琥珀眼掠（注：黑水晶）皆可。香串、缅茄之属，断不可用。”伽南、沉香均名贵香料，沉香木木芯与节坚黑芳香，其脂膏凝结成块状，能沉于水，故名沉香。佛经中称作阿伽嚧香，产于南海古国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之中、南部），历代是人贡方物，现今印度、泰国、越南及我国台湾，俱产沉香。至于伽南香，《长物志·伽南》称“伽南，一名奇蓝，又名琪南，有糖结、金丝二种。糖结，面黑若漆、坚若玉，锯开，上有油若糖者，最贵；金丝，色黄，上有线若金者，次之。……小者以制扇坠、数珠，夏月佩之，可以避邪。”香串一般只是沉香（香料屑末）捏成小巴豆状、以丝采贯成的香珠串，当然不及沉香等名贵。缅茄，是缅茄树种子，缅茄树原产于缅甸、泰国一带，为高大常绿乔木，荚果肥厚，椭圆形荚壳内含之种子即通常所指的缅茄，约大拇指大小。上半部称“蜡蒂”。颜色金黄、呈正方或长方体；下半部称“核仁”颜色漆黑，非常圆滑。蜡蒂常雕琢，高州缅蒂雕刻已三百多年历史。又有蜜蜡，为琥珀的一种，色赤者曰血珀，淡者曰金珀，曰密腊，明代有密腊

金扇坠。也有水晶双鱼坠，或用象牙犀角。清代方家则以为扇坠“以蜜结伽南为第一，其次则宋做旧玉之小者，即虎斑金丝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伯蜜腊之类，品斯下矣。”（刘廷玑《在园杂志》）古典文学作品中，每写及扇坠，或以衬主人翁之身份，或以传男女之情好。《桃花扇》第五出《访翠》，写候朝宗初访李香君，听到香君楼上箫声，便摘取扇坠抛上楼“打采”，并唱“海南异品风飘荡，要打着美人心上痒！”这“海南异品”，便指扇坠，因是用海南檀香作成。随后行酒令，候生又即席咏物：“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是指香扇坠。待第六出《眠香》中，候生与香君定情之夕，杨龙友送来催妆诗：“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缘何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一搦身材的香君，浑名“香扇坠”，诗中语意双关。剧中柳敬亭打趣道：“他那香扇坠，能值几文？怎比得我这琥珀猫儿坠。”琥珀猫儿坠指用琥珀色（赤褐，或蜡黄）猫儿眼宝石做成的扇坠，自较香扇坠档次为高。《桃花扇》以桃花扇为主要线索，借儿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感，小小扇坠，写来也“机带双敲”，但却无悖于明季习俗。

《红楼梦》中也写过扇坠，贾宝玉与戏班中演小旦的艺名琪官的蒋玉函初会，将一个“玉玦扇坠”赠给蒋。“玉玦扇坠”便是以小块玉玦作为扇子的坠饰。玉玦似环而有缺口，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忠志》中称：“玉玦，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宋高宗喜一玉孩儿扇坠，常不离身。

扇坠还有用核雕的。明宣德年间，工匠夏白眼于乌榄核上雕十六娃娃，各只半粒米大，而眉眼间喜怒毕现；又在方寸小核上雕荷花九莺，形如飞动，俱精绝。后继者雕琢犀象香料紫檀扇坠，各尽奇巧。

明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谈到，明世宗（嘉靖皇帝）“赐勋辅大臣画扇，有木刻海榴罌坠子，径寸许，穴其腹藏象刻物，凡百件”，实是精巧绝伦。严嵩记赐画扇有同样描述，又说

有“水晶及牙仙人坠子。”

明代宋起凤曾有《核工记》一篇，记述其季弟所获桃核雕刻的坠子一枚，精工巧制，该桃坠长五分许，横广四分，整个桃核雕作群山。山间有城墙、城楼、更夫；山麓有松下寺院，户内坐有老僧，外有负经少僧、沙弥；七级浮屠下水滩泊舟，舟尾小童拥炉嘘火，舟中有客凭几听寺中钟声，取张继《枫桥夜泊》诗意。小小一枚桃坠，雕出七人、九器、七景、六事，诸态毕肖，宛如纳须弥山于一芥子之中。桃坠配扇，使扇更添一分飘逸之态，单独而观，桃坠也增几分悦目赏心的灵动之气。小景、小物蕴藉别样生机。

山东潍坊有悠久的核雕历史，核雕采用桃核、杏核、橄榄核、缅茄核及山核桃等果核为原料，精雕细刻而成。自明代即有核雕，迨清中叶，桃刻的扇坠，串珠坠已是当地群众非常喜爱的工艺装饰品。果核质贱价廉，难获士大夫青眼，也难怪《长物志》提醒“缅茄断不可用。”也见有扇坠为用青田石雕小件或煤精雕小龟的，各凭所好。

扇坠主要用于团扇。明代折扇也用扇坠，江苏曾出土万历时一枚玉质矩形虎纹折扇坠。近世一般常用折扇，都不附扇坠。只檀香扇，绢宫扇之类尚坠以流苏，有单穗或双穗的。

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一代学术泰斗，反对帝制甚力。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窃，章太炎等被软禁，1914年春节，章太炎身穿旧羊皮袄、脚登破缎靴，手擎一把白羽扇，将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代表民国政府授予他的“青天白日勋章”作扇坠，挂于手指上，直奔总统府，要见袁世凯，袁世凯不敢见他，章便破口大骂、大闹总统府。如此扇坠，可算空前绝后。

扇子还配用盛具。装团扇多用扇盒，唐初诗人陈子良《新成安乐宫》诗有句：“拂尘开扇匣，卷帐却薰笼。”此扇匣当是专用于盛团扇的。其实盛扇子的器具，可推前到更早时代，南北朝时，《宋书·张敷传》记载：“敷生而母歿，……十许岁求母遗物，

散施已尽，惟得一画扇，乃緘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筭流涕。”这是说以竹筭（竹盒）盛扇，筭不一定是专用扇匣，但可由此引发人们造作专用扇匣。南北朝时，梁代诗人庾肩吾《赋得有所思行》有句：“拂匣看离扇，开箱见别衣。”显然，这盛放离别时用过的衣物之衣箱、与藏扇之扇匣，都已是专制专用器物。装折扇则用扇匣或扇囊（或称扇套），早在明代宫中尚金字扇，即以囊盛扇佩于身上。刘若愚《酌中志》称“撒扇……放则遮日，收则入囊。”清代习俗，男子于腰带上常系有七件头、九件头等零碎“活计”，其中便多有扇套、眼镜盒、槟榔荷包、搬指套等。《红楼梦》第十七回，贾宝玉于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博得贾政欢喜，退出之后，便被一群小厮围上讨赏，一个个都上来解荷包、解扇袋，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这扇袋也即是扇囊。扇囊一般用缎缝制，其上纹饰工艺多样，有缂丝、平金、绣花、戳纱、打子、纳锦、堆绫等，以工细为贵。缂丝（剡丝、克丝、刻丝）为我国特有一种丝织工艺，‘通经断纬’，在本色经丝上，将各色纬丝，按花纹轮廓一小块一小块，用小梭子织成平纹花样，正反两面如一。缂丝扇套最堪贵重。戳纱是一种有明显竖向纹理的纱，制作较打子、平金与绣花费功夫。扇袋上纹样，常见有山水、人物、鸟兽、草虫、花卉、蔬果、诗词、吉祥语、博古图等。绣工之精美，也有地区之差异，苏绣、湘绣、粤绣、川绣、杭绣、瓯绣（福建温州）、顾绣（上海）、鲁绣、汴绣，皆各有特色。扇袋有男用、女用之别。男用扇袋长一尺、女用扇袋小至五六寸，因女用春扇、秋扇、牙扇、檀扇，形制皆小。所以扇套虽小物，作工却非常精细（见图 2-6）。装折扇也可不用扇套，而用较简单的用丝线打成的络子。《红楼梦》第三十五回，袭人请莺儿打些络子，就是用来给宝玉装扇子、香坠儿、汗巾子的。打络子的花样就有“一柱香”（直线形）、“朝天凳”（梯形）、“象眼块”（菱形）、“方胜”（两菱形重叠一角）、“连环”（双套圆环）、“梅花”、“柳叶”、“攒心梅花”等。旧日北京荷包巷即专售包括扇袋、扇

络在内的各式荷包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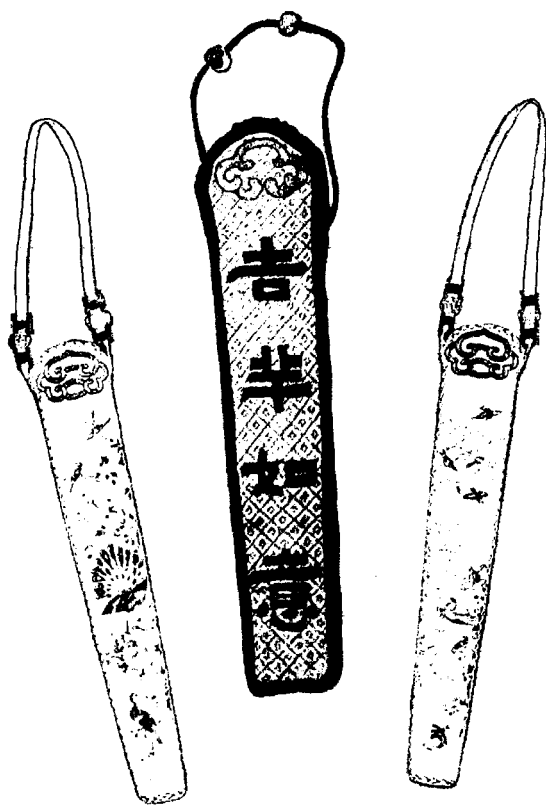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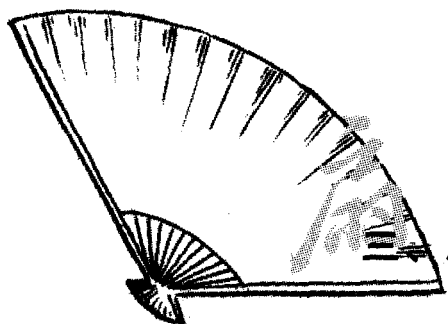


图 2-6 清代绣扇袋

折扇配用扇囊，便于出门携带，避免遗失。当季节流转，折扇弃置时，还是纳于扇盒的。宋代端拱元年，日本僧贡献物中有“金银蒔绘扇筥一合，纳桧扇 20 枚，蝙蝠扇二枚。”筥，是竹编的圆形筐。明代有“贴金扇匣”，后世也有用形如拜帖匣有抽盖的香木匣（红木、花梨木、鸡翅木、紫檀）盛放折扇的；或用翻簧竹雕的匣子；或用纸质衬里、外裹绫绸或蓝毛布的锦匣；或

者上盖嵌玻璃，便于观赏。往往多扇一匣，也有一扇或双扇一盒，四扇以至八扇一盒的，一盖一底扣合盛放。《红楼梦》中，晴雯撕扇，宝玉就命麝月取扇盒中扇子来。旧日北京专有称“锦匣作”（装潢作）的店铺，供应此类盒匣。当然，扇盒只宜置于家中，或是馈赠时使用，外出还是用扇套方便。收藏扇品量大的，更有专设扇橱的。清乾隆时，曾将内府所藏元明书画折扇300柄，入篋收藏，编目曰《烟云宝笈》，“篋凡十八屉，屉各十六至十七柄不等。柄自有槽，槽各有目，磁青纸，泥金书。”标明各扇序次、品名，检视方便。

折扇由于扇骨脚以扇钉铆住，用久了略嫌松脱，这时撒展的扇头更难贴紧。笔者幼年曾见有用“扇箍”的，或藤质、或金属制，呈矩框形，适可箍紧扇头，于收扇不用时套上。明代瞿佑赞折扇的诗中，有“金环并束龙腰细，玉栅齐编凤翅长”之句，也许可作当时已早用上“扇箍”来理解。



扇子应用杂话

3-1 仪仗扇

扇族中最早实用的是作为仪仗的障扇，讹称掌扇，“扇如手掌伟而立张”（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是长柄大扇。先是取其遮蔽作用，且可障日御风尘，以后主要用在显示帝王威仪的仪仗中。

障扇制作应用，可追溯远古，先有舜（或黄帝）作“五明扇”，又传殷高宗有雉尾之祥，辑雉羽为扇，称雉尾扇。周代礼制，王后夫人之辇车有翬， “即辑雉羽为扇，以障翬风尘。”（晋·崔豹《古今注》）汉代称“障翬”，尚为帝后专用；汉景帝时，其次弟梁孝王刘武“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史记》、《古今注》）破格使用雉扇仪仗。魏晋以降，诸王侯皆僭越使用，渐成“定制”。南朝时，江夏王刘义恭为宋孝武帝所忌，孝武下诏，方规定王侯障扇不准用雉尾扇，改用红色的“朱团扇”。

仪仗扇的使用，为显帝王之威严。唐玄宗时，根据大臣肖嵩

建议：皇帝升殿受朝时，登上御座之前，以六柄掌扇相合，遮于座前，待皇帝坐定后，开扇，左右各留三柄立侍；退朝时，也合扇座前，皇帝离座后再撤扇，以后相沿成制。唐宋诗句有“云移雉尾开宫扇”、“雉扇初开散御香”，就是指此。此一仪式之必要性，《宋史·仪卫志（六）》说得很明白：“盖谓天子升降俯仰，众人皆得见之，并非肃穆之容，故必合扇以障焉”。总之，为了故饰威严。

仪仗扇在使用数量、规格、质地都有严格等级区别，且因使用场合而异。《新唐书》、《宋史》、《明史》中都专列《仪卫志》，指出“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侍从众人环拱，“皆安徐而不哗”，“礼官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为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仪卫之设，“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皇帝驾出时扈从有序的仪仗队，称作“鹵簿”，由车驾、旌旗、伞扇、武器和护卫等组成，序列，数量，皆有定制。仪仗扇也不例外，仪仗扇中，尤其是雉尾扇，一般人是不得僭用的。唐开元年间改用孔雀扇，凡大朝会陈列 156 柄，分居左右。大朝会，每年只正旦（正月初一）、五月朔（初一）及冬至三天举行，极为隆重。宋代恢复雉尾之名，但四周略为羽毛之形，而中绣双孔雀；又有双盘龙扇，后又改制为偏扇、团扇、方扇。朱团扇圆径四尺二寸，绘云凤或杂花，黑漆长柄八尺三寸，金铜为饰。雉尾扇皆方，有三等、大雉尾扇长五尺二寸、阔三尺七寸，中扇小扇递减二寸，下端方平，渐上略缩；以绯罗绣雉尾之状、中有双孔雀杂花，下施黑漆横木，长柄以金涂铜饰。

宋代大朝会设“黄麾大仗”，其中有团龙扇 4 柄、方雉扇 100 柄。通常月朔视朝，设“半仗”，方雉扇减为 60 柄；接见外国使节设“角仗”，更减至 24 柄；另有设“细仗”情况，只留团龙扇四柄，皇帝出宫，设“大驾鹵簿”，其中大雉尾扇 8 柄，方雉尾扇 16 柄，小雉尾扇 16 柄，朱团扇 12 柄，合计 52，代有增

减。南渡后，宋室仪仗从简。大朝会设大仗，较前“三分减一”，只花团扇 12 柄，雉扇、风扇各 22。从仪卫中可看到国力衰隆之别。

元代仿前朝旧制而设仪仗，一般卤簿用扇 40 柄，有朱团扇 16 柄，大、中、小雉扇各 8 柄。崇天卤簿另加扇 14 柄。至于帝后日常宫内起居，其导从人员只执 10 柄升龙扇或雉扇。所用朱团扇，绯罗扇面，绣盘龙、朱漆长柄，金铜饰，导驾用团扇更以金丝银线绣成绉状纹。雉扇，形制稍长，扇面下呈方形，而上部椭圆，绯罗扇面绣象雉尾，中有双孔雀，间点缀杂花，下为朱漆横木连柄，金银装；分大、中、小三种尺寸递减。另有青沥水扇，圆形而青色，四周以青绢为“沥水”饰。各类扇都附设有扇座，称“扇椅”，形如梔子花，六木拱於上，漆作红色。

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很懂得“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的重要，建国初即制朝仪，定仪卫。洪武元年所订元旦朝贺仪，在丹墀左右所列黄麾仗中，有雉扇、朱团扇各 8 柄，在殿门左右列有团黄扇、红扇各 6 柄；十二年（1379 年）又在丹墀增列雉扇、红团扇各 4 柄，以上合计 36 柄。宣德元年（1426 年）更造卤簿仪仗，增常朝各色罗扇 40 柄，黄双龙扇 2 柄。据明《宣宗实录》卷五，其即位之初，卤簿大驾内计有：黄绣罗双龙圆扇 22，黄罗绣单龙圆扇 10，青罗鸾凤雉方扇 12，大红罗方扇 20，大红罗双红圆扇 20，大红罗单红圆扇 10，大红罗绣花圆扇 10，黄素罗圆扇 20，共达 124 柄。《明史·仪卫志》所载皇太后、皇后丹陛仪仗，则只小雉扇 4 柄，红杂花团扇 4 柄，丹墀仪仗方扇 8 柄，常用仪卫只方扇 4 柄。皇太子为“储君”，其仪仗中有青小方扇、青杂花团扇、红罗绣孔雀方扇、红罗绣四季花团扇各 4 柄，及青罗团扇 6 柄。其他妃嫔、王公仪仗用扇皆有定制。

清朝銮仪卫，相沿明锦衣卫之制，但不司缉探之事。其属有左、右、中、前、后、驯象等六所及旗手卫。其中前所掌扇拂炉盒诸物。乾隆时，仪卫制度已建立完备，有法驾卤簿，銮驾卤簿

和骑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仪仗扇在卤簿中占有一定分量。

圜丘、祈谷、常雩三次大祀，是国之大典，使用大驾卤簿，最为庄重。卤簿中第五组为仪仗扇，顺次列鸾凤赤方扇、雉尾扇、孔雀扇、单龙赤团扇、单龙黄团扇、双龙赤团扇、双龙黄团扇各 8 把，赤满单龙团扇、黄满双龙团扇各 6 把、寿字黄扇 8 把、五色九龙团扇 10 把，合计 86 把仪仗扇，列对成行。

至于王公贵族、各等官员的仪卫，皆各有定制。其中亲王、郡王可用红罗绣四季花扇二把、青罗绣孔雀扇二把；而贝勒、贝子，则红罗绣四季花扇二把，国公青罗绣孔雀扇一把。至于将军及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四品及以上京官，直省文武官员的仪卫都只能用两把或一把青扇。《清会典》中载卤簿图，为仪仗扇形制留下前朝所未有之形象资料（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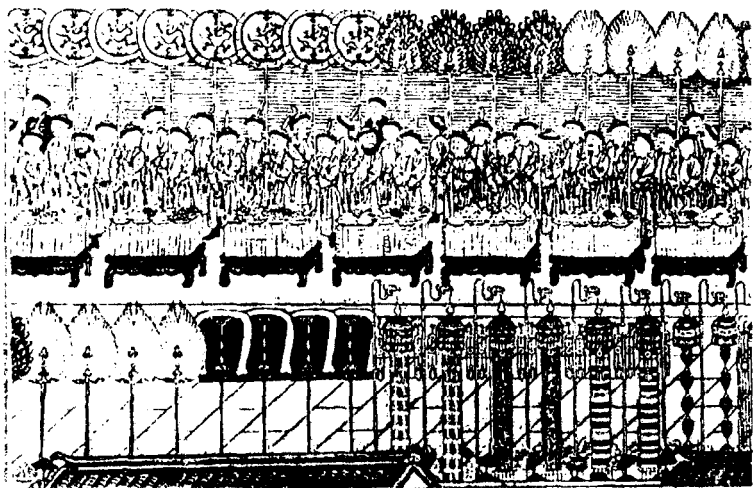


图 3-1 清《会典图》载皇帝卤簿图（局部）

自清王朝被推翻后，仪卫随之消声匿迹。民国年间，逊帝溥

仪大婚，“僭用”皇室仪仗大展示之后，再不现威仪。至今人们尚可从影视片中偶而一窥“尊容”。游北京故宫、颐和园时，还可见到仿旧时原样陈列的掌扇，如“养心殿”、“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等处可见到成对的雉尾扇，孔雀扇（见彩图3）。至于戏曲舞台常用到的龙凤扇、日月扇等宫扇，是略存其意罢了。宗教传说中的玉帝天后等天界上层人物，也有仪仗扇随侍，



图 3-2 传说中的西王母（王母娘娘）身后随侍仪仗扇

不过是人为地“包装”而已（见图 3-2）。

3-2 祛暑·招凉·遮阳

暑天用扇，直接作用是生风、降温，此人所习知。古代将此功用称之为“招凉，祛暑。”风生，使人体表面蒸发加快、自然降温，防止过热，所以“祛暑”还含有防“中暑”之意。当然，扇有时用以遮阳、避免日光直射人头部。

扇子何时起作为招凉之具？清末民初的赵汝珍作《古玩指南》，认为古代“‘箒’悬室中，用绳牵荡，则栩栩扇动，今俗所谓‘诸葛扇’是也。制之甚易，其创用必甚早。不过见之册籍者自尧。尧时有厨生箒莆，不摇自扇，以其似箒、故名以箒。后或编竹辑羽为之，取其轻而多凉。”解“箒”为悬室绳牵之风扇，查《说文解字》是可有据的，竹制方形物上悬，下面手足并用迅疾牵动生风，颇有趣味。但尧厨 莆之说似不必信，其说出现迟于先秦，汉王充《论衡》中已痛驳过。又有《事物纪原》称“今以招凉者，周武王所作。”而从先秦古籍看，较可信的，如《仪礼·既夕礼》有“燕器、仗、笠、翬。”据注、疏，“燕器”意为退朝闲居（称“燕居”）所用之器物，目的是使身体安适。“翬者所以招凉，”扇子功用便在于“招凉”。

同是战国时成书的《太公六韬》中有“夏不操扇”，操为执持之义，是手执小扇自招凉风。王充《论衡·是应》中说得更明确，提到：“人夏月操箒，须手摇之，然后生风。”以手摇而生风致凉，是扇子一个主要实用功能，诗人吟咏及此的很多，如“挥拂凉来，动摇风起”（唐·田鹤诗句）。“御热含风细”（唐·李峤），“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唐·白居易），“供奉宜升清暑殿，动摇合作御风仙”（宋·秦观），“纨扇本招风，曾将热时用”（宋·张舜民），“好驱大暑来清风”（宋·谢枋得），“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下清凉。”（明·宣宗）等等，都是对扇子生风致凉的赞赏。人们“随皓腕以徐转”（魏·曹植）、“摇轻箒以致凉。”更有人称扇为“凉友”，如“净君扫浮尘，凉友招清风。”（《清异录》）总不能忘怀于扇子之德。即使对于破扇，还是赞它虽“蔽日无全影”，仍“摇风有半凉”。（南朝陈·许倪）到秋风当令时，还提醒人们“莫以凉风多，弃捐敝篋里；试记无风时，是谁引风起？”（明·僧大逐《秋扇诗》）

年年秋夏轮递，年年藏扇用扇，招凉却暑之扇，年年会遭暂时捐弃的命运。明才子唐伯虎曾作《秋风纨扇图》，图上题诗为：

“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感慨良多，实为扇不平，为人不平。

扇是自摇自用自生风的，但在历史上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晋王子年《拾遗记》载，周昭王时造鹊翅扇，就是两位宫女给昭王打扇，“轻风自散，泠然自凉。”不过这是传说难凭。《开元天宝遗事》则记，杨贵妃体胖，每至夏天，着轻绡衣衫，还须“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皇室成员如此，旧日之贵族豪门及有财势者亦复如此，莫不将役使奴婢交扇鼓风视为平常事。长柄单门竹扇或长柄宫扇，便是为便于奴婢持执给主人扇风而作，不少汉画像砖石中都有反映。有记载，汉代董偃卧延清之室，侍者于户外扇偃。而将军汲桑，夏日午睡时，身被重裘，卧层层厚垫，命十余人为之打扇，不觉其凉，下令将打扇侍奴全杀了。不久军中传开歌谣：“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识寒暑断人头。”其骄横之态实可憎。在这些记载中，奴婢为主人打扇都是被役使，是被动的。但《晋书·卷五九》记载晋汝南王司马亮，有众望，因见疑被谗以谋反罪，被矫诏拘捕，时天大热，守兵监视司马亮坐于车下，溽暑蒸热，“时人怜之，为之交扇，将及日中，无敢害者。”这里为人打扇，却是主动，有所谓天理人情存乎其中。

扇能为人生风招凉，也能用于培植名贵花卉。南宋都城之花卉，出于馀杭县马塍，其地“土细宜花”，马塍人“艺花之技名天下，非时之品，真足以侔造化。”实即用温室培育，改变花时。要催放牡丹梅桃，则温室内地坎中置沸汤，并“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桂花须凉才开放，则“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周密《齐东野语》）

扇有专用于遮阳的。如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云：“撒扇，其制用木柄，长尺余，合竹作小骨二十余根，用蓝绢糊裱两面，皆撒大块金箔，放则遮日，收则入囊。自司礼监掌印至管事牌子，皆于宫中夏日用之，只可取阴，不能取风。”其形制取折扇

结构，只是低级粗糙，了无雅趣，专供遮日取荫、不用于生风招凉。而雅扇则不可专司遮日，骄阳之下，雅物招损，岂不可惜。然而事有不可一概而论的，宋代名臣司马光“官宰相，乘马或不张盖（注：‘盖’指遮阳伞），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谓曰：‘公出无从骑，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识耳。’”司马光去盖简从，不肆张扬，自持扇遮阳，晦迹韬光，毕竟一代名相风范、正气存乎其间。至于所用扇，是雅物？陋品？倒勿须孜孜求索了。

3-3 屏面（便面）

古代，扇子曾用于遮面，不仅新婚之夕，新娘以纨扇遮面，而且一般男女也用扇遮面，不过各因需要不同。宋程大昌《演繁露》称：“凡扇言障，取遮蔽为义。以扇自障，通上下无害。”

晋代中书令王珣，好执白团扇，曾与婢谢芳姿私相情爱，嫂狠狠鞭打婢女。谢不堪其苦，且又素善歌咏，便作《白团扇歌》一吐心曲：有“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之句。因是受辱气郁，面容憔悴，无心修饰，羞见情郎，只好以扇遮面，这是一般少女心情的流露。所以唐代王建《调笑令》有句云：“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千言万语，尽在其中。

扇子因有遮面的作用，古代便曾直称作“屏面”、“便面”，“便面”原形制据称是竹制“单门扇”或“偏扇”，汉代画像石上可见，如山东省微山两城出土西王母画像石，便有右男左女人首蛇身的仙人执便面夹持；湖北、湖南更有出土实物。（至今非洲柏柏尔人家中仍用此形制之草编偏扇）其后形制有变化，据传说唐代“沙门”（僧人）所用竹扇，上端宽平而近柄端呈圆弧状。《汉书》之《王莽传》与《张敞传》内，有颜师古作注：“屏面即便面”，“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屏”，意即屏蔽、遮掩；“便”，方便之意，“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

曰便面”。有见过汉代篡位自立的王莽的人，称王“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能吃人，也能被人吞灭。王莽便杀了此人，且“后常翳云母屏面（以云母扇遮面），非亲近莫得见也。”

不过多数人以为扇遮面，倒远不是王莽这种阴暗心理，或是自惭形秽，或是当时露面不方便而已。晋代周顗，少有文名，神采俊逸，为时人所敬重，不敢与之比肩。当时晋武帝之婿、驸马都尉王敦，非常怕与周顗见面，每见必面红身热，虽挥扇难止。后来每瞧见周顗，王敦便忙以扇遮面。（《世说新语》）

北齐的杨愔，为吏部尚书二十余年，以选贤任能为己任，且“聪记强识，半面不忘”，有应选人员鲁漫汉，自称卑贱猥琐，恐不足为愔所赏识，一次骑秃尾草驴过坊间，路遇杨愔，也不敢下驴招呼，仓促以“方𦏧”障面而过，终为愔发觉，终身不被选用，《（北齐书·杨愔传）》“方𦏧”，《说文》作“𦏧”，是竹织的方扇。

有的以扇掩面，别有所图。《晋书》记：“武帝太始中，曾博选良家女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驰传州县，召克选者，使杨后拣择。时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谓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武帝掩扇之用，实路人皆知，欲掩弥彰！

以扇障面，还有是不忍外视的，南朝宋明帝刘彧，其实昏聩不明，曾在宫内大集妃嫔宫人，观妇人裸体以为欢笑。独王皇后以扇障面、沉默不语。明帝责问：你娘家本寒酸，“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王皇后答称“为乐之事，其方甚多。外舍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障面不视，实大有理（见图3-3）。

有的以扇掩面，是愧悔无地的表现。明清之交，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清兵攻破南京，南明弘光帝变服离宫出逃，五月二十五日被押送南京，乘无幔小轿，首蒙包头，面掩折扇；太妃子骑驴随后。亡国辱身，无颜见列祖列宗，下愧黎民百姓，折扇掩盖，也许还不如崇祯煤山自缢、披发掩面之悲愤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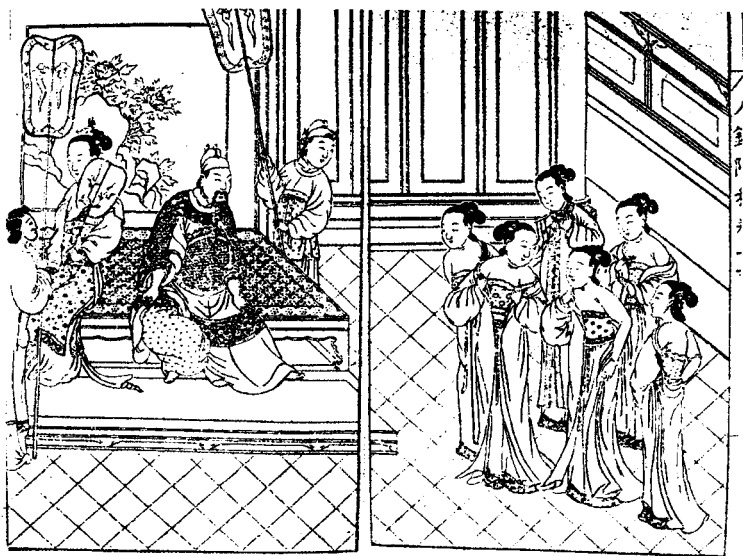


图 3-3 南朝宋明恭王皇后以扇遮面拒观裸妇
(明·安徽绘刻《人镜阳秋》插图)

在古代人生活中，以扇遮面，两得其便的风习是颇普遍的，后代戏曲舞台上之各行角色，举扇掩面、扇后偷觑；或举袖掩面，破帽拉下遮面，都是“便面”遗风吧。

3-4 贡赐佳品·外交土仪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贡”是赋税制度以外的另一种交纳财物的方式。在中国，“贡”是古已有之的。作为先秦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有“任土作贡”之句，其注疏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之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道出了“贡”“献”的最原始含义：贡是“从下献上”，是下属对上级、地方对中央的物质进献，在“万国来朝”的时代，贡也就包含了外邦（藩属及外夷）对中国“天朝”的供奉。

贡的物品，以“任土作贡”为原则，即地方上以本地区所产“异物”（土特产品）入贡，称之为“土贡”。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时九州“贡其土地所生异物”的情况，实行的是真正的以贡土特产为特色的贡物制度。这些贡品中，还没有出现扇子，也说明作为招风取凉的扇子还可能未面世，以后各朝代，有关记载也不多。

《新唐书·地理志》载：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河中府河东郡（今山西沁水之西、霍山以南地区）“土贡：𦏧扇”。𦏧是麦茎，𦏧扇即是麦茎扇。又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信安郡（今浙江衢县），“土贡：竹扇。”武德六年（公元623年），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东北），“土贡：文扇”。

据《旧五代史·梁书五》，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公元910年）七月，“福州贡方物，献桐皮扇；”此时福州属五代十国之“闽”，国主为王审知，用梁年号。又：《十国春秋》记载：“通文三年，闽遣弟继恭于晋进五色桐皮扇子。”通文为“闽”主王昶的年号，通文三年相当后晋高祖天福三年（公元938年）。

贡扇名品是川扇，川扇起于唐代，兴于南宋。蜀地本不贡扇，宋代四川镇守内臣偶一进献，深得宫中喜爱，于是朝廷定下岁额，责成地方上贡。各地贡扇也因此不绝。明代宫廷每年都要大量川扇使用，因其精巧华灿，尤其“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等品种，最受宫中欢迎，一再加大贡扇数量。初时，四川布政司岁贡扇11540柄为定例，后递有增加。嘉靖三十年（1551年），加造备用2100柄，以应赏赐之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细巧800柄，以供新幸贵嫔之用。（《万历野获编》）其后续有增加，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四月七日，文书房传旨。着四川布政司照进到年例扇柄内，钦降花样彩画面各样龙凤扇八百一十柄”，又列举皆是金铰钉、彩画面、浑贴雕边骨的三十三样扇子，再“每样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为例，其余年例的，今年二月传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样做，每年如

法精致赤金造进。”（谈迁《枣林杂俎》）也是万历年间，四川贡扇未按时送到，布政使等官均降职调任。到崇祯时，才免征贡扇三年（《明史纪事本末》）。清朝循例贡扇，官民不胜烦苛，道光间一度免征川扇。

“贡”为定例，“献”则可因事因时而为，其间也有“献”得出奇的。《南齐书》记载，高帝酷爱画扇，知吏部尚书何戢藏有巧绝的“蝉雀扇”，志在必得，何戢不得已，托王晏代献给齐高帝。“献”得勉强，但巧取豪夺者满意，令王晏厚赏何戢。

《晋书》记载，庾翼为荆州都督，以白羽扇上献成帝（司马衍、公元326—342年在位），而成帝疑是旧扇，嗔其不敬。侍中刘邵劝谏成帝说：“柏梁云构，匠者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时人感佩庾刘二人之直鲠方正。

《清稗类钞》载，顺治二年乙酉（公元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征服江南，明大臣都供奉重礼，以博欢心；其中南明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钱谦益所献贡物最薄，欲以此表白自己清廉。虽是最薄，除金壶玉杯牙筷之外，尚有“宣德官扇、真金川扇、弋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把，真金苏扇四十把。”谄媚之态也如现眼前。

外国纳贡的，也不乏记载。

《宋史·日本国传》记日本僧裔然来华归国后，派其弟子嘉因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来华献贡“金银蒔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此事日本学人木宫泰彦之《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亦有记述。同书并载“当应永八年（1401年）肥富、祖阿等首次出使明朝时，方物有：……扇百柄”，时当明惠帝建文三年。《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记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事云：“先是，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骥为监军，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按《明太宗实录》，自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交趾（今越南北部）贡扇，除十九年贡7535把，

二十年 8430 把外，余年皆扇一万把。

《清史稿》载，清康熙十八年（公元 1679 年），“（琉球国王尚）贞遣陪臣补进十七年正贡。旧例贡物有……泥金扇、泥银扇、画扇。”泥金扇、泥银扇为扇面以金、银屑粉涂饰者；画扇则为纸扇面以丹青妙笔为彩画饰之。

史书以外之笔记小说记载贡品的也颇多。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六“职贡异物”条就提到，在明代，日本贡“贴金扇”、琉球贡“擢子扇，泥金扇”，安南贡“纸扇”等等。

历代封建帝王，每有向臣下赐扇之举，以示优渥。

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汉成帝曾赐赵飞燕以“五明扇、七华扇、云母扇、翟扇、蝉翼扇”。其中可能有仪仗扇，但更可能有招凉之扇。

汉桓帝曾赐曹操九华扇，系不圆不方之上方竹扇，后操子曹植因之作九华扇赋。

南北朝时代，宋孝武帝曾赐何戢蝉雀扇；而齐高帝因孔灵产能为之筹谋军机，餉灵产白羽扇和素隐几；梁武帝萧衍曾派专使赐细绫大文画柳蝉山扇一柄给他太子萧纲（简文帝）；肖纲则曾命人对隐居虎丘的僧旻致礼，赐以几杖炉衾褥席麈尾拂扇等物。

唐太宗李世民深明君臣之道，相机笼络朝臣。于端午日，对长孙无忌、杨师道说：“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扬美德。”（见《唐会要》），借扇喻清风，鼓励廉政，遂成定例。唐李肇《翰林志》称：“翰林学士每岁内，端午赐青团镂竹大扇一柄。”

据正史记载，两宋诸帝赐扇绝多。《宋史·吴越世家》记载：钱昱“善笔札，工尺牍，（宋）太祖尝取观赏之，赐以御书金花扇及急就章。”宋太宗赵光义之得皇位，斧声烛影、兄终弟及，千古存疑，然也取下有方，常在伏天亲书绫扇赐近臣，曾赐钱昱以御书金花扇；并且常草书纨扇，作古诗赐带兵诸将，意多叱

讽。其孙仁宗赵祯在位时，“皇祐”以后，每年端午亦必赐飞白书扇。赵师民任“天章阁侍讲”，在御前讲读经史十余年，释经喻政，很得仁宗信任，某年盛夏染病在家，仁宗特意“飞白书团扇为和平字，赐以寄意。”杨畋有军功，死时家无余财，仁宗“特赐黄金二百两”，并亲笔“飞白书扇，遣使特赐。”置于其灵柩之中。“哲宗每御讲筵，诵读毕”，必对讲读官“赐坐、赐扇。”曾召米芾为书学博士，“便殿赐对，询逮移晷”，“既退，赐御书画扇各二”。

绍兴年间（1131—1162年）高宗赐经筵官扇，皆亲书杜甫诗句，赐学士王绷曰：“霖雨思贤佐，丹青忆老臣”；赐尚书胡直孺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赐舍人胡交修曰：“相门韦氏在，经书汉臣须。”以所用白团扇赐汪藻，并亲书“紫诰仍兼绶，黄麻似六经”十字于扇上，紫诰黄麻指紫泥封锦囊口，写于黄麻纸上的皇帝诏令，高宗对汪赐扇可说是“恩宠有加”。后来高宗赵构内禅位于其子赵昚（孝宗）、自己作了太上皇仍常赐臣御书扇。偏安半壁，需谋士武臣鞠躬尽瘁，当儿皇帝者更难忘时时与臣下联络感情。

明朝永乐间，日本以“摺叠扇”入贡，谋侄夺国的成祖朱棣“喜其卷舒之便”，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制以供赐予。”据《明宫史》记载每年四月初四，“钦赐京官扇柄”，成化年间，尹直在内阁，宪宗赐以“牙骨折扇，绘魏征象，并书御制良臣颂”。严嵩有《西苑赐川扇诗》云：“太液池边暑气生，海榴英簇绛霞明，蜀王新贡金花毳，御苑传呼赐礼卿。”

清代皇帝对属下赏扇也事出有因。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的朱批奏摺中可见一斑。李煦任江宁织造三十年，并八次兼差巡视两淮盐课，秉承康熙旨意、监视官场，密报民情，谄附朝贵，滥刮民财，献纳宫廷，很得康熙赏识。康熙四十二年四月，特赐江苏巡抚宋荦“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李煦又蒙赐“御制宸翰诗扇一柄，单条一幅”，

而“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并同“地方官员乡绅求看”者“敬与观看”。五十六年又“钦赐御书金扇一柄，珐琅金砖片嵌石盒砚一方”，李煦感到“蒙天心垂念，”“是天高地厚之恩，奴才未报万一，而殊荣异数之赐，圣主复赐九重，奴才感之甚、又愧之甚也。”皇恩浩荡，奴才肝脑涂地不惜，且昭示后代，殊死效命。姚鼐《惜抱轩全集》有《宝扇楼后记》，称“朱子颖家有圣祖仁皇帝之赐扇。作宝扇之楼度焉。”御赐扇，可夸耀于后世，而皇室更重视其对“皇图永固”的作用。清皇室深谙此道。《西清笔记》载，乾隆时，“端午节进书扇，颁赏葛纱羽扇、葵扇、香珠、香囊、曹扇、香药等。”赐扇不只是风雅之举，宣统退位，出宫后还对遗臣“施恩”，1930年，朱益藩70寿诞，溥仪赏“御制诗一幅，对联一幅，御笔书折扇一柄，”其实有深意寓其中。

在中华帝国睥睨四海，臣视“诸夷”之际，扇子是外邦敬献上邦的贡品，也是双方“外交人员”和有关人士交往的礼品之一。

宋代熙宁至宣和年间，朝鲜使臣每至中国，或用摺叠扇或用松扇为私觐物。拜会“典客”（掌管接待藩属外邦朝觐事务的官员），联络感情，以私济公。

明代冯时可《蓬窗续录》也讲到他在京都时，“外国道人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曾赠他“倭扇四柄。”利玛窦与徐光启更为深交，两人曾执折扇“合影”为念（见图3-4）。

官方在正式场合也以包含扇子在内之礼品酬答。清康熙时，法王路易十四派耶稣会教士来华，拜会康熙帝，返法时，康熙帝赠以礼品，托带给路易十四一些中国艺术品，内有几把折扇，在法国掀起中国热。其中一把，现尚陈列于巴黎凡尔赛宫。清雍正五年，夏四月，葡国遣使臣麦德乐来贡方物。召见赐宴，於赏赉外，特以包含扇在内的“诸珍品，加赏使臣。”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公元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九月十四日到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



图 3-4 明代徐光启与利玛窦执扇论交图

隆皇帝，乾隆颁赏礼物中，有各种珍贵折扇 240 把及宫扇 26 把。后来英使一行游杭州，地方官赠给客人的礼物中，也有折扇、茶叶和香料。

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6 月 3 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在

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当时国外列强震撼至巨。同年9月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到澳门，召见澳门葡萄牙总督，“宣布恩威，喻以安分守法，不许存贮禁物、徇私奸夷、上负大皇帝抚绥怀远之意”，葡督点头领会，“敬谨退出”，林则徐一高兴，当场赏给葡萄牙官员绢绸、纸扇、茶叶、冰糖等中国特产，并赏士兵肉、酒、面及银洋四百元。虽是天朝大国姿态外露，但也作到有理，有节、有礼。

国际交往，宜重人格，维系国格，不辱使命。《十国春秋》记载赵槩为翰林学士，出使契丹，契丹主会猎，请赵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表示两国交好息兵愿望，契丹主亲酌玉杯为槩劝酒，且将诗笺授侍臣刘六符写于素扇之上，纳于袖中，这诗扇作了南北和平的物证。明代侍讲刘戡出使安南（今越南），交趾地区苦炎热，十一月尤衣夹衣挥扇，其馆伴（“陪同团人员”）进一象骨扇供刘使用。到离开安南出关时，刘将所用象骨扇退还。以至安南王在上明朝廷的“谢表”中有“使臣清白”的话。这也确是外交上的一段佳话。

在近代历史上，扇也是国际交往中馈赠雅物。1943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选购四把德阳潮扇，约请张大千、肖建初、谢趣生在扇面上绘制了《青城秋色》、《唐宫鹦鹉》、《翠柳画眉》、《剑门山行》彩墨工笔画作为礼品，派宋子文专机赴美，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祝寿，罗斯福见扇欣喜不已。后来罗斯福将《唐宫鹦鹉》（张大千）与《翠柳画眉》（谢趣生）两扇捐赠给华盛顿国家大博物馆收藏。

1972年，前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毛泽东主席赠他《楚辞集注》一套；周总理则将一把檀香梅花扇作为礼品相赠，此扇作为两国友谊的标志，是否有祈愿两国邦交正常、人民友谊如梅之永保耐寒品质、经受万般考验的寓意。

1984年，我国领导人曾将一柄龚扇赠与英国女王，这一年中英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扇子无此奇能，但也传一段友谊佳话。

3-5 馈赠礼品

扇子作为友朋亲眷间酬赠物品，由来已久。例如《西京杂记》载，汉武帝时，朱买臣早年家贫，后官拜会稽太守，到任前，怀藏印绶微服而至“堠舍”（掌管地方守望迎送的小吏的公所），无人理会，只有旧友钱勃见他寒酸疲惫，好言慰勉，并赠他纨扇。后买臣到任，将钱勃待为上宾。

汉武帝时，赵飞燕为皇后，其妹合德先封“婕妤”，后晋封“昭仪”，姊妹并有宠，飞燕封后时，合德拜贺、赠礼品三十五种，内有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回风扇。

《晋书·文苑传》称袁宏思辩敏捷，应对机智灵活，为扬州刺史谢安赏识。袁宏自吏部出为东阳郡守，谢安与时贤聚于冶亭为宏饯行。临别之际，安执宏手“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赠扇“扬仁风”，从此成为赠别佳话。

赠扇也有别具含意的，南朝梁武帝次子豫章王肖综，谋出镇襄阳，累向尚书仆射徐勉露其意，勉未敢申报，肖综因之怪怨勉，便赠以白团扇，上画《伐檀》诗意，实讽刺徐勉贪婪纳贿、不劳而获；“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也有以扇为“雅馈”，实为行贿的。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御史钱岱被视为心腹，钱岱曾四次主乡试、会试，万历十年壬午（公元1582年）钱主试湖广秋闱，江陵是张居正故乡，在钱关照下，张之子中举。张家酬宴，赠以丰盛“赆仪”，金玉、珠宝、古玩、绢缎外，有湘妃洒金扇十柄，东珠扇球一颗。

宋代文士间馈扇风气更浓，也许这与文人画之兴起、扇面画风格之变化有关，这在许多存世的诗词中可以窥见。钱穆父以高丽松扇赠张耒。张作《谢穆父松扇》诗，苏东坡、黄山谷均有和

诗。司马光有《谢孙兴宗惠草虫扇诗》，秦观有《答罗正之惠绵扇诗》、杨万里也有《谢人送常州草虫扇诗》等等。

另有文人相惜，赠扇助贫的，如黄山谷有诗：《以十扇送郑天隐》：“人贫鹅雁聒邻墙，公贫琢诗声绕梁，坐客有毡吾不爱、暑榻无扇公自凉，党锢诸生尊孺子，建安文人先传长，遣奴送箠非为好，恐有佳客或登堂。”

文人赠扇，是秀才人情，惠而不费。涉及他物，便有辱“清誉”了。据传明代李东阳，其门人遣使封送两帕四扇给他，他认为留下扇子供题字作画尚可，而帕子则不适宜，便启封“取扇，而归其帕。”其实，帕、扇并赠，在明代亦是习俗，《金瓶梅》写宋代事，成书于明，常隐明代社会风俗于其中。其第三十六回，写安进士拜会西门庆，就送了“书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

一般老百姓间，送扇则取其实用之意。唐·冯贽《云仙杂记》记，唐时“洛阳人家端午赠遗辟瘟扇”。据称端午相赠扇，起于唐太宗之提倡，唐时高彦休《群居解颐》中记“岭南风俗”条，讲岭南地区地暖，“其俗，入冬好食馄饨，往往稍暄食，须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遗。”

送扇是雅事，但要求实，要两情相洽才宜。清石成金写《传家宝·涉世方略》，就说到：“凡馈送亲友礼物，须要因人而施，譬如富贵人，则以金珠玩好、书画扇帖是其所喜，贫贱人惟以柴米银钱，乃为急需。若送不急之礼物，令受者不得实惠，是以有用之金钱而置无用之地也。虽送，如同未送。”不仅如此，馈扇还要注意地方习俗。台湾、港澳等地，据说馈赠不用扇，因方音说“送扇”如“送丧”。且扇子夏用而秋弃，不能久长，所以当地有俗谚：“送扇无相长。”朋友间送扇子，正如以红笔字写信，表示“绝交”，无怪其列为“禁忌”，要对之郑重其事了。但事也有例外，川籍诗人流沙河近年曾将金人元好问之词《临江仙·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书于扇，托人赠给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文学

院长余光中，而余未以为“忌”，且有诗作《蜀人赠扇记》回报。二人经一段时间“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终于聚于成都，同游武侯祠。

3-6 爱情信物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孟圣哲也不回避。男女生情，往往互赠信物，以证誓盟，以系心声，《诗》三百篇，反映儿女情爱的不少，写到他们以“彤管”与“蕢”、“芍药”之类小草相赠；或是投之以“木瓜”、“木桃”、“木李”等果子，报之以“琼琚”、“琼瑶”、“琼玖”等美玉，为什么？“永以为好也”（双方永远相好的信物表记）。

社会进化，物质渐丰富，男女间定情信物也渐多样化起来。“同心结”、“鸳鸯帕”、“双胜环”、“碧玉簪”、“凤头钗”、“和合盒”，都暗寓情意。扇和扇坠也算是诸多信物中之皎皎者。团扇，兴起于汉代，以素罗、细绢、轻縠、织绫为圆形扇面，中分处夹以扇柄，匀净对称、素质洁白，寓坚贞、纯洁、团圆、和谐之意，以喻夫妇，视若祝福。有诗道：“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正道出男女心中共鸣之意，千余年来，倍受青睐。都有“同心如可赠，持表合欢情。”（唐·李峤）的共感。《子夜四时歌·夏歌》之一有句：“含桃已中食，郎赠合欢扇。深感同心意，兰室期相见。”写出恋中女子情浓时的娇羞、期盼。

晋代书圣王羲之之子献之，与桃叶笃爱，于秦淮河上渡口歌送桃叶：

“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缠绵。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楫迎汝。”

桃叶有《答王团扇歌》：

“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团扇复向谁，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以团扇为喻，寓相托相依之情。

扇为男女爱情信物，在东晋画家顾恺之传世精品《洛神赋图》中，有神到妙笔为之例证。据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洛神赋图》为宋摹本，保留了顾恺之的艺术特色。全卷结构精妙，设色古艳，衍绎曹植名作《洛神赋》，处处抒发着诗般情调，是一完整连环画卷。画卷分三部分，层次分明而又曲折细致地描绘曹植与洛神（宓妃）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第一部分为“惊艳”，画卷开处，一带松冈，高柳临风，曹植一行来到洛水之滨，惊看洛神出现：洛神云髻峨峨、轻裾飘飘，手执莲瓣状羽扇，凌风回翔于碧波之间，翩若惊鸿，宛如游龙（见图3-5）。第二部分为“陈情”，曹植向洛神倾诉爱慕之情，洛神为之感动，转而互诉衷肠，画面有低回婉媚缓歌轻唱之态。尔后青鸟传情，洛神驾六龙云车含情脉脉辞去。第三部分“偕逝”，由神驰转入现实，洛神回到曹植身边，乘楼船过洛水，驷马宝车，人神共载。红烛高烧，喜结良缘。长卷上洛神出现之时，手持一柄红羽团扇，飘忽所至，时时在握；画卷后卷，楼船渡洛，洛神倚于曹植身旁，一柄羽扇已赠传至曹植手中，两心相悦、借物传情，待掩卷之际，赋归的车中，曹植仍捻扇回眸，深情依依。《洛神赋》本非是写实之作，但人们感曹植与甄妃遭遇之不幸，愿洛神为甄妃之化身，人神共成一段佳话，此画图写出万千普通人心理。而洛神爱情的信物——羽扇一柄，为画幅添诗意妙笔。

古时少女更多方寄托情思，形之于物，扇上要织作“合欢”图案，有所谓“扇织鸳鸯文”（宋·李贺《乐辞》）。有新词章要题在“鸳鸯扇”上暗自欣赏，“歌彻阳春酒半醺，玉尖搦管蘸香云，新词未上鸳鸯扇，醉墨先污蛱蝶裙”（元·杨维禎《学书诗》），也许道出初春少女的朦胧情意。

七夕乞巧是历来女子独占的时令习俗，穿针乞巧，祈祷幸



图 3-5 执比翼羽扇之洛神

(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福，“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持缝合欢扇。”（南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写下了女子羞怯而诚信穿针乞巧

的心情，双眼针、合欢扇，自寓“成双捉对”，“两相合欢”之意。

也许一双两好是人们共同心理，皇家宗室也不例外。据晋代张敞《东宫归事》记晋代太子纳妃，要具“同心扇二十”，“同心扇”以示“同心”，这与后来的“同心结”、“双胜”当是同样含义。

情好夫妇的别离期间思念之情，也会通过作为昔日信物或赠别念物的扇子而表露出来。“佳期竟不归，春物坐芳菲。拂匣看离扇，开箱见别衣。并梧生未合，宫槐卷复稀；不及含泥燕，从来相逐飞。”（梁·庾肩吾《赋得有所思行》）睹物思人，睹物伤情，道出女子图“命运与共，如燕双飞”的心愿。

青年男女，又有借扇面之画，来表达爱情忠贞的，清代民歌《杂曲·情人送奴一把扇》：“情人送奴一把扇，一面是水，一面是山。画的山，层层叠叠真好看。画的水，曲曲弯弯流不断。山靠水来水靠山，山要离别，除非山崩水流断。”看似平淡，实情深意切，质朴动人，明快温婉。山的“层层叠叠”，是女子心中情人健美挺拔的暗喻，也是男女忠贞不二、稳固永恒的象征；水的“曲曲弯弯”，是女子柔情似水、清纯细腻、悱恻缠绵的写照。男似山，女如水，“山靠水”，“水靠山”，两相依傍，合而如一。两情相悦，矢志不渝，若要山与水分离，“除非山崩水流断”。言俗义雅，内蕴坚毅。这类情歌，古今在在多有。如今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三月三”，有“扇歌”之风，扇上画花鸟，写情歌，男女相互赠答示爱。

古代男女间交往，时或开放，而多被列为“大防”，故“一见钟情”的时有发生。宋元以来小说戏曲中描写了不少“赠扇”定情的故事，多是当时世情的写照，明通俗小说《鼓掌绝尘》中，写杜开先与韩玉姿，康汝平与韩蕙姿的私情，便从题诗“草木知春意，谁人不解情。心中无别念，只虑此舟行。”的一柄纨扇开始，“撇扇”、“拾扇”、“和诗”、“还扇”结成一段曲折姻缘。《石点头》中“玉箫女再世玉环缘”，写唐代西川节度韦皋与其妾

玉箫的两世姻缘，也是一柄题诗纨扇为月老，但诸多作品中，最富于情趣，且启人深思的，当推明末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了，写儿女离合之情，寓家邦兴亡之恨。据真人实事，以椽笔钩描，通过“赠扇”、“溅扇”、“画扇”、“寄扇”、“撕扇”种种情节，层层推进，以一柄“桃花扇”串写了儿女深情、爱的坚贞、别梦依依、人事沧桑，国破悲凉，魂归无处的人情世态，不拘小情，而彰大义，读之撼人心弦。尤其对照史实，人们对李香君、侯朝宗之情缘悲苦，自是一番感慨。清人有题《桃花扇》绝句：“青楼侠气触公卿，珠翠全抛党祸成，门外乌啼乌柏树，桃花扇底送侯生，”“竞指秦淮作战场，美人扇上写兴亡，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人读《桃花扇》，能不凛然于心？定情信物之桃花扇，偏又卓然超出乎私情之外。

3-7 综合艺术载体

中国的扇子，既是实用的器物，也是综合多种类技艺的工艺品，更有臻于完美的艺术品。

扇子，其制作涉及到编织、雕刻、镶嵌、髹漆、图案设计、拉花、烫花、绘画、书法、文学等诸方面，是综合艺术的载体。

中国扇子的艺术性尤其体现在它与书画结缘。宋、元、明、清以来，文人雅士，喜在团扇、折扇上题字作画，书画扇面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别体之作”，实堪相与鉴赏把玩。尤其明清以来，折扇上书画，题材广泛，技艺精湛，画则花鸟虫鱼、山水木石、烟云雾霭、旅人庐舍、唱晚渔舟、琼楼玉宇、弦管笙箫；书则真、草、隶、篆、钟鼎、石鼓、诗赋词章；行笔或细针密缕，或潇洒豪放，或澹泊平远，或浓重古朴；技法则或铁线勾勒、或没骨花卉、或工笔重彩、或泼墨写意，素面扇因书画妙笔倍增颜色，金笺面现重彩更显富丽。扇骨配合扇面，也巧为装饰，若施以雕刻，则或为阴刻或为阳雕，或分沙地平地，或留青

或贴簧；或疏竹、兰、梅，或甲骨、钟鼎、石鼓、瓦当、砖碑、博古图案。若镶贴，则玉石、象牙、玳瑁、玛瑙、琥珀、紫檀、乌木。若镶嵌，则螺钿、银丝，现图案纹样。也可髹饰漆骨，则八宝、推光、槟榔、珊瑚、菠萝、金星。即使素股，也精工揩磨、制作水磨玉竹扇骨。一扇之成，必综合多种技艺之实施，须使整体和谐，富有节奏的韵律美，则不仅需要“技”，尤其需要“艺”，手执书画折扇，“江山归一握，咫尺藏万机，开合尽人意，舒展悟妙理。”不仅取凉招风而已。

檀香扇、象牙扇是艺术性扇种，更具装饰作用。雕刻不只是一般纸折扇边骨之浅刻浮雕，而施以镂空透雕，是“三花”工艺重要组成部分。檀香扇、象牙扇的整个制作，首先需要图案设计，要考虑到整体造形与装饰纹样，要达到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扇的形、色及装饰要美；实用性则要求安全、便利、舒适、合用，一面给人美感的扇子，舒展开来，线面结合精当，疏密搭配合度。一面扇子之画面、纹样的配合、展现，也需要文学艺术、绘画、书法的深厚功底，出之深，观之雅，不流于浅俗，才能雅俗共赏。美而雅的扇子设计的实现，则集中镂、雕、嵌、刻、烫多种技艺于一体。苏州檀香扇厂制出的 52 厘米双画异样拉烫镶嵌檀香扇《琴棋书画》，典雅的细拉花底纹上，拉烫结合，以拉花镂空线条之“虚”，烘托烫花画面之“实”，烫花焦痕的深浅不一，现出层次分明的云天树荫下，四组仕女进行琴、棋、书、画活动的雅致画面。画面上局部镶嵌着有微雕书画之象牙片，边骨镶嵌“琴棋书画”四字。展扇一观，雅兴清心，顿忘暑热。该扇类 1984 年入选国家级工艺美术珍品。

中国扇，是中国多种技艺综合形成的艺术品，是中国文化丰富内涵的一方面体现。无怪近年山东曲阜开展修学“孔门六艺”旅游项目，所吸引的“洋书生”们，会身穿阔袍广袖古装、头戴方型“卜帽”、特别手执折扇，到孔庙杏坛，参加开学典礼（《人民画报》1996 年 7 月号照片，见图 3-6）。



图 3-6 在山东曲阜参加修学旅游的洋书生身着中国古代学士服、手执中国扇在孔墓前领取修习“六艺”结业证书
(《人民画报》)

3-8 扇与医药

扇与治病疗疾有关联，也许出人意外，难免有“风马牛不相及”之诮，其实不然。中医忌重病人扇风，重病者衰败，实“弱不经风”，小儿麻疹等症也是禁风的；宁波人习俗，产妇“坐月子”不能碰蒲葵扇，认为蒲葵扇扇出之风“劲厉而带阴性，容易使产妇致病”。这些当然都与用扇绝缘。但扇还可入药，竟有其药用价值。

苏轼《东坡志林》，曾记述欧阳修讲的医疗故事：“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桵（桵、舵）牙为施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苓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

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民间信奉“吃什么（脏器）养什么（脏器），医什么（脏器之病）”的验方，是有效、抑无效？有无科学道理在？有时确是不易致诘——“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

然而一代药圣李时珍在其蜚声中外的不朽著作《本草纲目》中，是肯定这种疗法，并作了推荐的。《本草纲目》列“蒲草”条，其“主治”栏，引唐开元中之三原县尉陈藏器所撰《本草拾遗》内容，有如下文字：

“主治：

陈藏器曰：败蒲扇灰和粉，粉身止汗。弥败者佳。新造屋四隅下埋之，蚊永不入。

李时珍曰：烧灰，酒服一钱，止盗汗及妇人血崩、月水不断”。

这里不是说竹扇，而是破旧蒲草扇，且越是陈旧越好。粉末状物扑身上，可止汗，尚能理解。至于埋在房子四角，可防蚊虫进入，而且是“长效”的，难免启人疑窦，是否蒲扇灰含特殊挥发质，而有驱蚊功能呢？未敢断言。然而，蒲扇烧灰、酒服，以止盗汗及治妇科病，李时珍谅是决不会妄下结论，轻易推荐给世人的吧。

古籍中尚可见到一些有关扇与医疗的零星记载。如《金门岁节》称唐时“洛阳人家端午赠遗辟瘟扇。”辟瘟扇如何辟瘟（防时疫）？如何制备？谅都已失传了。刘恂《岭表录异》：“蚊母鸟，形如青鹞，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清代张燕昌撰《羽扇谱》，朱炎作序提到：“袁达德《禽虫述》云：‘鹞羽辟蚊’。利用之余，兼有利益。且不独鹞也，湖州人有黑鹰毛扇，对汗挥之，多温风而不伤腠理。”《羽扇谱》还称：角鹰羽扇，“相传握之可退疹子，小儿卧时覆其体，治惊退热”，这些记载符实与否，笔者不拟妄断。不过檀香扇有辟虫功效，衣箱中置檀香扇，衣不生虫。当然这是檀香之功，似非过甚其辞。浙江绍兴人称棕竹扇为

“雄鸡毛”誉其好看，据说执“棕竹扇”可防“中风”。

笔者早年听说民间秘传治跌打损伤用“铁扇散”，据称受了“红伤”（外伤），哪怕血肉狼藉，气息奄奄，神志昏迷，生命垂危，只要“名手”（内行，指会治伤的武师）给病人按摩，活动血脉后，将“铁扇散”药粉撒敷伤口之上，再用几把大芭蕉扇猛扇几十下，就能令患者苏醒，起死回生。事属“不传之秘”，局外人难说道其详。后读李汝珍的《镜花缘》，第二十九回“服妙药幼子回春 传奇方老翁济世”，记海外歧舌国世子坠马重伤，多九公用“铁扇散”为之治愈。书中述多九公“来到王府，进了内室，只见世子睡在床上，两腿俱伤，头破血出，因跌的过重，昏迷不醒。多九公托通使（翻译）取了半碗童便，对了半碗黄酒，把世子牙关撬开，慢慢灌入。又从怀中取出药瓶，将药末倒出，敷在头上破损处；随即取出一把纸扇，一面敷药，一面用力狠扇。众宫人看见都鼓噪喊叫起来。通使道：‘大贤暂停贵手！世子跌到如此光景，命在垂危，避风还恐避不来，如何反用扇扇？岂非雪上加霜么？’多九公道：‘老夫所敷之药，名叫“铁扇散”，必须用扇扇之，方能立时结疤，可免破伤后患。此方乃异人所传，老夫用之年久。敷药时虽用铁扇扇他，也无妨碍，所以叫作“铁扇散”。尊驾只管放心，老夫岂敢以人命为儿戏！’一面说话，仍是手不停扇。不多时，那些伤处果然俱已结疤。世子渐渐苏醒，口中呻吟不绝。……（多九公又将七厘散）药瓶取出，把药秤了七厘，用烧酒冲调，给世子服了。又取许多七厘散，也用烧酒和匀，敷在两腿损伤处。世子服药，略觉宁静，渐渐睡去。”

多九公治好世子等人病症。国王以音韵字母表相赠。多九公留下铁扇散药方为报。

“铁扇散：

象皮（切薄片，用铁筛微火焙黄色，以干为度）肆钱；龙骨（用上白者）肆钱；古石灰（须数百年者方佳）肆两；枯白矾

(将生矾入锅熬透，以体轻方妙)肆两；寸柏香（即松香之黑色者）肆两；松香肆两（与寸柏香一同镕化，倾水中，取出晾干）。

共研极细末，收磁罐中。遇刀石破伤，或食噪割断，或腹破肠出，用药即敷伤口，以扇扇之，立时收口结疤。忌卧热处。如伤处发肿，煎黄连水以翎毛蘸涂之即消。”——研究“镜花缘”的学者，称书中所记技艺医药多属实。不知此药方果有奇效否？

3-9 神佛供品

扇子是人世之用品，却也曾被用来作为供奉仙佛、祭祀神鬼的供品。

东晋僧人法显自长安西行，赴天竺（今印度）等地礼佛游学，求取真经，历十四年，归国后写成《佛国记》，载其巡游三十四国经历。他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王城，城中有五千僧的大寺院“无畏山”（即阿那祇祇里，为斯里兰卡最著名两大佛寺之一。）“寺中起一佛殿，金银镂刻，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佛）象，高二丈许……。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拆，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这里间接透露，远贸商人以白绢扇供佛，祈求平安；白绢扇在晋代也是较贵重的用品，远携至狮子国献于佛前，顶礼膜拜，却也一片虔诚。

唐·苏鹗撰《杜阳杂编》，记唐代宗至懿宗十朝事，所述远方奇技异物，多出虚构。有一则讲到代宗皇帝崇奉佛教，大历年间（766—779年）有暹罗国进贡镶珠玉沉檀雕的“万佛山”，帝以“九光扇”置于山之岩岫间供奉佛菩萨，以致入道场礼佛的僧人，以为见到的九色光是显灵的佛光。

宋徽宗好道，自称“道君皇帝”，天下各州县，处处有道观，“皆赐威仪，设于殿帐座外面南”沿东西壁，各有两架，每架插六物，规定有五明扇、鹤扇。至今青岛崂山太清宫三官殿内，中间供桌两端设小木架列两布折扇，具黄红二色。也许是其遗意。

以上都是以贵重扇子供奉的。也有不佞佛、不信鬼神者，别是一番态度。南朝齐武帝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主张简约供神，夏禹庙每有祷祀，必过盛其事，糜费不计，肖子良深不以为然，主张欲表对其崇敬之诚，供列果粽，“岁献扇簟”就已足够。这“扇”就是招凉之扇。

我国历代王朝，对奉祀国姓列祖列宗的太庙，规定有“时享”、“荐新”的吉礼仪注。“时享”是四时定规的祭祀、仪物有制；“荐新”则逐月以新熟五谷或其他时新食物祭祀祖考。自秦汉以降，对皇室诸陵寝，也有“拜陵”之礼，或皇帝亲谒，或遣“太常卿”等专职官员行礼，定时进行祭祀、献供。唐代规定“荐新于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扇子也是进献之物。据《新唐书·礼乐志第四》载：“天宝二年始以九月朔荐衣于诸陵。又常以寒食荐饧粥、鸡球、雷车，五月五日荐衣扇。”五月五日，时届初夏，节令变换，人始着夏装，唐代“端午赠扇”已相沿成习，皇室向陵寝先祖亡灵献夏衣、凉扇，是崇祀祖先、“祭如在”意识的体现。

扇能供奉仙佛神鬼，也许“一诚有感”，扇也可用之于招请神灵。历史上彝族社会的毕摩（祭司），其仗以与神联系、实施法术的法器中，就有“克勒”——神扇，用竹篾编织成圆扇形，夹以木柄。木柄顶端饰二木雕之“阿普依曲”神鸟，中端雕有鹰、虎图案。用以招请神灵、驱妖辟邪。道教中也有以扇招神驱妖的铁闻。

在早年印制的佛道仙神的图像中，出现有不同样式的扇子，是持有者的特色标志（见图 3-7）。



图 3-7(1) 佛教护法神摩利支天手执有“卐”字图案的长柄扇



图 3-7(2) 执麈尾扇、蕉叶扇的罗汉



图 3-7(3) 道教“三清”之道德天尊
(太上老君)



图 3-7(4) 东晋名道士许逊手捧蕉叶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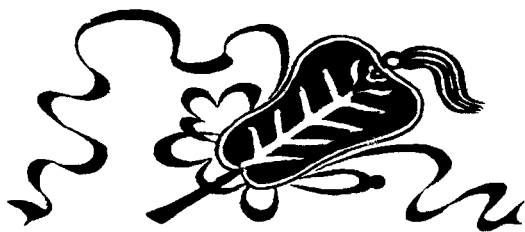


图 3-7(5) “八仙”之一手执芭蕉宝扇的
汉钟离与“暗八仙”图记



图 3-7(6) 传说中的药王爷



图 3-7(7) 泥人张作品《钟馗嫁妹》(局部)

3-10 扇之杂用

主要为招风取凉的扇子，历史曾赋予他意外的功能。

扇子曾作为指挥军事战斗的标志。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形象，可谓妇孺皆知。湖北襄樊市隆中，是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现修复的孔明故居“草庐”悬楹联一副：“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轻摇白羽扇从容镇定地指挥三军的诸葛亮如现眼前。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塑造了东吴都督周瑜之英发雄姿：“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成就“火烧赤壁破

曹公”的不世勋业。并世双雄，羽扇挥军，不只是艺术描绘，却都于史有据，不过当事者另有其人。《晋书》记载，晋惠帝时，广陵相陈敏反，顾荣聚舟控江截击，顾荣“麾以羽扇”，属军奋进，陈敏之众溃散。时当永嘉元年（307年）二月，羽扇决非用以取凉，实是“麾军”标志。特用白羽扇，以其醒目，“以自表异，而令军众瞻求易见。”（宋·程大昌《演繁露》）使指挥意图迅即施行。

扇的指挥作用，在后代仍见于实施。例如在明代万历年间，吴中义愤之举，五人墓一事最著。五人墓旁有葛诚（成）墓，葛成是当时挥扇起事的首领。万历29年，司礼太监孙隆以督织造驻苏州，纳贿委官，勒索商税，民不堪命。崑山人葛成率众2000人，分作六队，一人摇蕉扇前行，后执挺随之，殴委官头目，裂其尸，葛成慷慨就狱。蕉扇在此成了起事的指挥标志。

古有书绅之习，而书扇者也有特为“座右铭”于扇上，或书喜爱之警句，或直抒胸臆。五代时范质，早年落魄，曾在扇上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后历仕五朝，入宋封鲁国公，能廉介自持。明代于谦，年轻时一首《石灰吟》，传留数百年，“要留清白在人间，”文如其人。他还曾有书扇句：“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时。”后在兵部任上，多所兴革。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瓦剌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总督军务，注意整顿军备，部署战守，佐景帝“戡乱保邦、奠安宗社，”实现重扶社稷夙愿。张煌言有诗称：“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推崇于谦与岳飞齐名，而其廉洁、正直也足与包拯、海瑞比肩。历史上另有一位题诗扇上，称“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的，可惜言与行违悖太过。此人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他南征至维扬（今扬州），曾望江左赋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颇有“混一宇内”的王者气度。但后来谋篡为金国主，猜忌残忍，荒淫过恶，致史臣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末代皇帝溥仪，30年代曾

有一折扇，为一日人所赠，上题“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溥仪对此诗句掌故心如明镜。1932年元月，日关东军高参坂垣征四郎同溥仪见面互致问候时，坂垣即吟上诗句，溥仪答“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为知交。后来溥仪作“满洲国”儿皇帝，坂垣任总顾问，扇诗中可谓隐藏天机。对比抗战初期救国七君子出狱后扇书之坦坦荡荡，真有云泥之别（见图3-8）。



图3-8 救国七君子题词扇面（1937年）

扇子也可作为行事的“信物”使用，不少戏曲、电影中时有表现。电视剧《包公案》中，宋仁宗私访遇险，便以书“长河落日”的御扇为“信物”，遣人传信包拯救驾。豫剧《讨饭国舅》中，“讨饭花子封国舅，明查暗访解民忧”，就凭汉皇赐一题五言四句的折扇为“信物”，令花子为钦差入民间查访。电影《黑三角》中，敌特“猫头鹰”接头暗语“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外，展示的接头“信物”便是悬玉扇坠的一柄诗扇。这些情节都并非完全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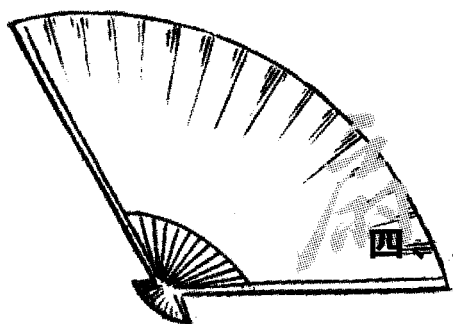
佛徒谈禅，有“棒喝”顿悟之说，儒者论道，也借扇喻理。明代王阳明与两学生王汝中、省曾坐室中，天气闷热，王阳明命二生用扇取凉，省曾连说“不敢！”怕在老师面前放肆失礼，“非

礼勿动。”王阳明训导他：“圣人之学，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模样。”借侍坐时能否用扇的问题，讲解《论语》中孔子与曾子言志一章，剖析“因材施教”的深意，从小扇上引出一大道理。儒者传道解惑，而僧家谈禅悟性。北宋时，佛教南宗禅宗五宗之一的临济宗善昭法师（945—1022年），禅风机锋险峻。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的意旨？”法师答曰：“青绢扇子风很凉。”禅机谁知？识者自悟。

扇可作为“武器”，也许出人意外，但清末确实有过暗藏防身小刀的折扇，正如手杖中藏剑刺一样、当然不列入“十八般武器”。但武侠小说中所写作为武器的扇，是显示超水平的绝艺的“奇门兵器”，纯钢扇骨，末端锋尖，合扇当短棒、匕首、判官笔，撒开如劈刀、利斧、峨嵋刺，又可射发暗器，喷洒毒汁，全凭武侠小说大师们指东划西。明清之际，曾有一部名《十把穿金扇》的小说，写十把穿金扇的十妙、十绝之处，最绝是：将扇面展放一折，能炸得方圆四十里内山倒水干，人畜尽毁。若全展放，则直如现今之热核爆炸。——当然，扇无此功用，更无此异能，只不过作者借扇作为其驰骋幻想之道具而已。

扇鲜能武，却实能“文”。扇子确实是戏剧曲艺，乐舞杂技的常用道具。如今更跻身于体育健身、时装表演活动之中。都有不俗表现。旅游用扇还有广告、导游的副作用。

扇有雅扇、有粗扇。雅扇中有专制成大型挂扇（壁扇）以悬室内作装饰的，或为彩绘纸折扇，或为香木扇。有的上制当年年历，扩展其实用功能。不少粗糙扇类，如大葵扇、蒲草扇，粗篾扇、油纸扇在生活中更可供临时役使，应人急用。如遮阳、挡雨、捧手上当盛零碎物的盘碟，抛地上当隔潮的坐垫，完整如新时招风取凉，破旧残败时扇炉生火，而尽其用。



四 扇子产销漫话

4-1 古代制扇技艺一瞥

古扇以仪仗扇应用最早，服役于王室。《周礼·春官》记载，设“巾车”之官，为车官之长，掌公车之政令，专司帝后车驾及配套旗物，取冬官所掌百工制作交付使用。雉尾扇随辇车出入蔽风尘，有专工配合制作，技艺要求自有定则。后赵石虎出宫，以“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夹乘輿而行。该扇用蝉翼薄之纯金箔而制，两面彩漆画，中之五明方贴云母片，彩色明彻，必精工巧制。唐设置孔雀扇，宋元明清仪仗扇中又须彩绘罗绣，有专职丝绣龙凤花草的。

招凉竹扇，战国实物，扇面篾薄漆匀，编织精致，纹样优美，色泽艳丽。秦汉以降，工艺一脉相承，益见其精。古代一些词赋文句中可窥一斑，如“形五离而九折，篾整解而缕分”（魏·曹植）；“剖篾于毫缕”（晋·傅咸）；“篾疑秋蝉翼”（晋·许询）；“复有修竹，剖析毫芒”（唐·张九龄）无不透露出匠人剖竹制篾，

薄如蝉翼，细比毫芒，精工巧作。更有以“箴铺银薄露花轻”之句（唐·张祐），对成品竹扇之形、色、质称誉不置。

汉晋团扇，面料取素（白色生绢）、纨（白色细绢）、纱（绢之轻细者）、绡（生丝织薄纱绢）、绫（薄而有彩文丝织品）、罗（轻软有椒眼纹丝织品）、绋（精白细葛布）等织物。名贵团扇讲究齐纨、楚竹（斑竹），精致者，“裁筠比雾，裂素轻蝉”，“团纱映似月，蝉翼望如空。”晋时采画入扇，匠人更精心妙构。后更镶嵌珍宝，日竞奢靡，南齐丘巨源《咏七宝画团扇诗》写道：“妙缟贵东夏，巧媛出吴闾。裁状白玉璧，缝似明月轮。表里镶七宝，中藏骇鸡珍。画作景山树，图为河洛神”。镶嵌工艺也用于扇上，七宝画团扇实际转化为艺术观赏品。檀木也被用作扇柄，“文筠析缕，香发海檀。”（梁简文帝）

隋唐之时，制扇技艺依然是上乘水平。“匠者呈巧，所重惟素，织飞禽而写妙，规晓月以成圆。叶随意出，花逐情妍。饰金翠而作彩，织胶漆以期坚。”（唐·田鹤《扇赋》）隋唐时还将缣丝工艺引入扇面画中，织出缣丝画团扇。后世名满华夏的川扇也开始进入仕宦之家。

隋唐至两宋，团扇发展应用，臻于顶峰，两宋时作书画于团扇，流风遍于社会各阶层。开封、杭州都一度制扇、售扇业兴隆，制扇技艺亦精。其后摺扇兴起，团扇在明代急遽衰落，虽未绝迹，但已远不如摺扇被人看重。不过团扇制作技艺并未沦丧。明方以智《物理小识》谓当时“有折团扇”。清代俞樾则谓“今杭州市中鬻扇者，有舒之则为团扇，敛之则与摺扇无异者，岂即古之折团扇耶？”

明永乐皇帝喜折扇“卷舒之便”，命皇家工匠大量制造。始制扇“不过茧纸薄面而已”，其后命“每年多造重金者进御”。万历年间，四川布政司督造进贡的川扇，花样名目繁多，据《枣林杂俎》列有花样彩画面的各式龙凤扇，又有俱是金钉铰彩画面浑贴雕边骨的龙凤舟船扇、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扇、四阳捧寿福禄

扇、百子扇、群仙捧寿扇、松竹梅结寿福禄扇、七夕银河会扇、菊花兔儿扇、天师降五毒扇、四兽朝麒麟扇、孔雀牡丹扇、苍松皓月扇、菊花仙子扇、闲花扇、满地娇翎毛扇、金菊对芙蓉扇、锦帐花木猫儿扇、人物故事扇、四季花扇、茶梅花草虫扇、聚香扇、白泽五毒扇、盆景五毒扇、八蛮进宝扇、百鸟朝风扇、盘桃（蟠桃）捧寿扇等品类，大都是按扇面图样分类。文震亨《长物志》称“川中蜀府制以进御，有金铰藤骨面薄如轻绡者，最为贵重。”明杨循吉《摺扇赋》形容：“又见其皓茧裁容，素藤张面，洒金星以作饰，削牙钉而为键，紫檀槪槪而板吻无痕，玄珠圆圆而蒂垂如施。”据《在园杂志》讲，这类金扇“其钉铰眼钱皆用精金，每扇价值五金。”

全国不少产地因制作优质扇，形成名牌，如真金川扇、真金杭扇、真金苏扇、弋阳金扇、襄扇等。出名扇必有独特技艺，必有名匠。

在明代，宣德（1426—1435年）以后，江南制扇名匠，先有李昭、马勋。李昭以尖根见长，在京师尤为贵重，后人有诗称“旧京扇贵李昭骨”之句。旧京即指金陵，明时为“留都”，当时李昭竹扇骨、王孟仁画扇面，称为二绝。有诗称：“李郎竹骨王郎画，三十年前盛有名，今日因君睹遗墨，却思骑马凤台行。”（周晖《金陵琐事》）推崇备至。有人评价李昭制扇，称“不数骨，坚厚，无洼隆，挥之纯然。”（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马勋则擅长圆头之扇，人称之为“马圆头”，所制扇“圆根疏骨，阖辟信手。”后又有李贇、马福、刘永晖、濮仲谦、李耀（李文甫）、沈少楼、“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秦一爵（秦一姐）、沈兼（沈两之）等人，“一扇之制，精坚脆薄”，“浑坚精致”，可谓名家辈出。其中不少名手制扇为鉴赏家列为“吴中绝技”，称“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评价“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而进乎道

矣。”（张岱《陶庵梦忆》）。名家制扇，市场价值亦高，万历时，“沈少楼、柳玉台，价涨至每柄一金；而蒋苏台制作扇骨尤称绝技，一柄价三四金，满市争购，如大古董，被人称为‘扇妖’。”（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大复曾记亲见刘玉台（柳玉台？）制扇，能“手削竹如风，聚竹称之，轻重正等，不差杪忽。”据刘自称：“吾妙在用胶，得我法，用之则开，合之则藏，不劳腕力，如蜀府扇也。”刘之前，有曹大本，擅制长柄扇骨“取材甚长，要于整净”，其所制扇配以周东村画、文征明书法，并称为“旧扇中三绝”。张大复还曾见张静原一扇，称其“美而净，展阖如意，令人不忍去手。”

有些制扇世家，代传其艺，为文人所重视。成化、弘治间，有方家制之“方扇”，名士文征明“非方扇不书”。万历时掌翰林院、天启时进礼部尚书的王图（谥文肃）为人书扇，必问“是张芝山白簞否？”当时张家扇名声几满天下。

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写到折叠扇时，分析当时制扇工艺，称川扇“轻而易收”，质轻而开阖自如，所用‘绵漆不畏风日’，漆骨不回潮起泡。蜀府制扇用丹棱绵纸，有藤骨者，以桫欏（油柿）实制之柿油涂扇面为底，徽州、杭州更在桫色地上加金加彩，用金银铰，统名之“蜀府扇”。明时折扇，竹骨多出江南福建等地，而江苏吴中之水磨、紫檀、棕竹、桃榔、相思、湘妃斑竹为边尤佳。大边有雕刻者，莆田漆骨有黑紫红各色。

当时也有作假冒充名品扇的。辨识旧川扇，要根据纸质与题款，若嗅之无特殊纸漆气味，则是假冒。然伪者常“以纸封而烟薰之”；扇面书画“以苏白地毛金为贵，（而）伪者铜锡箔薰，或以沔阳沙虫矢薰”制。骨应漆，而“南京以油”作假，扇面胶气，则以“鹿血，绢拭之”。作假而似真，也是制扇工艺之特技。

清代，不少制扇行家，在技艺上也有创新。例如杭州之芳风馆，累世以售扇为业，相传久远，乾嘉间已为富一方。制扇技艺，有颇足称道的，旧传之一柄“百骨扇”，已藏传几代，其色

古润苍细，扇骨百根，虽骨多而并不厚大。

《白下琐言》记南京三山街绸缎廊一带，作摺纸扇的不下数十家，以张氏庆云馆为最。“揩磨光熟，纸料洁厚，远方来购，其价较高。”也是技精质高而价昂。

清代，南京制折扇，集中在东南部通济门外和东北郊栖霞镇石埠桥两处。石埠桥是三瓮青石大桥，横跨九乡河上，桥下为只百十户人家的小集市，但制扇历史一复悠久。

金陵折扇虽品类不多，只竹、木两种。普通的以竹为扇骨；高档的则有檀香、桃丝竹、乌木扇骨的。但扇骨制作有水磨、模雕两品。水磨扇骨，润滑如玉，光可鉴人；模雕则在边骨上镌刻图案词章，能者可在两边骨面上，刻上苏东坡《赤壁赋》全文。扇面以素洁纸为之，称“苏面”，行销极广。江宁仰侍川为当时制扇名匠，所制扇极有名，深受人欢迎，呼为“仰氏扇”；还有伊莘野的“伊氏素纸扇”，皆名闻遐迩。

清代制扇，有些别出心裁的闲品，如镂空扇骨或空圆钉铰，中藏牙牌、骰子的。故宫存一柄象牙折扇，扇柄中部内镶宝石小钟表。若非精湛技艺，无法制成。

4-2 古代扇子销售

扇子作为人们生活中特定的需用品，也如同一般商品遵循供求的法则。有所需求，则有所生产，有所供应。

古代有关扇子产销情况，不见于先秦典籍。但春秋列国，商业兴旺，孔子门徒子贡以货殖起家；魏国商人弦高运途贩牛。如果扇子象后代那样为生活所必需，应是有人贩货的。否则军中“禁扇去笠”，这扇笠当不是自给自足的，必有产销环节。

晋代，何植曾“以缚苇织扇为业”，以奉养双亲；戴山老姥，曾卖六角竹扇，王羲之为之书扇提价。何植与戴山老姥，都只是个体经营、自产自销。但谢安的同乡，则是由岭南贩运五万蒲葵

扇到南京，可见在晋代，扇子生意已是形成一定规模。坐商、行商（长、短途贩运）都有利可图，连谢安的这位同乡由中宿县罢任回乡，也顺便“下海”弄潮，而且巧妙地利用名人效应作商业广告，“士庶竞市，价增数倍。”东晋法显曾在狮子国见到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佛前，如这是大批货扇中的一把，则扇子当时已是国际贸易的品类了。

到了唐代，每年时近夏令，扇子生意特别兴旺。李淳《秦中岁时记》记载，长安市在唐文宗太和八年：“端午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扇市，这是指以出售扇子等夏令用品的季节性市场，达官贵人，黎民百姓都竞相光顾，车马入市，极一时之盛，唐代每年为例。延及后世，万历时（1600年前后），明代云南及四川成都风俗，尤其是“五月卖扇子街中，谓之扇市”。

唐五代时期，浙江的竹扇，福建的文扇，桐皮扇，山西扇都是地方名产。两宋时代，城市商业特别发达。东京汴梁（开封）、行在（临安，今杭州）两处皆“御辇之下”，更为繁胜。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京师极其繁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买卖兴隆。州桥东西沿汴河大街，多“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或“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州桥以东，南临汴河大街之相国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寺内“第三门皆动用什物”，“（佛）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其中便有扇子买卖。江少虞《事实类苑》就记其本人于熙宁（1068—1077年）末，“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鸦青纸（厚如饼）摺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采，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舫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予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此时上距端拱元年已八九十年，日本折扇已渐渗入中国

市场。除了舶来品，当也有土产的扇子，《梦华录》所记当时京师“诸色杂卖”中，就有“换扇子柄”的。若无扇买卖，何来换柄？尤其宣和年间，书画纨扇之风炽甚，买卖纨扇及其它扇子，必然数量可观。南渡后之临安市井，据南宋当代人周淙《乾道临安志》、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以及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所记，当时的杭州“人烟浩穰”、“人物繁夥，客贩往来”，“都会之下，皆物所聚之处”，“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皆是，即无空虚之屋”，“大小铺席，皆是广大货物”，“天下所无者，类集于此。”以至于“故楮（废旧纸）、羽毛、扇牌皆有行铺”。来自外地的货物颇多，“外郡各以一物称最”，如无纱、洪扇、吴钱，“洪扇”指“洪州”（江西南昌）之扇。当时杭州已出售外地名扇，更多是本地自产自销各种扇子。如“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藏香细扇”、“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等等。卖扇专业铺户，也应运而生，自淳祐年（宋理宗朝年号，公元1241—1252年）“有名相传者”，如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前徐茂之家扇子铺”、“炭杨河下青×扇子铺”，小市里“周家摺揲扇铺、陈家画圆扇铺”、“平津桥沿河布铺、扇铺”也不少。还有以扇为地名的，如当时“禁城九厢坊巷”中，其“左三厢所管坊巷”，就有“钦善坊井亭桥南闻扇子巷”，修文坊有扇子巷；庆春门内信善巷也叫信扇巷，清河坊也有扇子巷。还有专门“修扇子”的小店，又有专业服务“修旧人”，修扇补伞磨刀剪的，随带工具，穿走街坊市巷，以特有叫声兜揽生意。零星小卖的货郎担也备有扇子（见李嵩《货郎担图》）。

临时性的“交易会”也别具异彩。每年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有大规模的“庙会”，此风俗在北宋汴京时已极盛。而“崔府君”对南宋立国有戏剧性的神异作用（《南渡录》及《说岳全传》讹为“崔庙泥马渡康王”，使赵构逃脱金兵追掳的故事），因此到这天“都人士女骈集”，朝庙敬香后，“登舟泛湖为

避暑之游”，这时沿湖各处摊贩叫卖时新物什，就有“香囊、画扇、诞花、珠珮，而茉莉为最盛”。淳熙年间，孝宗奉太上皇（高宗赵构）“西湖游幸”时，“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而果酒、戏具、花蓝、画扇、时花、泥婴等“涂中土宜”（地方土特产）及珠翠瓷漆等物“无不罗列”。甚至“禁中赏花”时，也命“小珰（太监）内司列肆”，搞起官办市场，买卖百物，也有“花扇在内”，一时风尚如此。不仅杭州，外地如湖州也是产销扇子胜地，也有修文坊扇子巷。

对外贸易中，扇子也占一席之地，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当时与占城等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商舶到其国”，“番商兴贩用（龙）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等博易”。

元明以降，国内与对外交易都有一定发展。王鳌《姑苏志》载，姑苏府长洲县四镇之一的陆墓镇，本因该地有陆贽“宣公墓”而得名，在明代则因盛产扇骨，而扬名于外。

明代在明州（宁波）设船舶司，规定与日本朝鲜限 10 年一贸易，限 200 人，船 2 艘。日本商船（名为进贡）运来刀、扇、铜、漆器等物。早在明初，通过贸易，日本运来中国的折扇数量颇大。折扇十三行，长尺许，用泥金纸，乌木柄；又有琴漆柄、鸦青纸扇面的，以日本名古屋所制最良。随后我国才大量仿制，广为流行。明清两朝，北方的天津出口货物中，列有羽扇等物；南方广州、福建泉州都是对外贸易港口，贸易货物中扇子占了一定份量，销往西欧的主要为折扇、象牙扇。法王路易十四就派商船来华，大量进口中国折扇及散竹扇骨。清嘉道之后，江浙闽广每年对外贸易额中，扇子销售额占很大份量。中国扇子出口，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西欧法英等国都兴起过中国扇之热，影响深远。南洋地区，如缅甸受中国影响，包括扇子在内的许多工艺品，在风格上、彩画上，甚至制作手法上都与中国产品相近。

大量生产扇子，带来城市间扇货运销。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鼃龙壳”，就侧

笔写到主人公苏州文若虚贩扇的故事，说文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搨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得叫苦。原来北京历沴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这里写了长途贩扇卖扇以求利，也写到假造画扇，以及赶充时髦的“妆晃”子弟以扇妆门面的社会风尚。

明清以来，以北京为例，其扇子产销颇为兴盛。据清代李若虹《朝市丛载》记载，北京前门外琉璃厂路北，有松竹斋南纸店，其经营专项就有“时颖雅扇”、“古锦荷包”。前门外西荷包巷有佩文斋荷包铺，德胜门大街有“耍货市。”高档、低档的扇、扇袋、扇坠都各有店铺摊点经营。福成斋画扇店门口左右高悬两面“幌子”，上大写“福成斋”，并画有折扇、团扇、罗汉扇，以作广告，以广招徕（见图4-1）。除坐店营生外，还有担货沿街叫卖的。清代顾铁卿《清嘉录》“三伏天”条称，北京每至夏天，“街坊叫卖……什物则有蕉扇、芒巾、麻布、蒲鞋、草席、竹席、

竹夫人、藤枕之类，沿门担供不绝……”。



图 4-1 清代北京福成斋画扇店

齐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也写到清末民初，北京尚有羽毛庄，由东北及蒙古收购运来各种雕翎，发交各翎扇店承做羽扇，细品供“上流社会”使用，盛行时每柄值数十金（可购米数十石，合数千斤）。粗糙者供一般市民以至乡间老太太使用，归鸡毛掸子作坊兼造，产销量颇大。又有经营折扇、团扇的各种扇行，分别经销由杭州运来的湖扇，由广州运来的蒲扇、葵扇、芭蕉扇等，或自产自销折扇。蒲扇好的靠外运，京南、京西一带产蒲草，制作粗糙的蒲扇。另有荷包作可制扇袋、扇络；锦匣作可造扇匣。

修理旧扇的有扇股匠与粘扇面工人。民国时期,北京操此业者犹甚盛。每年立夏之后起,操此业之小贩挎小方柜,柜上立一杆,上悬挂数串小铁铃,走街串巷,步步行去,晃动铃响,令人知其插扇面的到来,以为招徕。其抽屉内装扇面、扇骨等部件及修理工具等,顾客之破旧纸折扇,需换粘扇面均可代办,借以取酬糊口,亦有兼售新纸折扇的。也可修理扇骨或扇轴。此行业在上海、浙江、湖北、河南旧时均可见到。专攻“修理旧扇股的”扇股匠,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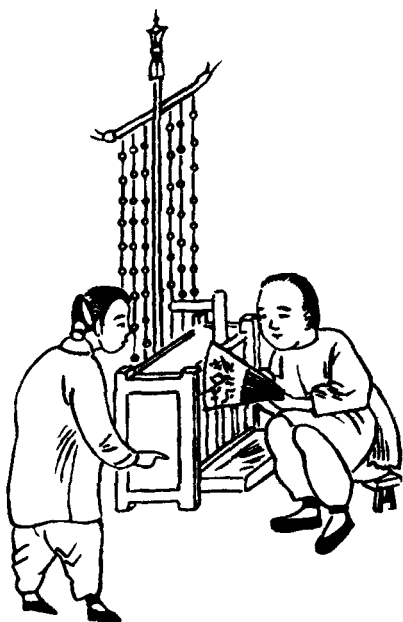


图 4-2 清末民初“插扇面”小贩

较高,专修有价值的扇股(骨),治“散头”(扇头松)、“腰散”(扇中腰松)、“轴松”(扇轴松动)等毛病。须对边骨(大股)、小股、扇轴进行修理校正。扇用久,或用之不当,扇轴、大小股均磨损,若只紧轴,则头必散,所以近轴处大小股都需粘极薄贴片,使之均一合宜。若扇骨劈裂折损,或修或换,整旧如旧,不露形迹,极见技艺功底(见图 4-2)。

4-3 现代制扇工艺管窥

现代扇子品种繁多,制扇工艺各具常规,且同一扇种,不同厂家各有不传之秘,略举两类,不能以偏概全,但见成物不易,用扇者能知其大略。

檀香扇脱胎于竹骨扇，几经改革，演进为今日独具风格、以“三花”为主要技艺特色之扇种。“三花”即“拉花”（镂刻）、“烫花”（烙画）、“雕花”（雕刻）等操作工艺。前期工作须开料、裁片、整片、组装，以待进行“三花”操作。

“拉花”是生产檀香扇最主要工序，也是迄今为止美化扇面的一种主要手段，列为“三花”工艺之冠。“拉花”就是操作工运用竹弓钢丝锯在扇篾（扇小骨）上镂刻出透空图案纹样的加工方法。早期檀香扇拉花图案极简单粗糙，全扇上有的仅五六只大小孔眼，装饰效果很差。苏州檀香扇厂创新的“细拉花”技艺，已发展了三十余年，当前已可达到每一根扇篾上镂出 400~500 只孔眼，以细巧奇险之特点蜚声中外。“拉花”不在单片上进行，以数十片叠套一起，一次镂刻（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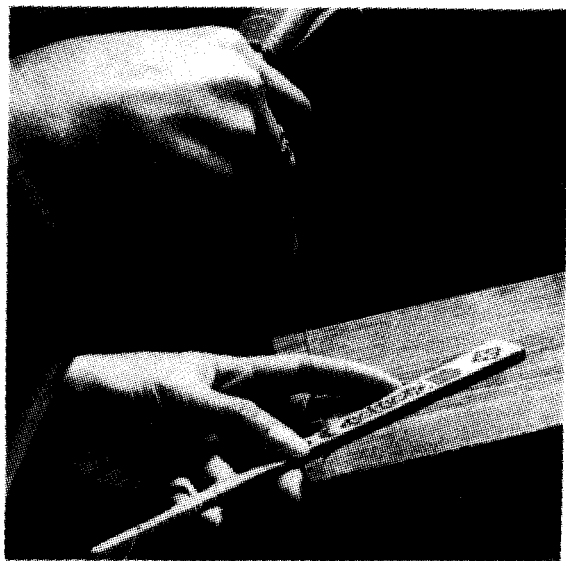


图 4-3 檀香扇拉花工艺

（苏州檀香扇厂）

扇篾经“拉花”工序加工，通过钢丝锯镂刻出来的木质线

条，有的细如发丝，却也粗细统一，精美绝伦，且将自然形态的复杂多变的各种图案锯拉得意趣天成。扇面上作为衬底的基本图案由各种几何纹样、二方、四方连续纹样、物形纹样组合，在其上配以人物、风景、建筑、花草、虫禽等立体图案，便成为主题鲜明的细拉花檀香扇，极富观赏价值。

檀香扇之细拉花技艺，在象牙扇制作中有更好的运用。象牙质地细腻，洁白坚韧，各向均质，较木质更适于细拉花加工，更能表现出“奇、险、难、巧”的特点。70年代所制象牙细拉女折扇中，每根扇骨上已可镂刻出1128个孔眼。一扇30骨，共得3万余孔，加工之精细、艰辛可以想见。檀香扇中也用到象牙嵌片。

拉花技艺的不断提高，与拉花工具之革新改造，关系非浅。要求钢丝锯齿之齿形深浅、走向、排列及行距都能合理、优化，以求获得锯痕光洁、线条粗细均匀、操作方便、而又出屑顺畅的效果。

檀香扇的“烫花”，又称烙画或火笔画，是用烫花工具在扇骨上烫绘出图画的方法。所烫烙出之画面，色泽赭褐，焦痕深浅不一，富有层次感。

老式烫花工具，以精炭屑与黄泥拌合作鹅蛋状之碳基球，中插入铁笔而成。操作时，待碳基球烧红，以钳子夹持使用，难度较大。现在都改用电烙笔，如使用铅笔一般在扇面烫绘。电烙笔以白银铸成圆锥形笔尖，可通过电压调节改变烫烙温度，得出不同深浅浓淡的焦痕。一般用烙笔侧面皴擦明暗，使产生立体感，需要掌握火候得当，不焦不涩。暗部皴擦应褐中透红，褐中有光彩，而不能褐得焦黑无光彩。这就一要温度不宜过高，二要多次反复皴擦，逐渐加深，以求轮廓准确、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富有质感。

扇子展开现扇面，闭合则露扇边。扇边可平滑光洁，也可雕刻图案纹样，以增添扇子整体美感。“雕花”技艺也就大有讲究，

檀香扇扇边图案纹样，基本上有三种形式：一是与扇面内容相应的图案或文字，如扇面为喜鹊登梅，边饰则可用浅浮雕梅花纹样；一是边饰与扇面内容无关，但与扇子外形相配，如以甲骨、博古为内容的浅刻，能使全扇增清雅古朴之趣；一是扇面内容庞杂的，则仅以一枝灵秀竹叶饰边，以简驭繁，返朴归真。这几类边饰，都力求作到精细、透剔，以使全扇臻于轻巧清雅的品位。

扇边的“雕花”，主要是浅浮雕，吃刀深度约扇边厚的 $1/3 \sim 1/2$ ，宜浅不宜深。扇边画幅更宜“清”不宜“满”，“清”则不仅使扇子秀雅宜人，还能增加去刀部分，而使之轻巧明快；而“满”则致扇边笨重粗俗，有损美感。边骨，必要时，也可镂刻。要镂与雕配合密切，“镂中寓雕，雕中寓镂”，“动之则分，静之则合”。

现在的檀香扇细拉图案样式有多种，如：全拉型、拉烫分割型、拉烫结合型（见图 4-4）。“全拉型”以细拉花完成整把檀香扇的装饰美化，花鸟、人物、园林风景都可表现。“拉烫分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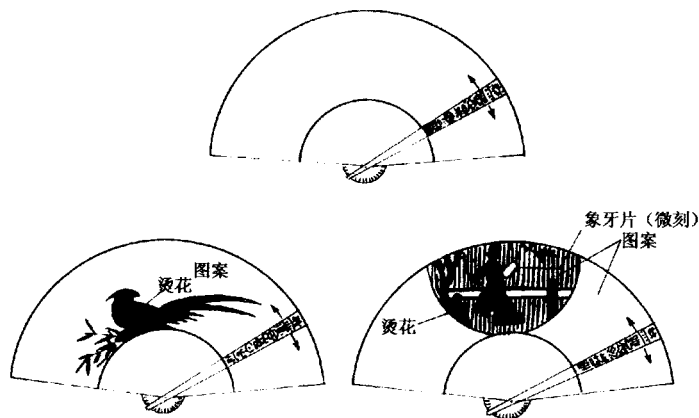


图 4-4 檀香扇面图案样式

上：全拉型 中：拉烫结合型 下：拉烫结合镶嵌型
(苏州檀香扇厂)

以拉花图案作为扇面头、肩的装饰；而烫花画面被安排在由拉花图案包围成的圆形、扇形、海棠等形状的区域部位上。“拉花”与“烫花”部分两相分离，形式较平板，难现灵巧生动之意趣，较上两者更富于表现力、适合于刻划内容丰富、形象生动题材的，当推“拉烫结合型”。又可细分为：一是以细拉花作为纯粹底纹图案，而以烫花外轮廓为景物画面之外轮廓的；一是除细拉花作底纹图案外，还将景物画面的较次要部分也采取细拉花镂空，以更好地衬托、突出以烫花表现的主要情节；一是拉烫并镶嵌的混合型，镶嵌材料主要有象牙、骨片、玉片、金银丝等。扇面有镶片，形成跳动色块感，更富于韵律感。1983年苏州檀香扇厂制作的一把《林黛玉读西厢》的檀香扇，便是这一样式的精当运用，以拉花镂空线条之“虚”，烘托烫花画面之“实”，而以象牙微雕为黛玉手中之书卷，起点睛之妙用。

檀香扇及象牙折扇制作技艺特点方面，还有与普通竹纸扇又一不同之处，是要处理好“搭蔑。”扇子展开时，篾片之间必然相互重叠、相互依傍，是为“搭蔑。”但“搭蔑”不宜过多，过多则会使扇面上交错重叠面积较大，使原设计图案之布局无法展现，图象不自然流畅，造成视觉效果上的缺憾。在考虑扇头、扇肩外形之美化装饰时，就要准确安排搭蔑的距离。最佳距离是每根篾片留的边线相重叠，不遮掩图案部分，以保持扇面图案的完整性。对于扇上镶嵌微刻象牙片的，牙片宜小，以一个完整形象限制在一根扇片内为最好。若牙片总面积较大，需跨越几根扇片，则要使连接时牙片边缘轮廓线能吻合。

普通竹编扇是较大众化的扇品，虽有粗细之分，编织皆非易事。常用竹编扇按制作工艺区分：有素扇，以基本编织法如人字花型、胡椒眼（等边六面花型）、井字花型、米字花型等技法制作，不带图案。有工艺扇，用细篾编织各种图案，一般传统装饰图案如人字线、万字格、双喜、八角花、菜籽花等，编织时，布

篾方向、倒角、提压篾边多少都既定不变，是有规律编织；也可设计一些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等，定型生产。又有艺术扇，或称宫廷扇，如以精制细蔑编织名人书画的“龚扇”。另有旅游扇，专门设计编织出风景旅游景点、风光名胜、名人诗词等。档次不同，品种多异。

竹编扇形状多样，除“龚扇”为圆形外，尚有椭圆形、五角形、六角形、桃形、叶形、葫芦形、蝴蝶形、芭蕉形、荷叶形、梅花形等。对用料、制篾、编制各有要求，不强归于一。五角扇是较普遍的传统产品，其编织工艺又是其他形状竹编扇的基础，以此为例了解一下竹扇编织过程。

选材：取生长期在一年，日照好的正林成竹。其竹质细、出篾呈乳白色，自然色泽优美；且能起出薄蔑条，较宜于编制工艺性扇类品种。竹径不小于四厘米。

备料：初加工竹筒按 70 厘米下料，剖取 0.9 厘米竹块条，削平内竹黄，三破为 0.3 厘米宽，分别起出 4~5 层“平面编织篾”。而适当留些宽 1.2~1.7 厘米的竹黄加工为“扇心”，长约 28 厘米。“夹口篾”取带竹青的硬篾片，长夹口长 26 厘米，短夹口长 13 厘米，皆宽 1 厘米、厚 0.2 厘米。“扇把”以宽 1.8~2 厘米的带竹青硬篾片制作，前把长 24 厘米，后把长 37 厘米。按此备料，所编五角扇，扇面竖高 28 厘米，宽 26~28 厘米，上端横线长 13~14 厘米。备料时工具有锯、篾刀；编织时工具有压铁（1×6×20 厘米）、铁制“竹挑子”与工作凳。

编织：扇面分上、下两部分分别编织。

扇面上半部编织起始时，以四匹平面编织篾与扇心平放工作凳上，下端平齐。扇心每边两匹经篾，后将靠扇心之二篾各下拉出三四厘米。量取扇心距上端 15 厘米处画暗线为上下半部之分界，放压铁在紧靠分界线之下半，即可进行平面编织。先将横织之“纬篾”贴分界线通过扇心下面，与左右两边四“经篾”作提一压一均匀排布，各纬篾编近扇心顶端为止。加上短夹口硬篾

片，转而加“经箴”编扇心两边扇面，编织时，将原扇心第一箴绕夹口摺过来，再摺向下编入第三箴之位置中，而第二箴则折入第四箴之中，编至 22 箴后，以同法编另一边，计共 44 匹经箴，密密并列，纬箴 22 匹，每两匹间空一匹位置，完成上半部编织。

转而进行搭角编织。搭角即是将上半已编织好之箴片余部折叠编织成一条斜线。这时先在扇心顶端夹口中插入半节箴片，向内折直角，“转纬为经”紧贴原第 22 经箴向下编织；同样方法将各纬箴顺次编入搭角，结束上半部编织，并在分界处穿入长夹口将扇心夹住。

扇面下半部编织，首先将上面编下来的靠边第一箴“转经为纬”复过来，用提二压二的人字线编过扇心；另一边靠边第一箴也同样编法复过来，两边箴相接于中。两边其它同位置之箴也复如此编结。当编至适当处如第 6~8 箴时，将两根 0.2~0.3 厘米的竹签插入左右包边中，再继续捡箴包边编织，收于扇心。下半部呈一直角三角形，为人字花型。也可编作其他花型或装饰图案。

扇面编织完成后，以细竹箴辫沿边缝牢，再装扇把。扇把要经防虫防蛀处理，还要软硬合度，长把上部渐窄渐薄。作为后把，与短的前把夹持扇面，于上、中、下以三钉钉牢，两把手握处中间涂胶粘牢。用扇时，下柄较厚实，扇面下半部编织密，又有竹签衬住，较牢固；上半部纬箴稀，且后把上部软，扇动易生风。

其他异型扇，不如五角扇要分上下两半不同花型编织，多只需用一种花型编织出扇面，再以硬纸板或塑料片按扇形制作“模板”，将模板套在编织面上，定位画线，在周围涂 1 厘米宽的乳白胶，待胶干透，剪去多余编织面，以竹箴辫沿边缝好，装柄即可。当然各有技艺要求，不可尽述。

4-4 名扇名厂巡礼

制扇，是我国一大轻工行业，事切生活日用，涉及面广，且

历史悠久，各产地厂家生产，精研技艺，各具特色，素传有“四大名扇”之誉，而所列名扇，容或有异，但确也各擅其长。

列为全国工艺美术主要品种的扇有：

上海市：上海檀香扇；

江苏省：苏州檀香扇、苏州绢宫扇、苏州水磨骨玉竹折扇、高淳羽毛扇、嘉兴鹅毛扇；

浙江省：杭州王兴记黑纸扇、绍兴王星记黑纸扇、湖州羽毛扇、杭州香木扇、杭州铁折扇、瑞安绢扇、瑞安团扇、奉化纸团扇、浙江竹骨扇；

安徽省：九华山纸折扇、泾县水磨骨折扇、当涂羽毛扇、肥西三河羽毛扇；

江西省：吉安羽毛扇、遂川黑纸扇、铅山绢扇、安义绢扇及塑骨缎扇、江西香木扇；

湖北省：洪湖羽毛扇；

湖南省：岳州扇、衡阳棕骨扇、宁乡油纸扇；

广东省：新会火画葵扇、广州檀香扇；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纸扇；

四川省：自贡竹丝扇、荣昌折扇；

贵州省：赤水纸扇。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62 城，被推荐之旅游商品中的扇类产品有：苏州之苏扇、杭州之王星记扇、绍兴之纸扇、南昌之安义烫金旅游香木扇与绢扇，重庆之荣昌折扇，自贡之龚扇。

获 1981 年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银杯奖的有：如意牌檀香扇（苏州檀香扇厂）、三星牌黑纸扇（杭州王星记扇厂）。

1983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在京举行中国国际旅游会议期间，北京民族文化宫同时举办展览，介绍我国旅游纪念品 1200 余件（套），来自世界各地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三百旅游客人，与我国有关部门一起评选出优秀作品 50 件，其中包括苏州檀香扇厂的《苏州园林》檀香扇。

以上这些都应是我国现今之扇中名品。

· 王星记扇子 ·

王星记扇子名闻遐迩，是杭州的名牌扇。杭州制扇历史悠久，北宋时，杭州便有制扇铺户，苏东坡贬杭州为通判，便留下“画扇结案”为扇铺主解困的佳话。南宋都临安（现杭州），为当时世界第一的超级城市，市井繁华、商贾云集，由于许多制扇名匠和画扇艺人随宋王室南渡，集于此地、制扇业颇兴旺，产销团扇、折扇的扇子铺不少，上市的有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异色影花扇、藏香细扇等。在西河沿有一条“闻扇子巷”，集中了扇子作坊与店铺，至今杭州犹有一条长约二里的“扇子巷”，由湖滨涌金门循涌金路、羊坝头、穿中山中路入光复路向南可到。明清时，杭扇发展更为兴旺，至清代中叶，经营纸扇50余家，工人达四五百人。扇与丝绸、茶叶传为“杭州三绝”，“杭州雅扇”传于众口（见彩图12）。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绍兴人王星斋来杭州创建王星记扇庄。王星斋本人出身于制扇世家，幼从父学艺，二十余岁已是制作高档黑纸扇名手，其妻陈英又擅精美工艺扇巧艺，镀金贴花，二人同心，相得益彰。由于在制作设计上用料考究，做工精细，美观实用，且花色时新、品种齐全、精美绝伦，风靡江南，以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皆以执王星记扇为荣，并作为贡品为朝廷赏识，多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盖过其它扇庄、传名国内外。本世纪初，其子王子清承父业，在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成都等地开设分庄，一时有那“天下第一扇庄”之誉。1938年上海南京路上挂牌设店后，设计制作檀香骨绢扇，扇面绘西湖美景，以杭州名胜为扇名，畅销国内外，闻名东南亚及欧美。现今杭州本庄扩建为扇厂，生产扇子十五大类八百多个品种、两千多种花色，年产600多万把。著名品种有黑纸扇、檀香扇、香木

扇、白纸扇、宫团扇、女绢扇、纸绢扇、彩竹扇、绢竹扇、轻便扇、象牙扇、白骨扇、孔雀羽毛扇、戏剧扇、魔术扇、舞蹈扇、袖珍扇、帽子扇、屏风扇、自开扇、马元扇、工艺扇、泥金扇、雕刻扇、儿童扇等等。其中以三星牌黑纸扇和檀香扇最负盛名。而白纸扇由于价廉物美，用藏随意无拘，最受大众欢迎。

“三星牌”黑纸扇，以黑纸糊面得名，是传统品种，过去是贡品，在历史上被誉为“杭州贡扇”。以选料考究、构造精致、扇骨柔软轻滑、美观耐用驰名中外。这种扇制作要经过削篾、刀边、糊面、折面、上色、整形、砂磨、整理、装配等 86 道工序方得成扇。扇骨分别用“毛全本”和“全棕”，“毛全本”即采用浙江安吉出产之毛竹做扇骨；“全棕”则以黔、粤少数民族地区之棕竹为扇骨。每根扇骨削磨很薄，且根根轻重不差，铢两悉称、所出扇骨花纹美丽、轻滑柔软而有弹性，微微摇动，骨柔风轻、清凉宜人。扇骨也有用象牙、玳瑁、沉香、鸵骨为料的。扇面纸用临安产纯桑皮纸制作，其纤维长，质地绵韧，抗拉性强，不易断裂，能耐热耐湿；在纸两面涂几层诸暨高山柿漆和福建“烟煤”调和成的水剂，光泽照人、不怕水蚀、经久耐用。据试验，黑纸扇或曝于烈日下晒、或泡于冷水中浸、或煮于沸水中烫，各历 10 余小时后，取出晾干，仍不变形变质，不裂不翘，平整如初，既可拂暑招凉，又可挡雨遮阳，有“一把扇子半把伞”之称。而扇面常有金色书画，或山水花鸟、或小楷诗词、淡雅清秀（见图 4-5）。精品扇常请齐白石、丰子恺、沈尹默、潘天寿、吴弗弗、唐云等大手笔作画题词。在米兰、巴拿马和西湖万国博览会上屡次获奖，远销 50 余国家和地区，1981 年获中国工艺品百花奖银杯奖，为全国工艺美术主要品种。毛泽东主席生前爱用此扇，一扇用了 20 余年。京剧名艺术家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之扇，金碧富丽，为王星记专门制作。

檀香扇的主要原料是檀香，以檀香木制扇，为我国首创，形成独具特色扇种，只七八十年，苏杭都是早期生产基地。3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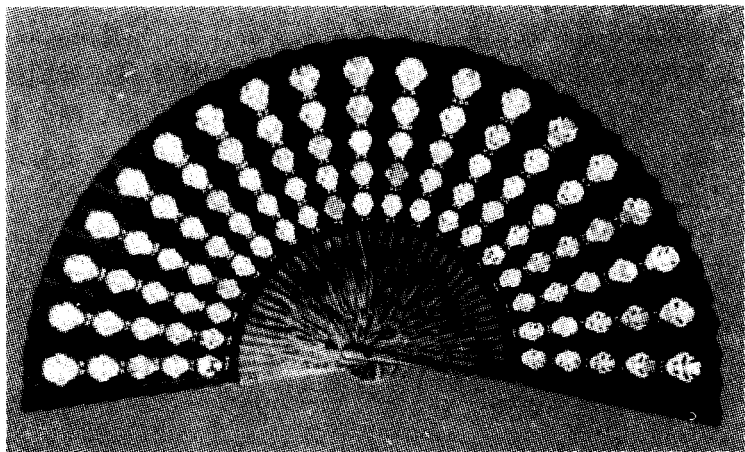


图 4-5 杭州王星记黑纸扇“京剧脸谱”

代，王星记借助苏州几家制扇作坊，发展檀香扇生产，所出檀香扇，分别冠以杭州西湖风景名称，如“玉带”、“双峰”、“西泠”等。檀香扇制作精细，香味幽淡清雅，香型有玫瑰香、雪梨香、贡香、老山香、地扞香多种，轻轻一摇，一室飘香，十年八载，扇上香味犹在，真个“扇存香存”。因而有将其贮入衣箱，以防蛀的。

白纸扇则用竹篾（头青）、竹黄（二青）为扇骨。扇面用宣纸或道林纸，彩印山水花鸟、国画小品、西湖风景。虽不名贵，但也精美雅致，大方实用。扇面印西湖景点导游图者，颇受游人欢迎，一物多用，旅游后遗失弃去也不痛惜。

竹骨绢扇，绢质扇面也通过涂、喷、印作出各式画面，描绘西湖风光、杭州胜景，或传统的“莲蓬荷叶鱼戏水”、“白描歌扇睡鸳鸯”，清新素雅，古色古香，式样轻巧，携用方便，尤为妇女喜爱。

王星记扇颇重整体艺术性，追求高雅气质。扇骨或取各式镂雕、或烫花、或镶嵌银丝，造型雅致。

王星记扇厂原址在解放路梅花碑。1994年该处遭火灾，波及扇厂，顿成废墟。现新厂址迁在市区南望江路5号，近望江门地段。

王星记扇庄创始时，在上海、杭州、香港设门市部，又由嫡传高徒章金木在绍兴柯桥开设制扇作坊，制扇运往外地销售。至今绍兴纸扇仍具有品种全、花色多、用料纯、制作精、质料好之特点，而以“金星牌”黑纸扇、“立鹤牌”工艺扇最为著名。

· 苏 州 雅 扇 ·

苏州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工商发达，吴文化丰富宝藏中，苏扇特具魅力。苏扇品类繁多，自成特色。绢宫扇历史悠久，檀香扇驰誉五洲，纸折扇风流儒雅，麦扇蕉扇倾销乡镇。

芭蕉扇，采用广东原料加工，裁剪缝边，牢固耐用，普及民间，经济实用。麦秸扇就地取材，压扁麦杆，上色编结，状如鸡心，间织图案，富有野趣。完整圆润、黄亮生光的长节麦管更可扎成灵巧多姿的麦管小扇，多出自虎丘、山塘等市郊一带，虽未精工细作，但也朴素大方，别有风味，引旅游者留作物美价廉的纪念品。

而苏扇之主要三大门类：绢宫扇、折扇、檀香扇，以其精巧雅致，被称作“苏杭雅扇”，成为象征“吴文化”繁荣的一颗璀璨明珠。

苏州绢宫扇创制久远，东晋王珣爱执白团扇，其所爱谢芳姿为作《白团扇歌》，两宋之交，吴中“团扇家家画放翁”，可知吴中团扇上下千载颇负时誉，盛行不衰。元、明两代，绢宫扇又由宫廷用品渐入民间，文人雅士对折扇、团扇皆有所好，明吴中才子唐寅、沈周、文征明、仇英四大家皆有绘咏绢扇轶事。

苏州绢宫扇，以圆形为主，又变化有六角、海棠、鸡心、腰圆、葫芦、梯形、长方各式。绢扇用料考究，吴江蚕丝业发达，

提供优质扇面料，一般用质地优良的细绢，也有用罗、纺等织物，有单面素绢、双面绷绢，施以书绘，更增泥金、瓷青、湖色等彩面。扇柄、扇圈多用名贵的湘妃竹、棕竹、红木、香木、牛角、玳瑁、象牙或雕漆制作，或彩绘、髹漆，或雕刻、镶嵌（见彩图 25）。

宫扇制作，扇面经裁装、糊面、绘画、沿边及扇柄打眼、钻柄、穿结等工序，扇柄末坠以彩丝结流苏，扇面绘仕女、或楼阁、或花卉、或龙鱼、燕雀，轻盈娟秀、古朴典雅，伴以吴侬软语，两相宜人。

苏州折扇，南宋时已自制，明时城内制扇作坊十余家，技工百余人，品种日多，制作愈见精良，已具精细雅致特点。扇骨以竹片为主，也有象牙、玳瑁、檀香、沉香、螺钿、湘竹、棕竹。扇骨之制作，以富有变化和精工细制闻名，通过打磨，使扇骨匀细光洁、平薄素净、显露材料原本色调纹理，水磨玉竹骨，晶莹可爱。又通过髹漆，使扇骨漆光闪烁，高雅古朴；再通过雕刻，既突出扇骨之光与色利用，并对扇骨以镶、嵌、画、烫诸法作进一步之装饰美化。

苏州折扇大多用棉料宣纸裱成，扇面有两种：“画面”，由画工绘制；“素面”，有各种有色扇面，如金面、烫金面、瓷青和珊瑚。白色的“素白”中，也有仿古、发笈绢面等多样变化，给书画者留以余地。特别是“老矾扇面”，制作精妙，质感素洁，易于着笔，成为扇面中名牌品种（见图 4-6）。

苏州檀香扇，芬芳馥郁，小巧玲珑，携带方便，折撒自如，华美、精致，为中外女士所乐用。其扇身巧拉细镂，采用“拉花”、“烫花”和“画花”工艺巧妙结合，扇面玲珑剔透、精巧华丽，于绢面上精绘山水花鸟、巧制人物景观，富娴雅韵致，所选香木有玫瑰香、雅梨香、柏树香、贡香、老山香等品类，一扇在手、香溢四座，盛暑时可以清心醒脑；夏去秋来，藏扇于箱，可以避虫防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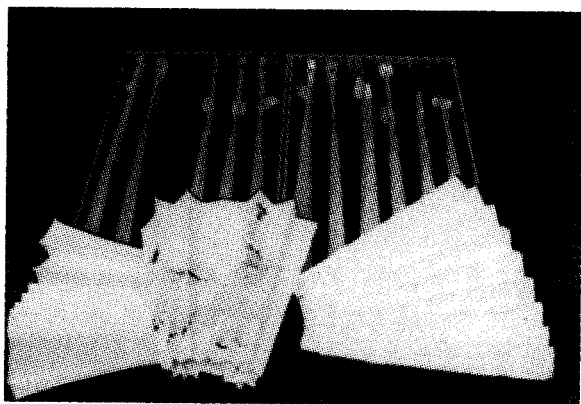


图 4-6 水磨扇骨、市砑面
(苏州桃花坞扇庄)

清末民初，仕女崇尚窄衣短裙，檀香小折扇应运而生。1920年，苏州“张卿记”作坊始专制檀香骨折扇，以纸、绢为面。1930年，制出全部用檀香木片联成的女用檀香扇。

抗战前，苏州檀香扇生产作坊 18 户，工人近三百，年产四万把。1949 年初，仅余 5 户。50 年代初，恢复到 21 户，人员 166 名，后归入合作社。70 年代分为苏州扇厂与苏州檀香扇厂。

苏州扇厂位于苏州桃花坞廖家巷，邻近唐伯虎故居，主要生产中高档折扇、水磨骨玉折扇、高级绢扇、袖珍扇、大挂扇、檀香扇、香木扇。高档的苏画扇供应友谊商店、旅游商店，并出口日本及东南亚。

苏州檀香扇厂处于西北街上，东西距拙政园、北寺塔不远。生产檀香扇、绢宫扇、香木扇、象牙扇、孔雀羽毛扇和绢面挂屏。其檀香扇及象牙扇工艺尤为巧绝。1983 年曾制出三把微形扇都只有火柴盒大小，一镌刻唐诗三百首、一刻“虎丘春景”、一烫绘“天雨散花”，为扇雕工艺创了新路。八九十年代，制出 52 厘米双面异样拉烫镶嵌檀香扇《红楼梦》、《琴棋书画》，局部镶嵌雕刻极其微小书画的象牙片，获中国工艺美术珍品称号。象

牙扇中之双面异样镂雕象牙宫扇《虎丘山》及拉烫檀香嵌象牙宫扇，都是创新佳品（见彩图 15）。

拙政园南行，有“桃花坞扇庄”，汇萃各类工艺扇精品，精选各名人书画佳作，品类齐全，号称“集百家之长，开扇子之窗”，据称是全国唯一自产自销、专门经营扇子之特色扇庄。

· 洪 湖 羽 扇 ·

湖北省洪湖市，位于长江之滨，是楚文化发源地之一，本世纪 30 年代曾是贺龙领导闹革命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制扇也有悠久历史，明末清初，新堤镇已有制扇行业，数百年延续至今，羽扇、纸折扇生产都很可观。

洪湖水域宽阔，禽鸟繁生，土生野禽、家鹅，外来季节性迁徙的大雁及鹰雕之类，可利用的近 20 种羽毛。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有一个购销野鸭的张姓船老板，在新堤开设了第一家羽扇店，自此“洪湖羽毛扇”手艺经几代人递传下来。

洪湖羽毛扇生产，注意按羽毛质地及自然花纹特征，精心梳理分类，利用竹丝、铁丝或网丝巧制成扇。其生产过程有选毛、洗毛、染毛、穿毛、接管、钻把、排扇和包角等十多道工序，每一工序都有严格质量要求，有“毛光平整上下齐，管紧角牢把不移，穿线结丝不漏迹，接管吊顺排列齐”的口诀相传。所生产羽毛扇品种 48 个，彩扇、掌扇、桃扇、广扇、撒扇、京圆扇、雕毛扇等各具形态，以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老人喜用形似仙人掌的“孔明扇”，女青年偏爱宛如半轮新月的“月扇”，旅游者多选可折迭的“撒扇”，儿童则抢用五颜六色“小彩扇”。还有一种专为艺人舞台演出而精心设计、精工制作、新颖别致的绒折扇，折迭收拢，如一束迎风摇曳艳丽飘香的鲜花，舒展开来，便是一把色彩斑斓的轻盈绒扇。

洪湖羽毛扇毛质轻软，送风柔和，颇适合老人、产妇及病患

者使用。1965年5月，“中央五老”之一的谢觉哉重游洪湖，获赠洪湖羽毛扇一柄，而赋《洪湖羽扇》诗一首：“三十年前战斗湖，而今鱼鸟稻粱多；年华许我重游访，羽扇轻摇认旧居。”

洪湖纸折扇生产历史更早，清顺治年间（公元1644—1661年），洪湖纸折扇已行销华北、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山西。百余年前，新堤制扇作坊还一直为杭州王星记扇庄加工竹骨扇胎，解放初，新堤有120多家制扇作坊，多数集中于钟家墩一带，其中“洪懋和”所产纸折扇最为闻名。

洪湖纸折扇制作工艺复杂，有34道工序，按工艺分为生胎、熟胎、扇面三大类。选用江南毛竹和优质纸做原料，要求竹胎、纸面能耐折叠。全扇做工精细，扇骨雕刻成型，有深胎（雕刻图形在扇骨上凹陷）、浮雕（雕刻图形凸起）之分，都给人以古朴凝重、稚拙率真之感。洪湖纸折扇花色品种繁多，据称居全国同行之冠。其以扇骨色彩命名的有：白玉、黑漆、红金字、红金星、黑金星、反黄、油色、乌玉、槟榔、斑花等；按扇骨形状命名的有：如意图、九连环、凤边铁皮，七根柴、九根葱等等。有一种命名“国漆斑花”（国外称作“豹花”）的纸折扇骨，用产于湖北恩施毛坝的著名的“毛坝漆”作涂料，由技工用炉火精心烤炼，使花纹自然连锁，生动精美，光亮如镜，别有风格。扇面或题写诗词、或绘印山水、花卉和人物故事，俱典雅大方，且重实用。

· 四川龚扇 ·

竹扇是与羽扇在我国最早出现的扇种。近代出现的、饮誉近百年的四川龚扇，更是把竹扇工艺推向一个新的巅峰，列为我国四大名扇之一，甚至称作“天下第一扇”。

“龚扇”始创于清末四川自流井（今自贡市）的民间艺人龚爵五。龚爵五在盐井上佣工之余，编竹以补生计，后寓成都“篾

火笼”，引竹编技法于“竹篾扇”中，竹丝晶莹光亮、线条清新流畅。光绪十二年（1886年），龚编的两把竹丝扇在成都举行的赛宝会上一举夺魁，并因此获得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湫赏赐的一面二两五钱重的金牌，一时名扬天下。其后光绪皇帝赐名“宫扇”，封为“皇宫十大贡品”之一，一时为上流社会所赏识。但民间则迳呼为“龚扇”，冠以艺人之姓，流传至今。

制作龚扇，采用四川特产的一年青慈竹，选材极为考究。上选者是取山阴之背阳肥土生长的慈竹，要叶小节长（节间相距70厘米左右）、且无斑疤、而竹质老嫩适中的，于白露秋分时节精选采伐。竹材经清水浸渍后，还要用特制小刀“匀花”刮青、起薄剖篾，反复清刮、经切丝、刮纹、抛光工序，才得到宽0.5~0.7毫米，薄只2丝（0.02毫米）、长40厘米的坯丝，“透明莹洁、微风可拂”，大约每百斤竹材，精削严选，才得合格竹丝三四两。此竹丝纤细韧直、细如纤发，柔若蚕丝，轻似鸭绒，织成扇面光滑洁净，薄比蝉翼、韧似丝绸。编织竹丝扇，利用了早出现于汉代的提花织物编织原理，手工挑、压经纬竹丝，将不同图案画面编织在扇面上。编织之时，要在光线充足、无微风侵碍的条件下，凝神贯注、屏声静气，于直径约24厘米的扇面图案样稿上，铺上千条左右竹丝为纬线，再用一根根缠线竹丝为经线，按样稿图案穿插编织。每一经线编织定，往往要穿插七八百上千次，靠艺人长长中指甲与拨针相配合进行穿、破、串动作，丝丝入扣，不容疏漏。扇面织成后，还要经过编织边条，上木模，锁边，上胶等细致工序。一扇制成，往往费时月半、两月之功，其“料精、工精、艺精”洵非普通竹扇可比，集数员名匠之功，也仅年产40来把。

早期龚扇，扇面只编织“福禄寿喜”、“吉祥如意”、“富贵平安”、“卐”字等吉利字样，及简单的“喜鹊登梅”图、荷花、竹叶、兰草或山水等图案，与民间一般编织图案相类，并非卓然超群。龚扇编织技艺的大提高，应归功于龚爵五之子龚玉璋，他首

将名家画稿移植于扇面。为与原画逼真传神、复现原画细微精妙之处，他呕心沥血，反复试验，创新与发展了十字、点线破篾等新手法，逐渐完善了龚扇编织独特的工艺。编织龚扇，常用“人”字形将竹丝编成斜纹组织，作为扇面的扇地（底）；又运用“点子”技法，可使扇面宛如纨扇，或以“人”字、“点子”技法交替运用、出现缎纹组织，以区别画面和扇地，反映出虚实及明暗变化，使扇面如锦缎闪光。编至复杂精微处，更运用“并丝”、“破丝”技法，使所表现的人物须眉毕现，毫发无隐，而翎毛花卉，效果逼真。据传龚玉璋曾按张大千仕女图织一竹丝扇，原画中人手执一纨扇，仕女颜面隐约现于纨扇之后，龚巧用“破丝”技法，使该处透明朦胧，复现原画精微之处，的是匠心独运，巧夺天工。1932年他的“竹纱团扇”与“竹纱山水”同获四川省第11次劝业道赛宝会特等奖。

龚玉璋生于1894年，卒于1966年，一生编扇上百把。大多数作品解放前为军阀巧取豪夺；解放后竹丝扇又多作为国家珍贵礼品馈赠国际友人，故留存国内传世者极少。现确知龚玉璋织扇存世者有四：两把《山水》扇，一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1944年带上庐山，后留在美庐别墅内，另一把存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把《仙山古松》扇，1986年国家轻工部从龚玉璋生前单位征集，作为工艺美术珍品永久收藏；93年春在自贡又发现龚玉璋遗作《飞天》竹丝扇一把，是1956年由龚之好友徐定文收藏，据龚之子龚玉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鉴定，此扇为龚玉璋四十年代后期得意之作，此扇呈圆形，数千竹丝细如发丝，扇面薄似蝉翼（“龚扇”也有“蝉翼扇”之誉），轻似绸绉，扇面仅重几钱，画面为已故名画家孙尔嘉所绘“敦煌飞天”，飞天女神态逼真，呼之欲出，极富质感，外围以一圈复杂纹样作衬，其风格特征异于龚家后代艺人作品。

龚玉璋有子龚长荣、龚玉文，皆承继家传绝艺，创制小型扇、双面竹丝扇等品种，兄弟俩分获省级和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龚长荣代表作《嫦娥奔月》、《奔马》，造扇工艺精细，形象准确；而龚玉文善于处理复杂画稿，其代表作之一的《薛涛制笺图》造意新颖、技艺高超。现在龚扇已传至第4代，龚玉文之子龚道义已较好掌握高档细扇的工艺编织；龚玉文还收徒郭际平，不但掌握较高档细扇编织工艺，兼且自绘画稿，有望更好发展龚扇技艺。

百年技艺，四世嫡传。龚扇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前承绝学、后继创新的卓绝劳作，其传统工艺日臻化境。精心地剖篾剔丝，神来的布纬织经，或移植画稿，或创意新作，都能巧现浓淡笔意，突出花纹效果。花鸟清新，山水幽绝，烟雨朦胧，“飞天”飘逸，都不是原作，胜似原作，恰当地传出原作意境。竹丝织扇扇面图景更胜于原画稿之处是，竹丝虽薄，而经纬交错，凹凸隐伏，从各个不同角度去看扇面，图画景物色彩幻变，多姿多态，令人感到如欣赏浮雕，扑朔迷离，较原画更富一份情趣。若将竹丝扇放在灯光下，则扇面处处透光，光影浓淡变化，图象清晰显现，令人联想起水印图景、淡雅宜人。加之成扇配以“人面竹柄”或“象牙柄”，下坠丝穗带，独具特色，十分受看，往往被人误指为以素绢织锦制成的团扇。生于四川、早辞夔门的一代文豪郭沫若，在参观四川工艺美术展览时，初见龚扇就曾认为是绸缎制作，不识为竹丝织造，待反复辨认后才确信不疑，极誉其巧夺天工。近三四十年来，龚扇在美、日、英、法、加等数十国展出，惊动各方人士，驰誉全球。195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龚扇荣获蓝色荣誉纪念章及奖金。1981年，在美国费城展出时，许多美国观众认为“大开了眼界”，他们说：“用这样细的竹丝编出如绢一样薄的扇面，还有这样美的图案，真是巧夺天工，不可思议。”1984年，中国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将一把龚扇作为国家级珍贵礼品馈赠给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达成共识，一时传为佳话。

“龚扇”——“宫扇”，高贵典雅，颇具民族风格；且“质薄如

绢、般若锦缎；光滑如镜，折光透影；色彩柔和、倍见自然；以指扣弹，丝弦音颤。”确是扇艺阆苑中别具一格的奇珍异卉。

· 荣 昌 折 扇 ·

四川省荣昌县，折扇颇有名。荣昌折扇是继苏杭名扇而勃兴的后起之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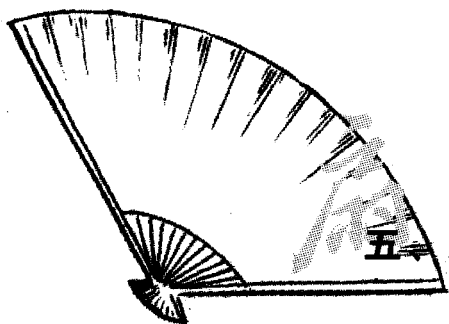
明代中叶，繁华首区的江南，手工业、商业都发展较快，百业联袂而兴，制扇业发展亦十分迅速，供求竞迫，促使工艺渐高，制作愈精，邻近仿效，流传愈广，及于两湖地区。明末，战乱频仍，兵连祸结，四川人口锐减；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两湖移民入川（传为“湖广填四川”），折扇技艺随传入荣昌，至今已三百余年。

早先，荣昌城北响石板一带，农民农闲时生产低档扇，制作粗糙简单，仅以黄竹作扇夹、扇心，用色纸糊扇面。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随着工商业兴盛，市场繁荣，折扇才逐步走向专业化生产，并出现各种折扇行会，互争互竞，互为利用，促进了折扇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光绪初，荣昌有专业扇铺40余家，生产半成品的摊子老板百余户，从事制扇专业工2000人，年产折扇400多万把。辛亥革命后几年内，城内扇铺百余家，摊子老板五百余户，专业工人逾3000，年产500多万把。折扇增添了绸面、水磨骨、雕刻、漆嵌、泥金、金粉、写画等新品种。行销西南各省及邻近之印度、缅甸、泰国等地，极一时之盛。

1925年，荣昌“元兴祥”扇庄，以“烫花扇”、“棕竹黑扇”在川北工艺品竞赛中获甲等奖；1956年四川省工艺美术展览会上，荣昌折扇厂精制“鱼骨扇”荣获三等奖。荣昌折扇，造型外圆内方、朴实雅致，轻盈灵巧，收折自如、美观大方。制作工艺精湛，每成一扇，须经十五道大工序，即青山、筒骨、皂锅、棕

风、钻扇、除批、填夹、头子、苏练、尾装、折扇、捆札、穿页、绘画、雕刻，另配以百余小工序，方可制作完毕。

荣昌折扇有全楠、正棕、硬青、皮底、全棕、绸扇、羽毛、竹节、串子、漆嵌十大品类，130多种花色。以传统工艺生产的、具民族风格及地方特色的印花扇、旅游扇，印有山水、花鸟、历史人物、书法作品、装饰图案、或旅游点导游图，通俗化、大众化，颇受欢迎。每年有不少产品，为中国民航局批量定制的印花民航扇，遍及八方。其白页大扇，宜于书画，受行家青睐。



五 扇与艺文琐话

5-1 扇与古典小说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有关于扇的描写，各具特色。

《三国演义》中，写了羽扇，且是唯一的为诸葛亮而写。自《三国演义》问世以后，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军师”形象，就是羽扇纶巾，潇洒自如，指挥若定。不过《三国演义》中，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形象，是逐渐凸现出来的。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刘备三顾茅庐，孔明“草堂春睡足”，方整衣冠出迎。这时刘备眼中的孔明，是“身長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孔明面对西川五十四州之地图，为刘备指点江山，擘画分鼎决策，书中并未写及羽扇。孔明出山，“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以火攻败曹军，成“初出茅庐第一功”，虽“指挥如意笑谈中”，也尚未出现诸葛挥羽扇的形象。待到刘备弃襄阳，奔江陵，败走汉津口，刘备在江上遇孔明，也只“见一人纶巾道服，坐在船头上，乃孔明也”。后来赴江东，“诸

葛亮舌战群儒”，独领风骚，读书至此，人人心目中大概都有一个羽扇纶巾，飘逸绝伦的诸葛亮，但书中还是没写到羽扇。

待火烧赤壁以后，刘备据荆州，夺南郡，袭荆襄，又调兵取零陵时，第五十二回上写到零陵州上将邢道荣出战，“只见对阵中，一簇黄旗出。旗开处，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中端坐一人，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用扇招邢道荣曰：‘吾乃南阳诸葛亮孔明也’……”。羽扇、纶巾、鹤氅、四轮车，便确立起临阵主帅诸葛亮的专用“包装”的形象。后来，刘备会兵雒城，“孔明定计捉张任”，到渡泸水五月南征，七擒七纵服孟获，俱如此临阵。其间为解兵众误中哑泉之毒，往访“万安隐者”，这隐士装束是“竹冠草履，白袍皂绦”，反衬出诸葛亮“羽扇纶巾”的独特风标。

后来，写孔明收降姜维，骂死王朗，多次临阵，都是“端坐车中，纶巾羽扇，素衣皂绦，飘然而出”。但西城县行“空城计”退司马懿时，只是“披鹤氅，戴纶巾”，“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这时，弃羽扇，也许暗示着无兵可指麾；而抚瑶琴，抒写着孔明履险不惊的智勇镇定。到第一百回，写出祁山，战渭滨，再与司马懿对阵，孔明又恢复到“坐于四轮车上，手摇羽扇”的形象。特别是后来，建兴九年（231年）春二月，孔明复兴师伐魏，“出陇上诸葛妆神”，布疑兵作弄司马懿，以同样的四辆四轮车，分扮成四队，每队都是一个“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左右二十四人，披发仗剑；前面一人，手执皂幡，隐隐似天神一般”。四队人神出鬼没，搅得魏兵惊惧万分，退兵闭城。这其中，真假孔明充分利用了“羽扇纶巾”的既定形象，给司马懿率领下的魏营兵将施加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出奇致胜。这种心理战术效果是如此之强，以致最后在五丈原，“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第一百零四回）之后，孔明尚遗命姜维以木雕人象扮自己，阻遏追杀而来的司马懿，书中写道：“懿自引军当先，追到山脚下，望见蜀兵不远，乃奋力追赶。忽然山后一声炮响，喊声大震，只见蜀兵俱回旗返鼓，树影中飘出军中大旗，上书一行

大字曰：‘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懿大惊失色。定睛看时，只见中军数十员大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孔明：纶巾羽扇，鹤氅皂绦。懿大惊曰：‘孔明尚在！吾深入重地，堕其计矣！’急勒回马便走。……奔走了五十余里。……因此蜀中人谚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

《三国演义》只写了一种扇，只写了一柄羽扇，羽扇与诸葛亮塑成了一个物与人交融的整体，羽扇成就了被誉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形象，是文雅、沉稳、智慧、力量的完美综合。

《西游记》也专写了一种扇，一种葫芦形的“芭蕉扇”。

《西游记》首写到扇子，在第七回，太上老君将大闹天宫的“孙大圣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炉的童子，将火扇起煅炼。”这扇火的扇子，待至第三十五回才交待。这一回写孙大圣与平顶山莲花洞的老魔金角大王、二魔银角大王两妖斗法。老魔取“七星剑”与“芭蕉扇”迎战，“老魔将芭蕉扇插在后颈衣领，”“芭蕉扇子半遮肩。”在相斗中，老魔“右手伸于项后，取出芭蕉扇子，望东南丙丁火，正对离宫，唵喇的一扇子，扇将下来，只见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来这般宝贝，平白地扇起火来。那怪物着实无情：一连扇了七八扇子，燎天炽地，烈火飞腾。”烧得孙大圣纵筋斗逃开。最终太上老君来收场，两妖原是老君看金炉、银炉的两童子，芭蕉扇就是扇炉火用的。这把芭蕉扇是生火的，书中还写有一把能熄火的芭蕉扇，就是唐僧师徒路阻火焰山，孙行者用尽心智三调才得手的芭蕉扇。

能熄八百里火焰山烈火的芭蕉扇，书中写它是产于昆仑山后的灵宝——是太阴的精叶，能灭火气，用它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若用它对人一扇，要飘飞八万四千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途中，要过火焰山，只好向铁扇公主求借芭蕉扇。由于孙悟空与铁扇公主一家恩恩怨怨，借扇转成索扇、骗扇，演成三盗芭蕉扇的曲折故事。终于得扇连扇四十九下，让火焰山余焰灭

尽，习习风生。唐僧师徒得以担经牵马，继续登程赴西天取经。三调芭蕉扇故事，更在戏曲、曲艺、电视领域一展风姿。

《水浒传》写扇最略，未构成用扇子为主要道具的故事。水浒一百单八将中，有一个“铁扇子宋清”，是梁山坐首席交椅“呼保义宋江”的弟弟。在书中是个次要角色，到天降石碣大聚义排坐次时，是“地俊星”，为“排设筵宴”的一员头领，列第七十六位。他绰号“铁扇子”，但不见以“铁扇子”为武器，只是曾仗一口宝剑或腰刀、朴刀防身。以致张恨水写文章称“扇子扇风，必须轻巧可用”，讥铁扇子“以铁制之，何堪使用”，笑宋清“与饭桶为伍”。

水浒传中写扇子处不算少，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一节中有两首诗内提到扇。杨志押生辰纲往那东京，“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很好，只是酷热难行。昔日吴七郡王有八句诗道：‘玉屏四下朱栏绕，簇簇游鱼戏萍藻。簟铺八尺白虾须，头枕一枚红玛瑙。六龙惧热不敢行，海水煎沸蓬莱岛。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正是在这酷热天气下，押解生辰纲的杨志一行在黄泥岗暂憩时，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冈子来，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汉子是白日鼠白胜，他一上黄泥岗，一场智取生辰纲的闹剧演出。这两首诗都极力写酷热，而后两句诗都借“扇”来写两个不同阶层人的心情，进行无情对比，其寓意是人所周知的。在小说描写上扣住了“官逼民反”大题目。不过写取生辰纲全过程，正文中并未具体写扇，而人们读小说时，可能会联想到扇。明末画家陈洪绶（老莲）绘《水浒叶子》中的“智取生辰纲”插图，押生辰纲的士兵中有两把折扇，一把破葵扇；白胜等人手中有两把折扇（见图5-1）。

《水浒传》正文中，实写到扇子处也不少。且写了多种扇子。有金殿上的“凤羽扇”、有梁中书家的“葵扇”、有梁山泊军师智



图 5-1 明崇祯版《忠义水浒传》插图“智取生辰纲”

多星吴用执“齐攒白羽”的“五明扇”，豹子头林冲曾执一把“折迭纸西川扇子”、浪子燕青曾腰间斜插“名人扇”、入云龙公孙胜拿着“鳖壳扇子”、一卖卦先生李助探一把涂柿漆的“竹骨折叠油

纸扇”，还有一个地头蛇黄达捏着一把“三角细蒲扇”。虽未从扇子上专作什么文章，倒也各合人物身份。只是风流浪荡的西门庆出场，书中不见一处写扇，倒是《金瓶梅词话》中写出了不少。

《金瓶梅》写西门庆潘金莲的情孽生活，写到不少扇子，写折扇处最多。西门庆用的有“真金川扇儿”或“洒金川扇儿”，是“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红漆的扇骨，用金铆钉穿就，有细密洒金笺纸（纸面有细小金色点块）的扇面，是四川产的极珍贵华美的用具，是适合西门庆富有风流的身份的。这类川扇也是一般人家购置不起的，后来在妓院中，被他的帮闲狗友谢希大将川扇儿藏下归己了。写蔡状元与安进士过境拜会西门庆，递上土仪中有四柄杭扇，则是与川扇齐名的杭州特产的精巧细色纸折扇。西门庆在家款待蔡御史，命妓女董娇儿侍寝，“董娇儿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儿，上面水墨画着一种湘兰平溪流水”。该扇系以湘妃竹为扇骨，泥金笺制作扇面的折扇。而妓女李桂姐陪西门庆时，从“袖中取出春扇儿摇凉”，这春扇儿是女用的多骨小折扇。还写到白竹金扇，则是不施雕刻的竹骨泥金面折扇。

《金瓶梅》中还多次写到纨扇，都是写潘金莲手拈白纱团扇儿，或是看月娘等斗牌，或是在花园中用扇儿扑蝴蝶为戏、或是卧花架下、山子后芭蕉深处纳凉。潘金莲曾作词约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在茶蘼架下等候，私会佳期”，陈经济“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儿，亦写了一词在上回答他，袖入花园去”赠给潘金莲。这“金湘妃竹扇儿”即“上画一丛青蒲，半溪流水，湘妃竹白纱扇儿”，是斑竹柄白纱面团扇，扇上题写有词：“紫竹白纱甚逍遥。绿青蒲巧制成，金铰银线十分妙”。西门庆家用的折扇、团扇都较高档，不用说折扇初出的北宋宣和年间，即使是《金瓶梅》成书的明季，也身价不菲，合乎西门庆家世地位，也更显其骄奢淫佚之恶。

《金瓶梅》还提到的扇有相面先生吴神仙手执的“龟壳扇

子”，当同于《水浒》中的“鳖壳扇子”；又有“西门庆拿芭蕉扇儿，信步闲游”，这芭蕉扇应是葵扇；还写潘道士“手执五明降鬼扇”来西门庆家为李瓶儿作法禳病。这“五明降鬼扇”该与《水浒》内吴用的扇相同。此外，书中也写到一些仪仗用扇。

《红楼梦》中，写扇子，对丰富人物性格有不同凡响之处。如第三十回之“宝钗借扇机带双敲”，第三十一回之“撕扇子千金一笑”，第四十八回写的“石呆子因扇遭祸”诸事，都是借扇子一物，写出薛宝钗、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贾赦、贾琏、贾雨村、石呆子、平儿等人性格的一面。书中所写，以折扇为主，也有纨扇、芭蕉扇，旁及扇坠、扇囊、扇盒诸物。

《红楼梦》产生的清代，摺扇非常流行，非常考究。书中相应写摺扇处也多。第二十七回，写“滴翠亭杨妃戏彩蝶”，那日芒种节，宝钗在大观园中“忽见面前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来；”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在冯紫英家酒宴上初会名伶蒋玉函（琪官），便“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块扇坠解下来，递给琪官”为赠；第三十一回中，写晴雯给宝玉“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上，将骨子跌折。”这扇子与上两处所写一样，当都是折扇，只是扇骨能跌断，必不是一般竹骨，而可能是象牙雕骨、檀香木雕骨之类。同回中，写到晚上宝玉说起“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晴雯便接过宝玉递给扇子，“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这当然也是韧性很强的纸作扇面的折扇。第四十八回，还写到贾雨村听说贾赦想强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便谋夺来献媚，那些扇子，“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也是讲摺扇的扇骨和扇面。

贾府中用的些名贵扇子，有的来自宫廷所赐，有的来自馈赠，当然也有购于商市的。第二十八回，写贾妃（元春）打发宫

监送出赏赐宝玉姊妹等的端午节礼中，就每人有上等宫扇两柄。清时宫扇泛指宫廷用扇，初夏用丰润、杭州之折扇，仲夏用芭蕉团扇，盛夏则雕翎羽扇。端午宫赏或系折扇。第六十七回，写到薛蟠从江南贩货回京，带了一箱土仪给宝钗，开了箱，宝钗“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宝钗“一一打点”、“送往各处”，给大观园中姊妹。第七十八回，还写到宝玉兄弟三人随贾政去人家赏秋菊赋诗，带回的奖品是“扇子三把，，扇坠三个……”，这些多半也是摺扇。

《红楼梦》中也写到葵扇，第三十四回写到宝玉挨打那晚，王夫人“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传见袭人，这“芭蕉扇”就是葵扇，摇着风较大，人凉爽，比折扇、绢扇要实用，但身为贾府上层人物的王夫人也许是用细叶葵扇。

《红楼梦》写扇，还写到扇坠、扇囊、扇盒等细节，前面引文中已三处提到扇坠，书中第一回早写到它：女娲补天遗石，“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宝玉的“通灵宝玉”便是这“扇坠”般物事。书中，史湘云曾作过“扇套子”，袭人曾托请莺儿给宝玉打“扇子络子”，都是扇囊之类。“抄检大观园”时，就在黛玉的丫环紫鹃处搜出“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是宝玉旧物。这“扇套”是一套单扇的，可随身携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宝玉受贾政嘉许，退出后，小厮们围上“一个个都上来解荷包，解扇袋”，这扇袋就随身佩带着。第三十一回，宝玉听任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之时，宝玉夺了麝月的扇子递给晴雯撕，麝月争执，宝玉对麝月说“你打开扇子匣子拣去，什么好东西！”这里提到的“扇子匣子”，当是绫裱的锦盒之类，当比市井南纸店中的蓝布裱装扇匣为高档。

《红楼梦》中写扇，还如那些高档日用器物一样，烘染出贾府贵胄之家锦衣玉食的富贵气象。尤其特出的是以写扇表现人物性格的更深层次，塑造典型。“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借“跌扇”、

“撕扇”，写出晴雯的泼辣正直、敢作敢当，身列下陈而性本刚烈的品格；也写出宝玉性格中敢于对反封建礼教行为赞赏同情的一面。“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借宝钗因展扇扑蝶、闻人隐私、嫁祸黛玉，又抹脸怒斥寻扇小丫头，且机带双敲，暗嘲宝玉黛玉一系列情节，揭示出在她平时宽宏和善、豁达大度表象之外的内藏机心、幽深莫测的复杂性格，宝钗一心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处心积虑，巧为周旋于大家庭之中。是“扇子”引出的故事，才使她“偶尔露峥嵘，”将她狡猾、权变、谎言嫁祸、仇视男女自由追求、对“下人”乱施淫威的丑恶嘴脸推到人前。书中“石呆子因扇得祸”的故事，虽着墨不多，而封建世家的贪婪狰狞、依仗权势乱施淫威、官绅勾结、巧取豪夺、致人死命的血腥场景，却给人印象至深。

5-2 扇与戏曲

中国戏曲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塑造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戏曲重视表演技巧，概括为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与十要（水袖、髯口、翎子、扇子、蚊帚、帽翅、马鞭、笏板、牙和水发）。全国各剧种三百多种，扇子在各剧种中得到广泛运用。

许多地方剧种在形成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只是些“二小戏”（一小生、一小旦或一小丑、一小旦）或“三小戏”（一小生、一小旦及一小丑），则扇子在表演中尤显重要，或称之为“万能道具”。这在浙江宁波“甬剧”、江西九江和景德镇“采茶戏”、淮北“淮剧”、四川“芦山花灯”、及广西“壮剧”中都可可见到。东北“吉剧”与“龙江剧”，其基本表演继承了“二人转”四功（说、唱、扮、舞）一绝（扇子、手绢等绝技）的传统，重视扇子功训练，扇子运用有独到之处。山西“左权小花戏”是“一小二花三有戏”，“花”就指舞姿多变、扇法花梢，其扇法有

二十多种，尤以蝴蝶扇与三跼步为小花戏之两大特点。演员左右手各执折扇一柄，走跼步时，两扇颤动，直如蝴蝶翩翩飞舞。湖南“零陵花鼓戏”，旦舞巾、丑挥扇，其扇子功从开扇的基础上发展了腰花扇、头花扇、展翅扇、反背扇、吊耍扇、高低扇、平铺扇、摆扇、抛扇、绣球扇等十种扇花。广西的“彩调”，以“扇子、手巾、彩带”为表演的三件宝，扇子尤为主要，用舞扇花来表达情绪的有：三打五动、圆球扇、高低扇、蝴蝶扇、摆扇、波浪扇等。还可虚拟作用具和兵器。云南壮剧中用扇表演有耍团扇、半扇、甩扇、抖扇等20余套。举凡各地方剧种，无不有“文摇扇、武挥刀”或“文不离扇、武不离刀”之说。

对于那些形成发展已百年以上，在全国大范围内影响更大些的剧种，如昆剧、京剧、汉剧、川剧、湘剧、粤剧、越剧、豫剧、秦腔……扇子在舞台上运用经验的积累，已使扇子表演程式化。在戏曲舞台上，扇子是各个行当都必备的道具。舞台上常用之扇有折扇、团扇、羽扇、鹅毛扇、芭蕉扇、竹扇、蒲扇、龙凤掌扇、日月掌扇、阴阳扇等。不同品种的扇子能充实不同身份、性格的角色的表演，使舞台艺术更形完美。帝、后出场，由两名宫娥分执上绘龙凤（或日月）图案的长柄“龙凤掌扇”，上举交叉随侍帝、后身后，就代替了全副銮驾。娇小姐、俏丫环用团扇。媒婆、仆妇、差役、轿夫用葵扇（俗称芭蕉扇）。扮演谋士、军师的持白羽扇。舞台上折纸扇用途最广，但生、旦、净、丑行当不同，折扇样式、大小、色彩、质地均不同。即使同是一种折扇，其一开一合，一摇一颤，殊多讲究。如：大摇扇子的是花脸，撇拍开扇是武生，扇子半开的是小丑，轻拢细摇的是生旦，各因角色性格而异。同台用扇，帝王、后妃、皇亲国戚、龙子凤孙、及高级官僚，多用轻巧贵重的描金（或洒金）摺扇。官、绅、文生持用有字画的黑摺扇；落难公子、落魄文人、衙门中刑房师爷、幕僚清客、一般市民执一柄素净白纸折扇；执素黑扇则身份更低。一些江湖侠士也执扇，豪强恶霸等人物持用比一般摺

扇大一倍的特大型摺扇，以突出其骄横性格。例如《打渔杀家》中卷毛虎倪荣，是武净（花脸），使用大折扇，扇面展开长可2尺（67厘米），一望而感知执扇人性格粗犷、豪放、刚强；但混江龙李俊是须生，执中折扇，强劲中见沉稳。《除三害》中，净扮周处，执大折扇时开时合；末扮时吉老人，执小折扇，很少展开。而《三岔口》中刘利华，是武丑，使用小折扇，显得异常机灵爽利，翻来复去，妙趣横生。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一折，祝英台虽为女性，实着男装，与窗友梁山伯都执泥金摺扇，梁的扇面画富贵牡丹，而祝的扇面画喜鹊登梅，暗含差别。有些剧中人物出场是用特定的扇子的，如诸葛亮的羽毛扇、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济颠僧的破芭蕉扇、李慧娘的阴阳扇，老观众一眼便能由扇判明角色身份（见图5-2）。



图 5-2 执破芭蕉扇之济公

在戏曲表演中，文生以扇尽展其潇洒，旦角以扇掩饰其娇羞，花脸以扇平添其威武，丑角以扇更显其滑稽。各角色使用扇子，在于充分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故耍扇十分讲究，依据古人生活习惯、动作以及各阶层人物不同性格特征加以典型化的设计，有一些规范章法，即俱有一定表演程式，以求曲尽其妙。艺人相传有一些口诀，昆剧行流传着四句折扇口诀：“文胸武肚轿裤裆，书臀农背秃光郎，瞎目媒肩二半扇，道领画袖奶扇旁。”虽谈舞台表演，其实源于生活，是结合生活实际提炼而来的。文墨书生，举止斯文，扇面贴敷胸前、扇动幅度小；雄豪武士，踞坐昂首，挺胸凸肚，从胸扇到肚子，扇子大，扇动幅度也大；抬轿的、拉车的、卖苦力的，诸多劳动者，卷着裤脚，下身散热不畅，炎天暑热会“烧裆”（胯间汗渍蚀肤灼痛），一般都扇裤裆；村中学究、衙门书办，坐着干活，日夜不离板凳，夏日酷热，臀部爱出汗，所以站起来频扇臀部；农人田中弯腰劳作，骄阳灼背，所以扇后背；秃子日晒头顶冒珠汗，便扇头；瞎子扇眼睛，眼清凉则心自明净；媒婆、牙婆、虔婆等三姑六婆之流，乔颜谄笑，故作胁肩卖俏之态，右手执扇扇左肩；吹牛拍马者常一半扇风吹自己、一半给旁人打扇，一虚一实；僧人、道士穿袈裟、道袍，要扇领口；书画家扎袖悬腕，要扇袖口；奶妈怀抱婴儿，寒热当心不同于大人，抬臂扬腕扇在一旁。其他剧种也有类似扇诀，大同小异。

这些口诀就是表演的要领，都抓住了各色人物的性格特点。在用扇上能收“以少胜多”、“画龙点睛”之效。

在戏曲传统角色行当中，用折扇最多的，当是小生。小生中“巾生”或“儒生”又叫“扇子生”“褶子生”，以手执扇子身穿褶子为其主要标志，多扮演风流儒雅的公子、书生。京剧《拾玉镯》中的傅朋、《红娘》中的张生、昆剧《玉簪记》中潘必正、《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就是这类角色。表演讲究风趣，要有较好扇子功，动作柔和，潇洒飘逸，自然流露几分书卷气，体现扮

演人物的温柔多情性格。

戏曲演员用扇演出种种动作，表现出人物感情。京剧《失空斩》中，扮孔明的演员在“三报”与“斩谡”时，选用顿扇、抖扇、颤扇动作，表达出孔明当时紧张、焦虑、愤慨、懊恼的心绪，使观众感同身受。据《红梅记》传奇改编的京剧《红梅阁》、秦腔《游西湖》，演南宋权奸贾似道侍妾李慧娘鬼魂救书生裴禹的故事，李慧娘得判官所赠一面火红、一面阴绿的阴阳宝扇后，挥扇起舞，以各种优美的舞蹈身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急于救裴、急于复仇的情态，其中李慧娘口吐火焰手抛扇，魂戏贾似道，给人深刻印象。但若演员的技艺有差别，则演出的效果就会不同，感人的程度就将不一样。行家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会用扇，必须台下经长期专门训练，用时才能得心应手。

“扇子功”是“做”功中一门基本功。生、旦、净、丑各行皆习此功，尤以小生、花旦、闺门旦用得最多，技巧也更为丰富。基本动作大体是挥、转、托、夹、合、遮、扑、抖、抛等；通过基本动作，配合身段，衍化出各种舞姿，耍出各样“扇花”，形成各种用扇程式，以表现人物情绪，刻画人物性格。常用扇子表演程式有展扇、抖扇、收扇、按掌扇、平端扇、侧立扇、怀抱扇、举扇、肩托扇、遮盖扇、扇胸、扇肚、背扇、颈插扇、水波扇、正抛扇、翻手抛扇、平转扇、翻腕耍扇、指转扇、指捏耍扇等（见图 5-3）。各种戏曲都有扇子功，据说以川剧为最精，有折扇、团扇两种，团扇只由丫环、婢媵使用。川剧耍扇子变化多端，通过扇子动作的各种组合，配合身段，可衍化出各种舞姿，表现人物情绪，刻画人物性格。川剧扇法繁多、细腻、精巧，以扇出戏，扇中有戏。鱼尾扇，配合身段拟池中游鱼；落花扇演出俯视满地落花；鸳鸯扇，双手上下，如鸳鸯对对双双；新月扇模拟新月当空；平落扇表演雁落平沙。又以抄扇、飞扇表现欢悦之外露，以羞扇、唇扇表现羞赧之内向，背扇、托腮扇暗示着沉思默想，反腕扇、斜抢扇显示着观察入微，转身扇、与拔云扇衬托



图 5-3 戏曲角色用扇图例

(参照《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临摹)

出高视傲慢，搓扇、揉扇刻画出焦虑烦恼。执扇、开扇、收扇、合扇、端扇，一招一式，要指腕灵活，要身段配合，更要心眼相通。耍扇子技巧用在舞台上，要适合人、情、景、时、地、势之

需要，不能变为纯技术卖弄。故行家有“戏不离技、技不离戏”，“有扇如无扇，用扇不见扇”之诫，用之则出，舍之则藏。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羽扇轻摇，便烘托出他指挥若定，成竹在胸的神情。在此，扇子“少用”胜过“多用”。若大耍扇子，就不成其为“孔明先生”。

昆剧《牡丹亭·游园》中的杜丽娘，京剧《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拾玉镯》中的傅朋及川剧不少剧目都运用扇子的技巧性表演，各具特色。著名川剧演员阳友鹤，在舞台演出中使用折扇的花样多达70余种。梅兰芳演《贵妃醉酒》，借助于扇子的烘托，将深宫中杨贵妃的醉态及苦闷幽怨的心情表演的淋漓尽致。《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对此有细腻记述。

舞台上用扇，有时是技巧性需要。川剧变脸绝活，演员往往凭借一把折扇遮脸瞬间，变换了脸色脸谱。表演喷火绝活，一人口喷火星，一人用扇扇其背臀，模拟着风扇泥炉。近年也有单纯耍扇子出现于舞台的，如1997年春节联欢戏曲晚会节目，就有各剧种绝活表演，京剧、川剧演员的单折扇、双折扇的扇子功，就令人赞叹。京剧中有一使人捧腹的场面：孙悟空戏耍“大头鬼”，演员戴假面，头大几占身躯之半，执一柄长过人臂的大彩画折扇与孙悟空搏斗，被悟空夺去后；转身间，“大头鬼”从袖中掏出另一把约小1/3的折扇，当作枪棒再战，再被夺；又从小耳中掏出一把尺许长折扇，后又从小鼻中掏出长只一掌的小折扇，最后从小牙槽中掏出长仅一指的小檀香扇，与孙悟空对耍。荒诞的剧情，扇在此加强了逗乐的功能，类似于今日流行之“小品”。

戏曲中的扇子功，都是将扇实实在在作为扇子用。其实在舞台上也可将扇子借用来虚拟其他物什，如可代表马鞭、刀枪；在公堂或书房，以握笔之姿执扇，上下左右挥点游动，可当毛笔写字；扇子展开，可当书信来读，把它放肩头，可模拟挑担；用手一托，又当做小小茶盘。随机而用，各尽其妙。

扇子与戏曲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两

幅宋代绢画，绘宋杂剧故事。担任副末角色的演员，或腰间插扇，上有草书“浑”字；或背插一扇，上书“末色”二字，此扇是专用道具（见图 5-4）。河南偃师一座宋墓曾出土一方“宋杂剧演员丁都赛雕刻砖”，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砖上浮雕着 12 世纪初宋杂剧青年女演员丁都赛演出形象，腰系帕带，背插团扇，双手呈抱拱稽揖之状（见图 5-5）。绘制于元泰定元年（公元 1324 年）的山西洪洞明应王殿的元杂剧壁画，展示女演员“忠都秀”领衔演出情况。其中扮演祗候（官府衙役、豪家仆从头目）的冲末角色，裹软脚幞头，着蓝底宫装，一手执宫扇；一演侍女的“龙套”也手执宫扇（见图 5-6）。扇都成了角色性格化妆扮的道具。



图 5-4 《宋人杂剧图》中冲末角色



图 5-5 杂剧砖雕

左：河南温县宋墓出土

右：河南偃师宋墓出土“丁都赛”

戏曲剧目也有以扇命名、演扇之事的。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院本名目”，于其中列“冲撞引首”110种，《打扇》在目。“院本”是金元时艺人聚集“行院”演剧的脚本，是北方宋杂剧向元杂剧过渡的形式。而“冲撞引首”则是正戏开场前的短剧目，争辩逗乐的成分多。

元明间无名氏作《风魔魔纸扇记》，已无完本存世，本事不详。另一《彩扇题诗》全佚。元末明初杨景贤作巨型杂剧《西游记》，共六本二十四出，情节与后来成书的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略异。其第五本中几出“迷路问仙”、“铁扇逞凶”、“水部灭火”，即是昆剧、京剧上演的《芭蕉扇》（或《铁扇公主》）演今人已熟悉的“孙悟空三调芭蕉扇”过火焰山的故事。明末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提及《檀扇》传奇，评论《梦磊记》与“《檀扇》



图 5-6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中元代壁画《散乐作场》

之以甥女私慰凌生，皆非近情之事。”谅来演男女婚恋之事。万历进士叶宪祖曾创春夏秋冬《四艳记》杂剧，其中《春艳·夭桃纨扇》，写士子石中英与妓女任夭桃相恋，以纨扇为定情信物，几遭周折，在刘令公呵护下，终成眷属的故事，词曲通俗流畅。明代名士徐文长的门生史槃曾撰杂剧《清凉扇余》，已佚。

明末清初孔尚任作传奇《桃花扇》，以一扇贯穿全剧，借候李离合之情，写南明兴亡之感，为脍炙人口传世之作，久演不

衰。其友人顾彩曾改写为《南桃花扇》，使生旦团圆，候携李北归，虽落窠臼，使剧本减色，但也符合候李实际。李虹若《朝市丛载·鞠台华秀录》载北京樱桃斜街，景春主人朱莲芬，苏州人，隶属春台班，工昆旦，擅演《寄扇》中之李香君。清乾隆时杨潮观作杂剧32种，有《换扇巧逢春梦婆》，当是演苏东坡谪海南时故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东坡在海南儋耳，成诗《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三为“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东坡自注：“是日复见符林秀才言换扇事。”杂剧当敷衍其事，据传70岁老黎妇说东坡“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人因戏呼妇“春梦婆”，亦是对人事一番感慨。

清代仲云涧撰《红楼梦传奇》三十二出，《扇笑》一出，即演晴雯“撕扇子千金一笑”。清汪柱有《诗扇记传奇》列入《砥石斋二种曲》，尚存世。

明清还有几种涉扇的剧本，明末清初徐士俊的《络冰丝》（全名《奇女子风里络冰丝》），写南北朝梁代沈约雨夜独坐斋中，风开竹门，一女子携来络丝之具，风飘细雨如丝，与真丝无异，悉以赠沈，女忽不见。沈约以丝织纨，以纨制扇，不扇自凉。清乾隆时石韞玉有杂剧《桃叶渡江》，演晋代王献之娶桃叶，歌送于秦淮渡口，王歌《桃叶歌》，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其二为“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

明代高濂《玉簪记》传奇写北宋末陈秀莲与潘必正离合悲欢故事。碧玉簪与白玉鸳鸯扇坠为双方父母指腹联姻的信物凭证，又是后来因兵祸战乱、离后复聚之二人私恋定情的信物，其间陈秀莲因避兵与母离乱入庵为尼，法号妙常。剧中“追潘”一折，至今以《秋江》之名在戏曲舞台长演不衰，脍炙人口。

现代各地方剧种保留、上演剧目中，也不乏与扇有关的。如：山西晋南的“锣鼓杂戏”剧目有《惠风扇》；夏县“弦儿戏”、江西赣南“袁河采茶戏”都有《阴阳扇》；福建的用福州方

言演唱的“平讲戏”常演的“七双、八赠、二十一杂”传统剧目中，就有《赠白扇》；江西“高安采茶戏”有小戏《耍金扇》；湖南“平江花灯戏”有小调戏《洒金扇》；湖南“零陵花鼓戏”有《雕龙宝扇》；山东胶东一带流行的“柳腔”有《告扇子》；广西藤县城乡流行的“牛歌剧”有《遗扇奇缘》；浙江民间流行《檀香扇》；越剧有《沉香扇》；而福建闽北民间小戏“三角戏”、江西上饶地区“赣东采茶戏”、赣西北“瑞河采茶戏”、湖北“天沔花鼓戏”（现改称荆州花鼓戏）和“襄阳花鼓戏”都有《白扇记》一剧，各种《白扇记》是同出一源、抑或名同事异，不及确考。以“天沔花鼓戏”演出的《白扇记》剧情看，颇类清初刘方撰传奇《白罗衫》，但天沔故老俱称白扇记的故事，实发生在汉江南岸潜江境内，时在晚清。剧情大致是：封官得缺，携眷上任，船户劫杀，父死子沉，母女被占，忍辱待时，沉江得救，成年登科，寻母巧会，白扇传信，外祖发兵，诛仇团圆。另有一剧《白纸扇》，演小姐失贞，书生蒙冤故事。又有短剧《买花扇》，二小逗趣，为类似《小放牛》之开场小喜剧。

元、明、清杂剧、传奇，现代是很难原样演出。但“昆剧”中尚保留有四百多出折子戏，演出较多的尚有一百多出，《西游记》中的《借扇》一折便在其中。20~30年代，梅兰芳曾编演《千金一笑》即“晴雯撕扇”。广西主要剧种桂剧，1938年后，在欧阳予倩等戏剧家指导下，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由欧阳等人创作改编，而演出了不少宣扬爱国主义和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的剧目，其中有《桃花扇》。有趣的是，欧阳曾于1923年与洪深、应云卫合作演出《少奶奶的扇子》，系据英国作家王尔德《温梅尔特夫人的扇子》编译。

有的剧目虽非围绕扇子演戏，但也显然与扇子有关：流行于河北省大部分山区的东路“丝弦”戏，其代表剧目有《煽火炉》；山西“雁门耍孩儿”剧种，源于金元时盛行的〔般涉调·耍孩儿〕，其保留下来传统剧目中，影响较大的就有《扇坟》，当是演

庄子妻扇坟图嫁的故事。

5-3 扇与曲艺

我国曲艺是说说唱唱的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曲种约 300 多种。曲艺的表演也往往与扇子有缘。

东北的二人转（旧称“蹦蹦戏”），表现手段讲究“说、唱、做、舞、绝”五功，“绝”指耍扇子、耍手帕。二人转有东西南北四路四大流派，其南路，以辽宁抚顺为中心，及于辽阳、海城一带，表演歌舞并重，以善耍扇子著称。哈尔滨“二人转”演“猪八戒放风筝”，以各式扇花来配合放风筝动作，拉扯虚拟的一根长线，让人想象到风筝在空翻飞翱翔的情态，演得淋漓尽致。

国内群众习见的相声、评书表演，更是与扇子渊源久长。传统的二人表演的对口相声，“逗哏”与“捧哏”，一领长衫，说、学、逗、唱，满堂竞彩，一把长柄折扇在“逗哏”手中，可使出十八般武艺。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卖包子》段子中，表演了著名京剧演员麒麟童（周信芳）在抗战时期停演京剧卖包子谋生的情事。侯宝林一会将手中折扇一合，虚拟上肩的扁担，担包子笼屉叫卖；一会又将扇子撒开，双手托捧，表示装包子托盘，又表示买了豆腐端回家；再而切豆腐、切面团，折扇又合拢当菜刀使了。在《改行》段子中，白纸折扇当刀切西瓜，扇展开表演端货架子。学唱京韵大鼓时，又以扇子当锅铲，“敲碎了”砂锅。

评书、评话的传统表演都是一人表演，只说不唱。一般有扇子、醒木、手巾三道具。扇子、手巾都可用来虚拟他物。但“福州评话”却辅以唱，演唱以一饶钹敲点，以醒木、纸扇为道具。纸扇在艺人手中，也是随所说书内容而赋予不同性能，说枪就是枪，说剑也是剑，展开来当盘台、当书信，竖起来是盾牌，是面镜；晃动颤抖，挥绕“∞”字，拟流水，拟风声……虚拟的场景，留人以想象余地。表演要不“演砸”，评话艺人要掌握“八

技”，实是八类共“八八六十四”技，其中扇子使用之“八技”为扇与歇、展与收、替与更、转与握、抛与接、战与礼、移与定、文与武。要精熟活用。

若是没有扇子，你难设想相声、评书怎么说下去。传说说“评书”起于“唱大鼓书”，兴于清雍正年间。由从柳敬亭学艺的王鸿兴传于徒弟“三臣”（安良臣、何良臣、邓光臣）（见图 5-7）。必备的三件道具：手巾、扇子、醒木，在当时就成了定例。据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江湖丛谈》载，这三件道具颇有讲究。早年评书开场，说书艺人到场在凳子上坐下，掏出手巾放桌上，把扇子顺着搁下，然后掏出所用醒木。开书前要先说几句引场词儿，最好是以



图 5-7 晚明说书艺术家柳敬亭

扇子、手巾或醒木说一套词赞，然后说正场书。说评书讲究师承门派，若没拜过师傅，设场说书，就会有同行来盘道“携家伙”，进场将桌上手巾盖着醒木，扇子再横放手巾上，瞧说书的怎么办。若说书的不懂处理，来人就将扇子、手巾、醒木及场上挣的钱都拿上，不准设场的再说书；必须找门户拜师了，才能再设场说书。有门户的说书人遇上“携家伙”的，则有一套行规行事，应用左手拿起扇子来说：“扇子一把抡枪刺棒，周庄王指点于侠，三臣五亮共一家，万朵桃花一树生下，”放下扇子，将手巾拿起往左手一放，接唸：“何必左携右搭，孔夫子周游列国，子路沿

门教化。柳敬亭舌战群贼，苏季子说合天下。周姬佗传流后世，古今学演教化。”说完，手拍醒木一下，便可往下说书。如要“回敬”盘道，也要按一套江湖规矩行事。

江湖人管说评书的叫“使短家伙的”，是指说评书使用的扇子，相对于唱大鼓书的弦子为“长家伙”而言。早年北京坤书院的大鼓妞，登台卖唱之初，必要到秦楼楚馆“认姨”，以求照应，称作“靠扇”。“靠扇”是坤书的规矩，此也可见“扇”在鼓书行中份量。扇子、手巾、醒木三件，可说是艺人的“衣钵”，师徒相传。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弟子丁广泉于1997年8月15日在北京以古朴传统的“老礼儿”收了七名徒弟（三中四洋），行礼中，引荐、担保、代理三师位列座下，徒弟们着长衫，旗袍向业师丁广泉鞠躬行礼献花，业师回礼是给每徒一扇、一绢、一醒木。

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弘扬民族传统的曲艺，杂技诸艺术，深得观众喜爱，收视率颇高。那短而精彩的片头，甚能吸引观众。轻巧欢快的乐曲声中，一面展开的大折扇绕轴大回环地由屏幕深处旋至眼前，这折扇时而上下扇动，时而左右翻转，时而翻筋斗似地滚动，正反面图景交替显现，伴着“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君请看曲苑杂坛”的咏唱，变幻多姿的折扇形象与在扇面框中叠递显露的表演片段镜头，将观众带到新的表演场地。扇的形象，还更多地渗透在《曲苑杂坛》的演出过程中，许多期的“曲苑杂谈”舞台布景或观众席后的衬景，都可欣赏到“扇”的各种变体的展示。

中央电视台，“电视书场”栏目，片头一段富有曲艺情味的“顶针续麻”的唱词：“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道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看我电视书场。”伴着悠扬婉转的歌声，由扬旗奔马的古战场，转换到窗明几净的书场。一台清爽的红木书案，案头左侧一篋线装书，案右一块惊堂木，中间一柄折扇，衬出开场前的宁寂。倏然折扇无人自展，悬

空上下摇动，以实带虚，因虚拟实，观众便如目睹说书人悠然自得地轻摇折扇，漫话沧桑，被带进了“电视书场”。一枚折扇被用得如行诡道出奇兵，别是一番情趣。吟味一番，这枚折扇的新颖表现倒也是其他道具不可代替的。这两个栏目中扇与曲艺的“不解之缘”得到“现代化”的显示。

若是追溯往史，中国曲艺（说唱艺术）与扇子结缘其实也是由来已久。宋代的“唱赚”与“诸宫调”、“鼓子词”，同是风靡一时的说唱艺术，据宋代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艺人演唱兼具诸家腔谱的“赚”曲，当时遍及秦楼楚馆，也传入宫廷。宋代泗水潜夫的《艺流供奉志》，列出南宋宁宗朝“唱赚”艺人二十二名，有“扇李二郎”者高居榜首。《西湖老人繁胜录》中也称他在临安（杭州）北瓦子勾栏中作场，工“唱赚”。显然艺人姓李行二，冠“扇”于姓名前，不能不反映出当时观众对他“唱赚”时善于用扇的赞赏。

中国曲艺中也有不少写扇故事的作品。陕西的“陕北说书”之传统节目，分作记书、传书、小弯弯三大类，传书取材于传奇故事，代表书目中列有《雕翎扇》。湖北南荆州与湖南的湘北地区，都濒临长江，隔水南北相望，流行“说鼓子”，传统曲目中有《雕龙扇》。云南大理一带流行“大本曲”，其大本曲（长篇说唱）传统曲目列有《白扇记》。两广地区用粤语演唱之“木鱼歌”，兴起于明代，明清以来，抄刻流传的千数百本“木鱼书”中，含有《阴阳宝扇》以及《金锁鸳鸯珊瑚扇》。后一作品，原名《第十才子鸳鸯扇》、《新金锁鸳鸯》，以金锁鸳鸯珊瑚扇为线索，敷演何瑶香与赵碧仙的爱情故事。基本上为七字韵句。情景与心理描写较突出。福建的“福州傩艺”，其传统曲目也有《白扇记》。江苏“扬州弹词”传统书目列有《落金扇》与《玉蜻蜓》，后者也是“苏州弹词”之保留节目，都是长篇弹词作品。《落金扇》演明代故事，总兵之女陆庆云，遗失一柄自绘真容的金扇，为周学文拾得，周设法寻见扇主，二人相会私订终身，离

合悲欢终于团圆。《玉蜻蜓》又名《节义缘》或《芙蓉洞》，写苏州豪门子弟申贵升，游虎丘法华庵，私通众尼，因纵欲过度病死庵中。庵尼志贞生下遗腹子，以申常时所佩玉蜻蜓扇坠为标记，并在汗衫上题诗，托佛婆送子往申府。因误致错，此子为徐姓收养，取名徐元宰。后来元宰中解元，几经周折，得悉身世，庵堂认母、复姓归宗。据传事有所本，且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故这以玉蜻蜓扇坠串演出感人至深的离合悲欢故事，长演不衰。相声中有一个段子，名《画扇面》，至今仍时见演出。

杂技中也有运用扇子的。早年变戏法的“彩立子行”，其手法门戏法有“扇碟扇碗”，彩门戏法有“破扇还原”。“杂技之乡”吴桥老艺人表演古老魔术：喷吐烟火时，靠一柄简易的五根木骨、红布蒙面的道具折扇，扇腮作势、满口腔木屑中生烟喷火。

古代口技艺人，入空室之中，或帷幕之内，能仿肖家庭琐碎、市井烦嚣，种种喧声闹语，演出热热闹闹一出尘寰小品。戏终人现，只凭一扇一醒木。

浙闽有扇戏，称作“扇允”，表演者用两把特制大折扇，一柄作上盖，一柄当舞台，用引线牵动五六寸小绢人做派，开打，同时有乐队伴奏并配音说唱，生动有趣，是种奇特演技，更完全离不开扇子。

我国少数民族的曲种有特殊表演方式，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曲种“章哈”，已传 800 多年。演唱时，或一人吹筚（笛子），一人歌唱；或二人盘膝而坐对唱，歌手（傣语称“章哈”）手执作道具使用的纸扇掩面而歌。而云南德宏州景颇族的“勒嘎”（意为“又说又唱”），多由中老年男歌手单口吟唱。演唱时歌手或坐或立，常手执纸扇，随着演唱进程用手弹扇柄以协节拍。

5-4 扇与乐舞

中国古代很重视乐的作用，“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强调

“立礼成乐”。《宋书·乐志》谓：人生天地之间，“怒则争斗，喜则咏歌。夫歌者、固乐之始也。咏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歌之次。咏歌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故谓之乐，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表明古代歌、舞、乐三者相生相伴之关系。而歌、舞、乐中都有与扇相关的作品。晋代吴歌杂曲，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选歌以被之。”即初始作词谱曲清唱，后又以乐器伴奏，又有依旧曲填新词。其中列有《团扇歌》，该曲之作，起于晋中书令王珣，“珣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珣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一唱：“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亲所见。”二唱：“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唐代称南朝旧乐为清乐，武则天时存六十三曲，至五代存世四十四曲，团扇歌仍在其中。至今词存曲亡，人但知诵团扇歌，视作诗歌，不知唱咏，但此歌确实是以扇为题材的第一曲。又如王羲之于王献之与其妾桃叶相唱和的《桃叶歌》与《答王团扇歌》，现存文字几章。其实为献之子秦淮河渡口歌送桃叶，及桃叶回答之情歌，循曲而唱，也是借扇喻情的爱情歌曲。明代民歌中也有“挂枝儿”借扇抒情，当时都是引吭而歌的。

近代，华北、东北民间流行“画扇面调”的时调。基本曲调是由五乐句构成的单乐段结构，同调反复吟唱，以用于长篇叙事。《画扇面》叙述妇人白俊英在炎天暑热之时画扇面的情景，详细描叙了她在扇面上所画的各种风景、戏曲故事、忠孝节义的传说等等。此调各地各有特点，河北安国的“画扇面”与定县的“画扇面”的节奏、腔幅都有别，但一般都倾向于欢快、活跃，表示画扇者白俊英“情景交融”的愉悦。湖北民间小调《十把扇子》也就生活小景反复吟唱。

近年电视音乐 MTV 节目《漓江扇韵》，歌、乐、舞一体展现，多名少女素衣长裙，双手执蓝白二色交融的薄雾般纱扇，盈

盈轻舞于漓江竹筏，临水沙滩、峻峭岩前。曼妙婉转的歌声，唱出“山妩媚、水妩媚，人比那山水更妩媚……山陶醉、水陶醉、人比那山水更陶醉”。确实不只是扇歌、扇舞，而传扇韵。

古代歌者常用“歌扇”，其作用或以为歌者在扇上写曲目，起“戏摺子”作用；但秦楼楚馆中歌娃不须亲递扇供客人点曲，高门大户中之歌姬家伎更无此必要。“歌扇”当是歌时用来掩面的。试读一些古诗句，如：“扇中通慢脸，曲里奏阳春。”“举扇起歌声”，“歌还团扇后”，“莺啼歌扇后”，“罗薄诂障声”，“歌声扇后娇”，“掩笑歌筵里”，“占曲掩丹唇”，“敛态调歌扇”，“当歌掩抑扬”，“掩笑频倚扇”，“画扇团团半掩羞”，“羞多时掩面，娇重未成声”，字里行间透露消息：“歌扇”一供歌娃遮羞掩面、敛态、障唇；二能障声抑扬、造成歌声更娇之效果，正如奏乐林泉间，较旷野间更有韵致。南梁庾肩吾的《赋得转歌扇诗》曰：“团纱映似月，蝉翼望如空。回持掩曲态，转作送声风。”将用扇与歌声关系作了另一层描述。

孔尚任《桃花扇·选优》一折，南明弘光皇帝作“无愁天子”，聚南京秦淮歌妓入宫排演《燕子笺》，李香君也被强逼入宫。李香君害羞不唱，弘光“看他粉面发红，像是腴腆”，命“赏他一柄桃花宫扇，遮掩春色”。这里明白指明了扇子是用来遮掩春色、掩饰腴腆的。到了现代，这种“习惯”也留存在某些古朴地区的民间艺术中。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曲种“章哈”，歌手执纸扇掩面演唱，可称卓有古风。

扇用作舞蹈的道具，也是古已有之。

据《晋书》《宋书》乐志，汉代燕享已有一种“鼙舞”，16人而舞；东晋安帝时，桓玄谋夺位，曾改为八佾共64人而舞。南朝宋、齐、梁称之为“骀扇舞”，但舞具为有柄单面鼓，有如今日北京地区之太平鼓。《旧唐书》则称汉代“又有幡舞、扇舞，并亡。”此汉代扇舞形制如何，不得而知。至宋代，《宋史·乐志》

记载，宫廷每逢庆典宴会，都有“队舞”与百戏、杂剧等同台作大型演出。队舞是舞蹈与说唱相结合的宫廷故事歌舞，时称教坊乐舞。表演有“小儿队”与“女弟子队”，按固定程式出场。女弟子队 153 人，分作 10 小队，其第九小队称“彩云仙队”，每一队员都“衣黄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执旌节鹤扇”，宛然一群逸尘出世的女道士冉冉起舞。元代，乐舞也有定制，其中称作“寿星队”的乐队，专在皇帝生日的“天寿圣节”庆典中出场，其第九队“妇女 30 人，冠玉女冠，翠花钿，服黄销金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棕毛日月扇”而舞，并唱曲相和。迨至清代，典制大备，供奉宫廷的乐舞中，有四裔乐舞，列于宴乐之末，其中安南国乐，司舞四人，戴道巾，衣蟒衣，黄绶带，执彩扇而舞。古代扇舞在古墓葬壁画中有所反映，甘肃酒泉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墓壁彩绘“燕居行乐图”中，乐队前有二舞伎，一伎双手各执一“单门扇”上下翻转、彩裙飘飘、翩翩起舞；另一伎拍掌击节，跳踢旋转。真实描出了当时执扇而舞的姿态。

在今日中国的民间舞蹈中，扇子也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道具。所用扇子也多种多样，一般多用折扇式的“彩扇”。

秧歌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汉族民间舞蹈，是歌舞结合或只舞不唱的艺术形式。基本分作陕北秧歌、东北秧歌、河北秧歌、山东胶州秧歌、鼓子秧歌五大类。因地区不同，有各自风格和特点。一般舞蹈者都扮各类人物，执扇子、手帕、彩绸等道具而舞。北方秧歌分两种，绑高跷腿子扭演的称“高跷”，如东北之“高花秧歌”；不绑腿子在平地扭演的叫“地秧歌”或“地蹦子”。早年北京城区，秧歌出场 10 个角色，郊区出场 12 个角色，分文武两行，表演时文左武右。武行的第一位，秧歌会行话称“大头形”，第二位称“武扇”；文行第一位称“小头形”，第二位称“文扇”。另有“渔”、“樵”、“锣”、“鼓”等角色，多扮梁山泊好汉，表演套路很多。流行于山东鲁北地区的‘鼓子秧歌’，秧歌队分四种角色：伞、鼓、棒、花。最大的秧歌队是 32 顶伞、64

只鼓子、64个棒、128个花。“花”是女角，双手执折扇，绸巾或花鼓、花灯起舞。唐山一带的“冀东地秧歌”中，角色行当概括为丑、妞、抻、生四大类。（如“昌黎秧歌”只妞、丑、抻）妞又称“上装”、“包头”，类似于戏曲中的花旦，装扮成俊俏少女，左花帕、右彩扇，表演时“稳中怯，柔中俏，扇花飞舞周身绕，双臂摆动娇又媚，好似葫芦蔓儿飘”，表演风格含蓄、柔美、温馨。抻是丑婆子，类似于戏曲中“搽旦”。文的持团扇和烟袋，武的持棒槌，泼辣刚健，表演时“抖肩摆胯碎步颤，哪有逗趣往哪钻，穿针引线哈哈笑，双臂一横把脸翻。”真是怒起来咬牙切齿，笑起来前仰后合。妞、抻、丑所持不同扇子，表演刻画出不同形象，男丑角表演则幽默、滑稽、夸张，表演时，拿扇子一站，挺胸收腹，面正身斜，缩颈耸肩，矮身撇步，扇子平端在腹前腰侧颤动。河北的“沧州落子”，以河北完县为中心的地区流传的“平地跷”，陕西“洛川老秧歌”，山西“吕梁秧歌”，山西原平、定襄一带的“凤秧歌”，演时或男或女单人舞扇，或男女对扇，各因地方习俗而异。山西侯马的“白店秧歌”，由舞伞者（男一人扮长者）居前，左手举“万民伞”，象征人们向往和平生活的感情依托，右手执羽毛扇，象征祝愿人人似孔明神机妙算。其它演员各执鼓（男一人），锣（男二人）、镲（女二人）围护万民伞，随羽毛扇之上下挥动，敲击起舞，独具异趣。

花灯，又称跳灯、耍灯、灯戏，流行于川、黔、滇地区。“云南花灯”作广场演出（称“团场”）时，舞者男执彩灯，女执花扇，花灯。音乐一响，演员自然随之“崴”动，“崴”即是演员表演中，无时无刻身体都保持S形的左右摆动。女性以小崴为主。在“崴”动中，灯扇交错，飘然律动，优雅洒脱、纯朴自然，人有秀美别致的“山茶花”之喻。云南还有“弥渡花灯”与“过街”花灯“小七姑娘”。四川涪陵的“秀山花灯”，表演者一般为二人，即花子（男舞者）与么妹子（女舞者），表演中，对扇子运用有精采处理。演“犀牛望月”，男滚卧回头、如牛卧草

地，女立身颤动，遮脸之扇缓缓拉开，如云隙月现；拟“水旋莲花”，女举手翻扇自转，如莲花露水而出，男绕女飘扇转步，似绕花水流；效“双飞蝴蝶”，女背手，扇在体侧翻转，而男左手扶女腰，右手扇接于女扇右侧，双扇配合变化，如双双彩蝶在花丛中追逐翻飞；仿“款款蜻蜓”，男前女后，步随身移，双扇于横侧联翩摇曳，二扇宛如同一只蜻蜓之双翼，起伏滑翔，点水凌空。小巧双扇，以变换的艺术手法，抒发了青年男女亲密无间的柔情蜜意。

“花鼓”表演耍扇子的多是男演员。江苏太湖一带的“渔篮花鼓”，据传与元末渔女嘲弄“鞑子兵”有关。二渔姑右手执巾，左手执鱼形之渔篮（或渔鼓）；鞑子兵手执小红灯和折扇，舞于二渔姑之间，动作滑稽，表情痴蠢可笑。苏州常熟一带则有“浒浦花鼓”，陕西秦巴山区的“地蹦子”和安康地区“跑场花鼓”都是演唱花鼓调的，多由一生一旦或一丑，一旦对唱对舞。旦角大都是由男人扮演，身着彩衣彩裙，手舞彩扇、花绢。“跑场花鼓”每一唱段结束，二人必跳“过场”组合，动中有静，不同一般。

花鼓灯亦盛行民间。河南信阳地区广泛流传的“火绌子”就是一种花鼓灯。花鼓灯三字暗示了三种角色：‘花’是女角，亦称“花鼓娘子”；“鼓”是男角，或称“花鼓捋子”（“花鼓腿子”）为丑角；“灯”指领舞者手执的“大莲花灯”，即“火绌子”，也指领舞老汉，也是丑角。火绌子，传统由10人表演，其中花鼓娘子4人，右手执折扇，左手执手绢，表演时有群舞有对舞，有说有唱，有情有趣，滑稽大方，闹而不乱，俏而不荡。淮北农村则盛行“安徽花鼓灯”，男角称“鼓架子”，动作粗犷有力，多筋斗武技，女角称“兰花”，亦以手中扇子手帕为表演手段，运用得绝妙不凡。

‘采茶灯’舞蹈流行于中国南方各地，一般是舞者左手提茶篮，右手执彩扇，载歌载舞。江西“赣南采茶舞”，基本舞蹈动

作有：矮子步，单袖花，扇子花。扇子花分男女通用的单扇花和多用于女性的双扇花，其动律以“摆”为主，据艺人相传，舞扇花的基本要领是：“扇花变化在于手，力在手腕不在肘，左甩水袖右摆扇，十指牵着两臂走。”扇花编排运用得巧，表演便会引人入胜。

还有一些特殊的民间歌舞小品，也与扇子有缘。它们往往为大型活动之组成部分，如北方之社火，南方之灯会上，“跑旱船”，南北皆有。“跑旱船”也叫采莲船，唐代已流行。每逢节日，国内各地多有扮装表演于街头场院的。纸扎彩船，艳丽考究，演员一般一旦、两丑，为父、母、女关系。湖北襄樊市枣阳一带的旱船舞，另有其独特风味，撑船人手执篙竿，以动作引导旱船女将彩船飘移游摆，前后进退。而旱船两旁添有4至6个艳妆少女“跑外水”，两手分拿花手绢和纸扇，一边随船起舞，一边为撑船人唱段“帮腔”（伴唱）。船尾跟一头戴鸡冠帽、满脸彩绘的丑角，胡子上翘，手里破芭扇拍打晃摇，边扇风边扭着身段踏节而舞。遇上观众抛来噱叭作响的鞭炮，跑外水的少女们便跑着舞着扑打鞭炮，回护旱船彩女；扬起手绢，扇子，头上长辫飘甩，船尾扇风的人则越发腰肢扭出花样来。满场船悠扇晃、歌调高昂，有楚郢古风。浙江有类似游艺，称“旱船头”，用龙形之旱船，傍梢两少女与后梢两渔婆也分执彩折扇、大芭扇随船扭舞。

少数民族舞蹈中也有巧妙用扇的。朝鲜民族能歌善舞，技艺娴熟，闻名中外，“扇子舞”就是常现于舞台的一枝花，纯白的民族服装，雅致的舞蹈用扇，滑步台上，的是优闲如白鹤，柔软似柳丝、轻盈若烛光，飘逸醉人。海南黎寨，流行黎族传统舞蹈“清音舞”，一般为一男四女（或二男八女）集体跳。有二女两手皆执瓷汤匙，另二女两手分执瓷碟与对筷，男的画八字胡，歪戴礼帽，卷单边衣袖和裤脚，扮相不雅，且手拿一把大葵扇。起舞时，四女敲响瓷具，舞步轻快，穿插俯仰；男子则追随其后，捋须摇扇，左窜右跳，偷窥群女，躲闪追望之间，葵扇翻晃进退，

更衬出男角滑稽可笑形态。云南哈尼族有“扇子舞”，哈尼人视白鹇为和平、自由之象征，跳“扇子舞”时，舞者穿白衣，双手执青绿棕叶扇或毛扇，模仿白鹇飞翔姿态而舞，柔和优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度“木脑节”，广场树起高10余米的四根木脑，全场度节者列队而舞，男子举刀，女子执各色折扇，贴于腰际，随舞步节奏颤动前行，井然有序。

在现代舞坛，《扇子舞》是历演不衰的传统节目。“采茶扑蝶”，一柄柄扇子在多姿的“扑蝶”动作中吸引住观众视线，将山乡清新的茶园美景呈现于舞台方丈之区，引人遐想。我国名舞蹈家陈爱莲首演古典单人舞《春江花月夜》，该舞一直成为舞蹈界保留节目，扇在其中很好地表达了该舞诗般的意境。追光射亮舞台中央两把毛茸茸的雪白毛扇拼成巨大花朵，微微抖动的羽毛扇传达着生命活动的信息。朦胧光影中，从“卧鱼”舞姿中渐渐现出一位豆蔻年华的窈窕淑女，扬扇、掏扇、颤扇，翩翩起舞。随着伴奏琵琶的舒缓抒情、清丽平静的慢板声中，那层叠恍惚的扇影，随着曼妙舞姿，细腻地表现出轻雾缥缈、月照江流、夜宇幽寂、花香传远的春江上迷人夜色。静听琵琶传出归舟劈水、浪花轻溅的音韵，如沉醉梦里，物我两忘，流连于“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如诗如画、如真如幻意境中。若无两把毛茸茸雪白羽毛扇“纤腰醉明月，长袖舞春风”，就不会那么传神感人。

近年，舞蹈用扇技术，迭有创新。舞蹈演员杨丽萍、藏族卓玛，分别编演扇舞。都能柔中见刚、不落窠臼。集体扇舞在用扇上推陈出新，彩扇面与红绸带合为一体，束带在手可挥扇翩翩，展绸而舞则满场红浪，别出一格。

九七春节晚会，成都战旗文工团舞蹈队30名“黄土高坡”装束的小伙子挥动彩扇和红绸，表演《龙扇舞》，在急骤的伴奏节拍中，以整齐划一的队形排列，瞬间变幻、干脆利落的动作，让人目不暇接，欢腾火爆，其阳刚之气促人振奋，一扫现代扇舞中“阴盛阳衰”之气氛，舞中之扇，不再仅是伴随轻柔律动，体

现女性阴柔与含蓄的象征。在“春兰杯”颁奖晚会上，男子集体舞《扇舞》再度展示阳刚之美。在九七“七·一”之夜，北京工人体育场内，首都人民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表演的大型广场团体歌舞《欢庆香港回归》的《土篇——真情满中华》中，《花扇翻卷迎亲人》与《雄师欢舞庆回归》，千余演员，双手转动红黄蓝白各色大彩扇，腰旋顶盘，翻卷巨浪，变幻方阵，组字“1997”，扇舞、狮舞交相穿插融汇，更显示中华民族之雄伟气势、再创新天地之信心。

5-5 扇与书画

中国扇是多种艺术载体，扇在中国历史上早与书画结缘，文人雅士多喜于扇上题诗作画，相将鉴赏把玩，因之书画扇面自然成了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的“别体之作”。

扇上书画，起自何代？史料不见明白记载。但汉晋之际，有关传说不少。现可查到的资料中，最早关于画扇的传说，是“误墨成蝇”，此事一般是指曹不兴为吴主孙权画屏风时，误涂墨点，将错就错描成墨蝇；而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则称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成蝇，如此说无误，则汉末已有画扇。书扇的最早记载，当首推《晋书》所记，王羲之（303—361年）“尝在戴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南史》中也记载了几则书扇史实：王羲之的四世族孙王僧虔，也善书素扇，为宋文帝所赞赏。宋文帝还令因谋逆拘狱中的范晔题诗词美句于白团扇上，范援笔写下“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之句；梁湘东王肖子建曾书八字于白团扇上；琅琊王融也在白团扇上题写过柳恽诗句。这时期，书扇之多，也许还是要首推王羲之，宋虞龢《论书表》称当时整理的“二王”（羲之及子献之）墨宝中有“书扇二秩二卷”，唐时有人见过宫中藏法书，内有王羲之“扇书乐毅（论）”。（宋·程大昌《演繁露》）。清代王毓贤撰

《绘事备考》，参照前代图书，搜辑详贍，厘正补缀，称王羲之“书法既为古今之冠冕，丹青亦绝妙当世……有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及扇上画小人物。”则王羲之也曾画扇。与其同时代人中，先后也有多人涉及画扇之事。王彪之（305—377年）晚年有咏扇画的《二疏画诗》，“二疏”应指汉代疏广、疏受叔侄，此扇画何人何时所作，不明。但会稽王濛（字仲祖，309—347年）画扇，为郭文举所见，曾令曹毗作《扇赞》。潘佐有诗句：“谢安团扇上，为画敬亭云。”稍后，名画家顾恺之（345—406年）画有“阿谷处女扇画”，又曾为人在扇上画嵇康、阮咸、阮籍象，“都不点睛”，主人相问，答称：“那可点睛，点睛便活！”画得很精心。陶渊明（365—427年）写有《扇上画赞》，扇上所画为荷篠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周阳珪等隐逸士；晋末刘琨妻陈氏也有《五时画扇颂》，这些咏扇画的诗、赞、颂，未见俱题于扇。书、画同时出现于扇上，可能首倡于王献之（344—386年）。《绘事备考》称他“隶书、草书得父笔法，尤善丹青。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驳牯牛，精妙无比，因书牯牛赋于扇上”。乌驳牯牛，为毛色青白相杂的母牛。此扇五十年后犹存世。

南朝有不少画扇记载，或载于正史、或见于专书。宋文帝曾遣画工画赤城石新妇山于白团扇上；顾景秀曾作蝉雀画扇与鸚鵡画扇。南齐竟陵王之孙肖贲（文奂）“於扇上图山水，咫尺之间，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画家蓬道愍与其师章继伯都“兼能画扇，人马分数，毫厘不爽；别体之妙，亦谓入神”。北齐田僧亮也能画扇。作扇画之材料也极考究，“临淄之雅女，宋郑之妙工，织素丽于白日，傅画明于彩虹。洛阳之技极，江南之巧穷。故饰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生峨眉之阳，雄黄出蟠冢之阴，丹石发王屋之岫，碧髓挺青峻之岭，粉则南阳铅泽，墨则上党松心，乃杂以为此扇。”（梁·江淹《扇上彩画赋》）各类绘画材料取用名产，使扇画能始终艳丽如新。扇画的题材如“柳荫蝉雀”、“秦女乘鸾”、“景山树”、“河洛神”、“隐

士逸民”都久传不衰，见于团扇扇面。

隋唐五代，团扇还是主要的书画扇，或题字，或单作画。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五月，在扇上为飞白书“作鸾凤蝶龙等字，笔势惊绝”。于端午日赐诸大臣。唐张譔，王维称赞他“团扇草书轻内史”。隋代杨契丹、郑法轮，唐代尉迟乙僧、阎立德等名画家，皆有扇画。扇上或画人物，有秦王女弄玉与箫史吹箫乘鸾，也有汉明妃王昭君琵琶马上出塞和番，“寒尘妒尽秦王女，凉殿恩随汉主妃”（项斯）。或画花鸟，“花芳不满面”（李峤），“叶随彩笔参差长，花逐轻风次第开。”（罗隐《扇上画牡丹》），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一长柄绢扇，扇面绿叶衬牡丹，宛然可辨（见图 5-8）；而



图 5-8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临摹局部）

《挥扇仕女图》中，纨扇面有翔空双凤。李德裕见过四川桐花凤画扇，杜甫见过十二鹰画扇。也有扇上画山水，有诗句“一片山溪从蠹损，数行文字任尘侵”（郑谷），是山水画及题扇诗并现于一扇之上，不过书画共扇的情况在宋以前并不多见。南唐后主李煜曾于黄罗扇上题诗曰：“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似咏柳诗，以赐宫人庆奴。吴越王钱俶之子钱昆则“好画寒芦沙鸟于纨扇上，人竞藏之。”

两宋时期，纨扇面书画风气大盛，此与北宋画院之设及文人画兴起有关。唐以前，我国绘画都一贯承袭简单摹拟物体具体形象的方法，且一直以人物画为主，道德劝诫画和宗教画占极大成份。唐代，花鸟画形成独立画种，唐末五代，花鸟画更形成熟，

山水画也形成流派。北宋时，尤其宋徽宗倡导下，翰林书画院的完备，形成华丽、精密、工细的院体画风；而同时，受佛教禅宗理论影响很深、反映士大夫审美情趣、强烈表现自我的“文人画”出现。画坛出现画院画家（待诏）、文人画家与画工三支队伍。画院派与文人画派的画风，都在纨扇画上有表现，据《画继》记载，画院人战德淳“作红花绿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间，动有十里光景，真可爱也。”孟应之“画扇，作秋老海棠子着枝，已乾而不枯，犹带生意，坐一白头翁，生动。”京师人李端“偏工梨子花鸽子，多作扇图，极形似。”宋徽宗画有林禽鸚鹄画扇、有花鸟百扇图。画院画家郭熙倡山水画技法“三远”说，于扇面多作平远山水，黄山谷曾题郭熙画山水扇道：“郭熙虽老眼尤明，便面江山取意成，一段风烟且千里，解如明月逐人行。”僧人居宁妙工草虫、每画一扇，好事者秘为珍物。司马光有诗咏草虫扇：“吴僧画团扇，点缀成微虫，秋毫宛皆具，独窃天地工。细者及蛛螯，大者才阜螽，枯枝拥寒蛰，黄蕊黏飞蜂。儿曹取真物，细校无不同。”都体现了院体画派强调形似、作画工细、“以形代神”的画风。而文人画更强调神似，不拘泥于形似，有感而发，强调作品天然意趣，追求清新、淡雅、自然的画风。以水墨写意画取代工笔画，色彩成了累赘，黑白却富韵味，以简驭繁，又却兼备众彩，墨未到处之“空白”，也能令人看到“无”中之“有”。文人画家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枯木竹石——他们认为“画乃心印”，借以写文人之逸气，抒文人之胸臆、阐文人之性灵、现文人之品格、泄文人之郁闷。文与可的画墨竹，苏东坡作朱竹及枯木寒林，米芾、米友仁父子“米氏云山”，都是在于“造意传神”。南宋时纨扇画繁盛不减北宋，有的纨扇画更体现出画家兼收两派之长，为我所用，如李东之《雪江卖鱼图》绢本纨扇，其水墨画既吸取画院山水之长，又借鉴文人画水墨之趣。

两宋时团扇画，与当时之卷轴画接近，都为绢素，只是幅式不同，移大作小，无甚滞碍。南宋时，折扇画悄然出现，可能此时多为

绢面、或书或画；到明清时，折扇流行，扇面书画更形兴盛。明清折扇多为纸扇，但与大幅画水墨渗染之生宣纸不同，折扇绵料宣纸经上胶矾、云母粉、撒金后，在纸的性能上与普通书画时不同，笔墨效果特殊，无论水墨、设色、描金，无论工笔、写意，无论山水、草虫、花鸟、人物，均可适应。但不同材质扇面，性能有别，书画者要运用时掌握其差异，熟练驾驭。折扇面上折痕洼隆，滞笔留墨、挥洒难能，且折扇面上宽下窄，构图布局，更需匠心。在扇面上画花卉禽虫，草木竹石，点染尚可，而林树山水、庭院楼阁，要经营于弧形扇面之中，传意趣而不失真，缩须弥于芥子，落笔实不易。扇面作水墨画，浅设色尚可，作重彩则较难。

至于金箋面，吸墨着彩更难，若先素面作画，后以泥金细笔勾补间隙作填金扇面，则更要艺与技精熟。折扇面上题字，也与平铺方笺，尽兴挥洒不同，由于折扇面展开，上宽下窄，折痕呈下收上放辐射状，若行行顺折痕写到底，须向内收拢，则上疏下密，天空地迫，行笔不畅、冗杂板滞。所以一般是长短行交替，一行字多，另一行字少，此式最常用，长短行字数不定，短行约为长行之半。也有别具一格的，如清雍正赐朱轼之题诗御扇，一首五律诗书成十三行，每一行字数不一，顺次为“三、二、五、一、四、三、五、二、四、一、五、二、三”，疏密有致，几呈对称分布，颇具美感（见图 5-9）。另一种是扇面下半空出，只在上端每行二三字，如翁同龢《临曹全碑》扇面（见图 5-10）；甚至不顾分行折痕，只横书数字，如辛亥志士邹容书《保罗心事卢梭书》扇面，及早先常见“清风徐来”之类。另一种是不管上宽下窄的约束，皆竖直如八行书。要扇上书画不受折痕之滞碍，若于套装扇股前，在平整扇面上先行书画，后折迭装制，似较便利。但一般书画家落笺都在成扇上，滞碍难免，而一些沿折痕之涸迹，别具一格。笔者幼年曾闻塾师谈及，早年太老师有一专用于画扇的檀木扇板，上下两板成套，下板平实，上板内空出扇面洞孔，两板相合面各有斜槽，可容两边骨，成扇置两板间，合

板，以牛皮绳束紧，便可扇面平整如砥，不显折纹，便于书画。此法诚嘉，然数十年间未得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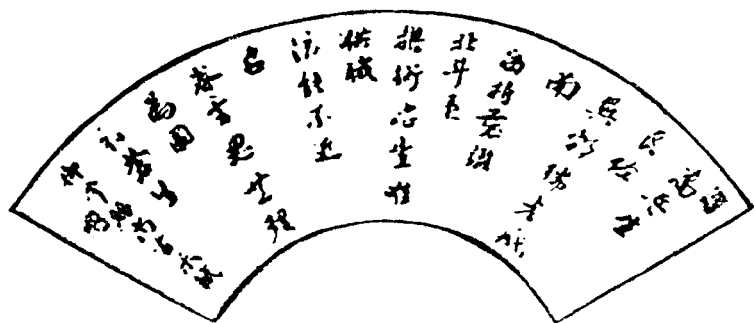


图 5-9 清雍正书扇

题诗：“高岳生良佐 兴朝瑞老成
南昌持慈鉴 北斗重权衡
忠岂唯供职 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 为国福苍生
御笔赐尚书朱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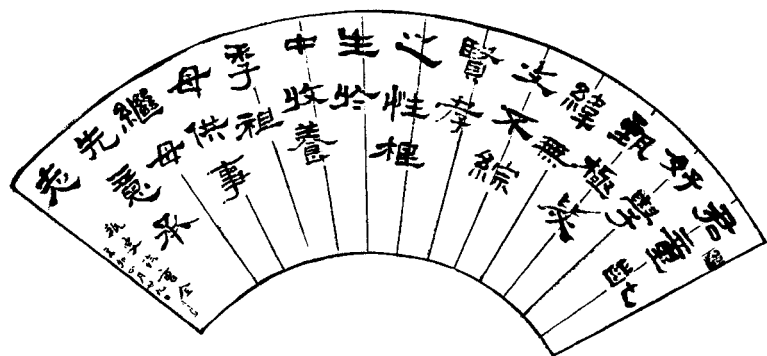


图 5-10 清·翁同龢《临曹全碑》

明清书画名家，多有书画扇之作。“明四家”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皆工画扇，又有文嘉、陆治、周之冕、蓝瑛、陈洪绶、董其昌，陈继儒、程嘉燧、李流芳俱各具特色。女画家中，文俶、黄媛介、汝太君、南楼老人陈书、赵昭、范雪仪、傅德容、马湘兰、顾横波、薛素素、董小宛等皆留画扇上。清代“清初六家”吴历、恽寿平及“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翥、王原祁）、“四僧”（浙江僧弘仁、八大山人朱耷、



图 5-11 清·任阜长《桃花》扇面



图 5-12 张大千仿金冬心墨竹画扇册页

苦瓜和尚石涛、髡残石溪)、“金陵八大家”(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扬州八怪”(金农、黄慎、郑板桥、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及新罗山人华岳,都有不少画扇之作。清中期以后及至近代,擅长扇画名家极多(见图5-11)。清代扇画最丰为任伯年,其精品画扇,徐悲鸿收藏时,加“悲鸿生命”之收藏印。现代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林风、刘海粟、叶浅予等,都有精巧扇画。齐白石素在泥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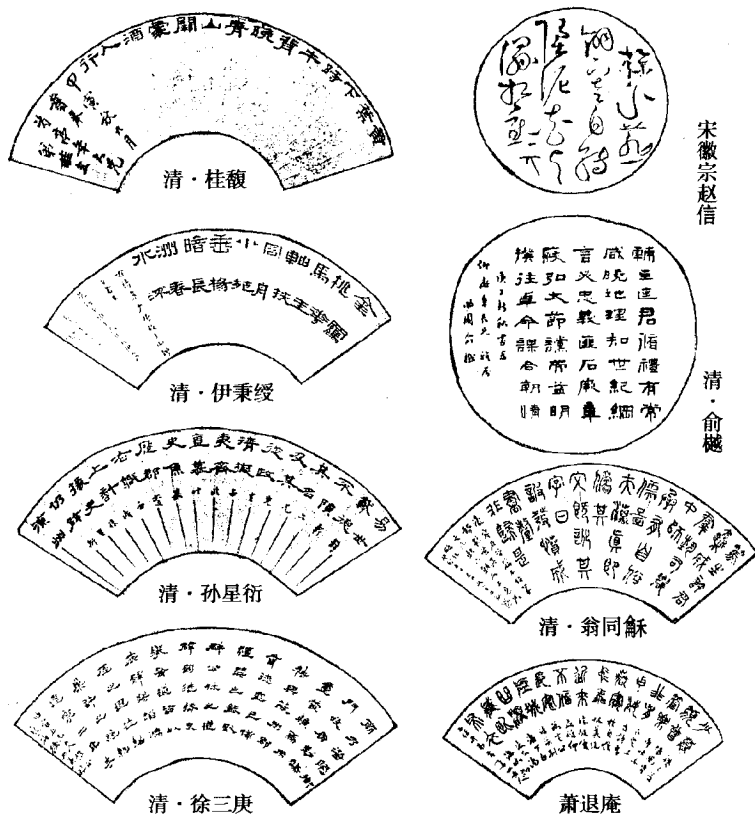


图 5-13 古今书扇一瞥(一)

扇面上作画，所画白茶花，妍丽动人，蚂蚁、蜜蜂皆精细无比。徐悲鸿以画奔马名世，而他的扇面花卉，亦俊逸不群。张大千壮游名山大川，身处海隅，心仪故国，奇峰怪石，烟云变幻，四时之景，尽收扇面之中，每一着墨，不落俗套（见图 5-12），30 年代，曾多次与兄张善子在天津、北平、成都举行扇画展。其他近代画家扇画之作不克繁述。古代扇面，多有书而不画，因文人皆能书，爱书未必能画。早先折扇正面书写，背面配画；后才先画后题，渐形成“诗、书、画、印”融于一体。但也颇多以各体字入扇为主体的，如吴湖帆集清代七十二状元扇，便都是书法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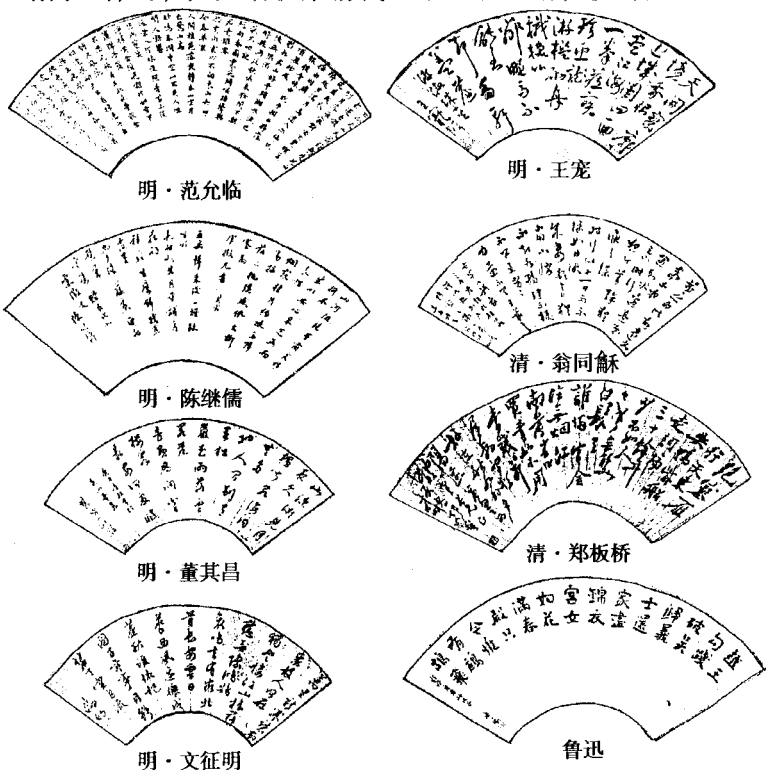


图 5-14 古今书扇一瞥（二）

清代文士皆能书扇，其中佳作亦不少（见图 5-13 及图 5-14）。书画扇本怀袖雅物，便于欣赏观摩。书画家利用纸折扇特殊外形，于方寸之间惨淡经营，虽与大幅书画相比，如同“小品”，但殚精竭智，或有过之，经得住反复欣赏的挑剔。近年出版各种“扇集”不少，诸多明清书画扇面入选，搜求浏览，亦足赏心悦目。

5-6 扇与雕刻

雕刻与扇有密切关系，近代檀香扇、象牙扇自与雕刻不可分割，团扇雕柄也早出现于历史上，而折扇扇骨雕刻工艺在折扇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形成艺术品过程中，一直是重要一环。扇骨对全扇起固定和支撑作用，本身又作艺术装饰，刻制扇骨，指折扇边骨上雕刻，大多一侧刻字，一侧镌画，相互配合。甚至扇骨雕刻内容与扇面相合，扇骨雕刻与扇面相辅相成，从审美角度丰富了扇子的内涵，更增扇之典雅，提高扇之艺术价值。

扇雕工艺，伴随竹刻艺术之形成发展而互影交光，呈现异彩。竹刻品大体分“翻簧刻”与“留青刻”两大类，载体有平面、立体之分，技法有阳刻、阴刻、皮雕、模雕、深浅浮雕、镂空雕之别，也多可用之于扇骨雕刻。

竹刻之始，不迟于唐代，当时宫廷已规定给翰林学士赐“青团镂竹大扇”。竹刻艺术于明清时臻于顶峰，明清两代三四百年间，江南竹刻家见于论著、有姓名可考者两三百人，从事竹刻者则无不雕刻扇骨，只在多少、精粗、雅俗、高下之别。明代，于折扇上“挥洒翰墨”，据称盛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刻竹制扇艺人也应运而兴。据明代许多文人著作的零散记载：江南刻竹制扇名家，代有人才，成化、弘治间，李昭、李、马勋、马福；正德年间刘永晖；其后濮仲谦、“三朱”、沈少楼、柳玉台、蒋苏台（蒋诚、蒋三）、荷叶李等，“一技之长，皆知名海内，”甚至“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明正德嘉靖时代至明亡约

一个半世纪，是竹刻发展阶段，其风格以质拙浑朴为特色，刻竹名手集于江南嘉定、金陵二地，以嘉定为主，后世论及各自技法分称为“嘉定派”与“金陵派”。

嘉定竹刻始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嘉定派创自朱鹤（号松龄），与其子纘（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合称“嘉定三朱”。祖孙三代皆读书识字，工书画，操履完洁，擅长以深刻作浮雕和圆雕，一代胜过一代，后为嘉定派主要传统技法。并时以透雕法刻竹，作竹地镂空之浮雕，以虚衬实，作品令人有玲珑剔透之感。其后继者如侯峋曾、秦一爵（秦一姐）、沈汉川、禹川兄弟、汉川子沈兼等，皆师法三松而有名于时，更将深刻阴文改阳文，或变为阴阳合刻，益得画家远近浓淡之致。

金陵派竹刻创始于濮澄，复姓濮阳，字仲谦，万历十年壬午（1582年）生于江宁，清初尚健在。擅长制作水磨竹器，所出扇骨，异常精妙。其刻竹技法与嘉定“三朱”迥异，不耐精雕细琢，而以浅刻和善于因材施艺见长，往往只就材质天然形态，稍加凿磨即得成器，实则匠心独运，以天然意趣见胜。清初张岱撰《陶庵梦忆》，有“濮仲谦雕刻”一则：“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宋琬（荔裳）《竹罍草堂歌》中有赋称：“君不见练川朱生称绝伦，昆刀善刻琅玕青。……白门濮生亦其亚，大璞不斫开新硎。虬髯削尽见龙蛇，轮囷蟠屈鸱夷形。匠心奇创古无有，区区荷锸羞刘伶。”“大璞不斫”就是说他能略施刀凿而存天然意趣。仲谦真迹，传世极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现存有濮制扇骨二件，系70年代出土。

到明末，扇骨竹刻技法，又有创新。嘉定金陵两派的深刻、浅刻多在削去竹材表皮磨光后的竹肌上施刀，属“翻簧竹刻”。而明末的张希黄则独擅“留青竹刻”，留青法起源实早，当不迟于唐代，至张希黄而技法臻于大备。留青，是一种阳文类刻法，以“铲簧留青”为基本技法，是用竹的青筠（表面一层青皮）留作雕刻文字图案的材料，呈微微凸起的层面，剔铲多余部分，露

出皮下竹肌作地，故又称“皮雕”。其竹肌有平地、沙地之分，平地指将竹肌地全铲平；沙地则以专用刀具将竹肌地打麻点如雨后沙滩。竹筠洁如玉，竹肌有纹理，利用其质地与色泽差异分出纹与地，青皮干后，其色泽由原先白色转青黄，而竹肌则年代愈久，色泽愈深，如琥珀，久可转红紫，则纹地更分明，显出特有效果。留青法利用此竹筠竹肌色泽变化之差异，并在技法上辅以取舍，或全留，或多留，或少留，或不留，使画面层次更丰富。以竹代纸，以刀代笔，雕出宛然水墨或设色的图画，深浅晕退，绚烂多采，明晦浓淡、因景而施，而又造妙自然，不类刻画。皮雕的扇骨往往作书、画、花饰，别具一格，极堪把玩。留青法大大拓展了竹刻表现力，后继者甚众，更有在竹扇大骨上采取“贴簧”刻法的，即在原竹筠外贴一薄层竹筠，两层皮色有差别，在贴上竹筠上施刀，留下部分成阳文，其旁露出原竹筠为地。留青法在现代，亦是继承与发展的主要传统刻竹技法之一。

明末至清代乾嘉时代（至公元 1795 年止），为竹刻鼎盛时期，技法创新，繁绮多姿。吴之璠被推为三松后嘉定第一人，同时有封氏一门刻竹，尤以封锡爵（晋侯）、封锡禄（义侯）、封锡璋（汉侯）三弟兄名噪后世，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同时被召入京，以艺人供奉内廷，入值养心殿造办处。其后有周颙（芷岩）以南宗画法入竹刻，南北合流，独树一帜，皴法浓淡凹凸，天然浑成。其侄周笠，及蔡时敏、庄绶纶、周愕，均一时名手。嘉定竹刻自开派之后，有一批专业艺匠，世代相传，师弟相承，以为艺业。《竹人录》一书载明正德至清嘉庆的二百八十余年间，嘉定刻竹名手达六十七人。

乾隆时，浙江新昌人潘西凤（1736—1795）字桐冈，号老桐，精刻竹，继承濮仲谦刻竹技法，成就最高。其刀法与仲谦相近，被郑板桥誉为濮阳仲谦后一人，郑有赠潘西凤绝句云：“年年恨为诗书累，处处逢人劝读书；试看潘郎精刻竹，胸无万卷待何如！”潘所创薄地阳文最为工绝。其精品，嘉庆时收入内府。

有子潘封（小桐）能不坠父业。后有蒋仁（1743—1795年），原名蒋泰，杭州人，“西泠八家”之一，布衣终生，善刻竹，不轻为人奏刀，所作布局平实，风貌苍浑自然，着重拙意，突出天趣。其时，画家奚冈，善作扇面画，亦善为扇股。稍后，嘉庆年间，嘉定人李宝函善仿濮刻竹，亦甚精妙。乾嘉间嘉定人周鏐，善精刻小字，所刻扇边字，细如细鬣，而分行布白层次井然，人惊为鬼工。其同里浦俨斋，工书善画，二人友谊甚厚，周非浦书不刻，浦亦非周刻不书。周鏐曾在一扇骨上刻王士禛秋柳四章，以赠金坚斋。

乾嘉以后之清代后期，治竹刻者已不再限于嘉定、金陵二处，东南诸省各有名工。此时竹刻技法，都趋向浅刻，致力于表现书画之笔情墨趣，以平浅平一为高古独绝。浙江竹刻，后来居上，成为晚清竹刻之代表者，有重学者文人作品、而轻匠人制作的倾向，作品崇尚书卷气，以体现文人气息为上，有别于官宦之权贵气及商贾之富庶气，流露文人穷而不酸之志趣。其刻竹技法尚浅刻，以留青与阴刻为主，刀法崇尚简率拙朴，风格近于金陵濮仲谦一派。其代表者继潘西凤之后有方絮、文鼎、张开福、蔡照、袁馨、胡有声、韩潮、朱宝骝、胡镛、释达受等人。其中如方絮，字钜平，号治庵，为嘉庆道光年间浙江黄岩人，治扇骨，凡山水、人物、小照，皆自为粉本于竹上，运刀如笔，钩勒皴擦，阴阳凹凸，心手相应，所作竹刻小像都有名气，人称“方竹”。当时名书家张廷济称他“竹人自昔礪城传，只恐输君更擅长。”礪城，地在江苏嘉定南门外，借指嘉定，此称许方絮竹刻超过“三朱”。

道光时，文鼎刻竹亦皆亲自书画，善鉴别，家藏金石书画多精品。

杨澥，善刻竹，字、画均能，用刀不以光洁取人，讲究传神。其刻技不从流俗，“底皆深圆”。

汪鸿，篆刻金银铜瓷石砖瓦竹木无一不能，所作规矩平实，

清新秀美，工力极深。

赵之琛，浙江钱塘人，擅长金石文字，工画，花卉敷色清雅，山水萧疏幽澹。书法隶行楷自成一格，篆刻集浙派之大成，能刻扇，用刀爽朗挺拔，生动有趣。

达受，嗜古，多才艺。阮元称之“金石僧，”精刻竹，山水、花卉，形神皆备，无不逼真。其徒孙予樵亦善刻竹。

赵之谦，工诗文，究心六书，擅书法，精画事。篆刻初学浙派，后复兼收并蓄，亦刻竹，常于扇边骨上刻自己之书法画品，多即兴之作，生动天然。

咸丰、同治年间，有蔡照，浙江肖山人，与海宁袁馨（椒孙）被誉为“浙人刻竹二人”，刻扇负盛名，擅阳文留青。曾将任渭长百幅山水、花卉、仕女、神佛小品刻于扇骨。胡镗，石门人，精刻竹，少时刻扇骨已有声誉。重视描绘对象之神态气韵，不以光洁取悦于人，布局具匠心，疏落中含紧凑，平中有奇。子胡小弼亦能刻扇。钟以敬，工刻竹，摹金文最佳，典雅精美。

光绪初江都于啸仙，目光精炯过人，所刻扇骨字如芥子，方寸之中，能刻万字，每边能刻小行楷十数行，至阔扇骨，可刻三十行，须借助显微镜才能看清，被称为绝技。临湘人周义，刻黄杨木扇骨，所镌枝叶，妙若天成，扇骨一副，镌资银八圆。

晚清还有善刻金石文的，归安人韩潮，刻扇骨小行楷可作数百字，尤善摹钟鼎款识；德清人朱宝骊，镌扇边也以摹写金石文字名重一时，尤擅阳文扇刻。武进张西桥，阳文缩刻汉石经柘本于扇边。每至三、四百字。一字小如胡麻三分之一，不失原意。

赵淇，在竹骨上能仿濮浅刻工细人物，须眉可见。

近代竹刻艺人，如安徽合肥谭维德，刻竹擅作小字，能缩摹钟鼎文细阳文于扇骨上，每字二分许，不失原品精神。并能在扇骨上摹刻古钱币，尤为精绝。吴县林介侯，刻扇用刀如笔，线条苍劲简朴。

扇骨雕刻内容极广泛，书体，上起三代甲骨、钟鼎、石鼓文

字，下至秦篆、汉隶、行、草、楷诸书，图案则山水、人物、花木、竹石、禽虫以至秦砖、汉瓦、汉魏碑版、古泉刀币，十二花神，不一而足。或阳文，或阴文，或阴阳相兼。

扇骨雕刻，在程序上也与碑刻相若，也须立意构思，打稿落墨，操刀运凿而成。在竹刻发展前期，如“三朱”祖孙，都以书画名世，又擅竹刻，则书、画、刻汇于一体，一气呵成，得出佳品。迨及晚清，竹人都不善画，仰仗书法家、画家代为设计，打稿落墨（俗称“粉本”），或直书于竹，或移稿缩摹，再由竹人操刀以成，则一扇骨，分别经书画、雕刻两次艺术加工而始竟工。在其中竹人实沦为刻工，刻工要省悟原作神韵，熟谙原作者用笔风格，字之间架结构，画之层次笔法，方可望刀下传出原作风貌。虽然如此，雕刻技艺有高下，理解原作神韵有深浅，所得扇骨也就有精粗美恶之别。

扇骨竹刻之难，不在于刀法，而要求刻手具备书法、绘画、篆刻以至诗词歌赋之造诣，竹刻作品才能透出书卷气。竹刻艺术一切要求高雅，扇骨雕刻自不可轻率从事。

5-7 扇与建筑、园林

借扇之形，传物之趣。从我国古代建筑中也可发现扇的踪迹。

我国古代许多官邸民居，屋宇绵亘，檐廊衔接，高堂深巷，迂回曲折，飞檐明墙，花棂拱壁，圆门月洞，古朴庄重。巡视其间，会发现墙壁头有扇面洞窗，房室各式花窗中有扇面小窗，既使空气畅通，又显窗形变化，寓灵动于质朴之中。有的厅堂榻扇门的棂子和裙板，装饰木雕，实地或镂空的矩形格中嵌界扇面形图案，云天树木，亭台小桥，对话人士，如见如闻。而矩格中扇面，方中出曲，圆润不失规矩，颇具艺术性。或将扇面形浮雕，作于檐前横枋之上，一扇一景一故事，也有穿枋挑起檐桁的抱头

梁取扇面形端面，甚至檐口排列扇面形瓦当，各呈异趣。至于存世园林中，亭阁斋室，题名或写趣之扁额，也颇多扇面之形，室内或悬一木质扇面板，绳牵风生，返朴归真。无论你走进岳阳张谷英村、参观福建泰宁“尚书第”，还是漫步安徽黟县西递明宅、屯溪老街，上述景观随处可见。

扇面形用于建筑，其实可上溯至更早年代，不过那不是艺术的衍化，而当是技术的必然。华北有民谣：“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建于隋代的安济桥，在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处，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大石拱桥。民间传说，造赵州桥时，鲁班祖师化作一老石匠凿了一块扇面形石，留在工地，李春才以扇石起拱，造成了以长 37.37 米、高 7.23 米的弧形大石拱，横跨洹河，全长达 50.82 米的名桥。扇石起拱，以侧压减轻了承重，石拱自然长期稳固，这合乎现代结构力学原理。在洛阳市古墓博物馆，可见到几座北宋砖墓，有一方形墓室的四隅，在适当高度以扇面砖起拱作成穹庐形，与赵州桥异曲同工，且巧妙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组合。

中国古代对世界认识，认为天如圆盖，地似方盘。于是制作器物，圆以“象天”，方以“法地”。殿堂房舍一般都是方砖铺地，但也有别具深意的构筑，十一朝古都洛阳，王城公园建于东周王城旧址，其西区韶乐台前地面，以石块嵌出王城旧图，外方内圆。绕正中一大圆石，周围绕布几圈扇面形石组成和谐的整体，布局燮和阴阳。北京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的所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圜丘”是祭天的圆形高台，“圜”意为“天”，按中国古代《周易》学说，“阳卦奇，阴卦偶”，天为阳，相应的象征取奇数，最大奇数为 9，圜丘便处处用九数。圜丘分三层，三层直径合计四十五丈（约 15 米），为“五九”，应“龙飞九五”之兆。每层台阶九步，每层有汉白玉护栏，4 个台阶口将护栏分作四面，上、中、下三层每面分别有护板 9、18、27 块，寓“一九”、“二九”、“三九”之数。圜丘顶

层平台，全部用青石板铺砌，中心为一块圆石，外围九圈，要盖满中心以外的环形地面，势必要分别用扇形石铺砌合缝，由内至外，各圈扇形分别为9、18、27……81块，“九九归元，混一字内”，扇形石构筑了圜丘主体，对称、协调、自然和谐。这种特殊结构，也为现代建筑所借鉴，号称“百里车城”的湖北省十堰市，是第二汽车制造厂所在地，市中心“六堰”，市图书馆前有占地达数万平方米的广场，由赭红与白色两种扇面形人造大理石铺成，密合接缝，光洁异常。夜间华灯如昼，一块块扇面石上，人如游棋，观赏音乐喷泉，别富意趣。

我国园林讲究营构布局，移步换景，妙趣天成，匠心独运。而“借景”手段，可使园林景色层次更丰富，意境深远，韵味悠长。借景有仰借、俯借、远借、邻借之分，须因地制宜，方能达到“因借致巧”的效果；“邻借”是“借景”常用手段，也许可称“巧中之巧”。许多园林，受占地大小限制，为充分利用空间，往往曲院回廊，墙绕屏隔。墙面常开“漏窗”，既使墙面有变化，稳实之中增空灵明快之感，且利于通风采光，尤其是窗内外互为借景，更添欣赏妙趣。“漏窗”本身可以洞空，也可以各种镂空花纹图案为饰；窗子轮廓可矩可圆，或作菱形，或迭双胜，或现梅花状，或呈扇面形，不一而足，尤其扇形漏窗，更富雅趣。憩于小院，透过扇形漏窗移步外窥，院外山水亭台，花木游人，燕舞莺飞，框出一幅春游画面；而从墙外视内，则见奇石蕉竹，孤客倦坐，宛如一幅闲趣图扇画，从烦嚣中得一点静气。更有出奇兵于园林中造扇形建筑的。明·张岱《西湖梦寻》云：“包副使涵北园在飞来峰下，作八卦房，园亭如规，分作八格，形如扇面。当其狭处，横亘一床帐，前后开阖，下里帐则床向外，下外帐则床向内。涵老据其中，扇上开明窗，焚香倚枕，则八床面面皆出。”此私家消闲之举。《十国春秋》曾记五代时，南汉国南海苏氏园建有“扇子亭”，形景已无法稽考。但现代园林中，尚有几处扇形建筑，可资游赏。

苏州名园“狮子林”以假山争胜，山集东南、水泛西北，回廊环抱三面，曲径通幽，林间楼台隐现，峰峦峻秀。园西南角，当回廊转折处，有一小巧建筑，名“扇亭”，东进即文天祥诗碑亭，在扇亭观园景，十之八九尽收眼底，颇得园趣。“扇亭”的结构独特，处处以“扇面”示形，“扇亭”是一“半亭”，与廊墙组合成自然残缺之建筑物。亭所在地处于折廊死角，背倚高峻围墙，俯临山石池水，如在半坡，地不盈丈，窄逼局促，为造园之所忌。但由于造园者巧运妙思进行了处置，将亭与廊组合，从中向前推出一跨，便绝处逢生，屋顶部分外向单坡，高出廊顶，淡化了墙隅廊角闭塞之窘困。扇亭地面呈扇面形，内墙居小弧边，如园亭四分之一部分，亭子只在两侧边较好地过渡虚实两侧廊道。外侧扇面敞向园中山丛池水，正面设鹅颈椅，弧形凸出向外扩展了亭内空间。内靠实墙正中人高处又开扇面形漏窗，窗棂组成松鹤图案，透窗后视，在亭与粉墙转角处呈一小天井，内有假山疏竹，如一幅扇画小品。游人沿廊西行，遥见亭后小天井，粉墙上竹影恍惚，转弯入门立于亭中，轩敞的扇面又使注意力转向主空间之山池。空间明暗，物景虚实，视野收放，交替呈现，令人徜徉亭中，虽脚踏尺寸之地，而眼目所及，后院前园，毫无室压之感，实是补拙救窄的巧着。漏窗正下方有扇面形石桌倚内墙而立，桌无杂物，桌前摆放两鼓形石凳，乾净利落。夹扇窗悬两联为：“相迎柳色还青眼，坐听松声起碧涛。”两侧墙上人高处，分嵌两扇面形木字牌，左文：“扇亭，取其形而命名。建筑结构颇具匠心。亭后小院布置竹石，如一幅小品画面。于此赏园景颇佳。”具有导游赏景作用；右牌则列游园卫生要求，示人以修身利群之德操。在扇亭中观景，确实别有情趣。浙江南浔“小莲庄”内，有一转折的墙角，也有一扇亭，但只“亭”顶及曲栏坐椅呈扇形，不及狮子林扇亭之富雅趣。

离狮子林不远的拙政园西部，也有一扇面建筑物。由拙政园西部波形廊转折处望向西北，越过池中的石幢，可见到对岸一座

敞轩。对岸实为一小岛，此轩立于小岛尽端，三面临水，一面背山，正合“花间隐榭，水际安亭”规律。敞轩内部地面呈扇面形，面池小半圈鹅颈椅，檐下眉额为“与谁同坐轩”。两侧墙辟门通行，一对着倒影楼，一对着三十六鸳鸯馆。透过正面后墙上方便大的扇面形漏窗，见后坡上草木葱郁，明明暗暗，宛如一幅粉彩中堂。轩内石桌、石凳、墙上扁额，以至轩顶灯罩，都仿扇形，精巧有趣。直如将狮子林“扇亭”由高处移徙水边，略作整饰而已，两相比照，前后大小弧沿对调，适起到一以“救窄”，一以“掩广”之功用。此轩虽未以扇命名，然呼之为“扇轩”未始不可。墙内两侧悬隶书楹联：“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任人临轩欣赏。置身其中，领略苏学士名句“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诗情画意，情趣万千，不由你不想到此处若无此轩亭，确实令人感到平泛空缺。有趣的是，轩后山上有一顶如斗笠的“笠亭”，掩映林木间，在轩内后望，扇窗正框住后山笠亭，可窥全貌。而从波形廊上适当位置望去，“笠亭”的锥形顶面与敞轩扇面形屋面正好吻接，亭面瓦脊如扇骨、敞轩屋面为扇面，一柄全骨折扇来自高处，拂向水边，涵盖空间，前方隔水与“别有洞天”相呼应，令人欲对美景挥扇舞翩跹。

挥扇扬风，无独有偶，北京颐和园中，也有一处建筑，与扇子结缘。在颐和园昆明湖北岸，万寿山南麓，曾为慈禧居住的乐寿堂建筑群西北侧，有一庭院，命名为“扬仁风”。前辟月洞门，门内有方池，沿池垒假山，为乾隆时所叠；池北隙地草坪分列左右，原为乐安和五间佛殿。北上石阶，见俗称“扇面殿”的正殿，平面呈扇面形，殿前阶下，八条青石铺地呈放射状，又用汉白玉雕成扇轴，与正殿合成一把展开的折扇（见图 5-15）。整个庭院，正殿配合假山、水池和围墙，鸟瞰如一繁体“風”字。庭院中，正殿内，原本有扇形漏窗、扇形宝座、扇形宫灯、扇形香几、扇形扁额等等。此殿据说是李莲英为吹捧西太后而授意兴建，由当时服务于宫廷的打样（设计）师“样式雷”设计、施工

建成。可惜近年正殿成了堆放杂物的储藏室，檐间无扁额，殿前未立牌介绍，游客至此失去一次鉴赏的机会。

北京的另一处扇形建筑，命运要好些，列入旅游景点，这便是位于北海琼岛后山的延南薰扇亭（见图 5-15）。北海琼岛北麓，有一组蜿蜒幽邃的太湖石假山岩洞，称“琼华古洞”，“延南薰”位于其一洞口，坐落在岛顶白塔后的半山上，靠山面水，视野开阔。据说乾隆皇帝曾在该处练习武功，命按随身香扇之形建成此扇亭。亭平面呈扇面形，亭前地面砌作扇骨，延展约 60°。山墙上所开景窗、亭内石桌、亭前匾额皆呈扇面形。黑活庀殿顶，脊饰雕刻精细。亭内洞口通嵌岩室，后壁嵌柱对联一幅：“五明招得薰风奏，得宝修成壁（壁）月清。”一扇之地，内蕴不菲，令人无局促之感（见图 5-15）。可惜如今洞口被水泥砌封，薰风难转。琼华古洞只剩“写妙石室”为进口，“盘岚精舍”为出口，进口有联云“石缝若无路，松巢别有天。”古洞与“延南薰”之间倒真石缝无路，未免“大煞风景”。

另有一扇面形建筑，出在“外景地”，乃济南大明湖的“翠柳屏”。入大明湖公园南门，沿湖边西行而北折，经遐园，过浩然亭，转九曲亭，东跨拱桥登小岛，循回廊，便进入“翠柳屏”。实为一扇面形建筑，展角 90°，上为“庀殿顶”，四角翘檐，四面坡顶泻下。扇面小弧边为一堵后墙，正中一扇面形大漏窗，大弧边面向湖心，四柱支檐，轩敞明亮，下阶一级不数步，便是游湖船码头，檐檩与檐枋之间，均布十枚折扇形木雕饰物。由亭中通过漏窗后视，岛上花坛草木，匝岸垂柳，构成一幅恬静扇面画。于亭后透过漏窗前瞻，则近处柳丝轻拂，远处湖心亭半露，画舫游移于 艳湖光之中，招人与游，人情与物景交融，自身恍如置身扇面景中，与众多游客吟味“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萼芙秋月，一片光明。”“一抹青山留倒影，半城碧水映斜阳”的诗画意境（见图 5-16）。济南趵突泉公园内也有一处扇亭，知者甚鲜。



图 5-15 (1) 颐和园“扬仁风”扇面殿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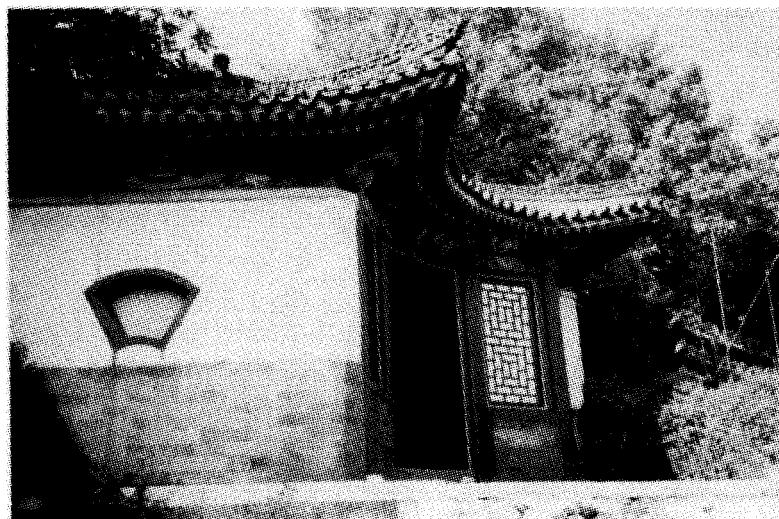


图 5-15 (2) 北海公园“延南薰”扇面亭外貌



图 5-15 (3) “延南薰”内室一角

(摄影：刘 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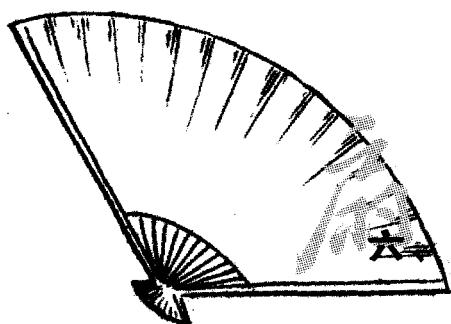


图 5-16 山东济南大明湖“翠柳屏”之扇景

(扇窗中景物为前方之湖心亭)

(陈士珑 摄)

扇面形结构也被引用于现代建筑之中，美国水门大厦，中一圆柱形主体，围绕几幢扇面形大楼。近年，国内已出现，如香港、青岛、济南等地都不乏例证。青岛市政府为一扇面形高层建筑，正门开于小弧边中。济南铁路局主体建筑物也呈扇面形，前附门厅部分另作一小扇面，形成别致的“套装”。青岛海尔商城正面幕墙创意别致，正上方凸现出大片蓝色扇面形玻璃窗，也许暗寓着曲直相生，阴阳协和的经营之道，但毕竟与古园林中意境不同。



云 扇苑奇葩趣话

6-1 古扇采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不少古扇，其中有传世成扇中最早的折扇，与巧艺精工的编织象牙丝纨扇。

馆藏中最大且最早的折扇，是一柄明宣宗所作书画折扇。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不仅治国有业绩，而且“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该书画折扇，纵长1尺8寸（实59.5厘米），横展约4尺6寸（实152厘米）湘妃竹作扇骨，包镶精致。朱瞻基所绘的画图，就大小言，当也是扇面画中的魁首班头了。《松下读书图》画一主一仆，主人坦腹倚卧松下，红衣童持扇侍立，衣纹线条都用笔遒劲古朴，松荫读书，心静气闲，传一股清幽雅趣。扇另一面也有画，为《柳荫赏花图》，也是一主一仆，主人戴纱帽，纱质透明，发髻可见，额与发之分界清晰，仆人手捧瓶花向主人走去。画面题款表明此画为“宣德二年春日武英殿御笔。”并铃

“武英殿宝”印。朱瞻基曾有咏撒扇诗：“湘浦烟云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下清凉。”此扇画面倒的确使人生‘祛炎暑’‘招清凉’之感。

馆藏编织象牙丝纨扇，出于清代，当时习惯称“牙丝宫扇”或“象牙拔丝宫扇”，是用打磨匀净光滑的象牙丝编织成一定图案，镶于各种不同材质框架上而成。清宫藏有几十把各种形状、不同纹饰的牙丝宫扇，其中一把是乾隆年间，广州工匠制作的、祝乾隆“万寿”的寿礼。这件牙丝宫扇，通柄长49.5厘米，扇面纵32.8厘米，横29.9厘米，呈长圆海棠花式样。扇边包镶着玳瑁框，嵌有骨珠，扇柄为藕荷色地彩绘花蝶纹画珐琅制柄，柄上下嵌金星玻璃，扇柄末系有打成盘肠花结的黄丝穗子。扇面中心嵌棕竹柄梁、镶有如意形镀金点翠螭蝙蝠纹铜护顶、柄梁的上中下部分各嵌有雕花玳瑁，卷云勾莲琥珀及雕夔龙宝相花纹的橙、黄、紫、红四色蜜蜡护托。扇面洁白，所用牙丝经硫磺薰过，柔韧细润，宽不足一毫米，薄如细篾。由牙丝编织所成之八方锦纹地，孔缝均匀，经纬片拼合得天衣无缝。扇面中自柄托向上嵌有染牙雕图案，为由浅刻、浮雕和拨镂结合而成之兰花、秋菊、蜻蜓，纹饰精密细致。兰、菊皆亭亭玉立，象征长寿高洁。蜻蜓盘旋飞翔于兰花叶右上方，欲落未落，布局严谨，花卉色调沉着得体。在染成深绿色的叶，烟褐色的枝，白色、粉色的花的表层进行雕刻，既不掩象牙细腻、润泽的质感，又恰当地表现了扇面主题特点，色彩协调，层次分明，温润典雅，纤巧不俗。是乾隆时期典型的、稀有的高级御用装饰品（见图6-1）。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柄元代缂丝牡丹团扇。缂丝为我国特有织造工艺，于小木机上布生丝为经线，配以数十把装各色缂线的小梭，小梭中缂线为纬线，依照画稿图案轮廓，依需要调换小梭，以“通经断纬”的技法，按色彩分块、分区、分段缂织。成品经线贯底，而纬线并不横贯画面，但以纬克经，只显彩纬不露经线，织品图案正反如一，极显雕刻立体效果。我国缂丝扇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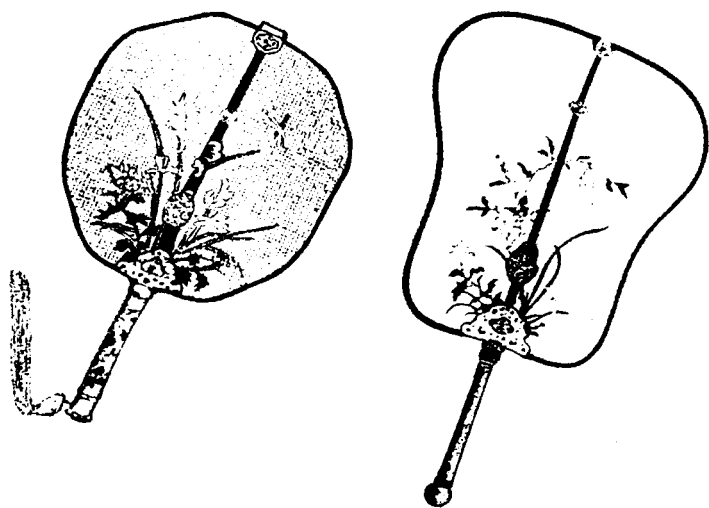


图 6-1 清代象牙丝编纨扇两件

行于隋唐五代，盛于北宋，元明后有新发展。辽宁藏之缣丝团扇，面宽七寸（合 23 厘米），扇面数片翠叶，托牡丹花两朵，花姿生动。花与叶以色丝搭配织出，如同彩绘，花瓣以金色勾出，富丽而俊秀，叶面平织，清新流畅，扇面经纬密度不高，而经面平滑如绢帛，牡丹花如浅浮雕，逸于扇面，秀气袭人。原本宫中用品，现为揭裱之册页。

6-2 扇画游廊漫步

我国扇画是传统艺术品形式之一，团扇、折扇皆有书画。宋、元流传至今之扇画，都为圆形团扇；明、清时期则多为折扇。我国许多博物馆皆藏有书画扇，年年多有一定时期展出，但一般人难得集中观赏。就几处博物馆若干藏品，作豹斑之管窥。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纨扇画《豆花蜻蜓图》，作者佚名，

绢本设色，表现苗圃间朴实的自然美趣。画中豆茎一枝，自左下而向右上斜出，梢头一只蜻蜓，正欲飞欲停之际。菜豆枝杆叶荚俱以粗简线条勾勒，略施粉彩，呈豆绿色；紫白色的豆花与蜻蜓以没骨法晕染稍工细，使豆花与草虫的生机勃勃、清新神韵全出，色调素雅，工写兼施，于简古纯朴中透出野趣。全图荡漾着空灵的诗意。此图无题款，右下角有“徐熙”朱印。似属徐熙画派之珍品。又有北宋画院画家李文忠的纨扇画《晴春蝶戏图》，一图 15 只蝴蝶、凤蝶、蛱蝶、粉蝶，品种不一，形色各异，在晴空中联翩飞舞，百态千姿，五彩纷呈，是嬉戏田野？是追逐花丛？留人遐思寄兴、回味吟赏的余地。如果细察扇面，可辨出蝶翼薄如绢纸，纹斑如霞彩绚丽，蜂翅透明如纱，触须细如发丝。令你不由不担心群蝶会振翅扑扑飞出扇面，能不惊叹宋代画院派画家高度写实本领与精湛绘画技艺？面对这些妙品，也使人联想到司马光的《谢孙兴宗惠草虫扇诗》实是写实之作，该诗称：“吴僧画团扇，点缀成微虫。秋毫宛皆具，独窃天地功”。这派画家在追求“形似”上，能“秋毫宛具”，确实不易。与文人画派重在“神似”，追求意境不同。

又藏《雪江卖鱼图》，纵 23.6 厘米，横 25.2 厘米，绢本，水墨，似为纨扇，装裱成册页，为南宋后期临安画工李东所作。此图写渔民生活，表现手法上，吸取了当时宫廷画院山水构图的长处，同时也把士大夫画家的水墨功夫借鉴过来，水墨挥洒富于个性，浓淡对比明显，扩展了空间，很好地渲染了雪江寒气。近处，一脚伏荷担走过溪桥，绕过叶落枝枯的丛树，走向临湖屋舍。屋前湖水茫茫，一叶渔舟靠近住屋临水台阶，渔夫弓身前靠，似在兜卖所获鲜鱼。屋后树丛中，隐含山间小路，或许另有人家。屋后层层峰峦，因不同层次的淡墨抹染，由近而远，淡淡隐去，与阴霾雪空融为一体，使人感到天低云暗，有雪欲降。湖面、天空、山体，淡墨渲染；而湖岸、船篷、屋顶、枝梢，却不加抹一笔，两相衬映，使寒江雪意活现画面，留给人许多想象余

地。

又有南宋画家吴炳留下纨扇画《出水芙蓉图》，此图采用没骨画法，全图皆以色彩敷出，不现墨迹。一朵娇艳盛开的红莲花几占满画面，后衬绿色荷叶，碧水清波，红绿相映，如雨后浴日，活跳新鲜。红绿层次分明，花叶脉纹可见。衬出荷花涌波而出、清丽不俗的姿态。全图用笔精微，赋色工丽，端庄典雅，妙具神韵。清恽寿平也有“出水芙蓉”画，款识称系“拟北宋没骨画法”，题诗有“初发芙蓉出水鲜，纤尘不染净而娟”之句。与此两相辉映。

还有南宋画院待诏陈清波纨扇画《湖山春晓图》，作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写西湖小景，但并非写生之作。也许是西子湖“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异趣，启发了画家的灵感，构图不追求形似，而造意传神。此画以奇偶悬殊、繁简各异的反差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运用不同形色表现远景、中景之由远及近透视变化，施浓墨点、彩点加于中部墙院树丛突出层次关系，以重墨细笔精工勾画楼阁、显现画面主题中心。左下角以浓墨抹出孤松兀起，淡墨配画几株杂树，疏落竹林，现出长堤和人物构成一组近景，它与中景，一竖一横的布局，隔湖相望互为补充。近处湖边，主人骑马上路，携同仆从，人手扬鞭遥指，将远中近景串成一体。远方山峦蜿蜒伸展，消逝于湖上水气之中，留下淡影，天空与水面以“空白”画法留出大片画面，寥廓苍茫、水天一色，晨雾淡笼，人骑缓辔。流露出“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白居易句）的眷恋之情——一握在手，湖山入眼，有耳目清新之感。

上海博物馆藏有南宋马麟的《台榭夜月图》，为绢本设色纨扇。此扇不圆不方，亦圆亦方，台榭林木、远山一角，压于扇下方三分之一范围。秀柳高擢，明月朗照、银霭轻漫，和谐静谧，画面虚实掩映，疏密有致，密处愈密，疏处益疏，大片空间与密集景物成一对照，观之如置身其中，神驰广宇之浩渺。高柳一

株，秀出夜空，遥接冰轮，明月柳丝，两相顾盼。画中无人，人在画外，亦在画中，令人领略寄身梦境，沐浴清辉的美的享受中。

上海还藏南宋林椿《梅竹寒禽图》。绢本设色团扇，装裱为散页。林椿于南宋孝宗时入翰林院图画局任待诏，擅画花果、翎毛，有很高状物写生能力。这幅扇页以“折枝”技法画梅竹，一枝虬曲如弓的梅干枝斜向而出，枝梢绽开几朵粉红色梅花，另有几竿挺拔如戟的细竹，傍梅干穿插而生，将画外的梅树老干蟠结与竹篁拔地丛生之势暗示出来。梅枝和竹叶上尚残留微微白雪，透着寒天雪后初晴的温煦之气。作为画面主体的寒莺，伫立枝头，回首刷羽，情态自然生动。梅花盛开，竹叶青翠，寒莺安闲，传达出一种格调清远的意韵。

宋徽宗赵佶诗书画三绝，瘦金书别具一格。有草书团扇一柄，藏在上海博物馆。扇面书“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见图5-13）落墨淋漓，布局巧妙，潇洒神飞，举重若轻。扇上签署赵佶常用之花押“元”。意为“天下一人”，不独暗寓皇帝至尊之意，兼自诩技艺举世无双。

上海还藏有明代陆师道之折扇画《疏林远山图》，写远山、阔水、洲渚、石岸、疏林。墨色焦渴而间润淡，笔法简劲而出秀逸，疏朗幽远，意态悠然。图上有陆尔学题诗：

“一带疏林映远山，过桥伫立俯苍湾。

忘机自适幽人意，一段清高水石间。”

诗传画意，画蕴诗味，书法精湛，为诗、书、画三绝之佳作。

清代书画家的扇画作品传世亦多。上海博物馆藏有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胡慆《溪山隐逸图》扇画，运用虚实映照、黑白相衬的笔法，写山水苍茫浑厚，造空灵缥缈之意境，令人对之翩然联想。刘彦冲《柳荫高士图》，居中人物甚小，自然图景反居主调地位，纤纤芳草、密致浓荫，湖水环绕，雅士恬适，透出春暮夏初气息。高其佩以指画入扇面，独树一帜，其《一揽江山》

扇画写杜甫登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意，烟云缥缈，浮光异彩，让人生披襟当风、嘒嘘八荒之感。

南京博物院收藏有 1973 年由明墓中出土的明代名士文征明的书画折扇。泥金扇面上画雨中山水，近景以墨笔混点配合晕染表现山坡烟树，林中小屋三两间，以淡墨勾出。烟雨濛濛中，远山数峰隐约。泥金扇面不易着墨，而文征明用笔轻快熟练，墨色虚实浓淡相伴，淋漓酣畅地绘出烟云幻变，雾雨迷濛的景色，令人一涤尘念。扇的另一面书写一首《夏日睡起》诗：

“绿荫如水夏堂凉，翠簟含风午梦长。

老去自于闲有得，困来每与客相忘。

晴窗试笔端溪滑，石鼎烹云顾渚香。

一鸟不鸣心境寂，此身真不愧羲皇。”

行笔自如，挥洒大方。是作者夏日闲适心情的流露。

唐伯虎是明代有名才子，他的扇面画《山居客至》，峻峭奇山，葱郁怪树，几间草屋轩敞，主客对坐畅叙。题诗：“红树黄茅野老家，日高小犬吠篱笆，合村会议无他事，定是人来借看花。”诗情画意传出一片山野闲趣（见图 6-2）。

明代绘画大师沈周晚年作《涧水村居图》扇面一幅，现藏于



图 6-2 明·唐寅《山居客至》扇面

河南省博物馆。沈周（公元1427—1505年）号石田，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合称“明四家”，一生勤于诗书画，成就令人瞩目。《涧水村居图》为纸本水墨山水画，纵高18.5厘米，横长51厘米，扇面采用满幅构图，在明代画扇中并不多见。通观扇面，迎面丛树，葱笼繁茂，疏密有致，近浓远淡，占去扇面大部分空间。正中偏右处树后一弯小桥，若隐若现，跨越山溪，两岸草木杂生，怪石嶙峋。左幅远树掩映间，淡墨勾勒出茅舍数间，疏落散置，衬以淡墨轻染之远山入云，连绵苍茫，一角晴空，秋高气爽，活脱脱显出“小桥、流水、人家”之山村的幽静恬适。左上角题诗二句：“涧水沧溪石、村居接野桥。”下署名“沈周”。诗含未尽之意，展扇眼前，如面对雨洗初晴之山景，耳聆鸟鸣水潺之清音，使人心旷神怡，不扇而自觉风凉。

明清女画家，多有善作扇画的。清代沈德媛《玉台画史》记女子画扇事，有20余条。明代女画家马守真，号湘兰，为秦淮名妓，善写兰竹，兰仿赵子固，竹法管夫人，俱能袭其余韵。名噪一时，江左名士无人不知“马湘兰”，风雅者无不珍其画，且名传海外，暹罗国使曾求购其画扇珍藏。遗世扇画《兰竹湖石图》，以写意笔法，得心应手地挥洒出兰竹情韵，构图简静，笔致飘逸，线条流畅，一脉贯通，融书法于行笔之中，疾徐顿挫，提捺自然，显现出风翻兰竹、披拂舒展，疏花秀叶，清气袭人。此扇图见在上海博物馆。马守真作品还有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女画家文俶，字端容，为文征明玄孙女，嫁寒山赵灵均，偕隐寒山，号寒山兰闺画史，书画得家法，擅画花卉草虫，勾勒精细，“写花卉，苞萼鲜泽、枝条荏苒，深得迎风挹露之态。溪花江草，不可名状者，能缀其生趣，芳丛之侧，佐以丈石，一种蒨华娟秀之韵，溢于毫素，”其画扇，必两面皆皴染，以免空一面为俗人题写污染。现存世之《兰石图》，金笺设色，扇面构图别致，全图重心在扇面右下处，奇石一方，以淡墨渲染钩写，以浓墨点苔。沉实之中，有兰花数丛，疏花秀叶，若不经意撇出，

而穿插有致。笔墨流畅，色彩鲜丽，而有俊秀飘逸之态。

清代女画家马荃，字江香。善画花卉，以勾染闻名，江南人将其与稍后之恽冰没骨画并称双绝。所画扇传世者，有《草虫花卉图》扇，纸本设色，扇面左下绘土石草丛，大叶花一株，以钩花点叶法作出，叶用石绿晕染，花染粉红，有花盛开，有花待放，茎有苞蕾，错落有序。又有蜜蜂迎花于上，蝴蝶翩跹右方，生意盎然。笔法清秀，色彩雅致，虫情花趣，赏心娱目。

近代画家扇面之作，不胜枚举，即如齐白石，曾作一幅纸本扇面《蟋蟀图》，是为酬知己、恩人陈师曾而反复思考的精心之作，似易而实难。扇面右上一角，钩出一枝上四豆荚，一实三虚，下衬一枝数片豆叶，浓墨点染，淡墨晕润，看似随手运笔，却又率真淳朴，不工而工，自然高妙，虽削繁就简，却交待出瓜架豆棚下戏蟋蟀的背景。画面上 18 只蟋蟀，共分四组分布，左上方左下方各 3 只，右下方 5 只，还有 3 只躲于豆叶后，只略露头角。左右分群，而中部上方 4 只散处大片空白间，使左右似分还合，在纸上构成有开有闭、转折呼应、波澜迭现的场景。置身其间，如闻清香，如聆幽鸣，虫趣、野趣、秋趣以至童趣、神趣，引人遐思。

名家名扇，妙思佳构，令人观赏时目不暇接。但毕竟真品“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情况太多，一般人可一睹复制品，“望梅止渴”也有情趣（参见彩图 1、4~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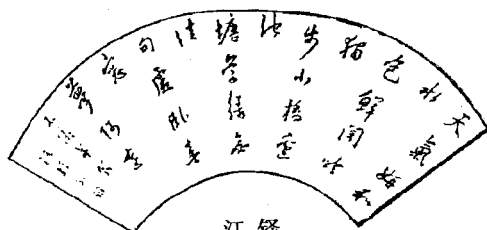
6-3 七十二柄状元扇

苏州市博物馆藏有清代七十二科状元的 72 幅书画扇面，为苏州近代名画家吴湖帆（1884—1968 年）所捐赠。吴湖帆为清末名宦、收藏家吴大澂之后，以 20 余年之精力与财资，苦心搜集藏清代状元扇，有时得以珍贵书画与人交换始获，终得 72 柄，尚未称全璧，但已倍足珍惜，后全部捐给家乡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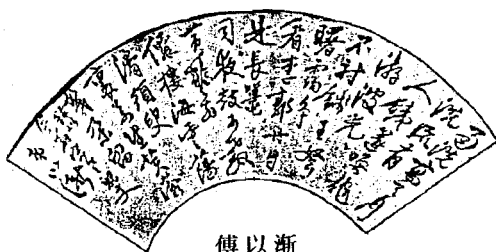
按封建科举制度，定制三年一开科考。每逢子、卯、午、酉年秋8月，各省举行“乡试”，是为“秋闱”，中式者为举人，各省第一名为“解元”，乡试年又称“大比之年”。越年春三月，在京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是为“春闱”或“礼闱”，中式者为“贡生”，其第一名为“会元”。随后四月，新科贡生入宫，在殿廷之上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又称“廷试”），中式的分三个等级（“三甲”）取为进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一甲第一名，即为“状元”，也称殿元、鼎元。清代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丙戌开科取士起，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最后一科止，259年之间，包括遇“国有庆典”所加“恩科”在内，共进行殿试112次，共出状元112名。苏州博物馆所藏扇面的书主72名状元，几占清代状元总数的三分之二（见图6-3）。

这些状元书扇，大多数为一个状元书写一扇，也有数人合作书扇。其共同特点是以诗词歌赋内容体现出书法艺术，真草隶篆，不拘一格，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其中有清代第一科状元傅以渐行草书七言诗金面扇，与最末一科状元刘春霖楷书七言诗扇，刘春霖入民国后，潦倒沪上，鬻字谋生，每书一扇，润笔十元。此两状元一首一尾及第相距258年，书扇归于一处，实为难得。有两幅行草书扇面为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所作，其一是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辛丑科状元苏州钱棨，另一是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庚辰科状元广西临桂陈继昌。现今广西师范大学所在处的桂林市独秀峰区内，有古“王城”（明代靖江王府城垣、周三里），其南门“正阳门”上，镶嵌着一块“三元及第”石牌坊，就为陈继昌而立。

这些状元书画扇中，还有奇巧难得的趣事，状元几年才一个，天下门户万千家，“一门两状元”是极罕见的，而这些书扇状元中，祖籍苏州府的有两对祖孙，两对叔侄，其中有苏州陆肯堂（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状元）与玄孙陆润庠（同治十三年甲戌



江铎



傅以渐



陈继昌



翁同龢

图 6-3 清代状元书扇（部分）

科状元)，夺魁相距 189 年；有苏州彭定求（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元连捷状元）与长孙彭启丰（雍正五年丁未科会元连捷状元），夺魁相距 51 年；有吴县吴廷琛（嘉庆七年壬辰科状元）与侄吴钟骏（道光十二年壬辰科状元），夺魁相距 30 年；有常熟翁同龢（咸丰六年丙辰科状元）与胞侄翁增源（同治二年癸亥恩科状元），夺魁相距仅 7 年。翁同龢后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戊戌变法时为维新派人物，其书学赵孟頫、董其昌，参以颜真卿，书法有名于时，魄力奇伟，为清代书家之冠。苏州馆藏扇面是他支持光绪帝变法失败，为慈禧放归故里后所写，临魏雪藏碑字句“舍百郭则鹏击龙花（华），悟无生则凤升道树，五道群生，咸同斯庆。”苍劲老练，雄迈轶伦。

状元书扇中，江苏常熟状元汪绎于扇面行书七言诗一首：“天气妍和水色鲜，闲吟独步小桥边，池塘学绿无清句，虚卧春窗梦何连。”诗意清新，无富贵浊气，有山野闲趣，书法逸秀，既柔润而潇洒，复外柔含内刚。吴湖帆评其为清代状元书扇写得最好的，亦非虚赞。

合作书扇有两幅，一幅是乾隆元年（公元 1736 年）丙辰科与乾隆四年（公元 1739 年）己未科连科及第两状元浙江金德瑛与广东庄有恭合写的行书金面扇。更奇特的是另一幅行楷金面扇，由五状元合写，他们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癸丑科状元苏州潘世恩、嘉庆二十二年（公元 1817 年）丁丑科状元河南吴其濬、道光六年（公元 1826 年）丙戌科状元浙江朱昌颐、道光十六年（公元 1836 年）丙申科状元福建林鸿年、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戊戌科状元浙江钮福保，这五科状元“魁星高照，喜跃龙门”的时间，前后相距达 45 年之久，书扇之时，老状元潘世恩已寿登耄耋，新科状元钮福保尚正当华年，五魁一堂，少长咸集，金面小扇，同留墨宝，实堪称空前绝后。

状元书扇中，还有清末光绪状元南通张謇的行书白面扇，与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戊辰科状元苏州洪钧的行书诗扇。张

簪当清末洋务运动之大背景下，以“圣人门徒”行“商贾贱事”，鼓吹兴办实业，为近代南通纺织业发展打下了基础，近年出版的小说《东方商人》及据以编演的同名电视剧中，写到其人其事。洪钧名气不算大，光绪年间曾出使俄、德、奥、比诸国，所携出身青楼的小妾赵彩云，假“状元诰命”，以“公使夫人”名义，出入欧洲宫廷，颇善交结。状元歿后，赵彩云重操旧业，改名曹梦兰、赛金花，庚子之变（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陷北京，赛金花曾夤缘联军统帅瓦德西而有所表演，人称“赛二爷”。清末民初曾朴写《孽海花》，即以状元金雯青（影射洪钧，字文卿）与其妾名妓傅彩云故事为主线，广泛插写了清末三十年间政治外交及社会各种情态。本世纪30年代，上海演艺界曾编演《赛金花》一剧，哄动一时。观诸多状元扇，不仅是赏其扇、品其书、评其人，抑且回味史迹，从中悟出一点人生。

6-4 墓葬文物与扇

历代墓葬中，有殉葬实物扇。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等文物也往往记载有扇的资料。1982年元月在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大批2300多年前战国中期楚国文物，其中有保存完整花纹优美的竹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竹编业十分发达，丰富多彩。因为当时楚国地处我国南方，所在江汉平原地区气候，可能与现在云南西双版纳气候相近，又有云梦古泽，夏天炎热而潮湿，全年气候温和，盛产各种竹子，为其大量生产竹编织物提供了物质条件。据考古发现实物分析，当时楚国竹编主要采用三种不同编织方法，即斜纹编织法、长方形纹编织法和盘缠编织法。其中斜纹编织法又可细分为人字纹编织法、多角（六角或八角）形空花编织法、方格十字纹编织法、矩纹编织法和条带式编织法五种。马山楚墓出土的这件竹扇，是以矩纹编织为主，不同于马王堆汉墓短柄竹扇之人字形编织。楚墓竹扇外形宛如一

把厨刀，由扇柄和扇面构成。扇柄通长 40.8 厘米，宽 2.5 厘米，厚 0.6 厘米；扇面近梯形，内侧长 30.4 厘米，外侧缘长弧形，长 24.3 厘米，上下缘宽 14.7 厘米，中宽 16.8 厘米。上下缘与外缘无明显转折，由圆弧过渡，线条较马王堆汉扇还柔和些。扇面用宽仅 0.1 厘米的分涂红、黑二色漆的薄篾片，采用矩纹编织法编织而成。外侧部分用单层篾，由黑篾纬条穿于红篾经条下三根，并分别压于经条上 1—3 根，编织成矩阵形纹样，在矩形纹里编织出连续的小“十”字形纹，有规律地分布着；内侧部分为双层篾编织，正背两面有三段不相连的矩形花纹，其间形成两块矩形漏空，其两侧分别用红、黑宽竹片夹持，并用 4—5 道黑漆篾条缠紧，使之与扇面外侧部分及扇柄相接。整个扇面精工编织，花纹优美，红黑相映，色泽艳丽。扇面上下缘与扇柄，用一块回折的涂黑漆宽竹片相夹，用多道黑色细篾捆牢；扇面外缘，则缝有 2 厘米宽的棉织缘饰。扇柄由涂黑漆的宽竹片和涂红漆的窄竹片各两块拼叠构成，断面微呈弧形。扇柄与扇面相连接处，是将扇柄的涂黑漆的宽竹片分成两半，将扇面的上下缘夹住，再以涂黑漆的细篾缠捆四道。扇柄下部，手执处长可 10 厘米余，捆扎两层细篾，内层细篾涂红漆，捆成十字交叉形，外层细篾涂黑漆，分三道捆扎，皆牢实，又便于手执扇风（见彩图 2）。

1972 年在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马王堆发掘一号汉墓，墓主为汉初软侯利苍及其家族，利苍约公元前 198 年后任长沙国丞相，任期约 8 年，距今 2100 多年。墓中发现竹扇二件，大小各一，皆为单门扇。长柄大扇置于墓室西边箱的竹笥之上，制作精致，保存完好，虽历两千余年，出土后仍无收缩变形迹象。扇面呈梯形，缚于 1.76 米长的竹柄上，靠竹柄之内侧长（梯形下底）76 厘米，外侧长（梯形上底）55 厘米，扇面宽（梯形高）45 厘米；用两经一纬竹篾编织而成。竹篾宽约 0.2 厘米左右，呈竹本色，扇面边缘以宽 3.5 厘米的素绢缝裹，素绢已呈棕红色。扇面正反两面中部，又分别用两片竹篾、各解为八九根竹丝，编绕成

几何图案，分段用短的固定箴定位。扇柄用径3厘米竹竿作成，外面全裹黄绢；柄上部剖为两半，夹牢扇面内侧，再用四条宽约3~4厘米之黄色锦条等距离地缚牢。短柄小扇，发现于北边箱的东部，其形制、编织方法与大扇略同，但小扇似添涂过黑色，有部分涂料已剥落露出本色。扇面梯形，内侧长约38厘米，外侧约26厘米，宽约20厘米，柄全长约48厘米。扇面无图案花纹，边缘缝裹着宽约1.5~2厘米的锦条（呈红色）。扇面内缘以细竹竿作骨。延伸缘骨并用竹箴编管状柄，再裹以锦条（呈棕红色）。两扇相较，小扇编织不及大扇精致，这也许是用途不同所致。大扇全扇近一人高，略如肩宽，似作为仪仗用扇；当然使奴婢持之为主人扇风也可。

从这前后相距两百多年的楚墓、汉墓出土竹扇比较，其形制、编织方法极为相近。可见在楚秦汉时期几百年间，此种竹扇当广为流行。

1975年，江苏金坛县周瑀墓出土两柄竹扇；同年福州南宋黄游墓也出土一柄竹扇。三扇形制相近。黄墓扇可能为绢面，但只剩二三残片。周墓扇尚完整，为纸面，已呈褐色。周瑀歿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则此扇可定为南宋产品。周墓中一柄剔犀转柄竹纸扇，扇面呈长圆形。以细木杆为轴，上列针孔，插入细如毫发之竹丝作骨架，糊纸为扇面。木杆下部延伸为橄榄形之柄，纳于剔犀柄之中。整个扇面可随木杆轴在剔犀柄中转动，但不能纵向位移，不致脱柄。剔犀柄高12.5厘米，亦呈橄榄形，上尖中鼓下收，最粗处圆周7.2厘米。所谓剔犀，系一种雕漆工艺，现北京文物业通称为“云雕”。以彩漆层层相间涂刷，阴干后，刀口斜割镂刻呈回文、香草、云头等花纹。此柄制作，合雕漆与脱胎工艺，先将内木杆柄打磨光整，涂刷上浓皂水、胶水之类脱离剂，候稍干，于其外层层涂适当厚度之色漆，干固后打磨平滑，进行镂空雕刻。黑漆柄上现三组云头如意纹样，刀口褐色，宽约5毫米，十道红黑纹丝交相呈现（见图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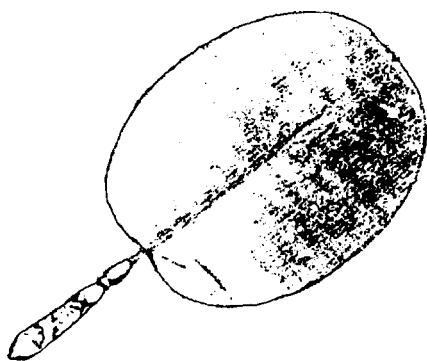


图 6-4 南宋剔犀柄团扇

明代墓葬出土过折扇。苏州市虎丘王锡爵夫妇合葬墓，为万历末明墓，出土三把折扇，一把为男用 16 方九寸圆头水磨竹骨、纸面书画扇，扇面已毁；女用两把都是二十二方九寸圆头乌漆竹骨洒金扇，扇面黑底洒金加大小菱形块金图案，光彩夺目，保存完整。1997 年夏，福建晋江市明墓（明嘉靖年间太学生丁炜夫妇三人合葬于万历十三年（1685 年））中有随葬头梳、折扇等物。因棺中积水，有不同程度腐蚀、损坏。

70 年代河北省一座明墓中曾出土濮仲谦雕扇二件，扇面、扇坠已佚，只存扇骨。两件俱长 31 厘米（市制九寸三分），边骨宽 2 厘米（市制六分），扇骨圆脚，共 16 股，边骨皆镌刻花卉字句，刀工娴熟简炼。其中一件一根边骨上部刻梅花一枝，下刻行书七言诗两行“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另一根边骨近中部刻一枝梅花，其上刻“壬戌仲秋月制 仲谦”行书款，款下阴刻篆书“可登”印一方。另一件一根边骨上部刻水仙花，花下刻行书七言诗两句“月明阶下窗纱薄，多少清香透入来”，而另一根边骨上部刻“壬戌秋八月制 仲谦”行书款和阴刻篆书

“可登”方印，款下刻兰花。所刻花卉只寥寥数笔，显形传神，清逸俊秀，诗句字体潇洒自然，游刃有余，现存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1965年江苏江阴出土一把明代折扇，在素色扇面的双层纸间，夹裱着一幅深色的剪纸，精美别致。当举扇向日，便可见“喜鹊报春”图案，生动有趣。据《荆楚岁时记》（南朝梁·宗懔）记荆楚（湖北、湖南）当时已流行“人日”剪纸之风；宋代剪纸更为流行，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有“剪字”、“剪簇花样”、“簇影戏”等专事剪纸或与剪纸有关之手工业。可知，剪纸历史悠久。明折扇中藏剪纸，真是别具一格，独擅胜场。

新疆发现有墓葬中的东晋纸画。所描绘为墓主生活图。全长106.5厘米，宽47厘米。由六幅等幅的画面组成，展现了东晋时期地主庄园的奢侈生活。画面中有一凉亭，帷帘轻卷，下坐着墓主人，头戴高冠，身穿条纹袍服，罗带束腰，面容丰满，神情傲慢，正摇着扇子乘凉。扇子衬出了时值盛夏的节令。

1978年1月，江苏武进县村前乡蒋塘村附近，一组南宋墓葬中，出土一件戗金细钩花卉人物朱漆奁。奁身通高21.3厘米，直径19.2厘米，呈圆桶式十二棱莲瓣形，分为盖、盘、中、底四层套合而成。木质胎，施朱漆为地，以细钩戗金为纹，造型精巧典雅，纹饰绚丽流畅，属“国宝级”文物。奁盖顶部平面为一幅戗金“仕女消夏图”，所谓戗金，是我国古代漆器装饰工艺的一种技法，在朱红色或黑色漆地上以尖刺物刻划出纤细图案花纹，于纹沟内堆漆，再趁漆痕未全干之际，以金箔相粘贴，构成金色花纹，纤巧富丽，更添雅趣。此奁盖顶戗金图面显现：花园之中，山石相依，柳枝垂拂，两仕女头耸高髻，身着华丽花罗直领对襟衫、长裙曳地，并肩于柳荫之下，一持团扇、一摇折扇，款款细语；旁有女侍童手捧刻花长颈瓶相随，右侧不远处有供稍息之藤墩，意境幽逸，极富生活情趣。史籍资料中所载北宋时折扇由高丽倭国传入中国的史实，于此奁画中得到实证。折扇形象

出现在画中，足证至迟在南宋时期，“大户人家”已使用携带方便的折叠扇，“良家妇女”已随带把玩，已不徒出现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古代大型墓葬，或有壁画，往往模写了当时文物典章、生活习俗的原貌。不少壁画中反映了扇子的形制与使用，在无法接触原件和未见详细报导情况下，下面只作些粗略介绍。

1974年在辽宁省辽阳市三道壕村3号汉魏墓中发现壁画，描绘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生活场景。“饮食图”画于墓前室及右耳室西、北两壁，其北室画一女子坐方榻上，一双红鞋置榻前，前后各立一侍者，前者手捧圆盘，向女主人进食；后者则右手挥圆花扇，为女主人扇风。

1979年在河北省磁县东魏墓中发现壁画，该墓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下葬的茹茹族邻和公主墓，在墓道、门墙、甬道、墓室，都有壁画，内容充分反映东魏贵族阶层的奢侈生活。墓室北壁画女子7人，中间1人是邻和公主，右手举版作吩咐状；两旁各站立3人，手持羽葆（以鸟羽装饰杆柄头，散如伞盖状的仪仗器物）、华盖、团扇、杯盏等，是公主的女侍。1976年，内蒙古赤峰市三眼井乡第3号元墓中壁画“宴饮图”，也有女侍持扇侍候女主人。1977年甘肃酒泉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墓壁彩画，是一幅燕居行乐图。画一支跪坐的乐队，领队乐师弹箏，后面3名女乐伎，分别弹琵琶，吹箫，击鼓。乐队前二舞伎，一人双手各执单门扇上下翻转，彩裙飘飘，翩翩起舞；一人双手拍掌击节，跳蹋旋转。

1976年山东省嘉祥县杨楼村茌山隋墓中，满绘彩画。墓室西壁《备骑出行图》，描绘男主人出行场面：其中间四人，分持伞、扇及高架行灯，组成仪仗队；此扇是仪仗扇。1971年发现的陕西乾县西北之唐懿德太子墓，1972年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1号辽墓内，壁画中都出现仪仗扇。198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唐墓中发现的壁画，表现了墓主人唐中宗时之贵族韦氏生前生活场

景，墓室西壁绘制六曲屏式人物图，6个画面分别显示出墓主人在不同时节的生活活动，或操琴演奏，或游园观景，或持扇赏花，神态静穆，举止从容，表现了贵族安闲生活。

唐永泰公主墓，在陕西乾县城北，1960年~1962年发掘。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第七女李仙蕙，是武则天孙女，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与其夫武延基（武则天之侄）被武则天处死。墓前室东、西壁绘宫女行进图，一人领班，余八名宫女分执盘、烛台、团扇、高足杯、如意、拂尘、包裹等物，以伺候墓主人，宫女神色形态各异。1973年陕西富平李凤墓（唐墓）出土侍女壁画，画两侍女相背而立，中绘一盛开百合花，右边侍女梳双髻，袒胸，上穿红色窄袖短襦，肩搭白色披肩，胸前束带，带绅垂腹下，下着绿色长裙，足穿云头鞋，双手持团扇行进，左边侍女男装，头戴幞头，身穿翻领之紫色短袍，领边白色，腰束白带，下身黑条纹窄口裤，足穿白软鞋，右手执团扇，左手挟衾裯（被子）而昂首挺胸行进。

1986年在山西省运城市西里庄元墓中发现的壁画主要是戏剧图和宴享图。西壁的戏剧图上，左第二人身微左侧、左手置于腹部，右手持一小扇举至胸前。为戏剧角色之一。

1958年，在河南邓县，曾清理一座南朝画像砖墓。墓室及甬道均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有的画像砖上女子大袖长裙，束发高挑，左手执长柄团扇，举于左肩，柄长与团扇面圆径相若。1957年，邓县也曾出土一批南朝画像砖，上绘制5人乐舞，似是巫师驱鬼邪，保佑死者升天。在前为巫师，戴胡帽，蒙假面，一手执法器，一手执扇作舞。另两人伴舞，后两人奏乐。

1959年在山西侯马，金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董妃墓中发现舞台舞俑砖雕。该墓墓室仿木结构形式，四壁布满砖雕；北壁砌一砖雕舞台，舞台上五人表演，皆砖刻施彩。其右起第二人梳髻戴云形黑花冠，红衣白裤，右手执黄色纨扇举于左肩，微屈双腿，呈舞蹈动作。

西王母是我国古代神话人物，也是汉代画像石中常见题材之一。至今所见西王母题材画像石均为东汉时期制作，于中也窥见扇子踪影。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画像石，图形几近于对称，西王母正襟端坐于“山”字形的床上，头挽太华髻，双肩展现出卷云占满左右上方空间；肩下左右有一男一女人首蛇身之仙人，其尾部互相缠盘托起“山”字床，而二仙人各一手执一便面，显然是竹编单门扇，扇面呈梯形，内侧长而外侧短。山东滕县大郭出土画像石，西王母两旁的侍者握两柄便面，扇面呈半长圆形。滕县西户口出土画像石，西王母两侧人首蛇身仙人，有执便面的，梯形扇面，外侧较长。

1967年春，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出土西汉墓画像石，画有“庖厨图”，其右上方绘一组完整的烤肉串人物活动。参与烤肉的有4人，左上方一架长方形烤炉，烤炉跟前跪立着1人，他左手翻动着肉串，右手打着扇子，扇旺炉火，神情专注地烤着肉串。图中扇子为长方形圆角的单门扇，汉代时常用，时称“便面”。至今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仍用这种扇子扇火烤肉串。山东沂水东汉初朱鲋墓出土的也有这类画像石，有1人左手执两支肉串，伸向一圆形火炉上炙烤，右手则摇动“便面”煽火（见图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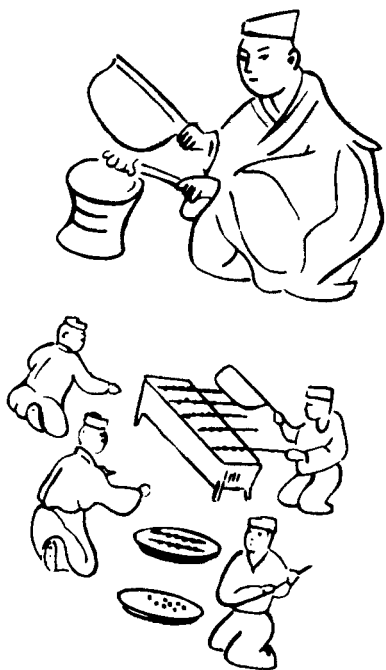


图 6-5 汉代画像石中执
“便面”烤肉串人
(上) 山东沂水东汉朱鲋墓出土
(下) 山东诸城西汉墓出土

6-5 扇苑趣品

折扇早为文人雅士称作“怀袖雅物”，明清时苏杭扇制作精良，风格别致，雅俗共赏，迭出精品。近代，随着人们生活内容的转变，折扇又被赋予艺术装饰更多功能。或放大为壁挂饰品，增一室之雅趣；或缩小于方寸之间，供品鉴者清玩。于是扇苑之中，巨型扇、微型扇、微书扇，趣品纷呈。

1982年，苏州扇厂曾制出一把当时最大的折扇。此扇两根扇边通长2米，形如游船的双桨，设计新颖，工艺精巧。当年秋季广交会上展出此扇，需二人合力掰启才能窥全貌。21根扇骨为毛竹制成，纸质扇面，高1.2米，展开幅宽达4米，扇的一面彩绘百花齐放图，题为“浥露华香”；另一面整幅皆七寸见方的大字，苍劲有力，为八旬老人毕静安手书的《清诗话》摘句。此扇重达10千克（20斤），想来世无“巨无霸”能以“巨灵之掌”握扇挥洒，实只有厕身于艺术殿堂，供人鉴赏一途了。

80年代末，上海出现更大的巨屏九龙扇，为巨型木雕扇，是上海艺术品雕刻一厂创作室王贤宝耗一年功夫、倾十年积蓄创制而成。该扇按我国传统折扇工艺制作，以两根2米长的边骨和26根扇芯构成主架，选东北特级椴木制作扇面，扇面展开宽达4米，高2.3米，在其上精雕细刻，喷漆贴金成九条腾飞巨龙，呼之欲出。全扇华贵典雅，古色古香，在上海文庙的民间工艺珍品展览中，引人注目。此扇计耗工时3100多，已于1990年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然而到1996年，这保持六年世界最大扇子记录的荣誉，为另一件巨扇接过，作为1996年世界吉尼斯之最。这巨扇是安徽巢湖张长江所制的《和鸣图》，高3.4米、宽6米，由13048根竹件组成。首先，张长江精选生长4年以上的楠竹5000千克（5吨），在多位竹工艺人帮助下，从破料、整型、老化，到组合成30大片，并初步雕刻，用了400天，耗电4000度。其后，废寝忘食地考虑扇面构图，得出了百鸟朝凤的

画面，命为《和鸣图》，以寓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两大主题之深意。画面以桔黄、紫红富贵色为基调，高树浓荫、绿草碧水，202只各种猛禽弱鸟、巨鹰细雀，飞空、栖枝、嬉戏、追闹于和谐环境之中，无强凌弱、众暴寡的血腥恐怖场面，共生共存。巨扇之巨，尤在巨大主题。但上海1996年老城隍庙文化节的扇文化展中，又出现4米大壁扇，也许纪录还会不断刷新。

“最小”之折扇也先出现于苏州。先是1982年，苏州檀香扇厂艺术顾问戈壁创制了四把极精美的微型扇：象牙片折扇、象牙宫扇和两把檀香扇，其中一把是根据《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的情节、设计制作的《林黛玉读西厢》檀香扇。在正反扇面上烙烫的林黛玉看《西厢记》的画面中，桃树枝叶繁茂，地面落红缤纷，林黛玉左手持书卷，右手托腮沉思凝神。她手中所捧的大不过人指甲的书页，是1×2厘米象牙微雕片镶嵌成的，其上各自刻了七百余字元杂剧《西厢记》原文，扇面书页正反面所刻文字的内容各异，透过放大镜看去，字迹清秀整齐，苍劲有力，令人惊叹。所刻词有：“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轻减了三楚精神。”正是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的“么篇”与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的“混江龙。”此扇上微雕令1983年广交会上的外商艳羡不止，终被新加坡一家象牙雕刻公司老板所抢购。但此扇本身只是平常大小，而在同次广交会上，戈壁的另一微雕作品《唐诗三百首》象牙折扇更是轰动海内外。该象牙扇长只1寸（3.3厘米），16片薄如蝉翼的扇骨展开不足1平方寸。第一扇片上刻的第一首诗是白居易的长篇叙事抒情诗《长恨歌》；第十三扇片上刻诗篇数最多，计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29首。全扇三百首诗分别用钟鼎、大篆、小篆、隶、行、楷、魏碑、章草、狂草等九种书体镂刻而

成，每一诗落款处均刻有一枚红印章，小如芥子。全扇总镌14000余字，末一扇片上刻孟郊名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作结。此艺扇诗篇浑然一体，诗篇之间有四条装饰性的白色弧线贯通扇面；仔细观察，各诗独立成章，展开扇面，扇骨不掩诗篇，镂字九体，是荟萃诗文、书法、雕刻于一体的艺术珍品。此扇堪称空前佳构，但绝非绝后极品。1986年，该厂青年工人虞心昌精心设计，精心制作了更小的微型折扇，其大小尚不足与普通折扇上的扇钉相比拟。该扇以象牙制成，整体微如米粒，重仅0.1克，全扇展开置于指头，仅及涵盖指甲之半，若遗赠小人国，当可供“小人国王”御玩。全扇开阖自如，11根扇骨，各长4毫米，宽1毫米，厚仅6丝（即0.06毫米），说它薄如蝉翼，毫无失当之处。扇骨凑集成一体扇面，上镌刻有11幅苏州园林风景图和十一首苏州景物诗，计划字三百八十有五，字字小于微尘，肉眼莫辨。只有在显微镜下，则虎丘山剑池，沧浪亭水榭、拙政园香洲，留园又一村、寒山寺钟楼、狮子林奇石、紫金庵罗汉等苏州风光，尽收眼底。妙处还在于，扇面字画线条细如蛛丝，但明晰可辨，处处景物，色彩线条，各得其宜，具体而微，寄情传神；而景物诗词各各独立成章，字字笔画了了，纤毫悉具，且排列有序，刚柔相济，宛如龙蛇走笔，可诵可读，无限雅趣。在赞赏之余，还会发现每片扇骨上钻有三个微孔，用单根茧丝环穿打结连成扇。此一柄“苏州景物诗画扇”真算是精工绝艺，令人击节称赏，叹为观止。面对如此精品，在观赏者心中，已离折扇之形骸，而神游艺术之妙境了。

苏州檀香扇厂还曾制作了一把扇面只有5分硬币大小的微型象牙宫扇，内圈镌刻着填彩的《虎丘春景》，外圈则镂雕成百余孔眼组成的花棍，精美绝伦。

1990年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由上海工艺美术雕刻一厂制作，近年在上海文庙的民间工艺珍品展览中展出的，还有一柄称“世界最小扇子”的紫檀微雕梅花折扇，扇长13.8毫米，

上宽 1.2 毫米，下宽 0.9 毫米，扇重仅 0.1 克，扇面展宽仅 24 毫米，面积仅如五分硬币大小的一半。尽管如此，扇面仍然镂刻透雕，构成一幅疏密有致、玲珑剔透的梅花图。

我国古代也有一些微雕扇，不过是附于其它器物之上，且也不能算微扇精品。明代魏学洧曾有一篇《核舟记》，记王叔远刻东坡夜游赤壁之桃核小舟。王叔远还曾另赠魏核舟一，刻于天启二年（1622 年），“首尾约长八分有奇，高二黍许”，全舟细刻五人，舟尾有一人“右手执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则此微雕葵扇大不过一二毫米而已。据前人记载，明清时江南顾四、金老、杜士元、王叔明、陈祖章都作核舟或小木塔，其中之扇都如上大小而已。浙江镇海于 1994 年发现明代核舟实物，信前记不诬。

另有一种微书扇，于扇上书刻极小字。扇面书小字，起由颇早，明末清初冒辟疆能顷刻之间书六七百蝇头小楷于扇头。较之一般题诗题辞，字数多些，平均也只约 1 平方厘米四字。元代画家王振朋于扇头作《岳阳楼头》界画，“幅上方寸地细书岳阳楼记一篇”，全文计 368 字，“字画细不可辨，须晴日户外意读之”，功力卓绝。

清浙江秀水人殷云楼能将小楷数百字刻于扇股之上。清光绪年间，江都生员于嘯仙，目光精炯过人，镌刻金石，方寸之中，能刻万字，至阔扇骨，可刻 30 行。初时须先书后刻，其后只须每字点出位置，更后仅以划墨线为界，以防欹侧，即时镌刻，无须凝神注视，但凭手感控制，成字甚速，而点画无不分明。其最小之字，在放大十余倍显微镜下，犹不能见。又有张西桥，曾缩刻毛公鼎全文 479 字于扇边骨上。

近代微书扇，二十年间，有佳作次第出现。1982 年 7 月，在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一把“唐诗万字扇”，为杭州王星记扇厂老艺人朱念慈所制。这把特制的 9 寸 40 茄全棕黑纸扇，中间扇面 77 道折裯，每裯书诗句二长行、

二短行，每长行 44 字，短行 22 字，共用金粉书写唐诗三百首，蝇头小楷达 11199 字。统观全扇面，繁星密布，金光熠熠，然又横行平正，竖行贯气，行笔布局，疏密有致，甚有章法，别具匠心。每字仅 1 毫米见方，在高倍放大镜下观看，字字点划分明，间架匀称，大小合度，体势舒展；仔细欣赏，又见微书运笔颇见功力，笔笔送到，轻、重、徐、疾，寓刚于柔，气韵生动。

1984 年，杭州王星记扇厂又推出一把“四书扇”，仍是 9 寸 60 茄黑纸扇，由该厂青年微书艺人金岗用金粉书写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四典全部内容，计 57430 余字，为《唐诗万字扇》字数五倍有奇。每个字只 0.8 毫米见方，笔划清晰，楷中带行，字态秀丽。

1986 年 8 月四川渠县中学青年教师邓秀虎完成了字数更多的微楷墨书字扇。微书须有极佳视力，据北京眼科专家徐广弟对邓秀虎进行测试计算表明，邓的裸眼视力，左达 7.06，右为 6.00，绝逾常人。他幼时随母学绣花，胜过女儿。早年即练微书，能在一颗胡豆上写 600 字，在一张电影票上写 1000 多字。他作微书，不借助放大器材，能在 1 平方厘米面积内，用直尺界出 350 个格子，肉眼注视书写出 350 个字，功力确是非凡。1984 年，他最初以 250 夜，将 20800 字的 300 首唐诗写上纸扇；随后又经 8 个月课余时间，将 274 位诗人的 3264 首唐诗，计 80411 字又写入小纸扇，后被英国皇家博物馆收藏为艺术珍品。第三次所书字扇为长 30 厘米、展开呈 190°的全白竹骨扇，扇面面积比王星记九寸黑纸扇略大。共录 4250 首唐人绝句，诗人 576 位，计 102688 字，字径不过 0.4 平方毫米，以两根狼毫夹一根鼠须为笔写成。曾有人出价 1.5 万元求购微书扇，未果。邓秀虎于同年 8 月，将扇献国家收藏。随后几年，邓秀虎又连续推出了第四件、第五件微书扇面，字数达到 12 万、27 万。

上海沈善增于戊辰龙年（1988 年）冬作“论语扇”，在常见 18.5 厘米扇上，写《论语》1.6 万字及《孔子世家》摘要，并书

写后记。据称系在气功状态下六神入静，意念归一，而作成微书，被称“硕士微书”，凭肉眼难以辨读。据称曾先在扇上书元散曲 1600 字，继书道德经 5300 字，再书佛经 9600 字，后成论语扇。扇上字放大 4 倍，约 0.6 厘米，可见扇书笔画凝炼，变化有序，富有韵致。今后若仍有有心人着力于此，扇苑不难再现异品。

6-6 扇子收藏

收藏是人类社会文明活动中包蕴的多种现象之一，兼且是记录与保存文明历史的特殊形式。收藏世界妍嗤并具，异彩纷呈，扇子的收藏，也于中占一席之地。

扇子的出现，使用历史既久，品类繁多，其间当不乏着“迷”趋“热”的有识者玩赏、收藏。但也许多未录诸文字，辑为篇什，至今很难道叙齐全。然雪泥鸿爪，尚可追踪觅迹。

汉献帝赐曹操尚方竹扇，名“九华扇”，曹操留藏，其子曹植为之作《九华扇赋》。南北朝时，宋张敷曾求索珍藏母亲遗下的画扇。这种收藏关乎于扇的来源，涉及到君臣之义，母子之亲。南齐的丘巨源有诗咏“七宝画团扇”，这七宝画团扇“表里镂七宝，中藏骇鸡珍。画作景山树，图为河洛神。”是可供把玩欣赏的珍贵装饰物，当然可资收藏。宋孝武帝将顾景秀所画蝉雀扇赐予何戢，二三十年后，齐高帝处心积虑将其攫为己有。蝉雀扇为当时诸多画家推崇之精品，若何戢不宝而藏之，不会历数十寒暑犹在；《齐书·何戢传》称齐高帝“颇好画扇”，齐高帝谋夺此扇，也是为充实自己的庋藏。唐杜甫有题《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诗，与《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并载，两诗约写于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殿中监”一官，职掌天子服御之事，杨监指杨炎。诗题以“见示”，“出”相称，则“张旭草书”“画鹰十二扇”，都是杨炎珍藏之品，且画鹰十二扇，专题配套，不为收

藏而何？项斯有诗咏“古扇”，若“古扇”实指，则非收藏传世之品而何？

宋代张邦基之《墨庄漫录》记南唐后主李煜为宫人庆奴题诗于黄罗扇上。诗曰：“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魂销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宋时有人称“扇至今传在一贵人家”，或称为毕景儒所收藏。李煜，风流君主，一代词宗，兼又亡国屈身，所题诗扇，自然是收藏中的珍品，不过明代人笔记（如李日华《六研斋三笔》）中已称该扇不知辗转流落何方了。清康熙时，王毓贤《绘事备考》记载，吴越王钱俶之子钱昆“入宋，官秘书监，好画寒芦沙鸟于纨扇上，人竞藏之。”

有宋一代，团扇流行胜于前朝，折扇也由日本、高丽传入。扇面书画也相应发展、普及臻于顶峰。“团扇家家画放翁”（陆游）诗句正是其普及一面的反应。另一方面，宋徽宗赵佶提倡绘画艺术，成立画院，探讨画艺，而禅宗思想与文人结缘，文人画兴起，讲究扇面书画艺术，藏扇、玩扇风气因之炽盛，促成这一时代扇面书画艺术留下许多佳作，靠了宫廷的“藏之内府”与民间私藏为传家之宝，流传了下来。

南宋邓椿撰《画继》，卷八中记其所见书画之“铭心绝品”，中有当时近40户仕宦人家收藏书画，其中扇画如：贾公杰通判家藏易元吉“猿鹿扇图”，河南邵泽民侍郎家藏徽宗赵佶“花鸟百扇图”，李大观家藏摩诘、高克明、李成扇图，符宝家藏徽宗“竹石扇图”，王冠朝家藏李成“山水扇图”等。据称都是“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择也”，尽是绝品。既称扇图，当不是成扇，而是已揭面装裱后的图轴或册页。《画继》还谈及政和年间，徽宗每画扇，后宫及邸第竞相仿临，有的亲贵近戚更请赐御宝，得之者当然会宝而藏之。

元代，曾有人于燕市购藏两柄杭州宫扇，一画雪夜泛舟，一画二色菊。扇背有宋理宗题字，有“兴尽为期”、“晚节寒香”之句。元赵子昂之内兄张伯淳《蒙养集》中有“苏公海外十扇跋，”

谓一扇不减百金之值，其时去东坡已 200 余年，而东坡题扇，由于有人收藏，尚存于世。张雨曾见南宋初赵千里之山水画折扇；明藏书家丰坊收藏有宋代赵彦所画之折扇。明代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就称他本人“收得（南宋）杨妹子所写（摺扇）绢扇面，摺痕尚存。”现今我国各大博物馆均收藏有不少宋人团扇书画作品，大部无题款，此是当时书画家之习惯作法。

迨至明清，制扇工艺渐精，品类日众，出现不少制扇名手。名手制扇以得名家书画为之生色，名书画家也以作书画于名手所制扇上而快意，二美兼具，更为藏扇、玩扇者提供了新目标。明顾清《东江家藏集》中就谈到成化年间，李昭所制、王孟仁书画之扇为收藏家所追猎，虽价格昂贵，在所不惜。缙绅仕宦，无不家有藏扇；寒士之家，也秘藏是宝。明代奸相严嵩父子抄家藉没时，其抄家物清单中列各类扇 17600 余柄（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引《珊瑚网书凭·跋严氏书品》），或称近 3 万柄（《天水冰山录》），列名有金银铰川扇、墩扇、褰扇、倭扇、团扇、戈奇折扇、玳瑁象牙诸香扇，这里当然包含抄没的日用扇，但收藏之名扇亦当颇为可观。

据明《陈继儒集》载：“荆溪陈定生，博学娴文，有扇癖。”对于沈（周）、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匏庵（吴宽）、荆川（唐顺之）等等书画名家所作“皆出自匠心，形于便面”的书画扇，有特殊爱好，往往苦心搜求，“收藏赏鉴。”称陈定生为“扇癖”，也许象称爱石逾命的米芾为“石痴”一样恰当。但陈定生藏了多少书画扇，已不可知。陈继儒作序之《扇谱》集大梁（河南开封）张白云所藏扇百十幅。明清收藏团扇多装裱，折扇或装裱、或成扇，晚明汪珂玉编《珊瑚网》内收藏装裱宋元团扇 18 幅。

清初卞永誉作《式古堂书画彙考》，有团扇画 66 幅。清代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记载：河南卢氏县莫清友“有扇癖。不论冬夏，居则几上、架上、榻上、座上无非扇也。有能画者，必

属之画扇，画竟即题诗。且一题再题，多至十数题，无不叠韵，俱细书于扇头。”晚清，收藏家陶梁，张大镛、潘正炜、李贤佐等人皆各聚明清折扇数百件。又有唐大令、苏州张研樵、泰县官子行，藏扇精品皆逾千柄。

为搜求名扇，秘藏名扇，也演出巧取豪夺的闹剧，《红楼梦》中对此有所描写。贾府的大老爷贾赦，本来家里收藏着许多好扇子，又看上石呆子家传的 20 把“皆是古人写画真迹”的旧扇子，闹到勾结官府，循私枉法，逼出人命。这当是当时社会藏扇风气之写照。

宫廷藏扇，曾保存了古扇珍品。清乾隆八年，集藏扇成《烟云宝笈》，集中入篋，篋共十八屉。诸扇书画作者，上起元代盛子昭，下迄清初孙岳颁。元扇三柄，盛子昭、梅高士、王若水各一，一为棕竹 16 股方端，一为乌木 15 股圆端，一为棕竹 20 股方端。其他明人画扇一百数十余柄为棕竹扇股，其它湘妃竹、麋鹿竹，或象牙、檀香、乌木、漆竹等扇多晚明画家之作。唐寅的即有 40 余柄，名作如仇英之《春郊图》，沈周《竹林书屋图》、唐寅《松林讲道图》，边景昭《秋林行旅图》，周东村《扫叶烹茶图》，吴时《儿戏图》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于 80 年代普查鉴定了馆藏书画，编印有《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但以上明品皆不见著录。也许尚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九年，张照等编《石渠宝笈》正编 45 篇，五十六年阮元等又续撰 88 册，记内府所藏历代书画真迹。其中收唐宋元团扇 213 幅，明人折扇 786 幅，皆装裱成册。阮元在“奉旨厘定内府储藏书画”时撰《石渠随笔》，其中曾提到：四朝选绘总册多团扇幅，宋徽宗枇杷山鸟一幅，极工细，有御押；赵昌南唐文会一幅，图 10 人。着色秀丽；赵伯驹蓬瀛仙馆设色画，楼阁人物极工致；李从训牡丹春满，粉红色花头大几满扇，惟花隙微露叶尖；元王振鹏岳阳楼头界画，楼阁槛楹户牖细不可视、幅上方寸地细书岳阳楼记一篇，字画细不可辨，须晴日户外意读之。宋元

集绘册内，包含有赵大年橘柚林、赵昌杏花、徐熙栀子、唐希雅锦鸠、惠崇秋渚文禽、冯大有荷花、牟益红蓼双凫、林椿海棠、李迪秋卉草虫、王定国雪叶寒禽、李安忠双鸠、林椿玉簪花、李东秋葵、许迪野蔬草虫等团扇绢本画，“皆最无上妙品也。”明人画扇一册，金笺本，八幅，有董其昌设色画双峡回溪，吕健水墨画竹枝寒雀、芦江泊雁，文征明浅设色画水阁清谈，林弼水墨画槁树鸣禽，卢江浅设色画荻洲映月，沈荆石设色画秋渚载书，仇英设色画松板临流。现除吕健芦雁一扇外，亦皆不见于上述《目录》。

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记康熙 36 年前所见书法名画，内记五代刁胤画册，纸本，俱扇图，内有双飞蛱蝶图、五羊图、葵石图、雪松图、竹菊图、蜂蝶戏猫图、雪里山茶图、江南风景图、雪景水仙图及芙蓉泉石。每一扇图俱有宋孝宗“乾道元年御题”之七言诗一首。

前代古扇，经数百年传承，分散公私多家，难以胜计。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之扇画，有唐代纨扇《京畿瑞雪图》扇轴一幅，明代之扇页 417 件，清代扇页 359 件、成扇 5 件。论质地则金笺、洒金笺绝多，纸本仅 47 件，约占九分之一；论形式则书法（诗赋）约四分之一，其余设色与墨笔画各半。南京博物馆收藏有 300 余面各类古今名扇，曾于 1990 年秋展出，其中有“明四家”为代表之吴门画派扇面画精品，有清代“扬州八怪”所题诗画折扇，有数百年前之剔红扇骨，也有各呈绝艺之扇骨雕刻，有近年出现的特大型姑苏寒山寺图扇、小仅盈掌之微型扇等，美不胜收。上海博物馆也藏有宋元以来书画扇精品，如南宋林椿画《荔院休闲图》的纨扇，赵孟坚纨扇画《岁寒三友图》、明代王谷祥折扇画《水仙春梅图》、周明球《春兰图》扇面，陆师道之折扇画《疏林远山图》、丁云鹏摺扇画《调鹦图》、周之冕扇画《梅花鹤鹑图》、马守真扇画《兰竹湖石图》、米万钟扇画《水阁江天图》、文嘉扇画《江月笛韵图》、文伯仁扇画《云山图》、钱谷扇

画《秋林钓矶图》、陈继儒扇画《水墨溪山图》，赵左扇画《山楼晚归图》、卞文瑜扇画《山堂静坐图》、倪元璐扇画《湖山放棹图》、清初张逸扇画《春晓图》等，都是倍足珍贵的扇画佳品。清末民初，吴兴庞元济收藏唐、宋、元、明团扇书画 93 幅，今大部存于上海博物馆，其所收明清折扇精品也不下百余幅。

国内其他博物馆及一些文物商店都藏有数量不等的书画古扇及近现代扇类珍品。1992 年秋，上海市曾举行一大型扇文化研讨会，会上展出上海及江南地区公私藏扇千余柄，蔚为壮观。1993 年夏，上海市文庙的民间工艺珍品展览中，扇子精品也处于明显地位。

位于台湾台北市之近郊外双溪（山名）的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着约 64 万多件文物珍品，是清代以来原藏于沈阳故宫、热河避暑山庄、后荟萃于北京故宫的大批国宝。“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踵起，国宝南迁；1948 年底，又将北京故宫与南京博物院珍藏文献器物运台。绘画方面，皆历代绘画大家之名作真迹，其中以扇面画最具特色。据说当年故宫书画除少量御笔及赝品外，几乎扫数运台。台北故宫博物院，有 20 余间大展览室，文物分别以永久性展览和专题展览两种方式展出。这里专辟有一个扇面画特展厅，展出历代扇面画佳作。并将扇面画的各细部进行放大，以便让参观者观察到画面细部的着笔用墨。1992 年 9 月 5 日，大陆首批 18 位记者访台，开两岸新闻界交往之先声；中央电视台记者于访台之际，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离院时，院方以院长秦寿仪的名义向记者们赠送了两幅六开大小的印刷复制的扇面画，一幅是明四家之一的仇英的《柳溪泛舟》；一幅是明代女画家马守真的《兰竹》。《兰竹》画面题词是：“风过幽香迢递，月明环珮琅琅，空忆美人千里，哪知只隔潇湘。”寓意传情于画面之外。

近代私家藏扇，无法一一论计。苏州“古吴轩”书画社，于 90 年代初曾出版《名家藏扇集》与《民间藏扇集》，集陆治、王

鉴、任伯年……等名手共 182 家之 213 幅扇面画于二册。皆征借江南收藏名家之藏品。

近现代藏扇的不一定皆为名家，各有雅尚，内中也不乏名人。收藏鉴赏名扇，自有专论、专著，此处只略作门外之谈。

扇子的收藏，品类多样。一种是成扇，即扇面连同扇骨或扇框扇柄甚至扇坠流苏原样收藏。一种是只留取扇面，抽去扇骨。将扇面装裱成扇片或册页，或是镜心条幅形式。书画册页装裱有蝴蝶装与推篷装，扇面宽大于高，作推篷装册页，更便于翻揭观赏其书画艺术。若为条幅，卷展多次，对扇面损伤较大。藏成扇则更能窥其全貌，扇柄、扇骨、扇坠之雕塑，也自有其独特鉴赏价值。一般观赏皆着重在扇面书画，扇面书画宜以精到工整为上，也须识者有眼力，能辨识其年代、风格、作者真伪，要注意其品相，自须完好无缺损之憾；扇股雕工，须分雅俗高下，能与扇面书画相呼应为贵。

一切收藏品皆有价值，一切收藏品皆需投资。集一书画扇，所费亦不菲，少则百数十，多则万千。近十年间，在美国、香港拍卖的书画扇，行情看涨。如：1989 年 6 月，在美国拍卖唐伯虎的《雨中行》水墨金笺扇面，和《古木竹石》水墨冷金笺扇面，分别以 28000 美元和 10000 美元成交；1990 年 3 月，清末赵之谦的《茶花萱草》，设色洒金纸本扇面，在香港拍卖价达 45000 美元；1990 年 11 月，任伯年的《采莲图》，设色纸本成扇，在香港价 57200 港元，徐悲鸿 1943 年作《猫》，设色纸本成扇，价为 63800 港元。齐白石的《松山简居图》，设色纸本扇面，价 495000 港元。齐白石《花卉》，设色纸本扇面，1992 年 6 月在美国拍卖价 12000 美元。……近年内文物拍卖闯“禁区”，是非之论，莫衷一是。大量拍品内也有不少成扇与扇片。上海朵云轩，北京嘉德、瀚海拍卖行近几年都有扇画专场拍卖成交。以北京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1995 年专场拍品成交价为例，以见一斑：

明代文征明“行书”扇面，48400元；陈洪绶“行草书”扇面，66000元；钱贡“渔乐图”扇面，38500元；盛茂烨“山水人物”扇面，48400元；张宏“山水”扇面，44000元；王宏“行书”扇面，70400元。

清代任薰“花卉草虫”扇面，11000元；居廉“螳螂捕蝉”团扇双面，38500元；吴昌硕“石榴”成扇，110000元。

现代王震“墨竹·行书”成扇，12100元；潘天寿、傅抱石“花鸟”成扇，385000元；马晋“出猎图”成扇，17600元；溥儒“山水楼阁”成扇，49500元；傅抱石“仕女”成扇，385000元；来楚生“秋叶”成扇，11000元；来楚生“葡萄图”成扇，19800元；吴湖帆“山水”成扇，60500元；沈尹默“花卉·书法”四幅扇面，30800元；王雪涛“蜻蜓·丝瓜”成扇，15400元；徐悲鸿“雄鸡”成扇，104500元；谢稚柳之“竹石”成扇，33000元；唐云“松亭观瀑”成扇，46200元。

1995年6月21日，上海拍卖行书画拍卖专场，在南京东路505号海仑宾馆五楼海王厅拉开序幕。衣光人影，追场竞逐，一张近人唐云壮年时所作山水扇片，画学石涛，而清远密丽，笔头细洁，自5000元以下起拍，报价竞价，终以12000元成交。较之国外，尚属小巫大巫之差。但拍卖场上此类价格，非豪资莫办，当然不是一般工薪阶层的业余收藏者所能涉足的。同一扇品，民间私下成交，价格远低于拍卖行成交价。

对于一般业余收藏者，集扇倒无须非出自名家的不顾，但也要有一定分寸，有的主张收藏折扇起码要经“四看”检验：一看扇面品相是否完整美观，有无欣赏价值，既非求名扇，盼增值，当然要展扇能赏心悦目，娱其心志；二看扇骨是否匀称，扇骨为全扇之支柱，若不匀净或太单薄、或有开裂，皆不易收藏；三看扇头铆钉是否牢固松紧适度；四看扇子收合撒展是否灵便，无所滞碍。但如展开扇面即平贴无弹性，是太“熟”（疲旧），不可取，骨裂、面破、铆残的，收藏之际宜先修补。藏扇宜放于阴凉

干燥处，防压、防潮、防虫。无论纸面、绢面摺扇，应先将扇细心收拢，并用纸箍套紧，装入纸袋或塑料袋，内放樟脑丸。全骨檀香扇宜装盒收藏，但不可用樟脑，以免香味混杂变异，且檀香本身即有防虫蛀功用，不须借助于樟脑。

收藏团扇、折扇，往往不在于取其实用价值，而在于扇面书画艺术之观赏，故不一定取藏成扇，而可揭下扇面，进行装裱。可以裱为镜心、镜面、屏条、册页。册页或作蝴蝶装、或作推蓬装。新的折扇扇面，如自行揭裱时，可先以清水湿润，焖透夹层，将扇画与墨书两面单层揭下，分别托纸平墙后装裱。若作镜心，须先作与扇面同形之裁板尺（模板），用以套于衬底上，沿裁板尺边缘裁下画心。若为平镶口、裁板尺与扇面全等大小；则扇面边缘有与衬底画心内沿弥合无缝。若相压接口，则裁板尺略小于扇面；若镶局条，则裁板尺略大于扇面。当然，装裱须有专业训练才可，冒然行事则会损毁珍物。

扇子收藏不易，观赏也难。如能有公益设施，集藏扇品，而又能公开展示于大众，当是公德之举。英国格林尼治一古堡内，有一“扇子博物馆”。馆内展示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精美扇子，不少是颇具研究价值的珍品。展品中还有扇叶、扇子装裱和制作的工艺说明，反映了各国扇子之风格和流派。我国也有“扇子博物馆”在筹建，浙江杭州市，古为名扇“杭扇”之产地，自南宋起算，已近 900 年历史，近百年又为王星记扇厂之基地。拟建之“扇子博物馆”，选址在杭州市内、省体育场以南之“杭州丝绸城”地段，首期选建于一所明代古宅内，展室约 500 平方米，实是有益于文明建设之善举。

6-7 集扇趣闻

近代人集扇，颇多趣事，摭拾若干，以供闲赏。民国初，廉南湖藏书画名扇数百柄，收于上海近郊小万柳堂，曾将其编作

《扇面萃珍》与《扇集大观》影印流传。后因生计窘乏，藏扇流入日本。上海陶希泉藏扇一万柄，自号“万扇楼主”，曾将古扇向银行抵押5万大洋，扇之珍贵可知。天津大律师陈彰寿也藏折扇千柄，颇多精品，每日外出，必换一扇，这也很合当时天津风气。有人坐茶馆，茶盏旁摆列十余柄折扇，轮换开合，既摇风，又品赏把玩。老画家丰子恺在《艺术人生》小品集中曾提到他“有一位朋友，家藏折扇一大藤篮，有白面的，金面的，有湘妃竹骨的，有牙骨的，总共不下数百把。除了扇面上的书画之外，扇骨子的雕刻又是很好的欣赏资料。”

近代常州钱化佛为收藏怪杰，收藏门类广泛，集扇600余柄。有十二生肖扇，扇面为12位不同生肖画家所画之鼠（柳渔笙作）、牛（钱文彬作）、虎（张大千之兄善孖作）、兔（洪蔗安作）、龙（熊松泉作）、蛇（胡藻斌作）、马（金碧艳作）、羊（张大壮作）、猴（朱文侯作）、鸡（商笙百作）、犬（陈昔铸作）、猪（张聿光作），皆工致传神。有五铢十钱扇，为由朱屺瞻等五位朱（谐音铢）姓画家与钱瘦铁等十位钱姓画家作成之书画扇面。又有九云五松图扇14柄，百芝千龄扇2柄，万佛楼扇30柄。另有老少扇、五伦扇、艺术扇、革命扇、叛徒扇等专题集藏。老少扇，老者由13位各书一寿字，年龄最小80岁，长者113岁（李芳孝），总和1221岁；少者由13岁孙大千作画，12岁庄祖怡作书。五伦扇中，“父子”扇为王一亭书、王秀眉画，“兄弟”扇为谢公展画、谢介子书，“夫妇”扇为何万庐书、顾青瑶画，但“君臣”扇则“乱点鸳鸯谱”，竟是袁克文（袁世凯次子）画、杨度书；“叛徒扇”集文学“叛徒”胡适之书法与艺术“叛徒”刘海粟之画于一扇，相映成趣。集藏扇都讲究扇质，既重扇面书画，又重扇面料与扇骨。钱化佛藏之扇骨，用材有棕竹、湘妃竹、梅鹿竹、凤眼竹、桃丝竹、罗汉竹、银丝棕竹，有紫檀木、乌木、鸡翅木，有象牙、玳瑁；工艺有刻竹、烫花，嵌螺钿，波罗漆、洋漆等，且每扇以一扇袋护装，或刺绣、或骈金、或织

绒、或剋丝，不一而足。莫不异采纷呈，极富情趣。

报界称为“补白大王”的老一辈报人郑逸梅，也是一个将扇视为“书画皆绝的珍品”、而“嗜扇成癖”的人。他一生收集了上千把扇子，无一不是精品和珍品，郑逸梅所集古扇，九十年代尚存篋中者有：唐寅“西园雅集图”扇，陆治画秋花（桂、菊、葵、棠）金面扇，王谷祥的墨桃，皆为裱褙成册之扇面。郑逸梅集藏扇子，讲究专题配套，其友好相赠之画梅扇深得其雅爱，据传他有10柄书画梅花扇，墨、绿、绛、素俱全，没骨、双钩兼收，有方介堪墨梅，陶冷日密梅，张小楼、谢闲鸥、潘君诺、沈蔚文红梅，朱其石红白梅，高络园梅花高士，贺天健梅花书屋，时于闲中欣赏。其中他最珍爱的一柄是章太炎篆书扇，为吴湖帆所见补画绿萼梅，纷敷掩冉，别饶风致。郑逸梅还喜爱一类家人共作的书画扇，如：“父女”扇则樊洁霖山水、樊涌芬行书；“兄弟”扇有潘博山草虫、潘景郑正书录词；“兄妹”扇则周坚白墨竹、周慧珩行书；“夫妇”扇有李根源隶书，马树兰花鸟；又有‘前清宗室’扇为溥佐画荷，溥佐人物。郑逸梅晚年写《天花乱坠》，三言两语记述一些陈年掌故，犹不忘扇子。如写：“（解放前）上海徐园主人徐凌云，在市上购得鸦片烟枪，为湘妃竹之上品，乃雇巧工，改制湘妃竹扇，用以拂暑。”又记：“冯春航，为民初京剧名旦角。柳亚子为刊《春航集》，能诗工书，一度鬻书海上。郑海藏为订润例，但流传不多。今夏（1991年？），我获得一扇，冯春航书，钱化佛画，款为桐珊。按：桐珊姓赵、艺名芙蓉草，亦当时名角。”1991年，离郑逝世仅只年余，此老收藏扇子的兴趣真是老而弥坚，至死不渝了。郑之友赵眠云，遍征当代名书画家手笔，凡海内有名望者，无论润例多少，不计路途远近，设法求其一扇。多年积成数千把。后经严格剔选，将庸劣者付之一炬，并作《焚扇记》。

近代有一个因地位特殊而得以收藏不少近现代名人书画扇的收藏家，此人名黄国栋，早年，接替其亡父遗职，任当日上海滩

“闻人”杜月笙的总账房，终年周旋于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之间，接触三教九流人物，交游甚广。人或与之交情笃厚或有所求，馈赠给他的扇子，数量可观，据说他集藏400余扇。1989年，他首次举办个人藏扇展，一百余精品，流光溢彩，令人注目。《中国一绝·折扇》电视短片中，介绍黄所收藏的书画折扇，其中有陆润庠（清末状元）与黄香畴合作的书画折扇，张謇、谭延闿书法扇，田桓（孙中山秘书）书扇，还有现代书法大家启功的早期所作紫竹、冯超然山水、王一亭荷花画扇，有戏曲界名演员的书画扇，如谭小培、马连良、俞振飞、周信芳、李万春、金少山、张君秋书扇，姜妙香画牡丹摺扇等，各尽其妙。

黄国栋藏扇上留有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的墨宝，也有“四小名旦”之一的黄桂秋的工笔画扇。秦瘦鸥《秋海棠》一书问世，述梨园红伶秋海棠一家离合悲欢、坎坷命运，情词感人，各剧种纷纷编演，社会上纷传秋海棠之原型即黄桂秋，令他处境尴尬。当话剧《秋海棠》将于上海卡尔登剧院上演前夕，黄桂秋打电话嘱托黄国栋出面令话剧停演，助其脱出困境。经黄国栋妙手周旋，终遂所愿，黄桂秋铭感五内，特亲绘两柄工笔蝴蝶折扇相赠。

黄国栋所藏梨园钜子的书画扇中，有存世极稀的一代名净金少山的题扇。金少山书法功底颇深，不为人知，也极少为人题字。30年代，金少山与梅兰芳搭档演《霸王别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时誉满申浦，轰动沪上。在天蟾舞台演出后，不少附庸风雅的富商新贵，挤入后台，纷纷要求着梅兰芳签名题字，令“梅郎”应接不暇，一时炒热了虞姬，冷落了霸王。正卸妆的金少山冷眼旁觑，忍不住一声长叹，在场的黄国栋眼观耳察，心知肚明，便于袖中抽出一柄水磨玉竹折扇，踱至金少山面前，展开扇面，满面诚恳地请金少山题字。解困正当其时，金少山展颜一笑，慨然允诺。3天后，黄国栋收到了金少山命人专程送来的题扇。展视之际，扇面有七绝一首：“恍惚青天驾鹤游，宝山珠

树不胜收。仙人笑汝且归去，乞得黄金变石头。”书行规整，笔力苍劲，的是屏气凝神，运腕挥毫佳作。诗后又有题句：“无怪黄金少，尽被仙人铸作楼。”一股愤世嫉俗之气，破纸而出。在黄国栋藏扇中可称一绝妙异品。

文学大师老舍，著作等身，笔耕之余，热衷于收藏书画扇。几十年间，收集到扇子几百把，其中有不少明、清和现代书画名家题诗作画的珍品。他尤其喜爱收藏戏曲界一代名伶的书画扇，藏品中就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王瑶卿、汪桂芬、裘盛戎、姜妙香、俞振飞等“京昆泰斗”所作之书画扇，琳琅满篋，令人称羨。有一把梅兰芳书画扇是残片装裱而成。原来，梅兰芳作画很有功底，每演《千金一笑》、（《晴雯撕扇》），必在登台前亲笔画俏丽牡丹于扇面，装上扇骨，携至台上去表演，当场撕扯抛掉。每演一次，画一次，撕一次，已成定例。他的琴师徐兰沅每场为他操琴，必再睹故技重演，很觉心疼。有一次候演出结束后，悄悄地把撕毁的扇子拾回来，请装裱师傅想办法裱好后，送给了老舍。老舍大为感动，视若拱璧。据传闻，老舍生前每逢用扇季节，每天换用一把折扇，每扇用一遍，不待全部藏扇用遍，炎夏也就转秋凉了。

梅兰芳舞台生涯 50 余年，台上讲究妙用“扇子功”，台下也从扇子中增进艺术造诣。他演过不少用扇的剧目，如《贵妃醉酒》、《晴雯撕扇》。他演《醉酒》的折扇不是班中一般道具，而是由杭州王星记扇厂特制的。他还收藏有数以百计的各式扇子，大都是湘妃竹折扇，唯有一柄是绢面纨扇。这柄扇子至今在梅兰芳纪念馆第二展室的陈列柜中。这是 1924 年 5 月，印度名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时，看了梅兰芳为他专场演出新排神话剧《洛神》后，即兴赋诗，用毛笔写在纨扇上赠送梅兰芳的。诗用孟加拉文与英文写出。梅兰芳将它保存了半个多世纪，因精心珍藏，虽年久扇面发黄，但仍完好无损。60 年代，梅兰芳请友人将泰翁诗句译出：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你的容颜
正象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1962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刊梅兰芳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的纪念诗篇，内有句：“观赏我薄艺，赠诗吐琼玖。影声描绘深，格律谨严守。紫毫书纨扇，笔势蛟蛇走。微才何足论，鼓舞乃身受。”

川剧名丑何企周常演《画梅花》中假冒董其昌之‘草包公子’，初只执一白折扇，张大千与何交往甚密，且迷川剧，提醒何为适合剧中董之大画家身份，为其画梅花一枝于扇面。后因故，张多次为之画梅花扇，何企周珍藏张大千梅花扇四十余把，到何晚年，只剩一把。

名人藏扇，但也有的不一定仅出于喜爱、观赏。已故毛泽东主席之秘书田家英，在五、六十年代，曾专事业余收集清代学者墨迹，得一千几百件，含有不少扇面。但其收藏目的，是作为研究清史活动的一部分，这些扇面墨迹，既是历史资料，更是历史见证。

5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的阎明复同志意外收藏了一柄毛主席用黑纸扇。1957年7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当时秘密来华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听其通报马林科夫等人“反党”活动，阎任翻译。书房内无空调，无电扇，闷热异常，大家边听边擦汗，边扇扇子。据阎的回忆文章说：“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完就拿起扇子扇几下。主席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又扇，没在意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

一把，回家一看，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这真是一次愉快的“忙中错”。这把黑纸扇也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毛主席爱用黑纸扇，从电影资料片中可见到他1959年6月回韶山时，是轻摇黑纸扇，走进故居的。他拜访邻居，会见乡亲，都拿着这把黑纸扇。当晚，他夜不能寐，轻轻摇着黑纸扇，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那把黑纸扇是50年代初在杭州王星记扇厂买的，走到哪里用到哪里，直伴他度过了20多个炎炎酷暑。毛主席去世后，这把黑纸扇连同数千件遗物回归故里，现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应是阎明复同志误换了的那把黑纸扇。

6-8 扇集与邮品

古扇多藏之于国家及各省博物馆，或归之于私藏，难以公诸同好，不少书画扇面精品，常人难逢机遇窥豹。近几十年有不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些扇面画册，虽属“二传”，难免失真，总可略解爱好者饥渴。

晚明曾有《诗画舫》一书，国内早已亡佚。清光绪初，上海点石斋重印由日本流归中华的《诗画舫》，书中各画谱皆明隆庆万历年间（公元1567—1619年）“名公钜卿手笔”。为唐六如（寅）陈眉公（继儒）所推许的。全书分二部分，最末为《扇谱》，有陈继儒序，称“武林金氏以大梁张白云所集扇，谱数百页，山水则气运嘘吸，人物则神情洒落，花草则展转生动。虽浓淡稍得其宜，而意趣都入化境，所谓洗尽铅华独存本质者与（欤）”。所列谱计团扇三幅，折扇面63幅，多山水木石、花鸟草虫、梅兰竹菊，间有人物点缀。

清康熙四十年，李渔在南京刻成《芥子园画传》初集，彩色套印画谱，后增删编辑成三集，以《芥子园画谱》传世，其中不

乏扇面画范本（见图 6-6、图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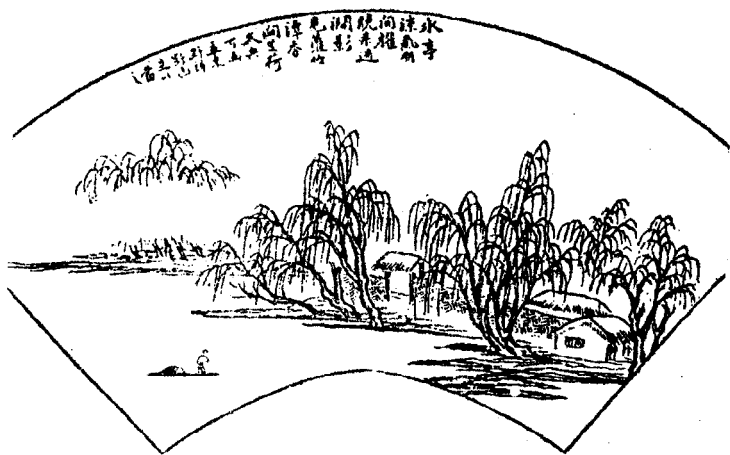


图 6-6 清《芥子园画谱》中扇面画

1914 年，上海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将数百柄藏扇之大半携往日本，印成《扇面萃珍》，后又上海印行珂罗版黑白扇集《扇面大观》，共 10 集，收扇画 400 幅，书法扇面 200 幅，今已难见。

1932 年，故宫博物院曾出版《故宫名扇集》。发行不多。1991 年，天津古籍书店将其重新编排，影印发行，为横式十六开本，定名《故宫藏明清扇面选粹》。第一集收文征明扇面 25 幅；第四集收“明四家”中另三人唐寅（公元 1470—1524 年）、沈周（公元 1427—1509 年）、仇英（约公元 1509—1551 年）等扇面，共 19 幅；第二集收董其昌（明名书画家。公元 1555—1636 年）的 21 幅；第三集收恽寿平（清代画家，公元 1633—1690 年）的 20 幅；第五集收恽寿平和清初“四王”即王时敏（公元 1592—1680 年）、王鉴（公元 1598—1677 年）、王翬（公元 1632—1715 年）、王原祁（公元 1642—1715 年）等的作品计



图 6-7 清《芥子园画传》刊山水纨扇

20 幅；第六七集收周臣（明画家，公元 1426—1509 年）、项子京（明代书画家、收藏家，公元 1525—1590 年）、祝允明（明书法家，公元 1460—1526 年）等人扇面约 50 幅。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八大山人书画扇集》。到 1959 年，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明清扇画集锦》。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期，北京荣宝斋曾先后推出四种画扇集，集近现代名家之佳作 200 余幅。1995 年春夏之交，又将其再版重印，八开本，56 页或 64 页。平装定价不超过 15 元，当颇可止穷酸之渴。其中《知鱼堂藏扇》一册，精选现代名画家郭味蕓所收藏之扇面书画作品中的 53 幅，汇集有现代名家佳构，

如陈半丁之“兰花”与“行草书”，李苦禅之“蟹”，齐白石之“龙目”、“葫芦”与“菊花蜻蜓”，黄宾虹之“山水”、“蜀山栈道”与“行书”，傅抱石之“人物”与“山水”，关山月之“山水”与“红梅”，王雪涛之“藤萝”、“秋趣”与“行书”，董寿平之“竹子”，陈师曾之“凌霄”等。《人物画扇集》收众多大家的62幅人物扇画精品，构图新颖、风格多样，有任薰“木兰从军”，任伯年“风雨行”，张大千“张颠醉书图”，蒋兆和“对奕”，程十发“诗余纳凉”与“戏雏图”，马伯乐“王羲之观鹅图”，陈少梅“西园雅集图”，刘继卣“竹荫消夏”，及周思聪、卢沉、胡勃、关良、范曾诸人作品。又有《花鸟画扇集》，收扇面60幅，吴昌硕、吴湖帆之“墨竹”，王雪涛之“芭蕉”与“月季”，齐白石之“荷花”、“红梅”与“蟹”，吴作人之“黑天鹅”与“池趣”，于非闇之“茶花”，徐悲鸿之“枇杷”，潘天寿之“兰石”，李苦禅之“竹鸡”与“兰石”，朱屺瞻之“紫藤”与“杜鹃”等，皆呈现其中，工笔重彩、写意墨趣，各擅胜场。更有《现代扇画选集》一册，选收扇画54幅。山水、人物、花鸟俱全，如董寿平之“黄山奇峰”、王雪涛之“秋意浓”，刘凌沧之“白乐天诗意”，谢稚卿之“莲塘清趣”，金鸿钧之“海棠双禽”，顾炳鑫之“执扇仕女”，黄永玉之“枕底涛声枕外山”，以及崔子范、白雪石、亚明等大家之作品，皆隽永脱俗，境界高超，神形兼备，的是雅俗共赏之物。

出版扇画集作品，要现原作之精微，传真品之神趣。自当要在印刷本身精益求精，臻于善境。8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推出《明清扇面书画集》，共五巨册。其第一集于1986年出现于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展览会上，即受到国际人士青睐，被授予“世界最美图书奖”，轰动一时。

90年代初，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有《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摺扇书画集》，八开本，内有文征明、仇英、陆治等人作品。

1992年，被誉为“江南艺苑”的苏州“古吴轩”书画社曾

集借江南私藏扇制版，出《名家藏扇集》一册，八开本，收陆治、王鉴、任伯年等 89 人书画扇面 109 幅，定价 120 元。还出版有《民间藏扇集》，计集 93 家 104 幅。这些扇画，或工笔重彩，或泼墨写意，各擅其强，各得其趣。有清新秀隽者，有雄奇豪放者，或飘逸疏朗、或古朴稚拙。有各别的艺术情致与风尚，有特蕴的艺术灵性与气质，有高妙的艺术品味与神韵，都具有很高欣赏价值和保藏价值。

1992 年秋，河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了气势恢宏、世人罕见的大型珍本画集——《中国扇面书画集锦》，荟萃明清时期造诣精深的书画大师文征明、仇英、董其昌，王宠、陆治、钱穀、项子京、程嘉燧、陈洪绶、冒襄、居廉、梁同书、任薰、任伯年等百余位的扇面杰作。其书法集篆、楷、行、草各体，画艺荟山水、人物、花鸟群类；深海探骊、博采众长，融诗、书、画、印诸艺于一炉。且该画集以亚粉纸大八开张、全彩色加真金专色套印，更使件件作品之气韵神采跃然纸上，为识者欣赏和研究我国扇面书画各种不同风格与技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份珍品，当时定价 258 元。

1994 年中国文学出版社编印出版八开本《宫藏扇画集珍》，辑收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扇画精品百幅，上起宋代，历元、明、清以至近代，皆取名家手迹，精印仿制，不失原韵。每幅画附画家简介，诗词注解、简析。为了解中国绘画发展历程及画家风格、成就的珍藏画册。且同时以中、英、日、德文出版发行。是一突破。国内版定价达 400 余元。

1994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扇面书画集》，定价达 600 元，是至今所知这类画册中标价最高的。

1994 年吉林美术出版社与香港乐天出版社合作出版《吉林省博物馆藏明清扇画选》。八开本，收扇画 154 幅。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国画名家作品粹编》，其中

如《任伯年画集》纳入花鸟团扇画八幅，花鸟扇面四幅，人物扇面2幅。199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百集珍藏本《名画经典》，其国画系列有《明清山水扇面》与《明清花鸟扇面》，16开本，共收扇面画24幅。山水13幅，收沈士充、杨文聪、卞文瑜、蓝瑛、王鉴，龚贤、王时敏，王翬，王原祁、吴宏、吴昌，周鼎之作；花鸟画11幅，为陆治、孙克弘、陈洪绶、陈道复、沈仕、陈栝、张翀、郁乔枝、恽寿平、江介佳品。或浓郁苍润，或清丽深秀，或笔墨简练，或勾勒精细，皆胸藏沟壑，借物喻志，于方寸之间，惨淡经营，体现出高超艺术水平，鉴赏把玩，不忍释手。

又有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之《中国历代大师名作丛书》中，分选各画家名作成集，也选入不少扇面画，如《任伯年画集》中共收入团扇11幅，折扇面6幅。《陈老莲画集》收折扇面2幅。河北美术出版社近年也再出版了《扇面精品》。

1996年8月推出的《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扇面书画集》是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大量明清扇面珍品中精选编成的一部大型画集。作品400幅，涵盖了所有明清著名画家。分订四集，彩色精印，高雅美观。

1997年5月上海书店出版16开本之《历代名画大观·扇面小品》，集宋元明清诸多名家山水、花鸟、人物于一体。

1993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了伍蠡甫主编的《中国名画鉴赏辞典》。内中介绍了约三十幅扇面画，大致宋元时团扇画与明清以降之折扇面各半，其中彩图也近半。多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藏品。每一扇画皆有鉴赏文字，评析精当，详略得宜，真是图文并茂，美不胜收。展卷寓目，既饱眼福，又不得不驰神纵思。

这些书画扇面的专册，颇多精装，特精装，豪华盒装，非数

百元不得问津，印数也有限，广大读者有“天颜难近”之叹，等闲不得寓目，连“望梅止渴”也不可得。一般爱好者不妨退而求其次，转向通过其他途径欣赏，也可得识大概。

198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精选、专印了一套“中国古代扇面画”的挂历，其入选的13幅，均为明清画家沈周、唐伯虎、周子冕、陈洪绶、恽寿平、王武、金农、任伯年、任薰等人佳作。都较原扇画面适当放大，套色精印，兼具实用与欣赏的双重价值。

近些年“美人”挂历汹涌如潮之时，也有一些厂家别辟蹊径，发仿古之幽情，推出过一些“博古”挂历。或珍玩与古扇杂陈眼下，或扇面共盆景平分秋色，可惜追求现代色调，古味不醇。

还有将扇面画加以“缩印”，以“缩微景观”出现于人前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出版32开本的《1985年团扇台历》，编选清代名画家任伯年、任薰、任预等团扇画13幅。其中含任伯年之“桃花”、“兰花”、“紫藤”、“花鸟”、“八哥”、“雏鸡”、“猫”、“金鱼”、“人物”，任薰之“花鸟”，任预之“松鼠”。作品设色高雅，笔墨生动。台历以布纹铜版纸彩色精印，可以欣赏，亦可收藏。

1982年邮电部曾发行六枚一套的特种邮票，编号“T77”，构图全以《明清扇面画》佳品为主体。这套邮票所选画面皆洒金或全金面，富丽堂皇，精美无比。每枚邮票面值数字居于扇面下方适当位置，一眼觑去，宛如扇柄，构图布局至为巧妙。印刷精美，色调层次丰富，如实反映出原扇画清新典雅，神形兼备的艺术意境。既是珍贵邮品，又让我们欣赏到精美的扇画。扇画6件，含明代吴门画派四家中的两人沈周和唐寅的作品。沈周（公元1427—1509年）号石田，善画山水，花卉、鸟兽、虫鱼，作画善用粗笔，圆润挺劲、厚重凝练。第一枚邮票选用他的代表作《秋林独步图》，全金扇面，下方近处画坡

石，右边落叶枯枝古树二株交叠，岸然挺立，树下偏中处一人策杖而行。左上边作者题诗：“兀兀小桥外，独行人不知。秋风将落叶，故向鬓边吹。”笔力猷劲、豪壮。借景抒情，含而不露。

第二枚选唐寅（伯虎）《枯木寒鸦图》，洒金扇面。扇面正中，一株老树兀起，苍劲蟠屈，久历风霜，近处枯枝上蜷缩数只寒鸦，与远空寒鸦数点相照应。右边扇面题诗为“风卷杨花逐见归，送君此去听朝鸡。谁知后夜相思处，一树寒鸦未定栖。”诗画中寄托了唐寅对即将远别朋友的深情厚谊。

第三、四枚俱是全金扇面，分别选周之冕《竹雀图》与陈洪绶、白汉《松下题诗图》。周之冕（公元1521—1599年）是明代后期善写意花鸟画的重要画家，传说他家畜养诸禽，观察他们饮啄飞止之态，体会入微才动笔，点染生动，设色鲜雅。《竹雀图》写栖息于竹林枝头数只雀鸟，俯仰跃动，叽喳和鸣，各具姿态，双勾写竹，工细画鸟，清彻明丽。陈洪绶（公元1588—1592年）即以画“水浒叶子”知名的陈老莲，性傲不拘礼。他与其弟子白汉合作的《松下题诗图》，白汉画松树，苍劲挺拔，陈氏描人物，构图简括，勾线劲挺，富有节奏感，诗人苦吟抒怀之情趣，跃然纸上。

第五枚是清代恽寿平《菊花图》，绘白、紫、黄三色菊花，以没骨画法为主，彩色渲染物象，明丽秀润，扇面右边题名“南山真想”借用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典故，并题记有“丙辰秋夜在半园对花写影良士二兄鉴之。弟寿平”字样。左边有补题的：“三种菊花，为半园良士所图。时与唐长公斟酌没骨画法，祖述宋人规矩，兼师造化，逸趣飞翔，庶几洗脱时径。适娄东公衡王子一见亟赏之，辄效米颠据舷故事。良士自是快友，割爱相赠。雪夜秉烛属寿平重题。以志一时盛会云。”题款中“半园”在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唐长公”为唐荃，其弟为“良士”。

第六枚选王武《梧禽紫薇图》。王武（公元1632—1690年）清画家，号雪颠道人。性情乐易，生平不趋权贵。精画花卉、翎毛，功力极深。《梧禽紫薇图》扇面右半梧桐扶疏，荫蔽清凉，喜鹊一只悠然鸣唱，左出紫薇，繁花锦团，疏密有致。构图安稳，笔意秀逸。题款于扇左，笔迹清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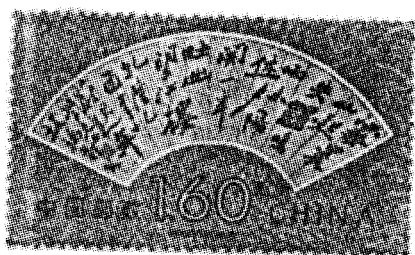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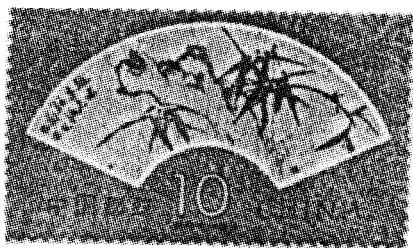
1993年，是清代书画名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板桥）诞生300周年之期。邮电部发行了一套6枚的纪念邮票。1994年夏，这套邮票被评为“1993年最佳邮票”之一。其第一、六枚为扇面，一画、一字。画为《竹石图》。扇面中偏左悬空一石，一支嫩竹枝石后斜出，有凌风之态。书扇面则以其特有的“六分半”书题诗：“雾环山疑失，鸡鸣雨未休；夕阳关一半，吐出望江楼”。系乾隆乙酉年（公元1765年）之作（见图6-8）。

台湾也发行过中国古代文物邮票。其中有1973年扇面古画一折扇，计明·项德新《墨竹》、明·孙克弘《花卉》、明·仇英《人物》、明·沈周《人物》。1975年折扇画：明·李流芳《山水》、明·文征明《山水》、明·周臣《山水》、明·唐寅《山水》。1975年纨扇，有宋·林椿《写生海棠》、宋·马逵《春丛文蝶》、宋·易元吉《猿鹿图》、宋人《竹树驯雀》。1976年，纨扇为宋·李东《写生秋葵》、宋·林椿《写生玉簪》、宋·牟仲甫《松芝群鹿》、宋·李安忠《野卉秋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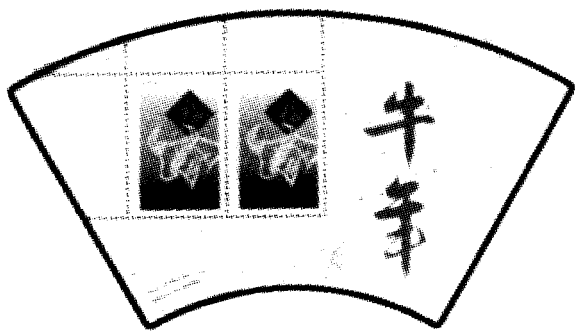
近年香港、澳门都出过扇面邮票。票面为中国传统扇子。香港扇面小型张索价百元，澳门扇面小型张价更高达四五千元（见彩图17）。

1997年，按旧历“岁在丁丑”，通称“牛年”，加拿大发行第一轮中国生肖票的第一套，牛年小全张设计为扇面形。是世界上一套扇形小全张，创意独特（见图6-8）。

邮票虽方寸之物，但扇面佳作寓目，心旷神怡，也是一番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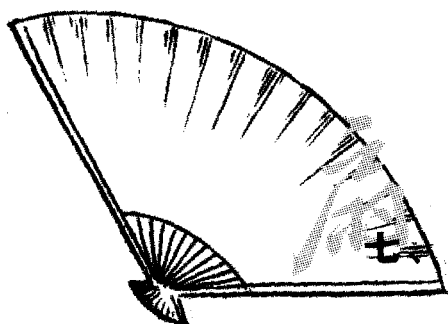


(1) 郑板桥书画扇面



(2) 加拿大“牛年”小全张

图 6-8 特种邮票



七 扇与民俗絮话

民俗，为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惯和谚语、歌谣、故事、传说等等，或遍于全社会，或局限于某部分阶层人群。民俗或行于一时，或传之久远，或为前代遗风，或属新起时尚；民俗还有地区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因“水土”即自然条件差异而形成的习尚为“风”，因“情欲”即社会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为“俗”。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习俗遭递衍化，时有通过扇子这一小器物而表现出来的。

7-1 扇与婚丧礼俗

在婚姻礼俗中，扇子曾作为特定角色出现。古代，新婚之夜，洞房内花烛高烧，春意盎然，新娘须以扇屏身，以花遮面，要新郎咏却扇诗，拨开扇子，除去喜花，新娘才露出花容，互饮交杯酒，称为“合卺”，所以文士笔记中常用“却扇之夕”来借喻新婚佳期。南北朝时南梁何逊，北周庾信分别有“何如花烛

夜，轻扇掩红妆”；“分杯帐里，却扇床前”之诗句，就是指此。此婚俗来源甚久远，据唐李冗《独异志》载，远古时，洪水为灾，淹没万物，世上只剩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为传下人种，兄妹成婚。因自感羞惭，乃结草为扇，以障蔽颜面，后世娶妇即摹仿行事。其实，这就是人类对远古灾难下血缘婚的忏悔与辩解在风俗方面的遗存。东汉魏晋之际，南北动乱，时运维艰，遇上吉日良辰，“急于嫁娶，乃以纱縠（指薄如雾之轻纱）蒙其首，而夫氏发之。”《世说新语》记晋时温峤娶其表妹，新娘忍不住自己“以手披纱扇”而露面，传为笑谈。南朝陈代周正宏有《看新妇诗》：“莫愁年十五，来聘子都家，婿颜如美玉，妇色胜桃花，带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暂却轻纨扇，倾城判不賒，”正反映了“却扇”这一婚俗。唐代又有变化，据敦煌文献资料《婚姻程式》载：唐代婚俗，新郎新娘入洞房后，同坐床沿，“男东坐，女西坐，女以花遮面，候相帐前咏除花去扇诗三五首，女去扇……去烛礼成。”《通鉴》载唐中宗为御史大夫窦从一成婚时，“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可见通国一致。李商隐有《代董秀才却扇》诗：“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青山滞上才。若道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后世渐变为免去纱扇以厚实的绣花红“盖巾”蒙在新娘头上，待到喜堂前，由男家请“双全”女亲（“双全”意为夫妻齐眉，儿女承欢，福寿双全）用秤杆或机杼挑开盖头，取“平”、“吉”之意；或是待入洞房后，由新郎“揭盖头”行合巹之礼，从中可细察到此婚俗渐变之轨迹。

清代旗人女子出嫁，嫁妆中备有春宫扇，即刘廷玑《在园杂志》所谓“且有左右可开，制为三面，暗藏其中画横陈像者曰三面扇，”扇面正面打开是山水人物，反面打开则是春宫画。这并非是诲淫之物，缘于满人入关，按满民族习惯，性问题神秘化，尤对未婚少女严密封锁，三面扇便是新婚时性教育特殊手段。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认真的常请名家作画，早在明代如大画家仇英、唐寅就画过春宫。

掌扇本是帝王仪仗器物，但晚清已降格至民间僭用于婚娶场合，民国期间沿习成俗。据清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记，当时首先在苏州，凡有娶嫁之事，无论家世如何，不别门第贵贱高低，迎亲队伍中，喜堂成礼时，都动用掌扇，黄盖（伞），银瓜等仪仗用物，以壮声威。尤其是掌扇上必粘“翰林院”三字，旧时男子婚娶喻为“小登科”，而真正“登科”是“殿试”中三甲，进士出身，常例入“翰林院”为学士，民间将两者攀附类比，以“翰林院”预占新郎前程，也是取福祿吉庆之意。光绪年间出书的《朝市丛载》（李虹若）有写“风俗”竹枝词“娶亲”：“满天星轿坐娇娥，伞扇旗牌次第过。莫逐状元多若许，本来原是小登科。”旧时婚娶礼俗上，更讲究的，在娶亲前一日，还有“亮轿”之习俗，花轿架在院内，轿前全副执事牌匾，少不了伞、扇、高照（灯），陈设一昼夜，供贺喜亲友观赏，其中的扇就是掌扇。汉族婚嫁前后礼节颇多，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闺阁间盛行罗扇，素罗扇面上，以绒线绣人物花果，精细如画。江南地方，新嫁女子逢第一个端午节，其娘家要送换妆夏衣，须附若干柄罗扇，富贵家都要重金聘名手绣制，以备新媳妇孝敬婆婆、赠送给诸姑姊妹，这也是古风在一时一地的重现吧。影响所及，至于今日，不过有所变异。在近现代时期，江南一带，每逢端午节，女婿倒需给岳家送节礼。新婚后第一个端午节，女婿送节礼称“望头年”或“送新庚”，岳家返赠的称“回盘”，一般是给新夫妇夏天穿的“换装”衣服成套，必还有鞋袜、扇子之类。扇子以应时令，以备馈赠。

我国地域广大，婚俗各地有异。广东番禺县旧俗，新娘下轿之后，新郎即以折扇敲打新娘头部，将新娘驱赶进洞房，给新娘一个下马威，是旧时封建礼教“夫为妻纲”轻视妇女的主张在婚礼上的反映，20世纪50年代以后，已渐革除。旧时台湾省高雄市美浓镇一带，客家女出嫁，当于吉期新郎携扇子亲赴女家迎娶，在新郎带同新娘登车回男家之时，新娘的母亲或家族中长者

便端出一盆水泼向车上。车子开动后，新郎应将手中扇子立即抛下；泼水者也即刻捡起扇子猛扇，边扇边念叨：“扇凉一点。很凉啊，很凉啊，”谐音便是“善良一点，很良（好）啊。”其一是提醒新娘，要善良为人，与丈夫永相厮守，忠贞不二，不要轻言离婚，须知“覆水难收”。其二是为女儿嫁出，了却一椿心愿，事办得很好，心里高兴。此习俗今仍流行。

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特异的婚姻风俗。云贵间有苗族数支，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宋、蔡、罗、鵩四小国亡于楚，其被逐宗室之后裔。其婚礼甚繁，或有古周礼遗风，初婚不用乐，三月“庙见”，方作乐，“请设三代祖宗神主”，新婚夫妇行大礼叩拜。同时大会亲戚，新妇被介绍给族中长幼，才被接纳承认。这时见长者要以班竹箸、雉羽扇为贽敬之礼。（清·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广西壮族青年男女交际，往往在“歌圩”上进行。歌圩，亦称“风流圩”、“三月三歌节”，一般夏历三月三举行，也有在春节或其它时节举行，或说是《诗经》“关雎”遗风，或说起于唐初刘三姐。届时方圆数十里内未婚青年男女，盛装携礼，参加“对歌”，以歌相认，以歌表情，具体方法有“担歌”和“扇歌”，流行于广西南丹等地。“担歌”系用一块白布绑在一根普通扁担上，白布的一面画花鸟，另一面写上密密麻麻的情歌。“扇歌”则是在一把白色扇子上，一面画着花鸟，另一面写上十首情歌歌词，要寓意深远，前后起始，皆有章法。青年男女赶歌圩时，随手带着这写有情歌的扇子，遇上情投意合的心上人，即互赠扇歌，作为信物，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是青年男女社交活动中最理想的定情礼物。在广西宾州壮族地区，类似地有称作“情扇”的诗歌应和、交换扇帕恋爱活动风俗。

旧时朝鲜族流行“扇推木雁”的婚礼风俗。新婚之日，新郎礼服礼帽骑马，由伴郎陪同前往迎娶。在女家，新郎被引至“新郎房”前院，伴郎将系有白绸坠子的扇子交给新郎，女方同时将雕刻讲究的木雁放在新郎面前；新郎要跪下用扇推木雁，直到抵

达“新郎房”前台阶为止。“推雁”是考验新郎机敏程度的节目，由于以扇推雁易东偏西转，游移不前，会使新郎焦虑急躁累得满头大汗，令观者哄堂大笑。有时木雁翻倒在地，人们会得出“新郎不机敏”的印象，笑话一辈子。所以，新郎总是聚精会神，尽量不当众出丑。是因相传雁若失配偶，终生不再另配成双，是爱情坚贞的象征，婚礼上“推雁”，正寄托了人们祝福新婚夫妇和睦相处，白头相守的美好意愿。

我国丧葬礼俗，也很繁琐。古代出殡的棺饰称翼，其形如扇。《礼记》记载“周人墙置翼”。后汉沿用，按汉代通制制“翼”以木作框，宽3尺（70厘米），高2.4尺（55厘米），方两角，蒙白布，上画图案，柄长五尺。出殡时，棺车前行，令人举翼相随，障蔽于棺旁；到墓地，下棺入穴，将翼立于墓穴边。墓主身份不同，“翼”上图案与数目不同。周代天子用八翼，其中黻翼二柄（上画黑青相间的“亚”字形花纹），黼翼二柄（上画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画翼二柄（上画云气状花纹），龙翼二柄（上画龙形花纹），其两角皆悬璧玉。诸侯用六翼，大夫用四翼。翼，后世或用布或用席。翼虽并不等同于扇，但形近而误，后世难辨。

魏晋南北朝时代办丧事要立“凶门”，在宅第大门外立木以白绢或白布而结扎成门形，略似后世的丧事牌楼，相应丧仪大为烦费，动须十数万。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即诏令停止，晋末，西阁祭酒孔琳之力主一概废除“凶门”，只须“表以素扇”，便足以表明家有丧事。“素扇”，或解为“白扇子”，门口挂白扇以示丧；或解为不加装饰的本色门窗。早年间民间有丧家门前檐下悬一破芭蕉扇，门边挂一束白纸条，说是“无常鬼”是头戴三尺高帽，鬓飘一束白纸条，手拍破芭蕉扇“催命”，以之表示停丧在户，出殡时取走焚化，是否存有古丧礼之遗意（见图7-1）。

古代还有殉葬之俗，随葬品中也有的用到扇，湖北江陵的战

国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都出土过随葬的竹编扇；宋墓、明墓都出土过随葬的团扇、折扇。随葬之扇一般多为墓主生前心爱之物，形制精美。汉唐以来墓室中反映墓主生前生活的诸多壁画中，也现露各式用扇，丧葬礼俗为现代人留下了历史的物证。

民间还流传，庄子鼓盆成大道故事，庄子妻为改嫁楚王孙，“劈棺”、“扇坟”。后来新寡妇女要改嫁，也必要“扇干坟土”。而给过世的鬼魂烧“纸钱”，无论火焰大小，纸钱烧不透，决不许用扇子煽，据说有吉凶祸福征兆隐在其中。如今都沦为笑谈。



图 7-1 手执破芭蕉扇的
“无常”鬼

7-2 扇现民俗风情

自古以来，用扇不是孤立现象，常表现出群体习尚。汉代人始以竹扇遮面，约定俗成，两得其便，及于后世，遮面作用虽不为另一方理解，如元代朝鲜使臣以扇遮面，被视为怪异，反映了当时社会心理。但扇子在必要时用来遮面，似乎成了人的“本能”。

袁宏“扬仁风”故事反映了晋代以扇赠行（赠别）的习俗，后代也承袭未变，正如唐时灞桥折柳赠别一样普遍。曾有文士远行，朋友不约而同赠以诗扇，集了满箱。行囊累赘，只好录了诗词，原扇璧还。而人们交往之间，过府拜望，一般备“四色水礼”，其中少不

了川扇、杭扇。

扇子本是取凉器物，但后来就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扇可展示男子之潇洒俊美，也可衬出女子之沉静娴丽，一扇随身，往往避免了手足无措的尴尬。渐渐扇成了人间交往礼仪之所需，虽秋风落叶时节，拜客会友出头露面也依然一扇在手，以示风雅礼貌。李后主有咏扇句：“揖让月在手”，是世风世态的写照。而“团扇家家画放翁”也是宋代民俗风情的反映。明清以来，执扇品类、等级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附加标志。地位低的也要借以自抬身份，有首描绘京城“观剧”的竹枝词写道：“茶园楼上列纷纷，宦款游来气焰薰，坐褥横铺盘腿坐，手摇团扇假斯文。”

汉晋时无论男女，皆可手执团扇，而宋元以降，团扇成了女用专品，用折扇则为男子习尚。元代木刻“西厢记”插图，张生展折扇，莺莺握团扇，是其时风尚之反映（见图 7-2 及图 7-3）。事实上历来人们用扇习俗因时因地而异，折扇初兴，只奴仆使用，后来官绅也欣然藏于怀袖；明永乐时南方妇女俱用团扇，惟妓女使用折扇，到万历以后，良家妇女也用折扇。杭州油纸扇，“本为仆隶佣人所执，嘉道间士商尚不入手，同光后忽行于士大夫家，更后则王公大臣争用之”。世俗风情折射出人们对新器物认识接纳的过程。继而因世情的需要，有了专用于女性的春扇，瞧郎扇，檀香扇。

纵向回顾，女子涉扇习俗，历代渐有演变。南北朝时，北方妇女于夏至日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后辽之妇女保持此习俗，称夏至为“朝节”。宋代山东流行“扇天卜”风俗，正月取五姓少女同榻共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寐”，于催眠状态下，呈现出各种巧艺。七夕“乞巧”，是女儿节的传统主题，古代少女都极慎重地穿针许愿，“故穿双眼针，持缝合欢扇。”

李汝珍《镜花缘》描写，唐时闺阁间有“送春扇”的习俗。第六十三回写到众才女二月下旬在长安准备参加“部试”与“殿试”，秦小春曾对唐闺臣说“明日妹子好好画把春扇奉送”。到



图 7-2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

“殿试”（四月初一）后放榜，诸女拜见主考后，诸女在主考卞滨家聚会，第七十二回专有“白茱亭八女写春扇”一段故事。可见当时闺阁仕女之间是春夏之交，自作书画扇赠送闺阁兰友的。也许小说所写实是清代习俗之反映，康熙五十一年花朝（二月十二），毛西河（奇龄）的女弟子徐昭华等十余人春闺雅集于昆山，



图 7-3 明万历版《三才图会》刊“傀儡图”

观戏人男执折扇，女用纨扇

就设色作画咏诗赠扇。当然这是一群清才三绝，妙誉一时的才女聚会，与民间平民女子之间姊妹送春扇的简捷不同。

节日相贺，是中国社会古礼。唐以前就有端午“必用服玩相贺”的旧俗。唐太宗端午日赐大臣“飞白扇”，使午日贺扇成为时尚。长安、成都等地，节前开扇市，以应时令，见诸记载。唐时“洛阳人家端午赠遗辟瘟扇”，两宋时，人们于5月“以角黍、水糰、彩索、艾、花画扇相饷”，蔚然成风。其后元代欧阳玄词云：“十月都人供暖簷”，“暖簷”何指？明代权阉刘瑾“冬月团扇饰以貂皮”，此两者似乎与汉代天子“冬设缯扇”有共通点。难道是都用以挡风寒？不可确考。但古代两广地区有十月送扇的习俗，高恽《群居解颐》中，记“岭南风俗”，称“岭南地暖”（属亚热带地域），菜圃中种的茄子，不是一年一茬，可经两三年长枝干，成大树状，秋熟须登梯摘茄。当地风俗，进入冬天，习惯吃馄饨，往往趁热吃时，燥热欲汗，须用扇扇，习以为常。因之当地人每年十月旦（十月一日）都互相赠扇，其上书以吃馄饨为内容的题句。有“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馄饨”的民谣。但近代却以送扇、帕为禁忌。

港澳地区流传通过扇子做不同动作表示爱憎的“扇语”。这是受英葡国习俗影响，其实是一种文化反馈现象。如：打开扇遮住脸下半部表示“我爱你”；用扇柄碰唇表示“吻我”；扇子时开时合表示“我非常想你”；缓缓扇动扇子表示“你对我无动于衷”；手执打开折扇离开表示“请别忘了我”；食指放扇骨上表示“我们必须谈一谈”；扇子在手中翻来复去则表示警告对方“你太讨厌，请走吧”。

清末，民间用扇形成俗例，文人雅士、官绅富贾，大抵初夏用折扇，中夏团扇，最热时多羽扇，稍凉复用团扇，最后又用折扇进入秋冬。而一般人与僧道多用折扇，盛暑时僧用蒲扇，道用羽扇，商人只用折扇、蒲扇，其后亦有用羽扇、团扇者，晚近用扇又有变异。清代旗人男子，习俗又自不同，大热天，也会腰系

绸带，上面别着扇套、眼镜盒、槟榔荷包，搬指套等长长短短七八件零碎“活计”，积习不改。北京历来是天子身边，皇城脚下，用扇变化反映世风，一时洒金川扇，一时玉带雕扇，一时宫样绢扇，苏杭、丰润各领时尚，但大芭蕉扇似与北京颇为有缘。清李虹若《朝市丛载》吟咏都门的竹枝词《芭蕉扇》：“三伏炎蒸暑气饶，如山朵朵火云烧。亏他行者偷来扇，个个芭蕉掌上摇。”这芭蕉扇应用确实普及。时至今日，京味京韵吟唱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影视形象，总少不了着小褂，摇芭蕉扇的市民。往昔，夏日北京，四合院中高搭天棚，旷敞荫凉，“纳凉延高下，当炎任卷舒”。夏日后晌，炎气初退，蝉鸣柳影，市嚣无闻，半躺天棚下藤椅上，轻摇芭蕉扇，慢品香茶，是难得而又易得的闲适，是北京一景。如今大芭蕉扇离人们生活远了。但事有意外，1997年夏天北京闷热，立夏后连续半月高温天气，紧接着又半月闷热难熬。想要买空调，安装要等待到立秋后；用电风扇可对付，但用电高峰隔三岔五跳闸断电。便有人逛日杂商店，买回大芭蕉扇，人手一把真实惠管用，屋里屋外使用方便，拂暑驱蚊合二为一，“返璞归真把扇摇”。

民俗中有指物喻事，祈愿吉祥的，是世代人们“安居乐业”愿望的反映。由汉代器物上吉祥文字，演化为吉祥图案，吉祥图案以追求幸福、祈愿吉祥如意，万事亨达为突出特点，图案有动物、植物两大类，也有以器物入图。往往借汉语之谐音，表达种种吉祥寓意，带有破谜解题色彩与一定生活气息。明清两朝，吉祥图案大为发展，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有不少吉祥图案。一幅扇面图案：蝙蝠展翼，周围饰以彩线串套的外圆内方的金钱，挥扇之际“福到眼前”。一幅题名《福善吉庆》彩色年画，三个胖小子，一手折枝红橘，一颈悬玉罄片，一扬柄罗汉扇，当间蝙蝠鼓翼，“蝠、扇、桔、罄”四物谐音“福善吉庆”，适合节日喜庆气氛，1994年春节，邮电部选用于明信片上，推陈出新（见图7-4、图7-5）。



图 7-4 民间年画“福善吉庆”

扇面作画，也体现着世风民情。扇面画，在文人雅士圈子中，有其鉴赏之艺术标准：如清代中叶、文人雅士“人必数扇，且辗转乞求名手书画，以相夸耀”，是当时社会风尚一方面。而市井小民阶层，对扇上画面也自有其把玩的要求，时或体现为一阵热、一阵风，一种意趣，一类风格。南北朝时，扇上“图为河洛神”或“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唐代仍见“上有女乘鸾”，宋代王安石题扇“月边仍有女乘鸾”。秦女乘鸾弄箫双飞，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南宋“团扇家家画放翁”。是当时市民阶层扇面画热点的写照，寄寓了偏安半壁的子弟对收复中原的热望。

清嘉庆己卯（公元 1819 年），吴门张子秋写《续都门竹枝词》，其中有一首道：“《红楼梦》正续完全，条幅齐纨画蔓延。试看热车窗子上，湘云犹自醉憨眠。”描述当时京都的红楼热，带来扇面（齐纨）与条幅上画红楼梦故事的“热”，都人争效成风。扇面画还有反映现实政治风云的作品，曾国藩致宝佩衡（鋈）尚书信中，有“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杀洋人画图刻版，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杀洋人灭洋教，在清末义和团兴

起的山东、河北等地是很有号召力的行动纲领，拳民以之作画、印作年画、斗方、扇面，以广宣传，扩大影响。山东博物馆收藏一件当时木版印刷的扇面，展现当时山东淄川农民刘德培率众起义的场面，内容独特。扇面横宽 50 厘米有余，画幅颇大，画面酷似京剧《空城计》年画格局。描绘了起义军与清军在淄川城对垒、攻城守土的戏剧化的场面。20 世纪 30 年代，国人痛感列强欺凌之不可忍，也有类上之印板扇面出现，延续至于抗战时期，传出中华民族不可侮的心声。近年来旅游成为热门，厂家相应推出了“旅游扇”，扇面有旅游景点图，无异起了导游作用。扇子虽低档，细想却有社会风情大背景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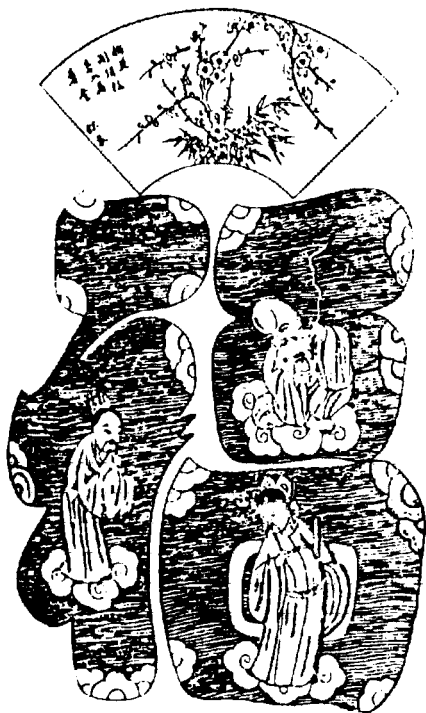


图 7-5 民间祈福年画

上方，扇面绘梅俏春满堂；

下方，福字隐“福禄寿”三星

扇面文辞也反应世风民情。“清风徐来”是文人雅趣；“艺无止境”是艺人的自勉；“家和万事兴”是对普通人的劝勉。以前有的扇面上印“文昌帝君阴骘文”、摘抄“太上感应篇”、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劝世教化的执着。芭扇面上烟熏留下“六月天气热，扇子离不得。有人来借扇，你热我不热”，道出普通老百姓直朴的心声。笔者儿时见过纸折扇两面的题字，一面写：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看来四字无用，劝君一笔勾销”。另一面则是：“酒无不成礼仪，色无路断人稀，财无不成世界，气无反被人欺。看来四字有用，劝君量体裁衣”。倒真是“世事洞明，处事练达”的经验之谈。

在市井乡鄙，扇子作为季节性用物，为社会大众所必需而普及，以至传于俗谚，作为节令特征流播于众口。元代陆泳《吴下田家志》就载有当时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农谚“夏九九歌”。如今人们熟悉的是“冬至数九”，而“夏九九”，从夏至次日起数。“夏九九歌”中就有“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的话。至今我国北方仍有“一九至二九，扇子不离手”的俗谚；南方则称作“夏至头九九，羽扇掌在手。”

早年我国民间流传的岁时歌谣里还有这么一首：

正月来把龙灯耍、二月又把风筝扎，
三月来把坟地挂，四月又把秧苗插，
五月龙舟下河坝，六月扇子手中拿，
七月忙把谷子打，八月十五看月华，
九月菊花开得大，十月寒梅岭上插，
冬月烘笼起了价，赈肚子怕的是腊八。

歌谣中含有丰富的民俗风情，隐含着农业大国对农时的重视，“六月扇子手中拿”一句，也反映了人们对基本生活的要求，对生产的期冀，6月天不拿扇，当热不热，庄稼歉收，生活的痛苦也就随之而来。

扇子本身也演绎着民俗风情。

中国民间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祖师爷”。扇子行据说是和合二仙，但杭州尊“齐纨”为祖师。杭州是历史悠久的制扇名城，市区兴忠巷内有一座扇业祖师殿，殿内供奉的扇业祖师爷，王侯形态，气质不俗，据说祖师爷名“齐

纨”，是周朝的一路诸侯，因创制扇子，泽被后世，所以血食一方，香烟万代。这祖师殿，据扇业会馆的碑文记述，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 1888 年）重建，至于始建于何时，殆已不可考。

齐纨被奉为扇业祖师，恐有牵强附会之嫌。春秋战国时代“齐纨鲁缟”并称，驰誉当代，名扬后世。齐纨，是齐国出产的白色细绢，鲁缟是鲁国出产的白色生绢，都是制扇名品。后代也许由于齐纨与扇子关系密切，齐又确实是周代诸侯国之一，极有名气，传统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中“五霸强，七雄出”等句传为民间熟语，在井市小民有限历史知识相掺合附会的误惑中，齐纨被误会为人物，被强封为诸侯，被供奉为祖师爷，也许正是我国市井文化强塑出的扇文化中一色异景吧。不过杭州扇业祖师殿的存在，倒也从另一个角度保存了扇文化的史迹，祖师殿里配享祭祀的还有历代扇业艺人中五六百位牌位，会传递给我们也许遥远的信息。可惜前几年杭州旧城区改造中，扇业祖师殿被完全拆除，已无迹可寻。

7-3 扇联·扇谜

对联是中国文化苑圃中一色趣景，是汉字的举世无匹的派生物。商业用联不算高雅，却自有其特殊功能。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商为俗事末流，然而店堂中一幅“中堂”，壁厢间几板诗词，俗中便添几分雅趣，而店门的对联，附庸风雅中更不忘商用之本，俨然是特殊形式的广告。清梁章钜《楹联丛话》一书，即曾搜罗此类广告楹联。扇店，是专业性商号，历来也累积了不少专用广告楹联，大率着墨于扇之形制、扇之功能、扇之情趣、扇的典故，或含或露，或谐或庄，倒也喻事贴切、雅俗共赏。兹采辑数联，按字数多寡胪列如下：

“齐纨裁制 绣羽飘扬”

“惠风和畅 明月团圞”
 “风可扬仁 霞宜振彩”^①
 “七轮丁缓制 六角放翁移”
 “六文开玉篆 八体曜银书”^②
 “回风传旧制 却暑擅新裁”
 “卷帘无俗客 清风来故人”
 “独影凌虚上 清风以动生”
 “清风出掌握 爽气满胸襟”
 “影动半轮月 香生一握风”
 “明月堪持赠 仁风待奉扬”
 “感伊和畅惠 劳我幸扬仁”
 “赋就名声远 挥来风格高”
 “摇半轮彩月 招一股清风”
 “拂扬驱暑气 招展荡清风”
 “既炎暑之可逐 亦晴雨之皆宜”^③
 “摇来月影如规照 招得风光扑面生”
 “举处随时消酷暑 动来常伴有清风”
 “欲将妙质因风剪 为出新裁明月圆”
 “风透湘帘云影碎 露团荷叶镜光寒”
 “文重九华推上品 名扬千里着仁风”
 “喜君能挥九华扇 赠我先含两袖风”
 “太傅挥时人自好 右军题后价方高”
 “右军五字增声价 诸葛三军仗指挥”^④
 “诸葛借此以挥军 王藉用之而蔽面”
 “手摇鹅羽三分鼎 血染桃花一部书”
 “人受暑热非我愿 世皆清凉是余怀”
 “不教暴日盈头射 自有仁风拂面来”
 “五明七轮，皓月常满；
 六角九华，惠风愈新。”

“明月入怀，团圞可喜；

仁风在握，披拂无私。”

“明月依人，恍见嫦娥面；

清风在手，轻撩檀郎衣。”

“看暴日掩去，百姓有喜；

觉清风徐来，万户无忧。”^⑤

“不与世炎凉，由您掌握；

教来风徐疾，任我指挥”。

“海棠香国，新看画栋如云，占尽三巴风月；

蛱蝶名工，制就齐纨拂暑，凉生两川河山。”^⑥

“元抡川北道，以宝扇扬仁风，夺得锦标归来，新会初开君快意；

兴起蜀东人，如幼苗沾甘澍，提倡工艺发展，业精于勤众知名。”^⑦

〔附注〕

①此联用于兼营伞、扇的店铺，上句隐“扇”，下句喻“伞”。王鉴诗句：“朱盖如振霞”。盖，即指伞。

②此联集唐岑文本《奉述飞白书势》诗。六文一般指古文、奇文、篆文、左书、缪篆、鸟书；八体，指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

③此联亦上句隐“扇”，下句喻“伞”。

④此联据传为清代川中才子李调元所拟。

⑤此联于抗日战争胜利之日见之于一扇店。

⑥此联为抗日时，谢无量为四川荣昌扇庄题联。

⑦1925年，四川荣昌“元兴祥”扇庄，在川北工艺品竞赛中获甲等奖，县人张春台撰此联以贺。

民间以“扇”为谜底的谜语不少，辑录一些如后，不特加注者谜底皆为“扇”。

“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风动有风。

待到梧桐叶落后，主人打我入冷宫”。

“有风身不动，一动就生风；
人若不用我，要等起秋风。”

“有风我不动，我动就有风；
如果不用我，除非刮秋风。”

“有风身不动，一动就生风；
最怕秋风起，凄凉入冷宫”。

“生来本招风，年年热时用；
秋来挂壁上，又被风吹动。”

“兴风不作浪，玩火不成灾；
秋来翅膀闭，夏至双翼开。”

[折扇]

“立场喜摇摆，专好吹冷风；
夏天不免职，也难过秋冬。”

“有皮无毛，有骨无肉，摇摇摆摆，
风头出足。”

[竹骨纸折扇]

“纸竹姻缘会剪刀，画写花草笔头摇；
桃花开来能相会，菊花开来面勿朝。”

[纸扇]

[附注] 喻以刀剪修整纸竹结合成“扇”，摇摇笔头，在“扇”面上画上花草景物。桃花开后，春暮夏初，可开始用扇；菊绽秋日，扇子收藏，不与人“见面。”（“面勿朝”为江浙方言，喻两不见面。）

“纸竹相和竹箭山，胡门小姐配花郎；
仙姑逼死翰林院，满面春风高华凉。”

[纸扇]

[附注] “竹箭山”喻扇骨，“胡门小姐”谐音为浆糊。“翰林”谐为“汗淋”。

“祝对纪家亲，蒋家做媒人；
兵部尚书开勿开，翰林官一到就开。”

[纸折扇]

[附注] “祝”谐“竹”，“纪”谐“纸”，“蒋”谐“浆糊”之“浆”；

“兵”谐“冰”，喻冬不开扇，“翰林”谐“汗淋”，夏日出汗要用扇。

“先做竹州知府，后做常山知县；

差了五部尚书，吓倒翰林学士。”

或“原任竹州廉使，转升湖广御史；

惊动五部尚书，赶退翰林学士。”

[纸扇]

[附注]“五部尚书”喻手之五指。

“许多桅杆撑张篷，有风收起无风用。”

[纸折扇]

“合起象把尺，展开象半月；

人家笑它冷，它笑人家热。”

[折扇]

“寸尺方圆纸半张，舒卷自如随身旁，
拂暑纳凉君快意，凉空丽月舞霓裳”。

[扇]

“打开半月放亮，收起袖中隐藏；
来时石榴花怒放，去时秋菊傲霜。”

[折扇]

“名花一朵不常开，半截纸绢半截柴；
寒冬它在柜中躲，炎夏无风手中栽。”

[折扇]

“平时一条线，张开一大片；
夏热翩翩舞，冬凉看不见。”

[折扇]

“打开半个月亮，收起兜里可装；
来时荷花开放，去时菊花正黄。”

[折扇]

“姑娘骨瘦个子高，圆脸秀发怪俊俏；
谁个要说天太热，她就赶忙把头摇”。

[团扇]

“四四方方一座城，城里城外闹盈盈，
十个将军打不退，藤牌一到就撤兵。”

(谜底：芭蕉扇驱蚊)

“一轮明月人工造，四壁清风线引来”。

(电扇)

“铁笼中，罩铁鸟，翅膀多，飞不了，
热天一到嗡嗡叫，谁在旁边谁叫好。”

(电扇)

“远看一面镜，近看亮晶晶，
里面四把刀，团团转不停。”

(电扇)

“三把刀赶一把刀，围着圆心来赛跑，
打从夏天赶到秋，还是没有能赶到。”

(电扇)

“远看象车轮，近看象八卦；
惯会出风头，大家偏爱它。”

(电扇)

“房有庐有屋没有，鸡生鸭生狗不生，
见人一张口，赶紧抓在手”。

(“扇”字)

[附注] 第一句为“户”，第二句为“羽”，第三句为“合”，户与羽合成“扇”，抓在手。

“家中一大将，长得粗又壮；
既象关云长，又象楚霸王”。

[羽扇]

[附注] 此则谜底为“羽扇”。关云长名羽、楚霸王为项羽。

“扇子”(节气名一，常用词二)

[夏至，掌握，作风]

“王孙公子把扇摇。”（俗语一）

[大少爷作风]

清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俞樾，号曲园（公元1821—1906年）。其《春在堂全集》中有《隐书》，内收自制的灯谜，其中有一则为：虞美人（打一字）

谜底：翳。

以“虞美人”转作“虞姬”，而虞姬乃西楚霸王项羽之妾，“羽”、“妾”二字合而为“翳”，用扇的古称。这则谜语采用了正宗制谜方法，以会意猜字为主，拆字离合辅之。谜面与扇无关，而谜底实是扇。

另有类似之谜语二则：

关帝庙（打一字）

[扇]

两个半月不出门（打一字）

[扇]

[附注]半月指“习”。

但也有谜面似说扇，而谜底实非扇的谜语。清代顾竹侯有谜一则：

“何处响萧萧，轩窗自动摇；

漫疑挥羽扇，暑热几曾消。”

射一“用物”，谜底为“风箱”。清代罗隐庵也有一谜：

“钗留一股合一扇。”

射“唐人名一”，谜底为“杨收。”此处运用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成句，以唐明皇命临邛道士赴海上仙山觅贵妃杨玉环的故事入谜。不过此处“扇”之正解不是指“扇子”，而是说盒子两片中的一片。在《红楼梦》中，第五十一回，写“薛宝琴将素昔所经过各省古迹为题，做了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即是几首诗谜，其中有：

《桃叶渡怀古》

衰草残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桃叶渡”典故，为晋王献之与妾桃叶唱和事，与扇有关。有人以为此诗是述扇面所画桃叶渡故事，谜底即是“团扇”，但却不能紧扣谜面。有人以为是以挂壁角的“油灯盏”为谜。“灯盏”是旧时家用照明器具，烧制陶质。以“桃”谐“陶”，“衰草残花”比喻“灯心草”，卧“浅池”，即浅浅的“灯盏窝”中，“灯芯草”吸油而燃，光度不强，只是“小照”亮而已；又当误比“小照”为“玉人写真”，真容挂壁，那就失去谜意了。

十首绝句中还有一首：

《梅花观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谁个拾得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游南安府（地今在江西省）梅花观，必然会联想到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梅花观是“游园惊梦”伤春天逝的杜丽娘供灵之地，也是她与“拾画”“叫画”的书生柳春卿阴阳结缘的处所。杜丽娘生前初游花园，梦在牡丹亭会见手持柳枝的书生，伤感憔悴，沉疴不起，将手画真容留给伴读的婢女春香，埋骨梅树之下。柳春卿因梦见梅花树底下立一美女，而改名梦梅；后由岭南赴京师临安赶考，病困南安，羁旅梅花庵，游园拾到丽娘图容，上题小诗：“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后来牡丹亭中，杜丽娘还魂，临安城里，全家人团圆。《怀古》一诗，从表面看，紧扣《牡丹亭》传奇情节，但“一别西风又一年”着落何处？此诗谜所隐何物？有人认为这是则团扇谜。诗谜谜底是“美人画团扇。”诗句含双关之意，梅傲冬雪，柳舞春风，“不在梅边在柳边”暗寓时令，已是春后，“春香”非实指婢女，意为花香春满，团扇面与对比前一年“西风紧，黄叶落，北雁南飞”的秋景，扇子捐弃筭筭经年，又到了当令而用之时。

解缙是明初才士，民间流传其故事不少。明话本《解学士诗》中，载永乐皇帝命解缙咏扇之诗，诗品不高，仅效“打油”，

难信是学士之作，但可当诗谜看：

纸竹修成白似雪，欲比银蟾光皎洁。
任君展放又收来，朝夕与君何曾别。

举动即便起清凉，能解三伏炎暑热。
玉堂学士也相携，公侯也带朝金阙。

自从立夏到人间，每岁相逢五六月。
榴花开放正当时，梧桐叶落方才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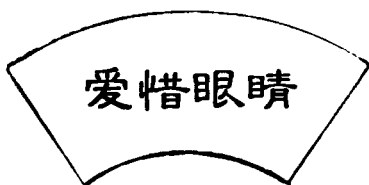
圆非圆兮缺非缺，纸竹银笺白似雪。
佳人含笑掩朱唇，才子轻摇手攀月。

清风凉夜除炎热，书案边旁伴明月。
等闲入手动风凉，为吾解除三伏热。
又有“打油”式诗谜一则、谜底亦为“折扇”：

“此物生来张又合，五指山上舞婆娑；
寒冬腊月潜洞底，三伏炎天拜弥陀。”

谜面制作，除形诸文字外，亦多有别体之作，图画谜是其一类，兹录“扇面谜”一则以凑兴：

谜面（画）：



射京剧剧目一

谜底：珍珠扇

7-4 扇与俗谚及其他

俗谚是群众中长期流传的固定语句，往往言浅意深。关于扇子的，如：

夏至雷叫唤，三伏不用扇。（与“夏至有雷三伏冷”同含意）

炎天暑热一把扇，凭你千金也不换。

六月天气热，扇子离不得，有人来借扇，你热我不热。

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若要问我借，请过八月中。

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

当面煽风，背后点火。（类似“当面装人背后弄鬼”）

摇鹅毛扇的。（喻出谋策划者，多用贬义：“出歪点子”。）

炎天暑热烤火、寒冬腊月扇风。（喻不合时宜）

挂扇焖汗，放屁添风。（喻舍本逐末，类似于“丢西瓜捡芝麻”。）

脑袋破了用扇子扇。（或喻帮倒忙。或喻心急神慌昏了头。）

自己流汗，跟旁人打扇（或喻吃力不讨好；或喻舍己为人。）

半旧鞋儿（穿）着稳，重糊纸扇多（来）风。（喻作稳当事。）

扇子虽破骨子在（喻人穷志不短）

虔婆一把扇，媒婆一张嘴。

冷了有人生炭，热了有人打扇，行走轱辘乱转，饿了有人管饭。

歇后语是一种特殊俗谚，前后两部分为“谜底”与“谜面”，涉扇歇后语如：

冬天火炉夏天扇——人人用得上

跑马摇扇子——借的那阵风

扯篷行船摇扇子——借的那阵风
厚铁板打芭扇——摇它不动
纸扎磨盘铁打扇——轻的太重，重的太轻
麻子隔扇照镜子——遮丑
打摆子摇扇——越摇越颤
(他是)电风扇——专吹冷风
六月天借扇子——不识时务
穿棉衣摇扇——不知春秋(不知冷热)
冬天的扇子——过时了

绕口令是民间休闲文字游戏，老的相声段子中也常插演。传有几则有关扇子的绕口令：

其一，扇扇子：

有风时不扇扇子，没风时要扇扇子。不扇扇子是有风，扇扇子是没风；不扇扇子没有风，扇扇子就有风。

其二，撑伞又打扇：

王小佩撑把伞，黄小蓓摇把扇。撑伞的王小佩替摇扇的黄小蓓打伞；摇扇的黄小蓓替撑伞的王小佩打扇。王小佩和黄小蓓打扇又打伞。

其三，扇子、馓子和掸子：

兄弟俩过端午节，哥叫二杆子，弟叫四戇子。四戇子扇把扇子，二杆子吃扒油炸馓子。扇扇子的四戇子望着吃馓子的二杆子，讨着要吃馓子。二杆子不给四戇子馓子，二杆子说四戇子懒死，要吃馓子，就该取张票子，拿个盘子，穿过巷子，去买馓子。四戇子说二杆子不象个好哥子，你不给馓子，还摆什么款子；四戇子扬起扇子，要拍落二杆子嘴边的馓子。二杆子护着馓子，让过扇子，抓起鸡毛掸子，去打四戇子的扇子。扇子打碎了馓子，掸子打破了扇子。四戇子抓散了掸子。二杆子、四戇子，打出了乱子。

在中国旧社会，江湖绿林，帮派会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往往各有行话、隐语（切口），或是黑话，都有一定流行范围，以各守秘密。其后渐传入市井，溶于引车贩浆者流口语之内，如以前之“旧货业”，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字喊作“么、按、苏、少、歪、料、笑、笨、绞、齐”之类。苏州“市语”有：一为旦底、二为断工、三为横川、四为侧目、五为罄丑、六为撤大、七为毛根或皂脚、八为入开、九为未丸、十为田心之类。也是民俗风情中之一异色。其与扇子有关的也颇不少，但多数是借“扇”之名，无扇之实。

据传绿林黑话将人“脸”称作“盘子”，至今在一些小哥们口中仍广为使用。但有清以来，中国最大的秘密会社“洪门”的隐语中，则用“扇面子”来暗喻人“脸”。

“扇苗儿”，则是旧时理发行用语，意指“电烫”。而陕北将蝴蝶呼作“扇儿”。

“扇担”，是旧时贯彩业用语，实指“茶担”。

“扇子”，不是扇子，在旧上海、北方部分省市用语中，是指门，回归“扇”的古义。江湖隐语中，“靠扇”指门右，“夜扇”指门左，“双扇”则指门卫，而以“靠扇的”称乞丐。但在丐帮中，却又将一手持竹筒（据称为宋代范仲华留传下）、一手拿鞋底扇打肋巴骨要饭的一类乞丐称作“扇子”。

而“扇”在福州俗语中是用来指为朋友掩护。

在旧时道士用语中，招凉的扇子，不明呼为“扇”，而呼作“摆风”。三合会隐语则称“扇”为“弯月”。江湖隐语中，“摇子”或“捕通”均指扇子。

“摇鹅毛扇的”，人们都知道是背后出谋划策的人物，俗称为“军师”。戏曲中出现的诸葛亮（三国），徐茂功（唐），以至水泊梁山的吴用，都是羽扇轻摇。江湖市井，旧日将盗匪的“军师”或“参谋”与“扇”联系起来。北方省市称之为“白扇”；港澳地区称之为“白纸扇”，赋以数字代号为“四么五”（415）。

这是香港洪帮首领代号，暗寓深意。如“四八九龙头”、“四三八副山主”、“四一五白纸扇”、“四二六红棍”、“四三二草鞋”。前两个代号寓“洪”字及帮中前、中、后三代五祖之意；“四一五”则因 $4 \times 15 + 4 = 64$ ，而“八八六十四”，故暗寓八卦，妙运玄机，为洪帮参谋人物，职司主持仪式、教导帮规及对外谈判，在帮中很有地位。称呼“白扇”，似是仿旧日通俗小说与戏曲角色而来。又据传昔日三合会中，首领称大总理或元帅，普通称大哥；以下再次头目称白扇或先生，普通称三哥。在旧日青红帮内等级甚严，仿汉魏九品中正之制，分九层，实有十格，第一位为山主，称开山龙头（领头大爷），黄旗老大；山主之下为“访贤”，为“看家二爷”，山主出门，他要代表处理一切。“访贤”、或谓为“白扇”。

而黑龙江俗语称白天入室盗窃为“白扇”。凡白天暗带作案工具，以问路、找人买东西等借口，伺机入室盗窃的人为“白扇疙瘩”。江湖切口称门为“扇子”，关门为“闭扇”，撬门贼称“挂扇子”、“踢去扇子”就是踢开门，“劈扇而入”就是破门而入。

7-5 扇的笑话

· 画 扇 面 ·

老一代相声演员刘宝瑞和郭保全，曾搭档演出一个段子：《画扇面》。大略是：

一个人附庸风雅，常出入各种画展场合，也爱指指点点，自称对作画一道有研究，但轻易不见他动笔。虽不动笔，但也挡不住他是“画家”。

一天，“画家”见一客人手拿一柄白纸折扇，便拿过来瞧瞧，说这扇面可一面写字，一面画画，并自荐为客人画个美人。客人

大喜，“画家”许他：“三天后来取，我画美人最拿手”。

三天后，客人来取扇子。“画家”手拿扇子来到庭院中，将扇子展开，手臂伸得远远地，装模作样地瞧扇面上的“美人”，口里念叨说“这几天小孩子闹病，心里着急，美人未画好，脸盘画大了。——这么说吧：给你改画个张飞怎么样？加几笔胡子就是张飞。”画上是蠢胖的“美人头”，也只好改张飞，又约了三天取扇。

又过了三天，客人急匆匆来取扇，望着“画家”展开的扇面一看，张飞都躲到茅林草丛中半露眼面。“画家”有恃无恐地说：“这不，老婆生了病，心里一急，对张飞也不客气，胡子太多了。——这么着吧：把张飞改成大树，再涂几笔就成。旁边再画几块怪石，如何？木石画比画张飞高雅多了。”客人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只求画家快些，画家许他第二天来取。

过了一天，客人倒是将扇子取到了手。但“画家”叮嘱他：“大树、怪石都画了。但别人也许觉得太怪了，不懂欣赏，无有知音不值得！——这么着吧，我给你涂全黑面，你找人去写上金字吧？”

· 写 扇 迷 ·

《镜花缘》中有一个关于书扇的笑话。第八十四回，写众才女在卞府聚会，飞觞行令之间，张才女凤雏讲个笑话，说“一个人夏天去看朋友，走到朋友家里，正看见朋友手中拿着一把扇子，面前却直挺挺跪着一个人在那里直作揖央求。那朋友拿着扇子却又只管摇头，似有不肯之状。此人见这个样子，只当是朋友素日书法甚佳，不肯轻易落笔，所以那个人在那里再三跪求，但朋友只是不肯。此人旁观良久，看不过意，因进前劝道：‘他既如此诚心跪求，你就替他写写，这又何妨？别太难为人家了！’哪知地下跪着的那个人一听此言，连连摇手，喊道：‘你会错意

了！我并非求他写，是求他千万莫写。行行好吧。”书中借另一才女师兰言之口评论道：“世人往往自以为是，自夸其能，别人看着，口里虽然称赞，心里却是厌烦，他自己哪里晓得。这个笑话虽是逗趣，若教愚而好自用的听了，却是当头一棒，真可猛然唤醒。人能把这笑话存在胸中，凡事虚心，所行之事，自然不致貽笑于人了。”

历史上倒真有此等人，孙宝琦，清代任山东巡抚，民国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据陈灏一《睇向斋秘录》所记：“孙宝琦喜临池，炎夏见人持团扇而无字画者，辄夺去大书特书。”读之喷饭。

·曹雪芹题扇·

清代乾隆年间，以《红楼梦》传世的曹雪芹，偃蹇潦倒，安家在北京西郊香山一带。一方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地对他那呕心沥血的大作进行艺术加工，一方面还不时扎纸鸢（风筝），作字画换钱糊口。虽是世家子弟破落下来，但一身正气，不同流俗，和邻里朋友间倒也相处和睦。

近处有家财主姓王，为富不仁，听人都赞曹大爷字画不错，叫人传话来，许5升栗子作润笔，要曹雪芹给画幅中堂，曹雪芹不冷不热给推了。一天老财找上门来，涎脸请曹雪芹作画，说：“曹先生，我家大郎就要去赶考，烦您在这扇上画个吉利画，写几个吉利字吧！”便把一柄白纸折扇递过来。曹雪芹想，当面拒绝，给他太难堪，但对这贪鄙之辈，众人早就嫌恶，不如借机讽刺一番。在扇面上三笔两画，成了一幅黄口小麻雀立枯梅斜枝上瑟瑟求食的小画。又在扇背题诗一首：

扇扇有凉风，王子上学堂。

八月中秋考，头榜解元郎。

王财主一看，是吉利话，拿着扇子，立即告辞，也不提银

子、栗子的话。

王财主的儿子虽读了几句书，也侥幸进了学，却并不伶俐。摇着扇子去赶考，见者都掩口而笑，到底名落孙山之外。有好心的考生，在分手时告诉他，扇上画意是“小麻雀怎攀高枝”。题的是一首藏头诗，他将四句诗的第一字连起来一读是“扇王八头”，气得忍气哽声，只怪自己无见识。

· 题 扇 诗 ·

画扇上题诗，既要应景切题，又应词章高雅，但冯梦龙《笑史》曾记述：翟永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偶过靖江，有人拿出画扇，请他题诗。扇面画景为渡海木筏，筏上二人，一吹笛，一摇橹，空中有飞雁。翟信笔题诗道：“山不山、水不水，一片板上两个鬼，一个吹火通，一个舒火腿。吓得鸡婆飞上天。世间名画见千万，不知此画出何许。”真善戏谑。

· 哑 联 ·

苏东坡与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佛印手摇有苏东坡题诗的大蒲扇谈禅。忽然东坡用手一指江岸，笑而不语。所指处有条黄狗正啃水边漾来之肉骨头。佛印顿悟，随抛蒲扇入江，顺水而下，东坡哈哈大笑。二人以动作完成一对双关哑联：“狗啃河上（和尚）骨；水流东坡诗（尸）。”

· 煮 扇 子 ·

一个老实的北方人，迁居到江南，对许多东西都感到新奇似懂非懂。一天到人家作客，吃到一味交肉丝炒的菜，味道很不错。他问主人：“这是什么菜？”主人说：“是笋子”。他不懂“什

么是笋子？”主人说：“笋子就是竹子呀！”他听清了：“哦，笋子就是竹子！”他记下了。过了几天，他闲着没事，就生起红泥炭炉，坐上小铁锅，用水将竹篾扇浸在锅中煮起来。过一会，就捞起来尝一尝、摇摇头，又放回去煮，一次、两次、三次，一半天就这么煮煮，捞捞，尝尝，又煮煮，总不象样。他对家人说：“南方人就是要滑头，不讲真话。这竹子怎么煮不出那笋子味道？竹子哪里是笋子呀！”

· 汗 哪 去 了 ·

大热天，主人在室内烦躁不安，汗流浹背。叫来两个僮仆，一人一把大芭扇，在两边给他打扇。主人渐渐心平气静，慢慢合眼打盹。半个多时辰过去，主人睁开眼，伸个懒腰，说“好舒服！汗都哪儿去了？”两僮仆喘吁吁地答道：“老爷，汗都到我们身上来了！”

· 扇 尸 ·

一家死了丈夫，妻子用扇将丈夫尸体扇个不停，邻人问她：“天寒地冻，尸体不致发臭，何必吃力打扇？”妇人拭泪回答道：“死鬼临终前吩咐：‘你若要再嫁人，须等我肉冷了再说。’只好多扇几扇子。”

7-6 扇与文人闲情

扇与文人渊源颇深，扇面题诗作画，用扇礼仪风情，文士交往扇趣，借扇睿思传情，都有诸多史事可叙，只取涉扇闲情略为点缀。

《南史》载，宋武帝时，尚书令王俭当聚会才学之士，“隶

事”（列举某事物之有关典故为文）竞赛为乐，多者为胜受赏。一次，在座都以为列举无遗，以何宽为最多，得赏品白团扇、五花簪，何坐簪上持扇，甚有得色。王摘后至，操笔成文，文章博奥，辞亦华美，隶事更全，满座钦服，于是王抽簪夺扇登车而去。后世文人起诗社分题拈韵；或为谜会，猜谜赌胜，往往以扇子类物品为“彩头”（奖品），添分雅趣。

文人历来讲究“燕闲清赏”，列为养生之道。四时不一，各得其宜，夏日“薄暮簪冠蒲扇，立层冈看火云变现”为欢，对扇子名称也另命为“凉友”，而以芭蕉为“蕉扇”列为“清闲供”器物。

清初名家李渔（笠翁）撰《闲情偶寄》，论及戏曲表演，吃喝穿戴，房室家具，种植花木，修身养性各方面，都有新意。对于居处构窗，有“开窗莫妙于借景”之论。因居西湖之滨，曾构想游湖舫之营造，一如旧制，“止以窗格异之”。所谓异，是求舱室两侧，装扇面形之窗。他曾具体描述：“四面皆实，独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实者用板，蒙以灰布，勿露一隙之光；虚者用木作框，上下皆曲而直其两旁，所谓便面是也。纯露空明，勿使有纤毫障翳。是船之左右，止有二便面，便面之外，无他物矣。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像，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时时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总以便面收之。而便面之制，又绝无多费，不过曲木两条、直木两条而已。”在舟中外视，一幅幅山水扇面；湖上游人透过舷窗视舟中，也是一幅扇头人物，闲情雅趣，尽现其中。湖山画舫，游人只见生活百态；而扇面窗一作，便眼前万千画图，更为赏心悦目，妙趣横生（见图7-6）。考虑到湖舫遇雨，漏窗不能障雨蔽风，又拟于窗外设推板，可开可关。推板中空呈扇面形，镶以窗棂，棂呈欹斜之势，漏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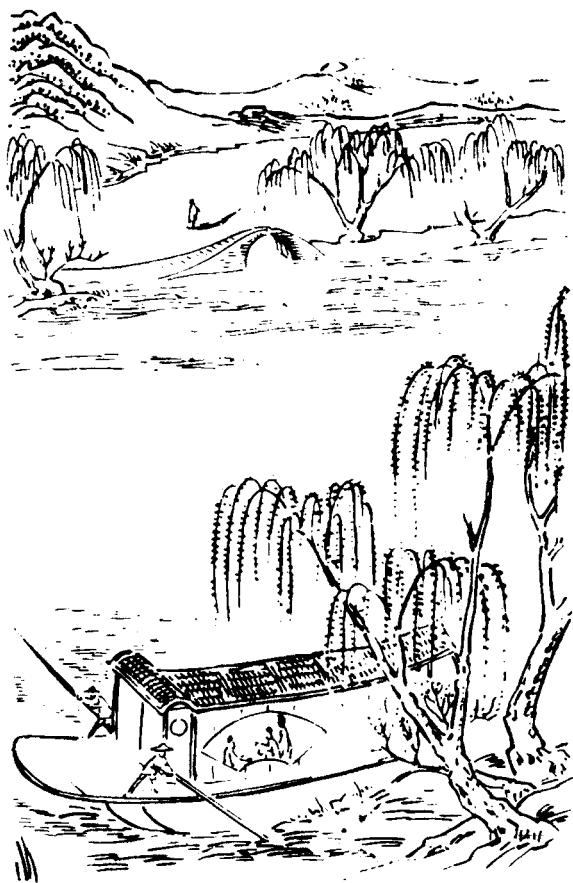


图 7-6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插画——装扇面
窗之游湖舫

上宽下窄，以仿扇面之折纹，嵌以古梅、幽兰、怪石、鸟虫，糊纱纸，则又是一幅扇画。“此窗若另制纱窗一扇，绘以灯色花鸟，至夜篝灯于内，自外视之，又是一盏扇面灯”。设想堪称竭尽心智，但笠翁未能置此湖舫。后居金陵时，芥子园中曾

设“此窗于楼头，以窥钟山气色”，当不如湖舫之变幻生动。笠翁更曾于室墙开扇面形漏窗，于墙外装搁板，以便搁置盆花笼鸟、蟠松、怪石，随兴轮换。可知“如盆兰吐花，移之窗外，即是一幅便面幽兰；盎菊舒英，纳之牖中，即是一幅扇头佳菊。”只要“遮蔽下段，不露盆盎之形”，便如赏扇画。或是室内墙嵌扇面形壁橱，摆设山水小景，竹枝趣石，也是一绝，与博古架异趣。

文人中更有出奇意，图古趣于扇箴的，清代学者、官至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的阮元（公元1764—1849年）。好古成癖，精金石古玩，著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其所收戟头、笔洗、砖、泉布（古钱币）之类不下数百种，常配合拓印作扇子图案，时人追慕，称为“阮氏扇”，或称“博古扇”。

清末文学家、书法家俞樾（公元1821—1906年）号曲园，善书法长于篆隶，有金石气，名闻一时。曾得宋砖一，上有福寿二字，文极古朴，其弟子王廷鼎用高丽纸拓印成红色拓片，粘贴为扇面，另一面仍用素绢。制成十余柄，分赠师友，名之为“福寿扇”。俞樾曾在扇面上题七律二首。其一曰：“别馆山中草未滋，寓楼仍傍蒋公祠。何来福寿残砖字，得自宾朋雅集时。叠韵仍教依石鼓，制笺不必界乌丝。如今摹入齐纨扇，好与蒲葵一例持。”亦是文人雅趣。

浙江括苍山，多产巨竹，有的周长达约70厘米。清代，碧湖地区山民锯竹分割取其里层宽可16~20厘米，长约30厘米的竹胎，将其熨平，得到上宽而下稍窄的竹板，装上用红木或明角、玳瑁雕刻的扇柄，便成形制新巧的竹扇，其色白润如玉，两面可镌刻书画。清末，徐花农太史曾以赠俞曲园，深受赏识，为之题名为“玉版扇”。并作诗赞它：“宛如一片玉，乍向昆山剖；滑泽逾截肪，洁白过沔苕。制成争传观，惊喜欲起舞。”“疏帘清簟间，伴我坐挥尘”，一时传诵士林，都争购此扇，当时一扇值二三两银子。文人清趣转为市俗所扰。

文人藏扇、赏扇，味其神韵，对于佳品视若性命，徐悲鸿藏任佰年画扇精品加悲鸿生命收藏印。书画折扇开合过多会损画面，传老舍有书画折扇百余，夏日日换一扇，既合取凉与欣赏而一，又不损扇。早年，沪上一老先生，每年夏季备百扇与百套绸褂裤，日换一套，自是风雅，与当年天津茶馆内茶客品茶时，面前排列上十柄扇子，轮番开合卖弄毕竟不同。

雅舍清室，装点四壁，字画联匾，也是文人习尚。其间扇形也凑雅趣，或门楣檐间一扇面形横额，或题斋名，或书点景妙题。室内架上扇面状多宝格，案头扇面形台屏，壁间无字挂屏，红木、檀木的底板镂空嵌镶大理石片，则或圆、或方，或扇面形，或古瓶形之石纹小景出于挂屏之上，无字写意，有景传情。的确是常人难赏识的雅趣（见图 7-7、图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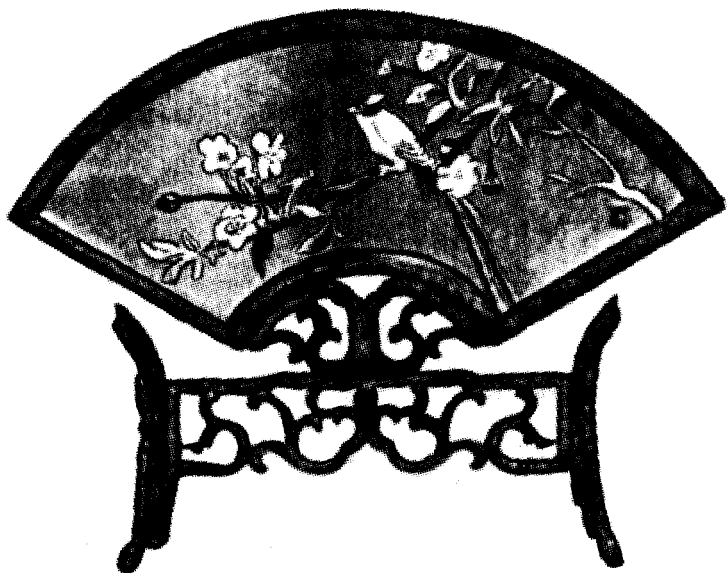


图 7-7 “海棠冠眉”台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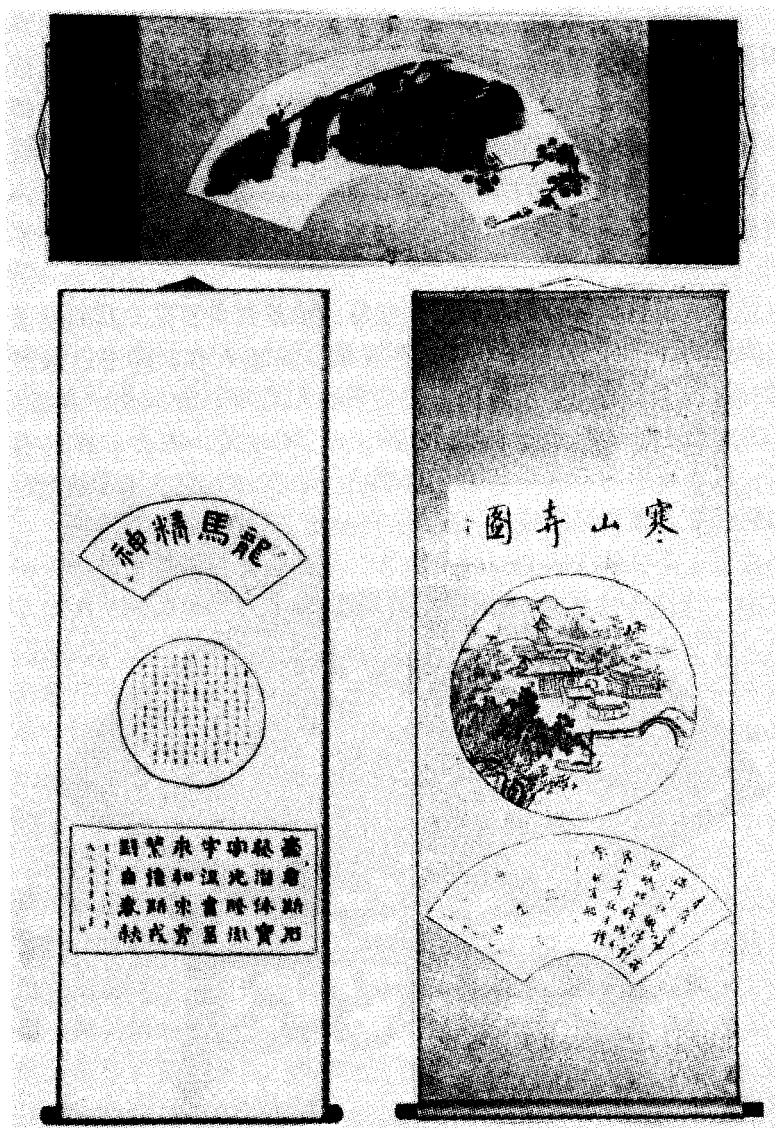


图 7-8 挖镶扇面形画心的横披与三合一中堂

7-7 扇与武侠

在旧时，谈起琴棋书画，总是与文人雅士、多艺闺秀联系在一起，扇子似亦如此，文士折扇一把，儒雅风流，宫人执扇一柄，典雅高贵。而谈及武道，虽有顾荣、诸葛亮、周瑜“羽扇麾军”，且诸多文学作品都是以“纶巾羽扇”这种典型的儒雅装束，来描绘这些儒将的翩翩风度，写他们临战时潇洒从容，成竹在胸，稳操胜算的谋略与胆识，但于一般武人无涉。虽然《水浒传》里有一个“铁扇子”宋清，是宋江之弟，“铁扇子”是其绰号，然通贯全书，未见对此有何具体描写，只是提朴刀、挂腰刀而已。

但近几十年来，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写武林人物，对扇子用途作了扩展，倒也别具情趣。这类小说描写的武林侠士，一领青衫，一柄折扇，于是身怀武学绝艺，貌露儒雅风流。太史公曾有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合流，究其底蕴，也颇可起人遐思，不过，“侠”而“儒”者手执折扇之作用，主要不在于其原有功能，而是作为一种“奇门兵器”来用。我们且采摘陈青云《龙吟狮吼》中一段描写：

“儒侠欧振天，身着长衫，文士打扮，一手执了一把一尺二寸长的折扇，踽踽走在树林里，神态悠闲，看上去宛若寻常散步一般。

不过从他一对精芒四射的眼神看来，可见他分明全神贯注地在期待着什么。

他漫步踟蹰之际，信手打开手握的那把折扇，顿时扇面泛出一层薄薄溶金散雾般光芒，虽然四周一片漆黑，可是扇面上的一条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却隐隐可见。

原来这柄折扇，已随儒侠欧振天行道武林数十年。而丧命在这柄折扇上的‘魑魅魍魉’邪门前辈，更不知其数。这柄折扇运以千年寒铁为骨，金线织镶为肤，绣上这条栩栩如生的五爪金

龙——这便是儒侠欧振天随身携带的兵刃‘金丝锁龙扇’，而震撼天下武林的一套‘锁龙十七手’绝学便是用它展现的。

蓦地，传来一缕激厉浑厚的长啸。

儒侠欧振天，一听这声心知有变……他朝啸声音源处望去……

他在树荫处，一眼看见了武林四修罗中二凶的身形，略加思索，立刻已有了一个应付的良策。……

儒侠欧振天张开金丝锁龙扇轻扇了几下（正待发话）。

二凶抢先出手偷袭，儒侠欧振天轻身惊“哦”一声，错步暴退几步。陡然间‘唰唰’数声，溶金散雾，晶芒四溢，儒侠欧振天一声吼叱，手执金丝锁龙扇，展出锁龙十七手秘门绝学，以电掣风驰之势，挟起粼粼光波，右点左截，追向二凶。儒侠欧振天的这套绝学，虽仅十七手变化，但每式都含一元二仪四象八卦之玄妙，变幻无穷，奇异莫测，尤以指穴一绝，冠盖武林。……他身处两个劲凶之间，却是稳心定神，抱元守一，以一柄金丝锁龙扇使出锁龙十七手绝学，奋力抵住二人凌厉攻势。

突然儒侠欧振天身形滴溜一转，金丝锁龙扇抡腕振舞，摇出彩练万缕，舌绽春雷，一声怒吼，扇骨当剑，荡起一脉粼粼金波，以闪电之势，指向二凶‘气门’、‘将台’二穴。几乎同一时间，左掌五指箕张，朝向二凶扑来身形，劈出他平时绝少使用的‘都天沉雷掌’。……剑掌相辅，苦战二凶。”

在这大段描写中，小说作者给他的小说中的角色幻造了一种兵器——金丝锁龙扇，新创了一套技击招式——锁龙十七手，使之发挥了剑与判官笔二者兼而用之的绝艺，挑、刺、点、拨，让你体味侠而儒者异于寻常武人之处。虽是兵刃，但赋以折扇之形，挥扇者一袭青衫，便使读者不期而然起“儒雅风流”的联想。其实，这扇，本已不是生风却暑之原品，而是寒铁作骨、金丝编面的“武器”。不过，使用者是个正派武士，自凭功力技艺制敌，却也留给读者一个愿“击节赞赏”的印象。

诸葛青云的《浩歌行》，则对作为兵器的扇的神奇功能，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在全书近结束处描写了公孙为我与肖去尘的以扇斗法：

“玉扇真人”肖去尘“对‘乾元神掌’及‘玉扇冰罡’两技曾下了数十年研练功力”。他“手中的玉扇，乃是以怒江起源之处，百丈寒潭潭底的‘冰心冷玉’所制，蕴有无穷寒毒；倘加上罡风内力，化成无形暗劲，扇入对方穴脉，便可使人冻髓成冰，全身渐僵而死。”他的对手公孙为我只“回头向群侠之中，索了一柄寻常纸扇执在手内”。准备领教肖去尘“玉扇冰罡”的厉害。

肖去尘展开玉扇，便绕公孙为我矮身盘旋。公孙却仍然不动，状极闲适！肖去尘待把“玉扇冰罡”功力，提聚到相当程度，便挥动玉扇向公孙为我，隔空袭击，电疾连扇！用的是“三三得路，九九归元”的“天罡扇法”，先向左扇三扇，再向右扇三扇，最后方对准公孙为我身前扇了三扇。这九扇连扇，却绝无丝毫劲气罡风，也未使公孙为我感到丝毫寒冷之意。公孙为我也只待肖去尘这九扇扇完之后，略挥手中纸扇，向对方拂了一拂，也是毫不经意地，随手而为，未挟有半丝威力。

肖去尘再度又是九扇，只是改左右扇为上下扇；公孙为我也仍是回扇轻拂一下。双方扇风都仍是那般徐缓柔和，毫无冰霜凌厉之气。展眼间，肖去尘九度挥动玉扇，向公孙为我扇了九九八十一扇，而公孙为我则仅逢九进一地，向肖去尘还了轻轻九扇。肖去尘因自己所练“玉扇冰罡”，是一种有相无形随意施为的上乘绝学，这连扇八十一扇，业已使公孙为我的前后左右上下各方，全被无形奇寒劲气所包围，如同冻在一块望之无形，就之立冷的绝大玄冰之内；只消自己再运一口真气，完成九九“归元”之功效，引发“玉扇冰罡”的妙用，使无形转为有形，则公孙为我必将遍体百穴成冰，寒心冻髓而死。然而肖去尘始料不及的是，他所发宛如无形冰库的“玉扇冰罡”，却被公孙为我逢九进一地顺次挥扇送回，反而凝聚在自己上下前后左右而不觉，结

果，肖去尘一提真气，眼前模糊一片，全身立冷，自己反被冻在由无形转为有形的奇寒雾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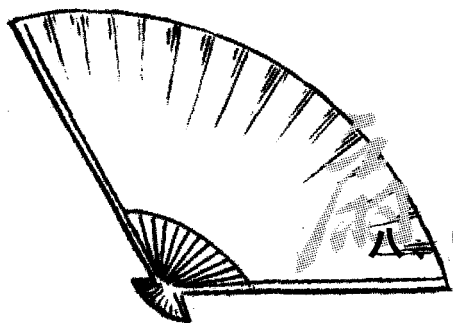
幸喜公孙为我等未乘人之危痛下杀手，肖去尘终受“九还丹”与“坎离火酒”疗治，得脱僵冻之灾，顿悟昨非，而碎破玉扇，西赴昆仑。这一场以扇斗法，可称奇异诡谲，“扇”在其中，已不是形而下之“器”在矻矻为用，真是形而上之“道”在神思妙运。但那也只是“超人”可以与闻，凡夫不可深究的。

与此对照，武侠小说写扇之为用，还是多偏于实用功能，于生死搏斗中露其峥嵘。有的书描写的武林邪派高手用扇作武器的，实暗藏诡道。扇都用纯钢做成扇骨，骨尖坚硬而锋利，折合时当短棍、匕首、判官笔，打开时不亚刀面，斧刃，用来打、穿、点、粘、缠、诱、引、影、削、射，堪称武库一绝。既是邪派，不讲武德，有的是铁扇暗含机括，临敌之际，“折扇一合、突地从中点出，顶端射出许多细银针，袭人胸腹要穴；”更有甚者，折扇撒开，十二扇骨铁尖前突，如锯齿划人面目，或是全扇飞旋而出，如轮刀袭人，或忽而扇骨根根飞出，变作暗器，防不胜防。梁羽生的《大唐游侠记》中，写绿林豪强“山寨主”王龙客与南霁云、窦线娘、铁摩勒等人屡次相斗。王龙客用一柄铁扇“这柄扇子是精钢打成的，扇骨上端锋利，合起来可作判官笔，张开来就可作一柄摺铁刀，”作铁笔时点穴、敲臂刺喉，作刀时粘、卸、拍、削、刷，紧紧缠人。且“扇柄安有机关，可以将扇骨当作短箭射出。”

另有一武侠小说也描写过一邪派高手的铁扇，“是一把一面金、一面银的阴阳扇子。九根小股子是纯钢打造，能够点周身穴道，专破金钟罩、铁布衫、混元一气童子功；两个大股子，是两根红毛铁打造，能够削一切钢铁五金。扇叶是薄钢片，一面刷金，一面刷银，在扇轴上有个簧，用那一根，只要一按簧，那一根就能出去，在江湖上成了名的英雄，毁在他这把扇子底下的，也不知有多少。”还有的铁骨顶端点向人首部时，突洒出毒汁，

触人面目，或飘出毒雾，迷人心智。还有的写到这铁扇攻防兼备，展开来如盾护住胸腹，可防对方射来细如牛毛的针形暗器。种种怪招写来，倒真合了这些新派武侠小说家爱说的“匪夷所思。”台湾曹若冰《玉扇神剑》、上官鼎《风雷扇》，更以用扇为小说主体线索展开描写。在这些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笔下，扇与武人的关系，委实非同等闲。不过，这都超乎真实生活之外了。

在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这类铁折扇的兵器，为武术界人士所重视，重用，莫可穷诘。不过有资料称，清末杭州王星记扇庄之专业工匠制的折扇，有扇骨中暗藏利刃的，是为防身自卫的“刀扇”。但这与那些铁扇自是大有不同的。这“刀扇”可称是武器，但恐只如一小型匕首，还不能与武术套路相联系。



八 咏扇题扇逸话

以扇作为描述的主体、抒情的对象，而以中国特有的多种文体来表现它的作品是很多的，已出现过的咏扇作品，已难统计齐全；至于题扇之作更无法一一汇集。这里仅就手头资料中摘取若干，以公同好。只是“摘取”，无意加以“选”、“评”。其中诗、词、曲，是近代较熟悉的文体，至于古代颇流行的赋、铭、颂、赞之类，略读一些，不须过分钻究其特点、差别。对于一篇用典故特多的赋，单独作了注释；对于一些异体诗的读法，作了些说明，一并介绍于后。

8-1 诗

怨 歌 行

汉·班婕妤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篋笥中，

恩情中道绝。

拟班婕妤好咏扇

梁·江淹

纨扇如圆月，出自机中素。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彩色世所重，虽新不代故。切愁凉风至，吹我玉阶树。君子恩未毕，零落在中路。

悲纨扇诗

唐·韦应物

非关秋节至，讵是恩情改。掩嚬人已无，委篋凉空在。何言永不发，暗使销光彩。



图 8-1 班婕妤

感秋扇诗

宋·苏轼

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复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

秋 扇 诗

明·僧大遂

莫以凉风多，弃捐敝篋里。试记无风时，是谁引风起。

题秋风纨扇图

明·唐寅

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

白羽扇诗

唐·白居易

素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飒如松起籁，飘似鹤翻空。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麈尾斑非匹，蒲葵陋不同。何人称相对，清瘦白须翁。

赋得福州白竹扇子

唐·张祜

金泥小扇漫多情，未胜南工巧织成。藤缕雪光缠柄滑，篾铺银薄露花轻。清风坐向罗衫起，明月看从玉手生。犹赖早时君不弃，每怜初作合欢名。

题竹扇赠别

唐·皇甫冉

湘竹殊堪制，齐纨且未工。幸亲芳袖日，犹带旧林风。掩笑歌筵里，传书卧阁中。竟将为别赠，宁与合欢同。

题蒲葵扇

唐·雍裕之

倾心曾向日，在手幸摇风。羨尔逢提握，知名自谢公。

蒲葵扇

唐·孙元晏

抛舍东山岁月遥，几施经略挫雄豪，若非名德喧寰宇，争得蒲葵价更高。

答罗正之惠绵扇

宋·秦观

吴扇新翻制素绵，名郎持赠意俱圆。有人充户修明月，无女乘鸾向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动摇合作御风仙。谁知挥却青蝇辈，功在春蚕一觉眠。

咏赐画面川扇诗

明·于慎行

九华彩扇贡巴东，午日承恩出汉宫。云影金泥黄帕解，花开宝绘玉函空。擎来濯锦江头月，动处披香殿里风。自是君恩在怀袖，惟将皎洁矢丹衷。

扇上画牡丹

唐·罗隐

为爱红芳满砌阶，教人扇上画将来。叶随彩笔参差长，花逐轻风次第开。闲挂几曾停蛱蝶，频摇不怕落莓苔。根生无地如仙桂，疑是姮娥月里栽。

题郭熙山水扇

宋·黄庭坚

郭熙虽老眼犹明，便面江山取意成。一段风烟且千里，解如明月逐人行。

题李世南画扇

宋·蔡肇

野水潺潺平落涧，秋风瑟瑟细吹林。逢人抱瓮知村近，隔坞

闻钟觉寺深。

谢人送常州草虫扇

宋·谢万里

生怕炎天老又逢，草虫扇子献奇功。还将多稼亭前月，卷尽西湖柳上风。蚱蜢翅轻涂翡翠，蜻蜓腰细滴猩红。旧时绿髻常州守，今作霜髯一秃翁。

题雨中行人扇图

元·麻九畴

幸自山东无赋税，何须雨里太仓黄。寻思此个人间世，画出人来也着忙。

鸳鸯扇头

金·元好问

双宿双飞百自由，人间无物比风流。若教解语终须问，有底愁来也白头。

代董秀才却扇

唐·李商隐

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道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

去 扇

唐·黄滔

城上风生蜡炬寒，锦帷开处露翔鸾。已知秦女升仙态，休把圆轻隔牡丹。

咏 破 扇

陈·许倪

蔽日无全影，摇风有半凉。不堪障巧笑，犹足动衣香。

咏 破 扇

唐·唐怡

轮如明月尽，罗似薄云穿。无由重掩笑，分在秋风前。

咏摺叠扇

明·瞿佑

开合清风纸半张，随机舒卷岂寻常。金环并束龙腰细，玉栅齐编凤翅长。偏称游人携袖里，不劳侍女执花旁。官罗旧赐休相妒，还汝团圆共夜凉。

咏 扇

梁·何逊

如珪信非玷，学月且为轮。机杼靡芜妾，裁缝篋笥人。摇风入素手，占曲掩丹唇。罗袖幸时拂，微芳聊可因。

咏 扇

唐·李峤

翟羽旧传名，蒲葵价不轻。花芳不满面，罗薄诮障声。御热含风细，临秋带月明。同心如可赠，持表合欢情。

咏 扇

唐·徐夔

为发凉飈满玉堂，每亲襟袖便难忘。霜浓雪暗知何在，道契时来忽自扬。曾伴一樽临小槛，几遮残日过回廊。汉宫如有秋风

起，谁信班姬泪数行。

赋得转歌扇

梁·庾肩吾

团纱映似月，蝉翼望如空。回持掩曲态，转作送声风。

题 歌 扇

金·赵文昌

媚娘巧作贯珠喉，画扇团团半掩羞。唱到春山小咽处，一轮明月为花愁。

8-2	词
-----	---

调 笑 令 宫中调笑

唐·王建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

生 查 子 咏摺叠扇

宋·朱翌

官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摺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裊裊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

思 佳 客
秋 扇

宋·高观国

入手西风意已羞。不须玉斧为重修。扑萤凉夜沈沈月，障面清歌澹澹秋。休弃置，且迟留。可怜又向篋中收。莫教暗损乘鸾女，汉殿凄凉万古愁。

菩 萨 蛮
题 梅 扇

宋·周纯

梅花韵似才人面。为伊写在春风扇。人面似花妍。花应不解言。在手微风动。勾引相思梦。莫用插酴醾。酴醾羞见伊。

踏 莎 行
题 团 扇

宋·蔡伸

落日归云，寒空断雁。吴波浅淡山平远。丹青写出在霜缣，佳人特地裁团扇。渔艇孤烟，酒旗幽院。些儿景趣君休羨。五湖归去共扁舟，何如早早酬深愿。

点 绛 唇
双 柑 扇

宋·姚述尧

金碧交辉，江陵千树天然富。寒林争秀。独向霜风后。

写入冰纨，两两情何厚。同携久。凉生清昼。香满佳人手。

蝶 恋 花
聚 骨 扇

金·完颜璟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念 奴 娇
咏陆云士万年冰扇坠

清·陈维崧

长安六月，玉河桥柳下，凉冰争卖。铜碗擎来高十丈，只是炎熇难耐。忽见风前，水晶坠子，人意先潇洒。飏翠满院，似闻何处清籁。传道太华莲西，尧年古雪，结此玲珑块。磨却千场闲岁月，冷看人间成败。桂窟蟾精，松根琥珀，凜冽还堪赛。更谁偷嵌，几丛藻荇横黛。

定 风 波
题严荪友画扇头雪景

清·朱彝尊

断柳昏鸦欲暮天，同云黯黯小窗前。板屋钩帘相对语，飞絮。试题冰柱拂吟笺。一缕茶烟低未起，凭几。也应怀友剡溪边。槛外乘船无不可，添我。一篙载送酒如泉。

满 江 红 题《桃花扇传奇》

清·厉鹗

千古南朝，剩满眼、钟山废绿。问谁记、渡江五马，玉楼金屋。
复社尚兴风影祸，教坊偏占烟花福。笑无愁，帝子莫愁湖，欢娱速。
醉舞散、灰绯烛。官骑走，降幡矗。看湘东已了，枯棋残局。
桃叶渡边飞燕语，桃花扇底铜仙哭。算付将此曲雪儿歌，难终曲。

8-3	曲
-----	---

〔般涉调·哨遍〕 秋 扇

元·曾瑞

合欢制时人皆悦，斫湘川翠竹挑成篾。量分寸短长截，充直性见火随斜。便屈节，盘圈攒柄，下漆投胶，按素练如秋月。龟背罗色同沉麝，柄分开白壁，圈圈定乌蛇。线缠着万缕黑龙须，囊鼓双飞玉蝴蝶。样制孤高，停分无偏，圆成不缺。

〔幺〕自谓奇绝，要和时辈争优劣。得架大人权，比蒲葵白羽特别。识破也，其中隐漆，就里藏金，徒夸外面如冰雪。除一身外馀阴难籍，力难撑大厦，声不震惊蛰。中途见弃莫伤心，误世清谈谩争舌，几曾将溺庶携挈。

〔耍孩儿〕果然是弄巧番成拙，挽造化非同苟且。要移寒暑不由天，奈四时正气无邪。当胸卷地兵尘避，举手漫天日色遮。风云隔，本人间器物，妆世上英杰。

〔幺〕最难甘递互相抬贴，卖弄他风流酝藉。只能驱一握掌中风，几曾将烦暑除绝。偏宜皓齿歌金缕，不为生灵奏玉牒。临

台榭，引歌声荡漾，牵情思和协。

〔三煞〕写天涯咫尺间，画云山千万叠。纵浮花妆饰皆虚设，见胚胎破绽难藏匿，有点污噤强打迭。无光掇，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

〔二〕苗稼枯木叶焦，涌泉涸井脉竭。晒曝得田亩龟纹裂，犹随酷吏临轩阁，不播仁风到窟穴。民灾孽、障虚名有剩，慰残喘无些。

〔尾〕汗沾襟似沸汤，地烘炉如炼铁。比及盼得到白露中秋节，把四海苍生热杀也。

〔越调·小桃红〕

扇 儿

元·乔吉

一声谁剪楚江云，秋色轻罗衬。休写班姬六宫恨，泪成痕。半枝汗湿香生晕，蒲葵策勋，桃花风韵，凉渗小乌巾。

〔北越调·小桃红〕

扇 铺

明·陈铎

溪藤半幅皎秋霜。新月娟娟样。烈日尘途倩遮障。价须偿。丁宁君子时收放。清风手掌，三伏无恙。说甚有炎凉。

〔北双调·清江引〕

纱 扇

明·金銮

轻丝挽红纱细剪。巧贴做合欢扇。娇笼菡萏芽，笑掩芙蓉

面。怎提防有人先过眼。

〔北双调·水仙子〕

明·兰陵笑笑生

紫竹白纱甚逍遥。绿青蒲巧制成，金铰银钱十分妙。妙人儿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风招。有人处常常袖着，无人处慢慢轻摇。休教那俗人见偷了。

〔南商调·山坡羊〕

扇

清·薛论道

洒仁风轻摇漫布。蔽红尘清心明目，右军留墨更有曹植赋。农夫一月锄，太极一半图，清风在手九夏时相顾。素月常怀三秋乃见疏。悲夫，炎凉何太速。薄乎，人情不似初。

〔北中吕·普天乐〕

咏 扇

无名氏

扇背儿涿州罗，扇面儿宣州绢。鸦青茸线，锁定圆圈。紫竹柄儿上下停，更使藤丝儿缠，画一般故事堪人羡。画的是上马娇花萼楼前。他羞时把微红面掩，笑时节把樱桃口遮，热时节把玉体频扇。

〔北双调·清江引〕

明·瞿佑

双环结成连理枝，舒卷随人意。半轮秋月明，一片春云腻。到手时清风阵阵起。

〔挂 枝 儿〕
扇 子

明·冯梦龙

扇子儿，自那日与 郎相订，只道你会偷情。一片热心。谁知你情性儿飘摇不定。骨格又不多重，到处去卖风情。只怕你随着人的炎凉也，仍旧的将奴冷。

〔挂 枝 儿〕
扇 子

明·冯梦龙

扇子儿，我看你骨格儿清俊，会揩磨、能遮掩，收放随心。摇摇摆摆多风韵，你一面儿对着我，谁知你一面儿又对着人。为你有这个风声也，气得我手脚俱冰冷。

〔山 歌〕
扇 子

明·冯梦龙

结织私情好象扇子能，骨清面白有风情。间边有画弗知个边个字，上头箍紧下销钉。

8-4 颂·赞·铭·启

晋刘琨妻《五时画扇颂》：“炎后飞轨，引曜丹逵，黼宾应律，融精协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兑降素兽，震升青螭。日月澄晖，仙章来仪，仰憩翠岩，俯映兰池。灵柯幽蔼，神卉参

差。如山之寿，如松之猗，永锡难老，与时推移。”

晋陶渊明《扇上画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辽辽沮溺，耦耕自欣，人鸟不骇，杂兽斯群。至矣於陵，养气浩然，篋彼结驷，甘此灌园。张生一仕，曾以仕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岩岩邴公，望崖辄归，匪跻匪吝，前路威夷。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尝游学，天网时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娱。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盼有俦。饮河自足，自外皆休，日怀千载，托契孤游。”（此扇上画有荷篠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等九位隐逸之士）。

南朝宋谢惠连《白羽扇赞》：“惟兹白羽，体比较洁。凉齐清风，素同冰雪。其仪可贵，是用玩悦。挥之襟袖，以御炎热。”

明方孝孺《扇赞》：“大火流金，天地为炉，汝于是时，伊周大儒。北风其凉，雨雪载途，汝于是时，夷齐饿夫。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汉崔駰《扇铭》：“翩翩兹扇，辅相君子。屈伸弛张，时至时否。动招清风，以御炎暑。”

汉傅毅《扇铭》：“翩翩素圆，清风载扬。君子玉体，赖以宁康。冬则龙潜，夏则凤举。知进知退，随时出处。”

晋傅咸《扇铭》：“行藏惟时，孔颜齐轨。”

晋郭清《竹扇铭》：“器由造制，用必以宜。擢秀翠林，拟象灵羲。清飏来集，炎景回施。动静非我，与时推移。”

晋孙康《团扇铭》：“有圆者扇，诞此秀仪。晞露散霾，拟日定规。朗姿玉畅，惠风时披。”

南朝梁庾肩吾《团扇铭》：“武王玄览，造扇于前；班生贍博，白绮乃传。裁筠比雾，裂素轻蝉。片月内掩，重规外圆。炎隆火正，石砾沙煎，清逾蘋末，莹等寒泉。恩深难恃，爱极则

迁，秋风飒至，篋笥长捐。勒铭华扇，敢荐夏筵。”

唐王度《扇上铭》：“朱明赫离光，启窗来清风；服 漱云露，体夷神自融。”

明方孝孺《扇铭》：“德之凉，任之宠，摄尺寸之柄，四方风动。”又：“谨无悔，忍无忧，不违时代天之工。”又：“寒即乎燠，暑即乎凉，自外至者惧其已伤，而不知发乎中者为身之殃。噫，嗜欲之毒，胜于剑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于此之防，何邪！”

南朝齐王融《谢竟陵王示扇启》：“窃以六翮风流，五明气重，若此圆绡，有兼玩实。轻逾雪羽，洁并霜纹。子淑赏其如规，班姬俪之明月。岂直魏王九华，汉臣百绮。况复动制圣衷，垂言炯戒，载摹听视，式范枢机。”

梁肖纲《谢赉扇启》：“臣纲启：传诏饶僧明奉宣勅旨，垂赉细绡大文画柳蝉山扇一柄，文筠析缕，香发海檀。肃肃清风，即令象簟非贵；依依散彩，便觉夏室含霜。饮露清蜩，应三伏之修景；群飞黄雀，送六月之南风。蔽日垂荫，薰泽惭采；浮凉涤暑，蘋末愧吹。圣人造物之巧，府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兹下被。顶戴曲私，伏增欣跃。谨奉启事谢闻。”

8-5 赋

扇 赋

晋·傅咸

天道行而不息，四节代以相寻，背青春之令月，践朱夏于斯今。热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陨以外流，气郁结而内沉，庶凯风之自南，竞清嘯而启衿，怨微飘之不兴，恨乔木之无阴。摇轻扇之荏弱，手才动而慊心，心取 于卷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济亿兆，上宁王侯，是曰安众，清暑作凉。蒙贵幸于斯时，无日夜而有忘，谓洪恩之可固，终靡弊于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风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为霜，体欻然以思暖，御轻

裘于温房，猥弃我其若遗，去玉手而潜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无良，哀徒劳而靡报，独怀怨于一方。

羽 扇 赋

晋·陆机

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悦。宋玉趋而进曰：“敢问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览，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世繁于后，各有托于方圆，盖受则于蕙蒲。舍兹器而不用，顾奚取于鸟羽？”宋玉曰：“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是故烹饪起于热石，玉辂基于推轮。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未若兹羽之为丽，固体俊而用鲜。彼凌霄之辽鸟，播鲜辉之轻蒨，隐九皋以凤鸣，游芳田而龙见，丑灵龟而远期，超长年而久眄。累怀璧于美羽，挫千岁乎一箭，委四体以受制，奏双翅而为扇。则其布翻也，差洪细、秩长短、稠不逼、稀不简，于是镂巨兽之齿，裁奇木之干，宪灵朴于造化，审贞则而妙观，移圆根于新体，因天秩乎旧贯，鸟不能别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贗。翩翩翩以微振，风飘飘以垂婉，妙自然以为言，故不积而能散。其在手也安，其应物也诚，其招风也利，其播气也平，混贵贱而一节，风无往而不清。”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兹羽之俊敏，似南箕之启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鲜风之微微。”襄王俯而拊节，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于楚庭，执鸟羽而言归。属唐勒而为之乱曰：“伊鲜禽之令羽夫，何翩翩与眇眇，反寒暑于一堂之末，回八风乎六翻之杪。”

六角扇赋

唐·郭遵

扇有异体，六角其尤，虽尝巧而自鬻，非好奇而不求，故须借声于墨工之类，假手于札家之流。伊彼姥矣，裨贩是以，镂竹

于戴山之阳，求钱于越人之市。柄一条而有象，形六折而难拟，翳杲日规模莫成，摇轻风绮纨不已。逸少遇诸，濡翰而书，两行而露垂花散，五字而龙盘凤居，绝笔以授，高价是就。观之者云集，售之者辐辏，腾骧乎六体之先，弹压乎九华之右，既而厥价载殷，厥声载闻，贾之者但惭于老妇，鬻之者宁忘于右军。且手非扇之所题，扇实手之所藉，一自以翳飞尘，一自以防朱夏，何握提之见投，而毫芒之忽借？既尽携之之妙，亦长鬻之之价！是知物不自贵，惟人贵之，向使松烟不染、翠管不持，则是扇也，人晋鄙而陋贱，彼老姥也，同班妾之见遗，又安得用六角之善，获五铢之资哉？咨乎，小因大而事罔不行，美加丑而用无不可，故扇待书而色贵，人假扇以财夥，姥曰：“右军惠而好我。”

折扇赋

明·杨循吉

当溽暑之蒸郁，咸浹背而汗流，虽四海之遍尔，在江南而为尤；况城郭之逼侧，复尘土之飞浮，思清风以如渴，畏重帟而若仇。于斯时也，吾无广堂大厦、高亭曲榭，披襟尚阻，散发未暇，兴惟水镜之悬，心系冰壶之挂；荷阴点点而遥隔重湖，竹影簌簌而远违僧舍，使吾局促乎放逸之怀，偃蹇乎坳浊之状，恨八溟而犹隘，嗟六合其非旷。于时则有祛灾雅制，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姬所咏，往年之逸少曾持，欽之不盈于把，圆也有中乎规，出袂而轻飏自动，拂膺而凉思允宜。观其皓茧裁容、素藤张面，洒金星以作饰，削牙钉而为键，紫檀戢戢而板吻无痕，玄珠圆圆而蒂垂如旋。尔乃寒韵来欢，炽威亡酷，偏宜掌握之携，岂用僮仆之扑；兼邻座而飏飏，及旁宾而簌簌，快哉何爽，甚矣其乐！然而先生方且抚髀三叹，仰屋长吁：“吾适于此，有热者乎？”盖三边多重铠之甲士，而四野足赤背之农夫也。

秋 扇 赋

明·马浩阑

鸟尽弓藏，人情之常；在秋日之故扇，亦弃置之所当。昔者，春丛谢妍，祝融司权，赫曦炎炎，如燔如煎，如火之燎原，烛龙飞天，栖鹘喘息乎危巢，潜鱼噉喙乎深渊。客有御渠渠夏屋，登楚楚芳筵者，莫不流汗浆于四体，坐炊甑乎一廛，御轻绡于挟纊、啖嘉馐兮吞毡也。于是举尔于笥篋之中，置尔于怀袖之前，一挥而清风徐来，再挥则烦襟以蠲，向之酷虐之暑，若奔流之赴壑、激矢离弦，变燠室如清虚之府，喝人拟逍遥之仙。当是时也，尔尽心于所事，亦职分之当然；虽辅霸之管仲、忠君之鬻拳，恐未可并驾而齐肩也。孰知璇玑不停，节换辰更，火老金生，天高气清；忽凉云冥冥，玉露霄零，蟋蟀入于床下，寒泉号乎林垆，时闻庭柯赧赧，发为商声。必若鹭羽同乎白雪，齐纨比夫月明，徒障西风之污尘，扑天街之流萤矣，惜乎屈高材而小用，是倒施而逆行。夫用舍之朕兆，不于此乎焉征。尔乃知几若神，奉身而去，以安以宁，积厚劳而不伐，负丰功而不矜。于斯时也，可谓退之以礼，允宜保其令名，虽封留之子房，思蓐之季鹰，亦未能蹈华武而挹芳馨也。嗟夫，天开地辟，有人有物，为造化者，赋予不一，或始通终塞，或先难后获，鲜不欣欣于得、戚戚于失，求其合乎中庸，斟什一于千百。何斯扇之独减，匪炎凉之能惑、善随时而卷舒，宁悔尤其穷厄，世之人有如此夫，吾所以服其明德。

8-6 传

持风使传

明·支廷训

持风使，姓操，名如规，来清其字也。其先佐虞氏，开广视

听，系籍五明。殷宗以雉尾纪官，周昭以雀翅标衔。迨晋，扬谢傅之仁者袁东阳，蔽庾镇之尘者王司徒，总之，转移世风，激扬是系，非具挺然之节、皎然之姿者，弗克胜任，故人特为之倚重云。晚近，法令烦苛，民罹汤火、甚于烁石煎沙，无可逃避。使者奉简书，就所握舒徐摇曳，在在风生，左顾、左冷然善也，右顾、右冷然善也，觉捐烦即夷，如在深山茂林中矣。咸赏心谢曰：“焦土之民，少苏憔悴，皆君赐也。何不出其风力，鼓噪四方，乃仅一隅之披拂为？”曰：“三皇之风遂如，五帝之风穆如，三王之风熙如，风随世转，来莫测其端，去莫知其止，即天地且听其斡旋，此诚命世之英耳，非凡手之力也。依依然，虽掌握惟人，不傲之以不屑，军中指挥、掖庭裁制咸与焉。惟运承肃杀，虽未及履霜、即奉身而退，韬藏惟恐不密；阳和载世，操纵自由，复解其弦结以效。不先时而争时，不后时而失时，盖龙飞、利见时也则致用，龙潜、养晦时也则泥蟠。”君子以为得出处之道焉。嗣后世，其官者殆非一姓，苍梧有湘妃氏，则以文彩显，交南有檀夫氏，则以芳韞显。其本实足以风世，故皆为工宗所荐。

户羽生传

明·周旋

户羽生，其先出于孤竹君之裔，避秦乱，偕徐福入海岛，国于扶桑之区。汉兴，臣顺入中国，令人辈出，世济厥美，有为王司徒障污尘者，有佐范鲁公去酷吏者，有弃官家居、而见叹于班婕妤好者；惟赵宋时一人，随邵宏渊屯符离、摇清凉，而不肯协心李显忠，以致费师丧律，大为时议所鄙，要之，亦非其咎也。其后子孙散处四外，族属甚众，惟居金陵及闽中者尤着。至生，殆百叶于兹矣。生性简质，厌先世纨绮之习，好衣褚衣，骨格棱棱然，狷介寡合，惟与铜山君之幼子及角氏子订盟为交，凡其卷舒之机括，皆二子为之主也。生又长于簸弄之才，与之处者，往往

挹其清风而敬之，皆称之为“清风先生”，户羽其别号也。生尝不为世用，摈之滕子国，处篋中；衣冠蓝缕，形容憔悴，人或怜而欲起之，则坚持不可，曰：“吾固知当出，此非其时耳！”遂退处归隐，晏如也。迨夫大明当天，朱夏启运，生乃自奋曰：“出处贵以时。耽禄嗜进者为贪，贪不可也；肥遁忘世者为固，固亦不可也。今遭时际会，吾将出而为国播仁风、苏世之郁烦矣乎！”遂弹冠曳履而进，渐见亲幸，已骥驎于掌握之地矣。昔遽瑗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怀，宣尼称为君子，若生殆能踵其遗芳者乎！

8-7 扇与异体诗

《镜花缘》中写多九公与唐敖在黑齿国论文受困，匆匆离开“女学塾”，带走老塾师递给取凉的扇子。扇上是女学童以蝇头小楷、精绝细字书写的诗文，一面是曹大家七篇《女诫》，一面是苏若兰《璇玑全图》。这璇玑全图，又称织锦回文，据传是前秦窦滔之妻苏蕙（若兰）所制，纵横各 29 行，计 841 字，宛转循环解读成文，前人已读得三、四、五、六、七言诗共 7958 首。黑齿国女学童写图入扇面，虽小说家言，但也说明回文体诗在我国古典诗词领域中独放异彩，历来受文人喜爱。有一些回文诗词且与扇有关。

汉文中的回文诗，是利用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及汉语词序变化重组语法关系之特点而创制成的。它将汉字巧妙配合成句，顺读、倒读均能成文，且始终平仄协调、粘对合律、偶对精工、韵脚妥溜，是汉语所独有的、最突出的一种修辞现象，不可单纯视作文字游戏。此现象在其他语言文学中未见。回文体不限于诗，词、曲等均有之。

南北朝时，梁简文帝曾作《纱扇铭》（图 8-2），是一种称作“玉连环”的组字形回文体诗。铭，是一种以规鉴或赞扬为主题的特殊文体；回文铭可顺读或倒读。纱扇铭可一般按四言诗读，

若采取“顶针续麻”，即下句开头重用上句结尾之字，又可读得较有意义的三言、五言、七言诗若干首。

按“风、发、曜、光”四字开头，右旋循环顺读，得四言八句：

风发曜光，空月照霜。

发曜光空，月照霜风。

曜光空月，照霜风发。

光空月照，霜风发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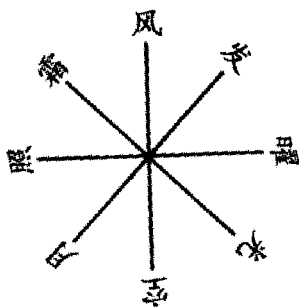


图 8-2 《纱扇铭》

若再按“空、月、照、霜”后四字开头，也右旋循环顺读，也可得四言八句，正是上一组中、每两句前后对换，不另列。

又按“风、霜、照、月”四字开头，左旋循环读得另一组四言八句：

风霜照月，空光曜发。

霜照月空，光曜发风。

照月空光，曜发风霜。

月空光曜，发风霜照。

读作三言、五言、七言诗，按正常读法，注意到韵脚，则除“曜、照”外的每一字开头右旋顺读，或除“风、空”外的每一字开头左旋倒读，均可得诗若干首。若取顶针续麻法，则除“月、发”外的任一字开头顺读或倒读，也均可得诗若干首。举其中几例如下：

三言诗，顶针，顺读：

霜风发，发曜光，光空月，月照霜。

照霜风，风发曜，曜光空，空月照。

五言诗，顶针，倒读：

风霜照月空，空光曜发风。

霜照月空光，光曜发风霜。

照月空光曜，曜发风霜照。

七言诗，顶针，顺读列四句于前，倒读列四句在后：

光空月照霜风发，发曜光空月照霜，

霜风发曜光空月，月照霜风发曜光。

空光曜发风霜照，照月空光曜发风，

风霜照月空光曜，曜发风霜照月空。

《纱扇铭》八字，分布米字格八端，而列呈圆形。另有将“发”作“雪”字的，则图中每一直线两端的两字较为叶（协）韵，可解读更多的诗。

直接描写扇面书画的回文诗词，有金代王寂的《菩萨蛮·扇图》：

碧空寒露松枝滴，滴枝松露寒空碧。山远抱溪湾，湾溪抱远山。竹疏横岸曲，曲岸横疏竹。寒露宿平滩，滩平宿露寒。

这是一首为团扇之扇面画题写的词，意在写扇画之景。此词继承了宋代回文词的一种主要形式，上下阙都是随句反复。

有一种“图画形回文诗”，称“扇景”，诗文藏于扇子形图案中，依法解读。如清人童叶庚《回文片锦》中有一“纨扇”回文（如图8-3）。

扇中诗从“微”字起，左旋倒读至“花”字，折而沿扇骨至扇柄端“纨”字止，计有55字，内“飞”字两用，得七律一首：

微风引榻夏生寒，晚阁妆成巧合欢。

挥手素萤飞点点，隔纱凉月影团团。

肥添雪腕香笼袖，瘦掩花容倦倚栏。

衣葛冷裁新样别，飞云片薄剪罗纨。

此诗倒读，亦得七律一首：

纨罗剪薄片云飞，别样新裁冷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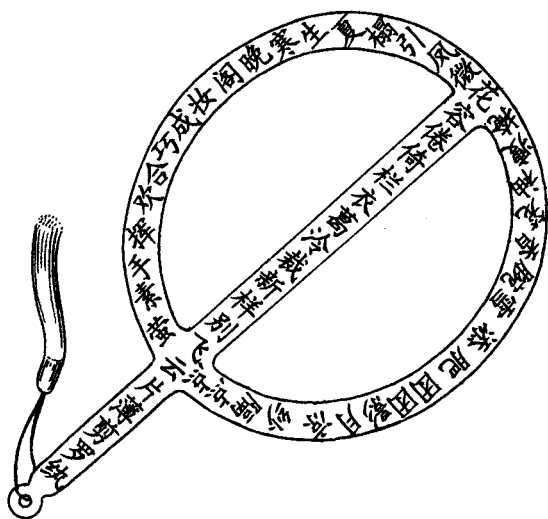


图 8-3 “纨扇”回文

栏倚倦容花减瘦，袖笼香腕雪添肥。

团团影月凉纱隔，点点飞萤素手挥。

欢合巧成妆阁晚，寒生夏榻引风微。

另一“扇景”，为咏《夏景》的“藏头拆字体诗”，布于八卦扇面上。此诗体据传白居易首创，其《游紫霄宫》一诗即是。每句的头一字藏于前句尾中，为前一句尾字的半个字。此八卦扇面周边藏七律一首，每一卦位一句诗，起句在乾位，左旋经兑、坤、离、巽、震、艮，收于坎位，每句末一字正在八角上。其在扇面之分布如图 8-4。

诗中“巛、泉、田、室、天、景、仙、外”八字，分拆出“山、水、十、一、大、小、山、夕”八字借入下句，按扇面左旋读得《夏景》七律诗一首：

山人栖息乐林泉，水涘蛙声闹野田。

十里烟云光照室，一园竹木影筛天。

大波翻日西湖景，小扇摇风北牖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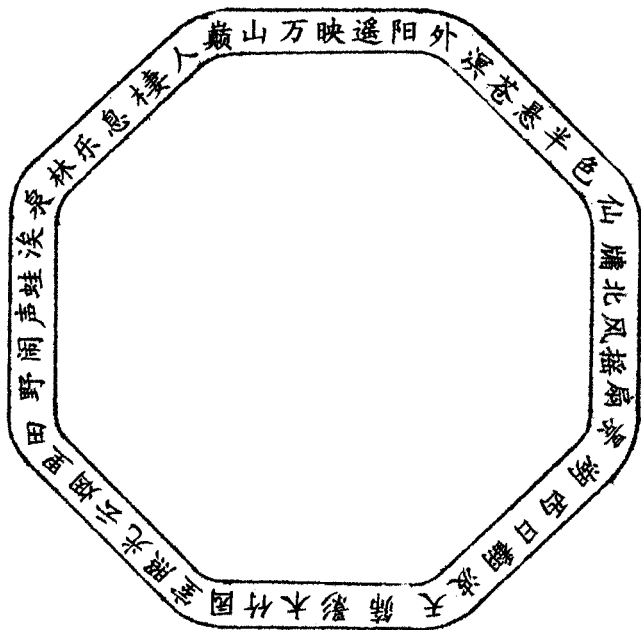


图 8-4 《夏景》

山色半悬苍溪外，夕阳遥映万山巅。

还有一“扇景”，由四个折扇面合成一环形，每一扇面之中藏一首回文诗，四首合成一组《夏日咏》。诗咏夏、非咏扇，但组诗排列借扇之形，如图 8-5。

此诗解读方法是：在四扇面周边排列诗句之字，每扇面居三字不是诗题，而是一种文字游戏的暗示，将此三字分别拆为二字读（如鸥字拆作区与鸟之类），而他们与每一诗句中首尾两字分别是离合体关系，据此读得扇面中四首诗分别是：

“沙鸥懒”扇面：“野径红尘自少，水村瓜芋成区。鸟语絮人无赖，心间听取提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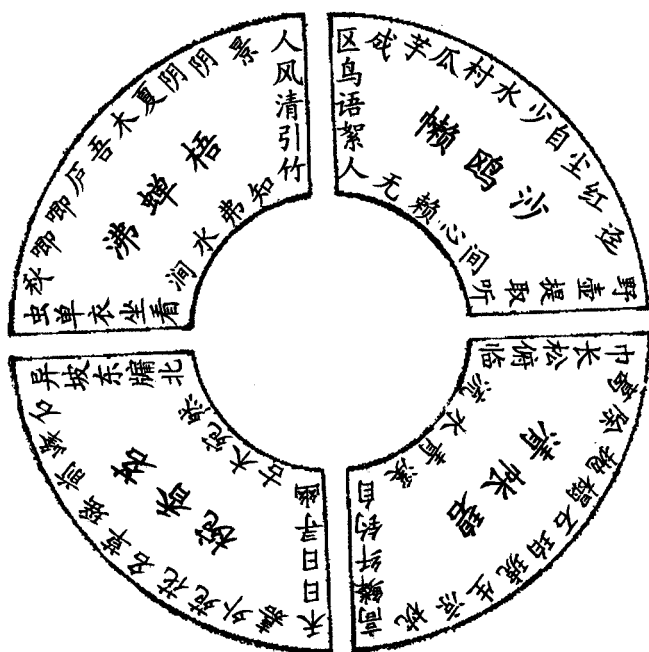


图 8-5 《夏日咏》

“梧蝉沸”扇面：“人景 阴阴夏木，吾庐唧唧秋虫。单衣坐看涧水，弗知竹引清风。”

“茗香椀”扇面：“异峰前瑶草，名花苑外嘉禾。日日寻幽古木，宛然北牖东坡。”

“碧帐清”扇面：“高枕凉生琥珀，石榻抛除葛巾，长松俯临流水，青溪自钓纤鳞。”

宝塔诗是最通俗普及的异体诗之一，字数由少增多，依次重叠，排列成塔状，句句皆押韵，具一定趣味性、欣赏性。下面的两首宝塔诗，所咏皆是关于扇的感受，一首显得轻快，一首流露伤感。先看原诗：

〔其 一〕

扇

团 团

裂 齐 纨

裁 成 合 欢

笑 歌 筵 里 传

把 圆 轻 隔 牡 丹

月 边 仍 有 女 乘 鸾

白 雪 俯 濯 素 于 河 汉

黄 帕 解 花 开 宝 绘 玉 函

驱 萤 临 几 席 扑 蝶 近 阑 干

〔其 二〕

扇

握 纨

以 齐 观

悲 宜 并 班

来 莫 测 其 端

咏 棘 心 之 所 叹

繁 华 几 时 春 已 换

如 松 起 籁 飘 似 鹤 翻

应 捐 篋 中 莫 把 暗 尘 浣

明 啼 杜 鹃 梁 园 春 色 凝 寒

此两诗在文字上有共同处，除起首“扇”字外，各句皆取自咏扇古诗词，或借整句，或截部分，不同于集句的一般含义，其间甚或有以“搭截”方式成句的。“搭截”是清代科举考试八股文命题一种方式，取经文中上句尾与下句头连接为题，此处相类似。试分注各句之出处如后：

其一前四句取自班婕妤诗：“新裂齐纨素”、“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第五句搭截皇甫冉诗：“掩笑歌筵里，传书卧阁

中”。第六句截唐黄滔诗：“休把圆轻隔牡丹”。第七句借王安石诗原句。第八句搭截晋张载赋：“拟妙姿于白雪，俯濯素于河汉”。第九句搭截明于慎行诗：“云影金泥黄帕解，花开宝绘玉函空”。末句借用明高启原句。

其二第二、九句搭截宋谢枋得诗：“蒲葵也解归掌握，纨素未应捐篋中。莫把暗尘浣明月”，第三句截三国吴闵鸿赋：“咸俯节以齐观。”第四句搭截周弘正诗：“将申湘女悲，宜并班姬怨”。第五句借明支廷训《持风使传》原句。第六句用吴闵鸿赋原句。第七句用元刘因原句。第八句搭截白居易诗：“颿如松起籁，飘似鹤翻空。”末句搭截刘因诗：“天津月明啼杜鹃，梁园春色凝寒烟。”

8-8 扇的典故

旧时文人，走笔行文，多喜用典故。“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细分之，或称前者为“事典”，后者为“语典”。“五四”时期，一批人提倡白话文，其主张之一就是“不用典”。然而用典故喻事，也并非毫不可取，有时适当用典，能增文辞之雅致、传言外之意趣，以少许胜多许，留给人以更多的联想余地。当然一篇文章之中，似也不宜用典故过多，以至堕于刻板，损其灵动。古人咏扇之词章，有一篇用典故特多的，兹采撷于后，略加诠释，俾共赏奇文。这就是宋代吴淑的《扇赋》：

“伊彼纨扇，居然可珍，象明月以常满，发惠风而愈新。或以纪羊孚之雪，或以书柳恽之云；想王莽之屏面，思梁冀之拥身。则有介子辞禄，何植居贫，张敷缠哀于丧母，黄香显名于侍亲；涂修仄影，丁缓漆轮，彦回障面，诸葛挥军。或画以秦女，或遗之买臣，谢安赏袁宏之辩，王导蔽元规之尘。若夫太子同心之奇，班氏合欢之制，曹植之宝九华，湘东之题八字，羊欣不书

而偃蹇，子显一挥而傲睨。制自武王，禁于晋帝，大见扶南，长闻汉世。至若逸少六角、飞燕七华、傅咸之矜狗脊，少千之持象牙；见伯仁而障面，目温峤以披纱。尔其执以摇风，用之逐暑，号彼莫难，饰以云母，武王救暍以迟留，顾荣挥阵而容与。至于尧厨翬脯，中宿蒲葵，五明靡丽，单竹精奇，绿沉之于紫绀，木兰之与桃枝。将军当夏而不操，京兆走马而犹持，吴猛渡江而画水，范晔系狱而题诗。或羽翮有损少之叹，或篋笥有捐弃之悲。又闻佳晋宫之下女，表商宗之雉雉，何戢之玩蝉雀，文奁之图山水。却三伏而迎九秋，功无与比。”

此文总计六十句，而用典数逾五十，还都只是宋代以前的典故，虽有堆砌之嫌，却富吟哦之趣。爰分典注释于后：

〔伊彼纨扇，居然可珍〕唐李德裕《画桐花凤扇赋》：“绘斯禽于珍箴，动凉风于罗荐”。又，徐夤诗：“难求珍箴过炎天，远就金貂乞月圆。”珍箴，令人珍爱的华美扇子。

〔象明月以常满〕西汉成帝时，班婕妤失宠作《怨歌行》以抒发幽怨之情。诗中有“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之句。“团团似明月”，既以圆月象团扇之形，也以满月寓人们长相聚之愿望。南齐丘巨源《咏七宝画团扇诗》有“裁状白玉璧，缝似明月轮”之句。徐干《团扇赋》也有“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的描述。南朝梁代江淹仿班婕妤作《咏扇》诗，首句即咏“纨扇如圆月”，一脉相承。虽然实际上“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人们期望“明月常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却是千古如一的。

〔发惠风而愈新〕曹植《九华扇赋》：“随皓腕以徐转，发惠风之微寒”，晋孙康《扇铭》：“朗姿玉畅，惠风时披”。“惠风”，本指和风，和风轻拂，人自舒畅，此处则为设喻，其引申义当与“仁风”同，亦如晋袁宏答谢安赠扇，表示要“奉扬仁风，慰彼黎庶”之意（参见后“谢安赏袁宏之辩”句）；唐太宗端午赐扇，“庶动清风，以扬美德”亦如之。“愈新”寓恩泽更逾前人之意。

〔纪羊孚之雪〕东晋末，桓玄篡立，桓胤为其吏部尚书。羊孚曾作《雪赞》曰：“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喜爱其句，书于扇上。（见刘义庆《世说新语》）

〔书柳恽之云〕南朝梁代贵公子柳恽，少年极有才华，擅长写作。有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白云飞。”琅玕王融见到，非常赞赏，将柳恽诗句写在所执白团扇上，时时把玩。（见《南史·列传第二十八》）

〔想王莽之屏面〕“屏面”即“便面”，遮脸用之扇。王莽篡汉，自立为帝、建立新朝。当时有人因有才技之长，受征召而“待诏黄门”，候命任用，有机会接近过王莽。有人向他问起王莽形貌如何？待诏人答称：“王莽是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的人，故能吃人，也能被人吃掉。”后被告发，遭莽杀害。此后王莽便常以“云母屏面”遮脸，不是亲近的人都见不到他真面目。（见《汉书·王莽传》）

〔思梁冀之拥身〕东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为皇后之兄，骄横不法，有“跋扈将军”之名。专断朝政二十余年，残暴淫逸。冀不遵常礼，致易舆服之制，作拥身大扇等逾矩之器物。（见《后汉书·列传第二十四》）

〔介子辞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被谗离国，介之推等随行。后重耳复国，是为晋文公，厚赏原来随从诸人，独介之推不被提名，他亦不求报赏，奉母隐于绵山。后文公派人火焚绵山，以图迫使介之推出山为官，介之推抱树烧死。事见《左传》等书。但东汉或魏晋时方士托刘向之名所撰《列仙传》中，则称介之推辞禄不就官，与母入介山隐居，从仙人伯阳（即老子）遨游。后世有见其化名王光，在东海之滨卖扇。事或虚妄无稽，不可深究。

〔何植居贫〕晋代何植，字元干。早年家贫，自力谋生，常编苇织扇，以奉养双亲。（《山堂肆考》引《晋书》）但此“编苇织扇”，也可能是编门扇。

〔张敷缠哀于丧母〕南朝宋武帝时人“张敷，字景胤，生而亡母。……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画扇，乃緘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筭流涕。”（见《南史·列传第二十二》）

〔黄香显名于侍亲〕汉代黄香，幼时失母，侍奉父亲至孝，夏天则先扇凉枕席，冬天则先以身体焐暖被褥。（《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晋王延亦有类似举动。（《晋书·列传第五十八》）

〔涂修仄影〕据晋代王子年《拾遗记》所述，周昭王“二十四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于是辑鹊翅羽毛作四柄扇子。“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翻’，三名‘亏光’，四名‘仄影’”。

〔丁缓漆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漆”通“七”。

〔彦回障面〕南齐褚渊，字彦回。齐高帝（肖道成）建元元年为司徒。他“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其讲究的外表，修养有素的风度，是很令人从心中敬佩的。（《南齐书·列传第四》）但是，有一位性格疏放，“轻言肆行，不避高下”的下属刘祥却不卖账。褚渊每次进朝堂，用腰扇（一种可折叠的团扇）遮太阳。刘祥从旁走过，冷嘲热讽说褚渊“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南齐书·列传第十七》）

〔诸葛挥军〕东晋裴启《语林》记载：诸葛亮与司马懿军马会于渭水之滨，将开战，诸葛乘素车上，戴葛巾、执白羽扇，指挥三军布阵攻战，大小三军皆随羽扇动作，进退有序。

〔画以乘鸾女〕古诗中咏画扇诗句，多写到“乘鸾女”。南朝梁代诗人江淹《和班婕妤咏扇诗》有句：“纨扇如圆月，出自机中素。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唐代项斯《古扇诗》有“寒尘妒尽秦王女，凉殿恩随汉主妃。”刘禹锡《团扇歌》则写道：“上有乘鸾女，苍苍虫网遍。”宋代王安石《题扇诗》也有“玉斧

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可知“乘鸾女”是一个传统的扇面画题。“乘鸾女”的传说由来已久，据《列仙传》称，春秋时人箫史，善吹箫，能作风鸣。秦穆公以女弄玉许予箫史为妻；并筑凤台为二人居处。一夕吹箫引凤，夫妇共乘鸾升天而去。

〔遗之买臣〕汉代朱买臣，早年家贫，其妻要求离婚而去，传统戏曲有《马前泼水》演其事。汉武帝时，为中大夫侍中，后任会稽太守。据《西京杂记》所述，他到会稽太守任上时，轻车简从，衣履朴质，怀藏印绶到候舍（管守望接待官差的小吏的处所）停留，无人识得他真实身份。有旧交友人钱勃见他疲劳神色，温语慰藉，且赠以纨扇。朱买臣甚为感动，到任后，引钱勃为上宾。

〔谢安赏袁宏之辩〕东晋袁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机敏善应对。谢安当时为扬州刺史，颇赏识袁宏“机对辩速”的优点。当袁宏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守时，谢安邀约僚属，在冶亭为袁宏置酒饯行。为检验袁宏随机应变的能力，谢安与袁宏执手道别时，出其不意地唤左右从人取来一柄扇子，交付袁宏说：“聊作为对你远行的赠礼。”袁宏马上接口道：“谢谢。当奉以传扬您的仁德春风，以慰藉黎民百姓。”众人以为答对恰当，传为佳话。（《晋书·文苑传》）

〔王导蔽元规之尘〕王导在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庾亮，字元规，亦同时历仕三朝，成帝初，以帝舅为中书令，掌握朝政；后出镇武昌，拟北伐。有人以为庾亮会举兵内向夺权，劝王导密为预防。王导以大局为重，不予计较。然而因庾亮当时“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所以朝中官属渐竞趋依附于他。王导因此内心不能平静。偶遇西风扬尘袭人，王导举扇遮蔽，不免有感于怀，“徐曰：元规尘污人。”（《晋书·列传第三十五》）

〔太子同心之奇〕晋代张敞《东宫旧事》记：“皇太子纳妃，供同心扇二十，单竹扇二十。”

[班氏合欢之制] 见前引班婕妤《怨歌行》诗句：“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曹植之宝九华] 三国时期魏之曹植所作《九华扇赋·序》称：“昔吾先君（指曹操）常侍得幸汉桓帝。帝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圆，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

[湘东之题八字] 南朝梁代“临川静惠王”肖宏第七子肖正信，幼时并不聪慧，常用一白团扇，湘东王在扇上题写八字铭文，暗讽正信之痴愚。“正信不知嗤之，终常摇握。”（《南史·列传第四十一》）

[羊欣不书而偃蹇] 南朝宋代羊欣，少时“泛览经籍，尤长隶书”，为吴兴太守王献之（王羲之之子）所赏识。当晋安帝隆安年间（公元397—402年），“朝廷渐乱，欣优游私门，不复仕进”，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常要羊欣为之在扇上题字，羊欣多不肯照办，惹恼了元显，令羊欣作王府“后军府舍人”，以示羞辱。此职本应任命出身寒门之人为之，而羊欣不以为意。（《南史·列传第二十六》）“偃蹇”，述羊欣傲慢之态。

[子显一挥而傲睨] 南朝梁宗室肖子显，容貌伟岸，身高八尺，好学善文，性格内向，颇以才气自负。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任吏部尚书，掌选拔任命全国官吏之责，但每会见“九流宾客，不交一言”，倨傲旁视，目空一切，但举扇一挥，打个招呼而已，致遭非议。（《梁书·列传第二十九》）

[制自武王] 北宋高承所编《事物纪原》引陆机《扇赋》曰：“昔武王玄览，造扇于前”。“玄览”表示深察，洞悉之意。或有解作人名，以为周武王命玄览始造扇。

[禁于晋帝] 此事有二说。一说晋武帝提倡节俭、力戒奢华，禁用绢扇。（《渊鉴类函》引谢灵运《晋书》，早失传。）另一说：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五月癸未，禁用绢扇，并禁“搏蒲”（赌博）。（《晋书·安帝纪》）

[大见扶南，长闻汉世] 扶南，古国名。今柬埔寨部分地区。

三国时孙吴于公元244~251年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后朱应作《异物志》称：“扶南国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及今热时，各自用也。”可见当时扶南用扇已很普遍。与中国汉代时普遍用扇相若。汉唐用长柄扇，宋时已仅属传闻。

〔逸少六角〕晋王羲之，字逸少。在蕺山为一老姥所卖之十余柄六角竹扇各书五字，使得扇价大增。今浙江绍兴城内有“题扇桥”，以志其事。（《晋书·列传五十》）

〔飞燕七华〕汉成帝时，赵飞燕封皇后，其妹合德献礼，内有七华之扇。（《西京杂记》）汉成帝赐飞燕物件中也有七华扇。（《古今注》）

〔傅咸之矜狗脊〕晋代傅咸有《狗脊扇赋》，其辞有：“盖卑以自居，君子之径；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尚不愧狗脊之为号，亦焉顾九华之妙形。”孤、寡、不穀（不善），为王侯自谦之称。扇名“狗脊”，类似于此，表示“君子”自居卑谦之意。

〔少千之执象牙〕鲁少千，山阳人。汉文帝曾着便装怀藏金珠去拜访他，打算向他求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大门来接待。（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见伯仁而障面〕晋代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彻，时人多折服，不敢在面前显其才辩。王敦当时娶晋武帝女，拜驸马都尉，但对周顗，一如时人，内心至为惮惧，在朝堂或其他场合，每瞧到周顗，王敦便不由得以扇障面。后晋室东渡，元帝即位，周顗任尚书左仆射。而王敦因拥戴元帝之功，官运亨通；进而拥兵不朝，蓄有异志，面对周顗，不再以扇遮面。意满自得之际，王敦叹道：“不知我进，伯仁退。”（《世说新语·品藻第九》）

〔目温峤以披纱〕晋代温峤，娶其姑母之女，合卺之夕，行礼如仪，既毕，其女以手披开障面纱扇，抚掌大笑道：“我就疑是你这老伙计，果不其然。”（《世说新语·假谲》）

〔尔其执以摇风，用之逐暑〕汉代王充《论衡》：“人夏日操箒，须手摇之，然后生风。”班婕妤诗：“动摇微风发。”南朝陈

代许倪《咏破扇诗》：“蔽日无全影，摇风有半凉。”汉代班固《竹扇》诗：“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董仲舒《春秋繁露》也有“以龙致雨，以扇逐暑”之句。都从招凉扇之实用性着笔。

〔号彼莫难，饰以云母〕石季龙，为南北朝时代，建国北方的后赵的第三任君主，自号“居摄赵天王”，勇悍酷虐。晋代陆翽《邺中记》记载：“石季龙作‘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彩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云母帖其中、细缕缝其际，虽掩尽而彩色明彻，看之如金可取，故名莫难也。季龙出时，以此扇挟乘舆。”可想这是一柄仪仗扇。石季龙，实名石虎，唐人作《北史》时，为避李唐朝祖先李虎之讳，书作“石季龙”。

〔武王救喝以迟留〕据《帝王世纪》传，周武王于孟津大会八百诸侯、结盟伐纣。会盟后归国，途遇“喝人”（中暑的人），武王命人将他移于树荫之下，亲自左抱喝人而右扇之，使其从休克中醒转。

〔顾荣挥扇而容与〕晋惠帝时，广陵相陈敏反，据地江北。次年，顾荣联络军官，潜约起兵攻陈敏，聚舟帆于江南；陈敏率万余人出击，但无法渡江，顾荣“麾以羽扇”，属军进击，陈敏之众溃散。（《晋书·列传第三十八》）后来南朝梁简文帝有《赋得白羽扇诗》曰：“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借以抒发偏安江左、难复中原的感慨。

〔尧厨蓂蒲〕蓂，同箎，也作“蕘”、“篴”；蒲也作“莆”、“脯”。许慎《说文》：“蕘，蕘莆，瑞草也。尧时生于庖厨，扇暑而凉。”《宋书·符瑞志》称，尧时“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箎，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箎脯。”汉代王充《论衡》亦述及。

〔中宿蒲葵〕晋谢安之同乡人，由中宿县罢官回乡，顺便贩运岭南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助其销售，获利倍增。事见《晋书·列传第四十九》。

〔五明靡丽〕“五明”扇参见前“号彼莫难”句。

〔单竹精奇〕单竹扇，据《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供同心扇二十，单竹扇二十。”

〔绿沉之于紫绀，木兰之与桃枝〕据《邺中记》：“石季龙作‘云母五明金薄莫难扇’……季龙出时，以此扇挟乘舆。亦用象牙桃枝扇，其上竹柄或绿沉色、或木兰色，或作紫绀色，或作郁金色。”

〔将军当夏而不操〕《太公六韬称：“夏不操扇，冬不服装，天雨不张盖，是为礼将。”韩滉，在唐代宗时曾任镇海军节度使，素重军需赋税工作。德宗时，屡积军功，后拜相，封晋国公。韩滉素性节俭，志在奉公，所用衣被等物，十年一换。炎天暑热也不用扇，居室陋薄，才蔽风雨。虽居重位，清俭嫉恶，也颇难得。（《唐会要》）

〔京兆走马而犹持〕西汉张敞，于汉宣帝时，以胶东相官职内调任京兆尹（首都市长），有政绩，公卿皆敬服。但张敞性随和，无“威仪”（官架子），每朝会散后过走马章台街，不烦“御史”，“自以便面拊马”。用扇子赶马，也如他为夫人画眉一样，全不讲究“威仪”，亦不顾他人议论是非。

〔吴猛渡江而画水〕三国时吴人吴猛好道术，一次带众弟子回豫章（南昌），江水迅急，无法过渡。吴猛以手中所执白羽扇子，横挥一划，截断江流，现出水底陆路，众人顺序从容通过后，江水又复原，仍是汹涌激流。（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范晔系狱而题诗〕范晔，南朝宋时曾任尚书吏部郎。宋文帝时，范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当其拘狱中候审之际，宋文帝将常用的质地颇好的白团扇交人送去狱中，令范晔题写上诗词美句。范晔受旨援笔而书：“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文帝见了也凄然感伤。（《南史·列传第二十三》）

〔或羽翮有损少之叹〕旧时制作羽扇柄，刻木以象征鸟翼的骨形，沿骨布列十羽，取“十全”之义。晋元帝南渡大江立国，号为“中兴”，当时王敦南征，始将羽扇改为长柄，向下伸出，可用手抓拿。而且减少排列羽数，改十为八。当时有人将此与国事联系大发感

慨,认为是重臣窃国擅权的先兆。(《晋书·五行志·服妖》)

[或篋筥有捐弃之嫌] 班婕妤《怨歌行》诗句:“弃捐篋筥中,恩情中道绝。”唐代韦应物《悲纨扇诗》云:“掩泪人已无,委篋凉空在。”明代僧大遂《秋扇诗》有句“莫以凉风多,弃捐旧篋里。”皆以秋扇见弃之故实,抒人世感伤之情曲。明代唐伯虎曾作《秋风纨扇图》,题诗有句:“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虽貌似旷达,而心实凄怆(见图8-6)。

[佳晋宫之卞女] 西晋武帝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下诏书禁天下嫁娶,随派宦官驰传州郡,博选良家美女以充后宫。初选入京的女子,由王皇后再行挑选。后性妬,另有主张,只取长得洁白长大的女人;至于端正美丽、德色俱佳的,却一个不留。其时,待选女子中有卞藩之女,极有美色;武帝以扇掩面,悄声告诉王皇后:“卞氏女佳。”王皇后回绝道:“卞藩三代都是皇后亲族,他女儿不可屈居卑位。”武帝只好作罢。(《晋书·后妃传·武元王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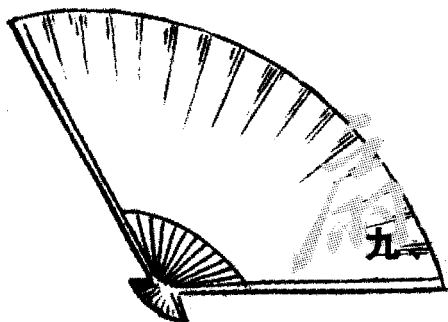
[表商宗之雉雉] 晋·崔豹《古今注》称:“雉尾扇,起于殷世。殷高宗有雉雉之祥,殷章服多用翟羽。”雉,雉鸣;祥,吉凶的征兆。据《尚书》记载,在殷高宗祭祀其太祖成汤时,“有飞雉升鼎耳而雉”,有雄野鸡飞落鼎耳上鸣叫,被认为是怪异征兆,暗示王有失德,应改修德政,使异兆自消。贤臣祖己,对高宗作训导性谈话,提出“尊天”还应“敬民”的思想。雉雉的征兆是祸是福,还看王者表现。殷世章服用雉羽,用以警示子孙,不忘“敬天顺民”。

[何戡之玩蝉雀] 南北朝时代,何戡曾藏有宋文帝赐予的“蝉雀扇”,扇面蝉雀是名画家顾景秀所画;当时吴郡陆探微、顾彦先都是画界高手,见了蝉雀扇都叹为“巧绝”。待齐高帝即位,何戡为吏部尚书。高帝喜爱画扇。何戡只好“忍痛割爱”,通过王晏的手,将扇献给高帝。(《南齐书·列传第十三》)

[文奂之图山水] 南北朝时代，齐武帝的曾孙肖贲，字文奂。虽身高不满六尺，但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面上画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极能传神。他并不喜夸耀于人，只自画自娱而已。（《南史·列传第三十四》）



图 8-6 明·唐寅《秋风纨扇图》



九 用扇论扇余话

扇，不独以一器物的实用价值，为人们生活之所需，且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生“异化”，被赋予更深广的功能。中国“扇文化”，实较“酒文化”之类深刻得多，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人们用扇之器，探扇之技，明扇之性，赏扇之艺，品扇之趣，喻扇之意，传扇之情，摄扇之形，化扇之韵，悟扇之神，总之，人们既役扇之质，复炼扇之魂。扇形之物，近年似乎颇受青睐。扇面一形之中，两条直线斜而对称，两条曲线有短有长，虽不如方形之方正，也不似圆形之圆润，然而曲直相因，长短相补，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倒显出其灵动而不失于漂浮，稳实而不陷于呆板的神韵。也许以此为人们所赏识，化入于现代生活之中。

扇之形、神、意、韵，近年颇得舞台美术设计者青目。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片头中一柄柄折扇开合回环、翻转腾挪，一幅幅扇面移过荧屏，把观众带入新的画面；一次次《曲苑杂坛》舞台背景，以扇子装饰作了推移变换。1993年元旦之夜、春节晚会，《曲苑杂坛》舞台背景都是画一大彩扇或一大书画折扇；相声大师侯宝林逝世后，此栏目特播片头设计为一无扇

骨之折扇面两度开合，也许暗示了“斯人已逝”、相声界失去“主骨”之遗憾！其后几年来，《曲苑杂坛》舞台背景更在“扇形”主旋律中“推陈出新”。多摺的扇形架构立于舞台，边缀灯饰，或是密排彩色灯泡，或是布列各式灯管，逐折亮灯，显折扇展开之貌，逐折熄灯，仿折扇收合之形；或灯光闪烁，彩色游动，衬托着节目中欢乐跳跃的韵律，较悬一柄大扇、画一大扇面，更富时代气息。场景有时为群扇组合，几柄大扇框主场，若干小扇模点缀空间，疏密有致。有时舞台搭景为几个门洞式结构，一柄灯饰大扇形为衬景，隐现于毗邻的几洞门之后，而几枚扇形图交错布于门旁条框之中。1997年夏，《曲苑杂坛》舞台场景更有大动作，台上四根蟠龙柱擎天，立于二层台阶之上，中间更上层台，一柄光扇夺人眼目，束射的光束如扇骨，每两束间之或大或小的花点如饰珠，如开屏孔雀翠羽彩斑。两侧斜排六柄半开的七骨折扇，或玫红色或淡蓝灰色扇面上，各缀交叠的两只半开小折扇，在追光圆景中如欲飞蝴蝶，右前方一斜立台前的方屏上，一幅大扇面大书《曲苑杂坛》。几年间，扇形几乎成了该栏目舞美的“宠物”。在《电视书场》片头，折扇也有精彩表现。折扇同样也为《戏迷园地》等栏目借重。

近年有不少大型演出活动，其舞台布景中都可追踪到扇魂的存在。从最初一面悬坠子的大挂扇下，两人说对口相声；到进而利用扇面形大画作舞台背景，烘托舞台气氛；继而更不执着于肖扇之形，而取扇之意为布景、道具，一条条如折扇骨形的灯箱，依次倾斜布列，从台下一定角度望去，不能不联想到折扇，虽无扇面，却留下各人设想的余地。1994年除夕的春节晚会，旋转舞台上拱桥一座，其一端侧饰以彩虹状的递进的闪光，另一端侧聚合四组条状的灯箱，每组皆似扇一柄，分具绿、红、蓝、黄四色，交错丛立，灯光明灭，如幻似真。在《综艺大观》三峡工程专场中，也见到简洁明快的非扇似扇的场景。1997年，庆香港回归、庆党的“十五大”召开的诸多演出活动中，以扇形或扇意而为舞台布景的，在在多有，不克

一一具述,也许将会有更多创意出现。

扇子作为道具在舞台上的出现,也有新趋向。现代舞蹈中,早先只用毛茸茸的羽毛扇、色彩艳丽的彩扇,如今用上了团扇、檀香扇,浙江电视台《百花戏苑》推出“评弹摇滚”,白旗袍、檀香扇的文静与红色劲装摇滚舞的热烈巧妙相结合。舞蹈中扇的节奏韵律也由舒缓轻快渗进了刚劲奔放,1997年“七一”前后,北京广场歌舞尤为极致。不仅舞扇中创现了新的动作与舞蹈语汇,庞大的扇阵与狮舞显示出中华民族恢宏气势,创前所未有之舞扇场景。

扇的表演也介入体育运动,近年许多大型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上,已定规进行文体体育交融的综合表演,团体操的表演,往往融入了曾作为文艺节目的扇舞,但更富于技巧动作的组合。1993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式上,各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其后皆随之以“仪仗队”的各式表演,韩国代表团后的女仪仗队员皆持大罗汉扇而舞,关岛代表团后仪仗队员则皆挥半黑半白扇面之小折扇舞步行进。其后游艺活动中,作大型团体操表演,其第二部“山美”结束时,场上人群变换队形,组成一折扇形格阵,甚为壮观;表演第三部“人更美”时,游动的高台上,贵妇长袖善舞,民女彩绸飘飞,武士剑鸣铿锵,文人走笔潇洒;簇拥于高台四周的大群少女,执大彩扇翩翩游走,将表演推向高潮,飞舞的彩扇此刻似乎难为其他道具所取代。折扇还曾出现于花式滑冰的女运动员手中。近年掀起的群众性健身运动中,扇子作为辅助健身器材被普遍引入功、操、舞之中,“木兰扇”随处可见,被武术界历来许为“内家正宗”的武当山道观,也开班传授“武当扇”功。

更有给扇的形象赋予深刻文化内涵的,湖北省襄樊市于1993年10月举行首届诸葛亮文化节,开幕式上大型团体操表演中,《古城风流》“重现”古代战争场面,古战场列阵舞中,战车上诸葛亮羽扇纶巾八卦袍,指挥三军攻守,前导车上一柄两人高的大羽扇,象征着“万古云霄一羽毛”、“国土无双”的孔明先生

高超军事指挥才能，全场为之瞩目，观众视线无不随之进退。在《汉江放歌》段落中，着古代短装之百人队，有节奏地轻敲重击扇鼓（有柄如团扇状之小鼓）而舞时，又使人沉浸于古老的楚文化摇篮之梦幻中，谁不发忆古之幽情。文化节的节标，是一融会了扇之形、意、神的精巧图案，简洁明快，夸张中有写实，凝重中现活力，内涵丰富。外层之圆，不是封闭，而是团结，是力量，是前进之轮；圆内总体是一把鹅毛扇，象征诸葛亮之智慧、忠贞。扇体上部纵横几笔，构成诸葛亮隐居处隆中入口处的“古隆中牌坊”，明示办节地点；图案上部明快，下部沉实，表示襄樊市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坚实的群众基础。图案上牌坊三个门，形如“H”，中部粗黑处如“W”，是“湖北文化”中三个字之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示意为“湖北省襄樊市隆中诸葛亮文化节”，扇形在此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见图9-1）。

扇形还出现在商业领域，商业广告画面上、产品商标外形设计上、商场柜台“挂牌”的灯箱上，宾馆饭店内豪华包厢厅门的匾额、雅座内的壁灯、组合矮柜的转角柜、室内装饰的挂屏台屏……你细心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扇形，年纪大的人会到已经历过的往事中去比照，有许多是早年室内装饰中出现过的物象在复现。例如早年有过扇面形的斋名匾、有镂空扇面嵌大理石片的挂屏，

扇面装裱为镜心、镜片，有燕子石、大理石、冻石制成扇面台屏，更实用的有扇面形的多宝格、扇面形信插等等。现在室中装饰许多采用了壁扇（挂扇），艳丽的孔雀开屏、富贵牡丹、报春花开、松鹤延年扇面，让现代化装修的房室中留一些古香古色的韵味（见



图9-1 1993年10月“湖北省襄樊市隆中诸葛亮文化节”节标

图 9-2)。广西阳朔出现以制书画壁扇为主要产品的乡镇。宾馆厅堂陈列出大型屏风扇,有高过两米、展宽数米的精致扇屏,显示非凡气概。雅室中摆放的台屏,或玻璃匣中支座上展开檀香扇、象牙扇,或扇面玻璃屏内衬以木雕盆景,或是有机玻璃密封着金扇片,或茶几前有丝织扇屏。种种小摆件中,扇形品总别有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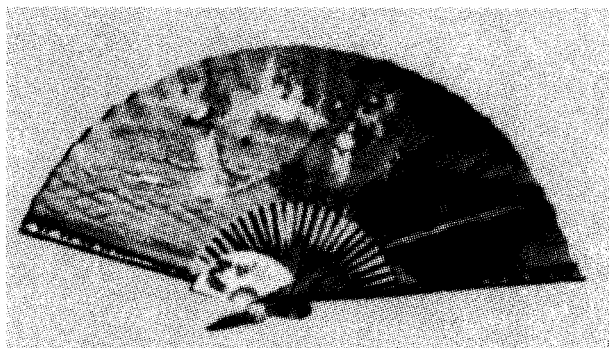


图 9-2 工艺大挂扇

(苏州桃花坞扇庄)

纺织面料中,也出现扇形图案,装饰用布上,配着雅致的底纹,疏密合宜地分布着大大小小折扇图案,扇坠般的流苏露出飘逸风姿;月白色薄细布上,散落着淡蓝色花点,淡雅秀逸,而花点是小于图钉的小折扇纹样。童装胸前绣一面折扇,而扇后隐着藏物小兜。遮阳帽可展开成一柄折扇,方便了外出的儿童。时装表演也在扇中寻求着灵感,武汉市时装模特表演时,淡雅的旗袍,披肩的长纱,小檀香扇则“画龙点睛”地抒发出女性的典雅;1996 年中央电视台国庆晚会推出的“剪纸与时装”,一对时装女,肩背斜背一大折扇,腰带后挂一小折扇(剪纸),传递一种新潮信息。《半边天》栏目中一道“女人风景线”,介绍“95 梦幻装”,一梦幻装的女子,高耸的发髻上更攒起品字形的三把折扇妆饰。

女子化妆用品中,扇形也以形形色色样式游动。小发卡历来在包装卡上作扇面形排布,如今有金色小折扇式的发卡,攀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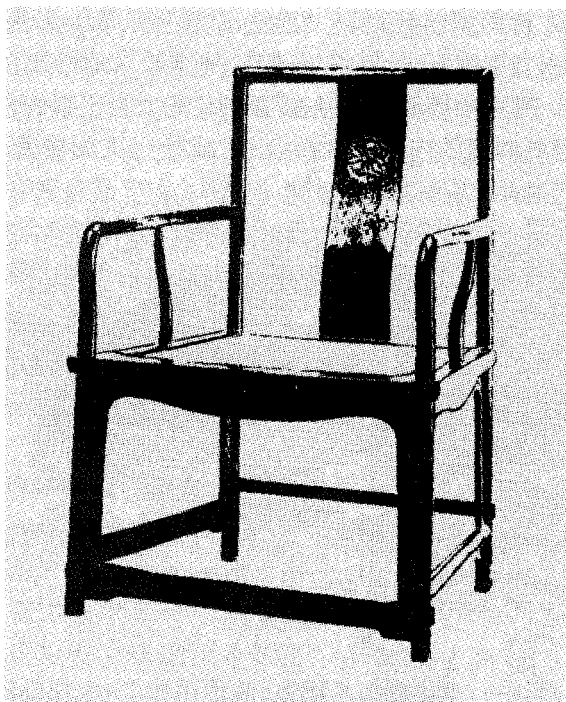


图 9-3 明代紫檀扇面形座椅

发髻上；耳坠可以下悬小折扇，扇形胸针追踪着蝴蝶胸针，钥匙串、中国结都联着折扇状小件。精致的丝巾、小巧的手绢，包装盒上都露出扇面小窗，让你认清他们的容颜。扇面形的坤包（背包）、扇面形钱包、扇面形的小盒，都随在女性面前供挑选。

扇形也出现在饮饌领域。食具中有七色或九色冷盘（围碟），六只或八只扇面盘围绕中心圆盘，形成一套。孔府宴名菜“一品锅”，有“银质点铜锡水火餐具”，今通称火锅，呈四瓣桃圆形，盖柄是一枝双桃连枝叶伏于盖顶，锅内呈扇面形四瓣，为四人宴席格局。方形或圆形的漆果盘，描金绘折扇，点缀花叶，颇为别致。在菜肴果点中，上海有创新佳肴“扇形魔芋”，将魔芋糕、蛋糕、火腿都切成三寸长、七分宽、一分厚的片，于盘中将魔芋

糕片排成扇面，将火腿片排作扇骨，蛋糕排为扇子花边，再以红肠切丝作扇坠，以樱桃和黄瓜作梅花，点缀于扇面上，用味精、盐、清汤勾芡浇上。广西有“扇形马蹄糕”，纯以马蹄糕切块、切片，散卷成条，拼成扇及柄下丝绦，为冷食茶点（见图 9-4）。云南大理白族风味席，冷盘中有鹤庆火腿扇，甜食中有“夹沙乳扇”，以白族特产乳扇夹豆沙煎成。“乳扇”是大理洱源县传统风味食品，传已千年，是白族待客上品菜。乳扇作成扇形，制作时选用油脂丰富、蛋黄素含量高的优质牛奶，先将酸奶煮烫，再加入鲜奶，以竹筷轻搅，待凝结时，用竹筷摊成薄片，晾架即成，黄中带白，薄如纸扇，醇香诱人。食用时可油炸或烘烤，酥脆香鲜。若以乳扇夹豆沙油煎为“夹沙乳扇”，外酥内软，香甜不腻，回味无穷。也可加冰糖、鸡蛋入鲜奶中同煮，成“鲜鸡蛋冰糖煮乳扇”甜食；或撕碎与荷包蛋入红糖水同煮。若用乳扇与烤茶、核桃面泡制成白族三道茶，更别具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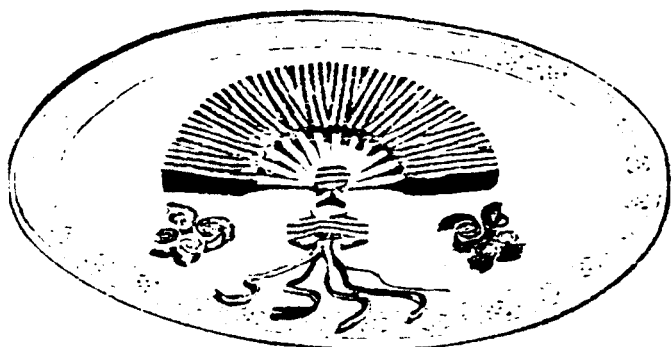


图 9-4 广西茶点“扇形马蹄糕”

扇形与精神食粮也颇有缘，扇面书画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延续至今不衰。文房四宝中，古有扇面砚，曾制扇面形墨，乾隆时制成套古墨，即有扇面形墨在内（见图 9-5）。如今在书籍装帧上，采用有扇面形图案（见图 9-6）。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4 年推出“小品精华系列”书，每册封底中央一幅扇面小画；海南国际

新闻出版中心“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系列”、花山文艺出版社“清代世情系列”、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名著首批 30 种”等书，在封面或封底，也有扇面形设计。期刊如《文史知识》，1997 年各期俱作扇面形装饰；他如《书城》、《书摘》杂志也时有所见；报纸中栏目或题花作扇面形点缀的，更屡见不鲜。书签，有香木扇形烫花书签；信封，有扇面形角花；贺年片，有扇面形装饰；……（见图 9-7）。

扇形，有时不经意地闯入令人意外的领域，贵州金融系统点钞竞赛，有人以“扇面点钞法”夺魁。扇面形还在电脑中扮演一名不可忽视的角色，也许出人意外。电脑运行，涉及大量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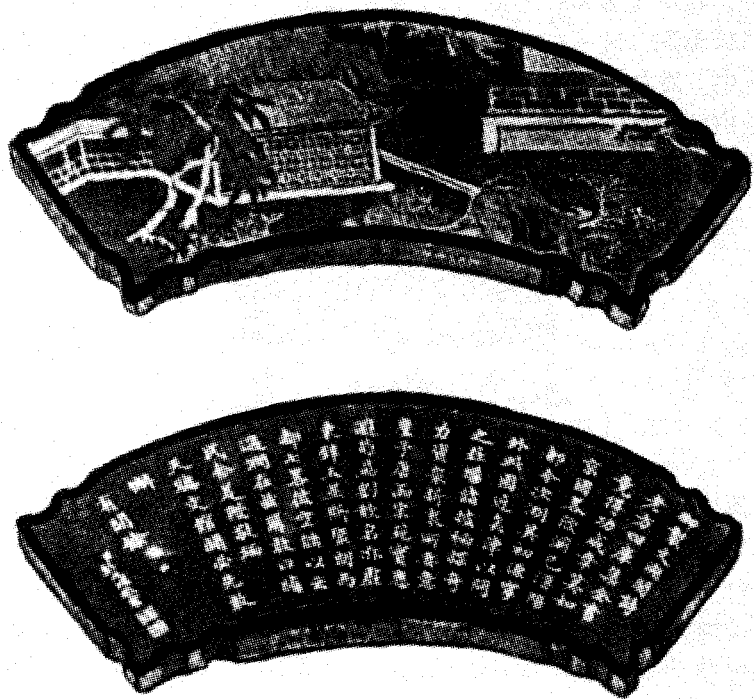


图 9-5 清代乾隆年间制“文溯阁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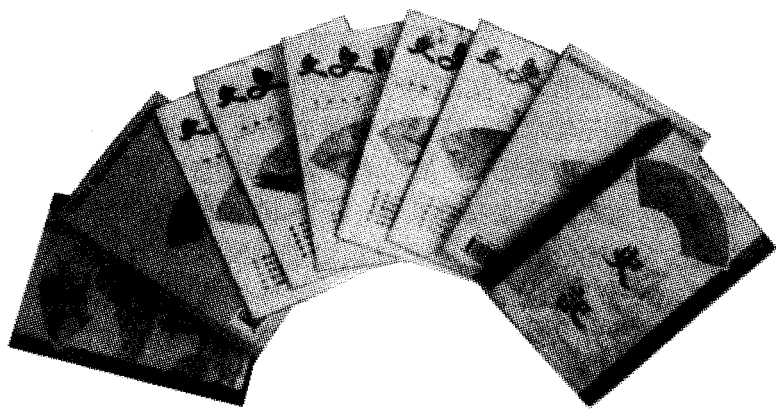


图 9-6 扇形见于书刊装帧



图 9-7 贺年片

有许多重要信息需长期保存的，给存储在“外存”设备（主要是磁盘）上。一般磁盘是两面记录信息，每面分成若干个同心圆，叫磁道，磁道从外向里编号，最外为 0 号磁道，信息记录在磁道

上。每一磁道为一环带状，又分成若干段，每段俱呈扇面形，称作“扇区”（如图 9-8）。整个一张磁盘上所有扇区统一编号。在电脑输入输出过程中，要进行 I/O 操作，例如，磁盘进行读写操作时，要首先确定读写区域所在磁盘面号、磁道号、扇区号，并驱动磁头作相应移动，以找到读写区域。磁盘上扇区编号也有严格规定，如通用磁盘操作系统 CP/M 使用的软盘有两种，其一是盘径 8 英寸的磁盘，上分 77 条磁道（编号 00-76），每条磁道分成 26 个扇区。扇区号排列以索引孔为起始扇区，扇区划分采用软分扇方式，每个扇区存放 128 个字节的信息。CP/M 对磁盘存储空间的管理是将一个扇区作为存取信息的最小单位，通常称 128 个字节为一个记录，8 个记录组成一个数据分配块，则一个数据块包括八个扇区，1024 个字节。CP/M 操作系统的系统信息存放在磁盘的 00-01 磁道，称系统区；从 02 道开始为文件区，又分两部分：前 16 扇区称目录区，存放文件目录，从第 17 扇区开始存放文件，称文件内容区。整个磁盘上文件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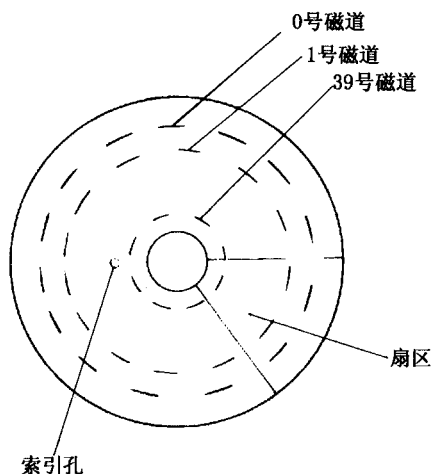


图 9-8 磁盘结构

中全部扇区统一编号，称为逻辑扇区；而磁盘上文件区每条磁道上扇区编号，称为物理扇区。一个数据分配块内包括的八个扇区，在逻辑上是连续的，而在两次读写操作之间，电脑中央处理机 CPU 要运行一些程序，磁盘会转过一些角度，因之两个相邻的逻辑扇区所对应的物理扇区并不相邻，而是有一定的间隔。则逻辑扇区号与物理扇区号不能一一对应，而呈交叉排列之相应关系，构成一个转换表。在 CP/M 操作系统中，相应设置有关基本操作子程序，完成这种转换，以实现设置扇区号、读扇区或写扇区程序，以便于更进一步的实用程序的操作。在有关扇区基本操作程序发生混乱、错误，就不可能保证电脑正常运行。小小扇区，是扇的何等“异化”？

扇之形、意、神，渗入人们生活，可能还会扩展、充实，未敢断定我们还能从中悟出什么“道”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扇苑古今：中国扇趣话/饶泽民编著．—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0.1

ISBN 7-5048-3082-8

I．扇… II．饶… III．扇-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7750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林新华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4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扇子虽然是一种简朴的生活用品，但是它经过数千年的演化，成为了华夏民族文化百花苑里的一枝奇葩。

饶泽民先生以丰富的知识与多彩的笔调，介绍了扇子的史话、种类、功能、制作、文学、艺术、收藏、民俗……，一段段趣味盎然的故事——中国扇文化永放光彩。

乙卯清和
做于久筆
至
錦翎天行
嚴心
拉泉和
嚴心



封面设计：赵之公

ISBN 7-5048-3082-8/1·488

定价：22.00 元